

警世通言下



明·冯梦龙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警世通言

第二部

(明) 冯梦龙 撰

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

兔走乌飞疾若驰，百年世事总依稀。
累朝富贵三更梦，历代君王一局棋。
禹定九州汤受业。秦吞六国汉登基。
百年光景无多日，昼夜追欢还是迟。

话说赵宋末年，河东石室山中有个隐士，不言姓名，自称石老人。有人认得的，说他原是有才的豪杰，因遭胡元之乱，曾诣军门献策不听，自起义兵，恢复了几个州县。后来见时势日蹙，知大事已去，乃微服潜遁，隐于此山中，指山为姓，农圃自给，耻言仕进；或与谈论古今兴废之事，娓娓不倦。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，闲步石室，与隐士相遇，偶谈汉、唐、宋三朝创业之事。隐士问：“宋朝何者胜于汉唐？”一士云：“修文偃武。”一士云：“历朝不诛戮大臣。”隐士大笑道：“二公之言，皆非通论。汉好征伐四夷，儒者虽言其‘黷武’，然蛮夷畏惧，称为强汉，魏武犹借其馀威以服匈奴。唐初府兵最盛，后变为藩镇，虽跋扈不臣，而犬牙相制，终藉其力。宋自澶渊和虏，憚于用兵。其后以岁币为常，以拒敌为讳，金元继起，遂至亡国，此则偃武修文之弊耳。不戮大臣虽是忠厚之典，然奸雄误国，一概姑容，使小人进有非望之福，退无不测

之祸，终宋之世，朝政坏于奸相之手；乃致末年时穷势败，函侘胄于虏庭，刺似道于厕下，不亦晚乎！以是为胜于汉唐，岂其然哉？”二儒道：“据先生之意，以何为胜？”隐士道：“他事虽不及汉唐，惟不贪女色最胜。”二儒道：“何以见之？”隐士道：“汉高溺爱于戚姬，唐宗乱伦于弟妇。吕氏武氏几危社稷，飞燕太真并污宫闱。宋代虽有盘乐之主，绝无渔色之君，所以高、曹、向、孟，闺德独擅其美，此则远过于汉唐者矣！”二儒叹服而去。正是：

要知古往今来理，须问高明远见人。

方才说宋朝诸帝不贪女色，全是太祖皇帝贻谋之善。不但为君以后，早朝宴罢，宠幸希疏。自他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，也就是个铁铮铮的好汉，直道而行，一邪不染。则看他“千里送京娘”这节故事便知。正是：

说时义气凌千古，话到英风透九霄。
八百军州真帝王，一条杆棒显雄豪。

且说五代乱离，有诗四句：

朱李石刘郭，梁唐晋汉周。
都来十五帝，扰乱五十秋。

这五代都是偏霸，未能混一。其时土宇割裂，民无定主。到后周虽是五代之末，兀自有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周郭威、北

汉刘崇、南唐李璟、蜀孟昶、南汉刘晟。那三镇？吴越钱佐、荆南高保融、湖南周行逢。虽说五国、三镇，那周朝承梁、唐、晋、汉之后，号为正统。赵太祖赵匡胤曾仕周为殿前都点检，后因陈桥兵变，代周为帝，混一字内，国号大宋。当初未曾发迹变泰的时节，因他父亲赵洪殷，曾仕汉为岳州防御使，人都称匡胤为赵公子，又称赵大郎。生得面如赭血，目若曙星；力敌万人，气吞四海。专好结交天下豪杰，任侠任气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个管闲事的祖宗，撞没头祸的太岁。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栏，闹了御花园，触犯了汉末帝，逃难天涯。到关西护桥杀了董达，得了名马赤麒麟。黄州除了宋虎，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，灭了潞州王李汉超一家，来到太原地面，遇了叔父赵景清。时景清在清油观出家，就留赵公子在观中居住。谁知染患，一卧三月。比及病愈，景清朝夕相陪，要他将息身体，不放他出外闲游。

一日景清有事出门，分付公子道：“侄儿耐心静坐片时，病如小愈，切勿行动！”景清去了，公子那里坐得住，想道：“便不到街坊游荡，这本观中闲步一回，又且何妨！”公子将房门拽上，绕殿游观。先登了三清宝殿，行遍东西两廊，七十二司；又看了东岳庙，转到嘉宁殿上游玩，叹息一声。真个是：金炉不动千年火，玉盏长明万载灯。行过多景楼玉皇阁，一处处殿宇崔嵬，制度宏敞。公子喝采不迭，果然好个清油观！观之不足，玩之有馀。

转到酆都地府冷静所在，却见小小一殿，正对那子孙宫相近，上写着降魔宝殿，殿门深闭。公子前后观看了一回，正欲转身，忽闻有哭泣之声，乃是妇女声音。公子侧耳而听，其声出于殿内。公子道：“蹊跷作怪！这里是出家人住处，缘何藏

匿妇人在此？其中必有不明之事。且去问道童讨取钥匙，开这殿来，看个明白，也好放心。”回身到房中，唤道童讨降魔殿上钥匙。道童道：“这钥匙师父自家收管，其中有机密大事，不许闲人开看。”公子想道：“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’，原来俺叔父不是个好人，三回五次只教俺静坐，莫出外闲行，原来干这勾当。出家人成甚规矩？俺今日便去打开殿门，怕怎的！”方欲移步，只见赵景清回来，公子含怒相迎，口中也不叫叔父，气忿忿地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在此出家，干得好事？”景清出其不意，便道：“我不曾做甚事。”公子道：“降魔殿内锁的是什么人？”景清方才省得，便摇手道：“贤侄莫管闲事！”公子急得暴躁如雷，大声叫道：“出家人清净无为，红尘不染，为何殿内锁着个妇女在内？哭哭啼啼，必是非礼不法之事！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。是一是二，说得明白，还有个商量；休要欺三瞒四，我赵某不是与你和光同尘的！”景清见他言词峻厉，便道：“贤侄，你错怪愚叔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怪不怪是小事，且说殿内可是妇人？”景清道：“正是。”公子道：“可又来！”景清晓得公子性躁，还未敢明言，用缓词答应道：“虽是妇人，却不干本观道众之事。”公子道：“你是个一观之主，就是别个做出歹事寄顿在殿内，少不得你知情。”景清道：“贤侄息怒！此女乃是两个有名响马不知那里掳来，一月之前寄于此处，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，若有差迟，寸草不留。因是贤侄病未痊，不曾对你说得。”公子道：“响马在那里？”景清道：“暂往那里去了。”公子不信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快与我打开殿门，唤女子出来，俺自审问他详细。”说罢，绰了浑铁齐眉短棒，往前先走。景清知他性如烈火，不好遮拦，慌忙取了钥匙，随后赶到降魔殿前。

景清在外边开锁，那女子在殿中听得锁响，只道是强人来到，愈加啼哭。公子也不谦让，才等门开，一脚跨进，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后唬做一团。公子近前，放下齐眉短棒，看那女子，果然生得标致：眉扫春山，眸横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犹如西子捧心；欲泣欲啼，宛似杨妃剪发。琵琶声不响，是个未出塞的明妃；胡笳调若成，分明强和番的蔡女。天生一种风流态，便是丹青画不真！公子抚慰道：“小娘子，俺不比奸淫之徒，你休得惊慌。且说家居何处？谁人引诱到此？倘有不平，俺赵某与你解救则个！”那女子方才举袖拭泪，深深道个万福，公子还礼。女子先问：“尊官高姓？”景清代答道：“此乃汴京赵公子。”女子道：“公子听禀！……”未曾说得一两句，早已扑簌簌流下泪来。原来那女子也姓赵，小字京娘，是蒲州解梁县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十七岁。因随父亲来阳曲县还北岳香愿，路遇两个响马强人：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着地滚周进。见京娘颜色，饶了他父亲性命，掳掠到山神庙中，张、周二强人争要成亲，不肯相让。议论了两三日，二人恐坏了义气，将这京娘寄顿于清油观降魔殿内，分付道士小心供给看守，再去别处访求个美貌女子，掳掠而来，凑成一对，然后同日成亲，为压寨夫人。那强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道士惧怕他，只得替他看守。

京娘叙出缘由，赵公子方才向景清道：“适才甚是粗卤，险些冲撞了叔父。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，无端被强人所掳，俺今日不救，更待何人？”又向京娘道：“小娘子休要悲伤，万事有赵某在此，管教你重回故土，再见爹娘。”京娘道：“虽承公子美意，释放奴家出于虎口，奈家乡千里之遥，奴家孤身女流，怎生跋涉？”公子道：“救人须救彻，俺不远千里亲自

送你回去！”京娘拜谢：“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景清道：“贤侄，此事断然不可！那强人势大，官司禁捕他不得。你今日救了小娘子，典守者难辞其责，再来问我要人，教我如何对付？须当连累于我。”公子笑道：“大胆天下去得，小心寸步难行。俺赵某一生见义必为，万夫不惧！那响马虽狠，敢比得潞州王么？他须也有两个耳朵，晓得俺赵某名字。既然你们出家人怕事，俺留个记号在此，你们好回复那响马。”说罢，轮起浑铁齐眉棒，横着身子，向那殿上朱红柱子，狠的打一下，“梆拉”一声，把菱花窗棂都打下来。再复一下，把那四扇子，打个东倒西歪。唬得京娘战战兢兢，远远的躲在一边。景清面如土色，口中只叫：“罪过！”公子道：“强人若再来时，只说赵某打开殿门抢去了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要来寻俺时，教他打蒲州一路来。”景清道：“此去蒲州千里之遥，路上盗贼生发，独马单身，尚且难走，况有小娘子牵绊？凡事宜三思而行。”公子笑道：“汉末三国时，关云长独行千里，五关斩六将，护着两位皇嫂，直到古城与刘皇叔相会，这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，赵某还做什么人？此去倘然冤家狭路相逢，教他双双受死！”景清道：“然虽如此，还有一说。古者男女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。贤侄千里相送小娘子，虽则美意，出于义气，傍人怎知就里？见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，嫌疑之际，被人谈论，可不为好成歉，反为一世英雄之玷！”公子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叔父莫怪我说，你们出家人惯妆架子，里外不一。俺们做好汉的，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，人言都不计较。”景清见他主意已决，问道：“贤侄几时起程？”公子道：“明早便行。”景清道：“只怕贤侄身子还不健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，公子于席上对京娘道：“小娘子，方才叔父说一路嫌疑之际，恐生议论。俺借此席面，与小娘子结为兄妹，俺姓赵，小娘子也姓赵，五百年合是一家，从此兄妹相称便了。”京娘道：“公子贵人，奴家怎敢扳高？”景清道：“既要同行，如此最好。”呼道童取过拜毡，京娘：“请恩人在上，受小妹子一拜。”公子在傍还礼。京娘又拜了景清，呼为伯伯。景清在席上叙起侄儿许多英雄了得，京娘欢喜不尽。是夜直饮至更馀，景清让自己卧房与京娘睡，自己与公子在外厢同宿。五更鸡唱，景清起身安排早饭，又备些干粮牛脯，为路中之用。公子鞦了赤麒麟，将行李扎缚停当，嘱付京娘：“妹子，只可村妆打扮，不可冶容炫服，惹是招非。”早饭已毕，公子扮作客人，京娘扮作村姑，一般的戴个雪帽，齐眉遮了。兄妹二人作别景清。景清送出房门，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贤侄，今日去不成，还要计较！”不知景清说出甚话来？正是：

鹊得羽毛方远举，虎无牙爪不成行。

景清道：“一马不能骑两人，这小娘子弓鞋袜小，怎跟得上，可不担误了程途？从容觅一辆车儿同去却不好？”公子道：“此事算之久矣。有个车辆又费照顾，将此马让与妹子骑坐，俺誓愿千里步行，相随不憚。”京娘道：“小妹有累恩人远送，愧非男子，不能执鞭坠镫，岂敢反占尊骑，决难从命！”公子道：“你是女流之辈，必要脚力。赵某脚又不小，步行正合其宜。”京娘再四推辞，公子不允，只得上马。公子跨了腰刀，手执浑铁杆棒，随后向景清一揖而别。景清道：“贤侄路上小心，恐怕遇了两个响马，须要用心提防！下手斩绝些，莫带累我观中之人。”公子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”说罢，把马尾一拍，

喝声：“快走！”那马拍腾腾便跑，公子放开脚步，紧紧相随。

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县地方。这赤麒麟原是千里龙驹马，追风逐电，自清油观至汾州不过三百里之程，不勾名马半日驰骤。一则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，二则京娘女流不惯驰骋，所以控辔缓缓而行。兼之路上贼寇生发，须要慢起早歇，每日止行一百馀里。公子是日行到一个土冈之下，地名黄茅店。当初原有村落，因世乱人荒，都逃散了，还存得个小小店儿。日色将晡，前途旷野，公子对京娘道：“此处安歇，明日早行罢。”京娘道：“但凭尊意。”店小二接了包裹，京娘下马，去了雪帽。小二一眼瞧见，舌头吐出三寸，缩不进去，心下想道：“如何有这般好女子！”小二牵马系在屋后，公子请京娘进了店房坐下，小二哥走来踮着呆看。公子问道：“小二哥有甚话说？”小二道：“这位小娘子，是客官甚么人？”公子道：“是俺妹子。”小二道：“客官，不是小人多口，千山万水，途间不该带此美貌佳人同走。”公子道：“为何？”小二道：“离此十五里之地，叫做介山，地旷人稀，都是绿林中好汉出没之处。倘若强人知道，只好白白里送与他做压寨夫人，还要贴他个利市。”公子大怒，骂道：“贼狗大胆，敢虚言恐吓客人！”照小二面门一拳打去。小二口吐鲜血，手掩着脸，向外急走去了，店家娘就在厨下发话。京娘道：“恩兄忒性躁了些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厮言语不知进退，怕不是良善之人！先教他晓得俺些手段。”京娘道：“既在此借宿，恶不得他。”公子道：“怕他则甚？”京娘便到厨下与店家娘相见，将好言好语稳贴了他半晌。店家娘方才息怒，打点动火做饭。

京娘归房，房中尚有馀光，还未点灯，公子正坐，与京娘

讲话。只见外面一个人入来，到房门口探头探脑。公子大喝道：“什么人敢来瞧俺脚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自来小二哥闲话，与客官无干。”说罢，到厨房下，与店家娘唧唧啾啾的话了一会方去。公子看在眼里，早有三分疑心。灯火已到，店小二只是不回。店家娘将饭送到房里，兄妹二人吃了晚饭，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门先寝，自家只推水火，带了刀棒绕屋而行。约莫二更时分，只听得赤麒麟在后边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声。此时十月下旬，月光初起，公子悄步上前观看，一个汉子被马踢倒在地。见有人来，务能的挣扎起来就跑。公子知是盗马之贼，追赶了一程，不觉数里，转过溜水桥边，不见了那汉子。只见对桥一间小屋，里面灯烛辉煌，公子疑那汉子躲匿在内，步进看时，见一个白须老者，端坐于土床之上，在那里诵经。怎生模样，眼如迷雾，须若凝霜，眉如柳絮之飘，面有桃花之色。若非天上金星，必是山中社长。那老者见公子进门，慌忙起身施礼。公子答揖，问道：“长者所诵何经？”老者道：“《天皇救苦经》。”公子道：“诵他有甚好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见天下分崩，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，扫荡烟尘，救民于涂炭。”公子听得此言，暗合其机，心中也欢喜。公子又问道：“此地贼寇颇多，长者可知他的行藏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贵人莫非是同一位骑马女子，下在坡下茅店里的？”公子道：“然也。”老者道：“幸遇老夫，险些儿惊了贵人。”公子问其缘故。老者请公子上坐，自己傍边相陪，从容告诉道：“这介山新生两个强人，聚集喽罗，打家劫舍，扰害汾潞地方。一个叫做满天飞张广儿，一个叫做着地滚周进。半月之间不知那里抢了一个女子，二人争娶未决，寄顿他方，待再寻得一个来，各成婚配。这里一路店家，都是那强人分付过的，但访得有美貌佳人，疾

忙报他，重重有赏。晚上贵人到时，那小二便去报与周进知道，先差野火儿姚旺来探望虚实，说道：‘不但女子貌美，兼且骑一匹骏马，单身客人，不足为惧。’有个千里脚陈名，第一善走，一日能行三百里，贼人差他先来盗马，众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扎。等待贵人五更经过，便要抢劫。贵人须要防备！”公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长老何以知之？”老者道：“长汉久居于此，动息都知，见贼人切不可说出老汉来。”公子谢道：“承教了。”绰棒起身，依先走回，店门兀自半开，公子捱身而入。

却说店小二为接应陈名盗马，回到家中，正在房里与老婆说话。老婆暖酒与他吃，见公子进门，闪在灯背后去了。公子心生一计，便叫京娘问店家讨酒吃。店家娘取了一把空壶，在房门口酒缸内舀酒。公子出其不意，将铁棒照脑后一下，打倒在地，酒壶也撒在一边。小二听得老婆叫苦，也取朴刀赶出房来，怎当公子以逸待劳，手起棍落，也打翻了。再复两棍，都结果了性命。京娘大惊，急救不及。问其打死二人之故，公子将老者所言，叙了一遍。京娘吓得面如土色，道：“如此途路难行，怎生是好？”公子道：“好歹有赵某在此，贤妹放心！”公子撑了大门，就厨下暖起酒来，饮个半醉，上了马料，将銮铃塞口，使其无声。扎缚包裹停当，将两个尸首拖在厨下柴堆上，放起火来，前后门都放了一把火，看火势盛了，然后引京娘上马而行。此时东方渐白，经过溜水桥边，欲再寻老者问路，不见了诵经之室，但见土墙砌的三尺高，一个小小庙儿，庙中社公坐于傍边。方知夜间所见，乃社公引导。公子想道：“他呼我为贵人，又见我不敢正坐，我必非常人也！他日倘然发迹，当加封号。”公子催马前进，约行了数里，望见一座松林，如火云相似。公子叫声：“贤妹慢行，前面想是赤松林

了……”言犹未毕，草荒中钻出一个人来，手执钢叉，望公子便搠。公子会者不忙，将铁棒架住。那汉且斗且走，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。激得公子怒起，双手举棒，喝声：“着！”将半个天灵盖劈下，那汉便是野火儿姚旺。公子叫京娘约马暂住：“俺到前面林子里结果了那伙毛贼，和你同行。”京娘道：“恩兄仔细！”公子放步前行。正是：

圣天子百灵助顺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那赤松林下着地滚周进，屯住四五十喽罗。听得林子外脚步响，只道是姚旺伏路报信，手提长枪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公子。公子知是强人，并不打话，举棒便打，周进挺枪来敌。约斗上二十馀合，林子内喽罗知周进遇敌，筛起锣一齐上前，团团围住。公子道：“有本事的都来！”公子一条铁棒，如金龙罩体，玉蟒缠身；迎着棒似秋叶翻风，近着身如落花坠地。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。周进胆寒起来，枪法乱了，被公子一棒打倒。众喽罗发声喊，都落荒乱跑。公子再复一棒，结果了周进。回步已不见了京娘。急往四下抓寻，那京娘已被五六个喽罗，簇拥过赤松林了。公子急忙赶上，大喝一声：“贼徒那里走！”众喽罗见公子追来，弃了京娘，四散去了。公子道：“贤妹受惊了！”京娘道：“适才喽罗内有两个人，曾跟随响马到清油观，原认得我。方才说：‘周大王与客人交手，料这客人斗大王不过，我们先送你在张大王那边去。’”公子道：“周进这厮，已被俺剿除了。只不知张广儿在于何处。”京娘道：“只愿你不相遇更好。”公子催马快行。

约行四十馀里，到一个市镇。公子腹中饥饿，带住辔头，欲要扶京娘下马上店。只见几个店家都忙乱乱的安排炊爨，全不来招架行客。公子心疑，因带有京娘，怕得生事，牵马过了

店门。只见家家闭户，到尽头处，一个小小人家，也关着门。公子心下奇怪，去敲门时，没人答应。转身到屋后，将马拴在树上，轻轻的去敲他后门。里面一个老婆婆，开出来看了一眼，意中甚是惶惧。公子慌忙跨进门内，与婆婆作揖，道：“婆婆休讶，俺是过路客人，带有女眷，要借婆婆家中火，吃了饭就走的。”婆婆捻神捻鬼的叫：“噤声！”京娘亦进门相见，婆婆便将门闭了。公子问道：“那边店里安排酒会，迎接什么官府？”婆婆摇手道：“客人休管闲事！”公子道：“有甚闲事，直恁利害，俺是远方客人，烦婆婆说明则个！”婆婆道：“今日满天飞大王在此经过，这乡村敛钱备饭，买静求安。老身有个儿子，也被店中叫去相帮了。”公子听说，思想：“原来如此。一不做二不休。索性与他个干净，绝了清油观的祸根罢！”公子道：“婆婆，这是俺妹子，为还南岳香愿到此，怕逢了强徒，受他惊恐。有烦婆婆家藏匿片时，等这大王过去之后方行，自当厚谢。”婆婆道：“好位小娘子，权躲不妨事，只客官不要出头惹事。”公子道：“俺男子汉自会躲闪，且到路傍，打听消息则个。”婆婆道：“仔细！有见成馍馍，烧口热水，等你来吃，饭却不方便。”

公子提棒仍出后门，欲待乘马前去迎他一步，忽然想道：“俺在清油观中说出了‘千里步行’，今日为惧怕强贼乘马，不算好汉！”遂大踏步奔出路头，心生一计，复身到店家，大盼盼的叫道：“大王即刻到了，洒家是打前站的，你下马饭完也未？”店家道：“都完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先摆一席与洒家吃。”众人积威之下，谁敢辨其真假？还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，大鱼大肉，热酒热饭，只顾搬将出来。公子放量大嚼，吃到九分九，外面沸传：“大王到了，快摆香案！”公子不慌不忙，取

了护身龙，出外看时，只见十馀对枪刀棍棒，摆在前导，到了店门，一齐跪下。那满天飞张广儿骑着高头骏马，千里脚陈名执鞭紧随。背后又有三五十喽罗，十来乘车辆簇拥。你道一般两个大王，为何张广儿恁般齐整？那强人出入聚散，原无定规；况且闻说单身客人，也不在其意了，所以周进未免轻敌。这张广儿分路在外行劫，因千里脚陈名报道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，请他到介山相会，所以整齐队伍而来，行村过镇，壮观威仪。公子隐身北墙之侧，看得真切，等待马头相近，大喊一声道：“强贼看棒！”从人丛中跃出，如一只老鹰半空飞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马惊骇，望前一跳，这里棒势去得重，打折了马的一只前蹄。那马负疼就倒，张广儿身松，早跳下马。背后陈名持棍来迎，早被公子一棒打番。张广儿舞动双刀，来斗公子。公子腾步到空阔处，与强人放对。斗上十馀合，张广儿一刀砍来，公子棍起中其手指。广儿右手失刀，左手便觉没势，回步便走。公子喝道：“你绰号满天飞，今日不怕你飞上天去！”赶进一步，举棒望脑后劈下，打做个肉粑。可岭两个有名的强人，双双死于一日之内，正是：

三魂渺渺“满天飞”，七魄悠悠“着地滚”。

众喽罗却待要走，公子大叫道：“俺是汴京赵大郎，自与贼人张广儿、周进有仇，今日都已剿除了，并不干众人之事！”众喽罗弃了枪刀，一齐拜倒在地，道：“俺们从不见将军恁般英雄，情愿伏侍将军为寨主。”公子呵呵大笑，道：“朝中世爵，俺尚不希罕，岂肯做落草之事。”公子看见众喽罗中，陈名亦在其内，叫出问道：“昨夜来盗马的就是你么？”陈名叩头服罪。公子道：“且跟我来，赏你一餐饭。”众人都跟到店中。公子分付店家：“俺今日与你地方除了二害。这些都是

良民，方才所备饭食，都着他饱餐，俺自有发放。其管待张广儿一席留着，俺有用处。”店主人不敢不依。众人吃罢。公子叫陈名道：“闻你日行三百里，有用之才，如何失身于贼人？俺今日有用你之处，你肯依否？”陈名道：“将军若有所委，不避水火！”公子道：“俺在汴京，为打了御花园，又闹了御勾栏，逃难在此。烦你到汴京打听事体如何？半月之内，可在太原清油观赵知观处等候我，不可失信！”公子借笔砚写了叔父赵景清家书，把与陈名。将贼人车辆财帛，打开分三分，一分散与市镇人家，偿其向来骚扰之费。就将打死贼人尸首及枪刀等项，着众人自去解官请赏。其一分众喽罗分去为衣食之资，各自还乡生理。其一分又剖为两分，一半赏与陈名为路费，一半寄与清油观修理降魔殿门窗。公子分派已毕，众心都伏，各各感恩。

公子叫店主人将酒席一桌，抬到婆婆家里。婆婆的儿子也都来了，与公子及京娘相见。向婆婆说知除害之事，各各欢喜。公子向京娘道：“愚兄一路不曾做得个主人，今日借花献佛，与贤妹压惊把盏。”京娘千恩万谢，自不必说。是夜，公子自取囊中银十两送与婆婆，就宿于婆婆家里。京娘想起公子之恩：“当初红拂一妓女，尚能自择英雄。莫说受恩之下，愧无所报；就是我终身之事，舍了这个豪杰，更托何人？”欲要自荐，又羞开口，欲待不说：“他直性汉子那知奴家一片真心？”左思右想，一夜不睡。不觉五更鸡唱，公子起身韉马要走。京娘闷闷不悦，心生一计，于路只推腹痛难忍，几遍要解。要公子扶他上马，又扶他下马。一上一下，将身偎贴公子，挽颈勾肩，万般旖旎。夜宿又嫌寒道热，央公子减被添衾，软香温玉，岂无动情之处。公子生性刚直，尽心伏侍，全然不以为怪。

又行了三四日，过曲沃地方，离蒲州三百馀里，其夜宿于荒村。京娘口中不语，心下踌躇，如今将次到家了，只管害羞不说，挫此机会，一到家中，此事便索罢休，悔之何及。黄昏以后，四宇无声，微灯明灭，京娘兀自未睡，在灯前长叹流泪。公子道：“贤妹因何不乐？”京娘道：“小妹有句心腹之言，说来又怕唐突，恩人莫怪。”公子道：“兄妹之间，有何嫌疑，尽说无妨。”京娘道：“小妹深闺娇女，从未出门，只因随父进香，误陷于贼人之手，锁禁清油观中，还亏贼人去了，苟延数日之命，得见恩人。倘若贼人相犯，妾宁受刀斧，有死不从。今日蒙恩人拔离苦海，千里步行相送，又为妾报仇，绝其后患。此恩如重生父母，无可报答。倘蒙不嫌貌丑，愿备铺床叠被之数，使妾少尽报效之万一，不知恩人允否？”公子大笑，道：“贤妹差矣！俺与你萍水相逢，出身相救，实出恻隐之心，非贪美丽之貌。况彼此同姓，难以为婚，兄妹相称，岂可及乱。俺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你岂可学纵欲败礼的吴孟子！休狂言，惹人笑话。”京娘羞惭满面，半晌无语。重又开言道：“恩人休怪妾多言，妾非淫污苟贱之辈，只为弱体余生，尽出恩人所赐，此身之外，别无报答。不敢望与恩人婚配，得为妾婢，伏侍恩人一日，死亦瞑目！”公子勃然大怒，道：“赵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，一生正直，并无邪佞；你把我看做施恩望报的小辈，假公济私的奸人，是何道理？你若邪心不息，俺即今撒开双手，不管闲事，怪不得我有始无终了！”公子此时声色俱厉，京娘深深下拜，道：“今日方见恩人心事，赛过柳下惠鲁男子。愚妹是女流之辈，坐井观天，望乞恩人恕罪则个！”公子方才息怒，道：“贤妹，非是俺胶柱鼓瑟，本为义气上千里步行相送，今日若就私情，与那两个响马何异？把从前一片

真心化为假意，惹天下豪杰们笑话！”京娘道：“恩兄高见，妾今生不能补报大德，死当衔环结草。”两人说话，直到天明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

自此京娘愈加严敬公子，公子亦愈加怜悯京娘。一路无话，看看来到蒲州。京娘虽住在小祥村，却不认得，公子问路而行。京娘在马上望见故乡光景，好生伤感。却说小祥村赵员外，自从失了京娘，将及两月有馀，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。忽然庄客来报，京娘骑马回来，后面有一红脸大汉，手执杆棒跟随。赵员外道：“不好了，响马来讨妆奁了！”妈妈道：“难道响马只有一人？且教儿子赵文去看个明白。”赵文道：“虎口里那有回来肉？妹子被响马劫去，岂有送转之理，必是容貌相像的，不是妹子……”道犹未了，京娘已进中堂。爹妈见了女儿，相抱而哭，哭罢，问其得回之故。京娘将贼人锁禁清油观中，幸遇赵公子路见不平，开门救出，认为兄妹，千里步行相送，并途中连诛二寇大略，叙了一遍。“今恩人见在，不可怠慢！”赵员外慌忙出堂见了赵公子，拜谢道：“若非恩人英雄了得，吾女必陷于贼人之手，父子不得重逢矣！”遂令妈妈同京娘拜谢，又唤儿子赵文来见了恩人。庄上宰猪设宴，款待公子。

赵文私下与父亲商议道：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妹子被强人劫去，家门不幸。今日跟这红脸汉子回来，人无利己，谁肯早起？必然这汉子与妹子有情。千里送来，岂无缘故？妹子经了许多风波，又有谁人聘他？不如招赘那汉子在门，两全其美，省得傍人议论。”赵公是个随风倒舵没主意的老儿，听了儿子说话，便教妈妈唤京娘来问他道：“你与那公子千里相随，一定把身子许过他了。如今你哥哥对爹说，要招赘与你为

夫，你意下如何？”京娘道：“公子正直无私，与孩子结为兄妹，如嫡亲相似，并无调戏之言。今日望爹妈留他在家，管待他十日半月，少尽其心，此事不可题起。”妈妈将女儿言语述与赵公，赵公不以为然。少间筵席完备，赵公请公子坐于上席，自己老夫妇下席相陪，赵文在左席，京娘右席。酒至数巡，赵公开言道：“老汉一言相告：小女余生，皆出恩人所赐，老汉阖门感德，无以为报。幸小女尚未许人，意欲献与恩人，为箕帚之妾，伏乞勿拒。”公子听得这话，一盆烈火从心头掇起，大骂道：“老匹夫！俺为义气而来，反把此言来污辱我。俺若贪女色时，路上也就成亲了，何必千里相送。你这般不识好歹的，枉费俺一片热心！”说罢，将桌子掀番，望门外一直便走。赵公夫妇唬得战战兢兢。赵文见公子粗鲁，也不敢上前。只有京娘心下十分不安，急走去扯住公子衣裾，劝道：“恩人息怒！且看愚妹之面。”公子那里肯依，一手擺脫了京娘，奔至柳树下，解了赤麒麟，跃上鞍辔，如飞而去。

京娘哭倒在地，爹妈劝转回房。把儿子赵文埋怨了一场，赵文又羞又恼，也走出门去了。赵文的老婆听得爹妈为小姑上埋怨了丈夫，好生不喜，强作相劝，将冷语来奚落京娘，道：“姑姑，虽然离别是苦事，那汉子千里相随，忽然而去，也是个薄情的。他若是有仁义的人，就了这头亲事了。姑姑青年美貌，怕没有好姻缘相配，休得愁烦则个！”气得京娘泪流不绝，顿口无言。心下自想道：“因奴命蹇时乖，遭逢强暴；幸遇英雄相救，指望托以终身。谁知事既不谐，反涉瓜李之嫌。今日父母、哥嫂亦不能相谅，何况他人？不能报恩人之德，反累恩人的清名，为好成歉，皆奴之罪。似此薄命，不如死于清油观中，省了许多是非，到得干净，如今悔之无及。千死万死，左右一

死，也表奴贞节的心迹！”捱至夜深，爹妈睡熟，京娘取笔题诗四句于壁上，撮土为香，望空拜了公子四拜，将白罗汗巾，悬梁自缢而死：可怜闺秀千金女，化作南柯一梦人。天明老夫妇起身，不见女儿出房，到房中看时，见女儿缢在梁间。吃了一惊，两口儿放声大哭，看壁上有诗云：

“天付红颜不遇时，受人凌辱被人欺。

今宵一死酬公子，彼此清名天地知！”

赵妈妈解下女儿，儿子、媳妇都来了。赵公玩其诗意，方知女儿冰清玉洁，把儿子痛骂一顿。免不得买棺成殓，择地安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赵公子乘着千里赤麒麟，连夜走至太原，与赵知观相会。千里脚陈名已到了三日，说汉后主已死，郭令公禅位，改国号曰周，招纳天下豪杰。公子大喜，住了数日，别了赵知观，同陈名还归汴京，应募为小校。从此随世宗南征北讨，累功至殿前都点检，后受周禅为宋太祖。陈名相从有功，亦官至节度使之职。太祖即位以后，灭了北汉。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，遣人到蒲州解良县寻消息。使命录得四句诗回报，太祖甚是嗟叹，敕封为贞义夫人，立祠于小祥村。那黄茅店溜水桥社公，敕封太原都土地，命有司择地建庙，至今香火不绝。这段话，题做“赵公子大闹清油观，千里送京娘。” 后人诗赞云：

不恋私情不畏强，独行千里送京娘。

汉唐吕武纷多事，谁及英雄赵大郎。

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

不是姻缘莫强求，姻缘前定不须忧；
任从波浪翻天起，自有中流稳渡舟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苏州府昆山县大街，有一居民，姓宋，名敦，原是宦家之后。浑家卢氏，夫妻二口，不做生理，靠着祖遗田地，见成收些租课为活。年过四十，并不曾生得一男半女。宋敦一日对浑家说：“自古道‘养儿待老，积谷防饥’。你我年过四旬，尚无子嗣，光阴似箭，眨眼头白。百年之事，靠着何人？”说罢，不觉泪下。卢氏道：“宋门积祖善良，未曾作恶造业；况你又是单传，老天决不绝你祖宗之嗣。招子也有早晚，若是不该招时，便是养得长成，半路上也抛撇了，劳而无功，枉添许多悲泣。”宋敦点头道是。方才拭泪未干，只听得坐后中有人咳嗽，叫唤道：“玉峰在家么？”原来苏州风俗，不论大家、小家，都有个外号，彼此相称。玉峰就是宋敦的外号。宋敦侧耳而听，叫唤第二句，便认得声音，是刘顺泉。那刘顺泉双名有才，积祖驾一只大船，揽载客货，往各省交卸。趁得好些水脚银两，一个十全的家业，团团都做在船上。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，浑身是香楠木打造的。江南一水之地，多有这行生理。那刘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，听得是他声音，连

忙趋出坐后，彼此不须作揖，拱手相见，分坐看茶，自不必说。宋敦道：“顺泉今日如何得暇？”刘有才道：“特来与玉峰借件东西。”宋敦笑道：“宝舟缺什么东西，到与寒家相借？”刘有才道：“别的东西不来干渎，只这件是宅上有馀的，故此敢来后口。”宋敦道：“果是寒家所有，决不相吝。”刘有才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件东西。正是：

背后并非擎诏，当前不是围胸，鹅黄细布密针缝，净手将来借奉。还愿曾装冥钞，祈神并衬威容，名山古刹几相从，染下炉香浮动。

原来宋敦夫妻二口，因难于得子，各处烧香祈嗣，做成黄布袱、黄布袋，装裹佛马楮钱之类。烧过香后，悬挂于家中佛堂之内，甚是志诚。刘有才长于宋敦五年，四十六岁了，阿妈徐氏亦无子息。闻得徽州有盐商求嗣，新建陈州娘娘庙于苏州阊门之外，香火甚盛，祈祷不绝，刘有才恰好有个方便，要驾船往枫桥接客，意欲进一炷香，却不曾做得布袱布袋，特特与宋家告借。其时说出缘故，宋敦沉思不语。刘有才道：“玉峰莫非有吝惜之心么？若污坏时，一个就赔两个。”宋敦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只是一件，既然娘娘庙灵显，小子亦欲附舟一往，只不知几时去？”刘有才道：“即刻便行。”宋敦道：“布袱布袋，拙荆另有一副，共是两副，尽可分用。”刘有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宋敦入内，与浑家说知欲往郡城烧香之事，刘氏也欢喜。宋敦于佛堂挂壁上取下两副布袱布袋，留下一副自用，将一副借与刘有才。刘有才道：“小子先往舟中伺候，玉峰可快来。船在北门大坂桥下，不嫌怠慢时，吃些见成素饭，不消带米。”宋敦应允。当下忙忙的办下些香烛、纸马、阡张、定段，打叠包裹，穿了一件新联就的洁白湖绸道袍，赶出北门

下船。趁着顺风，不勾半日，七十里之程，等闲到了，舟泊枫桥，当晚无话。有诗为证：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次日起个黑早，在船中洗盥罢，吃了些素食，净了口手，一对儿黄布袱驮了冥财，黄布袋安插纸马、文疏，挂于项上，步到陈州娘娘殿前，刚刚天晓，庙门虽开，殿门还关着。二人在两廊游绕，观看了一遍，果然造得齐整。正在赞叹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殿门开了，就有庙祝出来迎接进殿。其时香客未到，烛架尚虚，庙祝放下琉璃灯来，取火点烛，讨文疏替他通陈祷告。二人焚香礼拜已毕，各将几十文钱，酬谢了庙祝，化纸出门。刘有才再要邀宋敦到船，宋敦不肯。当下刘有才将布袱、布袋交还宋敦，各各称谢而别，刘有才自往枫桥接客去了。宋敦看天色尚早，要往娄门趁船回家。刚欲移步，听得墙下呻吟之声，近前看时，却是矮矮一个芦席棚，搭在庙垣之侧，中间卧着个有病的老和尚，恹恹欲死，呼之不应，问之不答。宋敦心中不忍，停眸而看。傍边一人走来说道：“客人，你只管看他则甚？要便做个好事了去。”宋敦道：“如何做个好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僧是陕西来的，七十八岁了。他说一生不曾开荤，每日只诵《金刚经》。三年前在此募化建庵，没有施主。搭这个芦席棚儿住下，诵经不辍。这里有个素饭店，每日只上午一餐，过午就不用了。也有人可怜他，施他些钱米，他就把来还了店上的饭钱，不留一文。近日得了这病，有半个月不用饮食了。两日前还开口说得话，我们问他：‘如此受苦，何不早去’

罢？’他说：‘因缘未到，还等两日。’今早连话也说不出，早晚待死。客人若可怜他时，买一只薄薄棺材，焚化了他，便是做好事。他说‘因缘未到’，或者这因缘就在客人身上。”宋敦想道：“我今日为求嗣而来，做一件好事回去，也得神天知道。”便问道：“此处有棺材店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出巷陈三郎家就是。”宋敦道：“烦足下同往一看。”

那人引路到陈家来，陈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锯木。那人道：“三郎，我引个主顾作成你。”三郎道：“客人若要看寿板，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双拼的在里面。若要见成的，就店中但凭拣择。”宋敦道：“要见成的。”陈三郎指着一副道：“这是头号，足价三两。”宋敦未及还价，那人道：“这个客官是买来舍与那芦席棚内老和尚做好事的，你也有半功德，莫要讨虚价。”陈三郎道：“既是做好事的，我也不敢要多，照本钱一两六钱罢，分毫少不得了。”宋敦道：“这价钱也是公道了。”想起汗巾角上带得一块银子，约有五六钱重，烧香剩下，不上一百铜钱，总凑与他，还不勾一半。“我有处了，刘顺泉的船在枫桥不远。”便对陈三郎道：“价钱依了你，只是还要到一个朋友处借办，少顷便来。”陈三郎到罢了，说道：“任从客便。”那人哂然不乐道：“客人既发了个好心，却又做脱身之计，你身边没有银子，来看则甚？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街上人纷纷而过，多有说这老和尚，可怜半月前还听得他念经之声，今早呜呼了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那人道：“客人不听得说么？那老和尚已死了，他在地府

睁眼等你断送哩！”宋敦口虽不语，心下复想道：“我既是看定了这具棺材，倘或往枫桥去，刘顺泉不在船上，终不然呆坐等他回来。况且常言得‘价一不择主’，倘别有个主顾，添些价钱，这副棺木买去了，我就失信于此僧了。罢罢！”便取出银子，刚刚一块，讨等来一称，叫声惭愧！原来是块元宝，看时像少，称时便多，到有七钱多重，先教陈三郎收了。将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联就的洁白湖绸道袍脱下，道：“这一件衣服，价在一两之外，倘嫌不值，权时相抵，待小子取赎。若用得时，便乞收算。”陈三郎道：“小店大胆了，莫怪计较。”将银子、衣服收过了。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银簪，约有二钱之重，交与那人，道：“这枝簪，相烦换些铜钱，以为殓殓杂用。”当下店中看的人都道：“难得这位做好事的客官，他担当了大事去。其馀小事，我们地方上也该凑出些钱钞相助。”众人都凑钱去了。宋敦又复身到芦席边，看那老僧，果然化去，不觉双眼垂泪，分明如亲戚一般，心下好生酸楚，正不知什么缘故，不忍再看，含泪而行。到娄门时，航船已开，乃自唤一只小船，当日回家。

浑家见丈夫黑夜回来，身上不穿道袍，面又带忧惨之色，只道与人争竞，忙忙的来问。宋敦摇首道：“话长哩！”一径走到佛堂中，将两副布袱布袋挂起，在佛前磕了个头，进房坐下，讨茶吃了，方才开谈，将老和尚之事备细说知。浑家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也不嗔怪。宋敦见浑家贤慧，到也回愁作喜。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，宋敦梦见那老和尚登门道谢，道：“檀越命合无子，寿数亦止于此矣！因檀越心田慈善，上帝命延寿半纪。老僧与檀越又有一段因缘，愿投宅上为儿，以报盖棺之德。”卢氏也梦见一个金身罗汉走进房里，梦中叫喊起来，

连丈夫也惊醒了。各言其梦，似信似疑，嗟叹不已。正是：种瓜还得瓜，种豆还得豆。劝人行好心，自作还自受。

从此卢氏怀孕，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孩儿。因梦见金身罗汉，小名金郎，官名就叫宋金。夫妻欢喜，自不必说。此时刘有才也生一女，小名宜春。各各长成，有人撺掇两家对亲，刘有才到也心中情愿，宋敦却嫌他船户出身，不是名门旧族，口虽不语，心中有不允之意。那宋金方年六岁，宋敦一病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自古道：家中百事兴，全靠主人命。十个妇人，敌不得一个男子。自从宋敦故后，卢氏掌家，连遭荒歉，又里中欺他孤寡，科派户役，卢氏撑持不定，只得将田房渐次卖了，赁屋而居。初时，还是诈穷，以后坐吃山崩，不上十年，弄得真穷了，卢氏亦得病而亡。断送了毕，宋金只剩得一双赤手，被房主赶逐出屋，无处投奔。且喜从幼学得一件本事，会写会算。偶然本处一个范举人选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知县，正要寻个写算的人。有人将宋金说了，范公就教人引来。见他年纪幼小，又生得齐整，心中甚喜。叩其所长，果然书通真草，算善归除。当日就留于书房之中，取一套新衣与他换过，同桌而食，好生优待。择了吉日，范知县与宋金下了官船，同往任所。正是：冬冬画鼓催征棹，习习和风荡锦帆。

却说宋金虽然贫贱，终是旧家子弟出身，今日做范公门馆，岂肯卑污苟贱，与童仆辈和光同尘，受其戏侮。那些管家们欺他年幼，见他做作，愈有不然之意。自昆山起程，都是水路，到杭州便起旱了。众人撺掇家主道：“宋金小厮家，在此写算服事老爷，还该小心谦逊，他全不知礼。老爷优待他忒过分了，与他同坐同食。舟中还可混帐，到陆路中火歇宿，老爷也要存个体面。小人们商议，不如教他写一纸靠身文书，方才妥贴。

到衙门时，他也不敢放肆为非。”范举人是绵花做的耳朵，就依了众人言语，唤宋金到舱，要他写靠身文书。宋金如何肯写？逼勒了多时，范公发怒，喝教剥去衣服，喝出船去。众苍头拖拖拽拽，剥的干干净净，一领单布衫，赶在岸上，气得宋金半晌开口不得。只见轿马纷纷伺候范知县起陆，宋金噙着双泪，只得回避开去。身边并无财物，受饿不过，少不得学那两个古人：伍伯吹箫于吴门，韩王寄食于漂母。日间街坊乞食，夜间古庙栖身。还有一件，宋金终是旧家子弟出身，任你十分落泊，还存三分骨气，不肯随那叫街乞丐一流，奴言婢膝，没廉没耻。讨得来便吃了，讨不来忍饿，有一顿没一顿。过了几时，渐渐面黄肌瘦，全无昔日丰神。正是：

好花遭雨红俱褪，芳草经霜绿尽凋。

时值暮秋天气，金风催冷，忽降下一场大雨，宋金食缺衣单，在北新关关王庙中担饥受冻，出头不得。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。宋金将腰带收紧，挪步出庙门来，未及数步，劈面遇着一人。宋金睁眼一看，正是父亲宋敦的最契之友，叫做刘有才，号顺泉的。宋金无面目见“江东父老”，不敢相识，只得垂眼低头而走。那刘有才早已看见，从背后一手挽住，叫道：“你不是宋小官么？为何如此模样？”宋金两泪交流，叉手告道：“小侄衣衫不齐，不敢为礼了。承老叔垂问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将范知县无礼之事，告诉了一遍。刘翁道：“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’你肯在我船上相帮，管教你饱暖过日。”宋金便下跪，道：“若得老叔收留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当下刘翁引着宋金到于河下，刘翁先上船，对刘姬说知其事。

刘姬道：“此乃两得其便，有何不美。”刘翁就在船头上招宋小官上船。于自身上脱下旧布道袍，教他穿了，引他到后艄，见了妈妈徐氏，女儿宜春在傍，也相见了。宋金走出船头，刘翁道：“把饭与宋小官吃。”刘姬道：“饭便有，只是冷的。”宜春道：“有热茶在锅内。”宜春便将瓦罐子舀了一罐滚热的茶。刘姬便在厨柜内取了些腌菜，和那冷饭，付与宋金道：“宋小官，船上买卖，比不得家里，胡乱用些罢！”宋金接得在手。又见细雨纷纷而下，刘翁叫女儿：“后艄有旧毡笠，取下来与宋小官戴。”宜春取旧毡笠看时，一边已自绽开。宜春手快，就盘髻上拔下针线将绽处缝了，丢在船篷之上，叫道：“拿毡笠去戴。”宋金戴了破毡笠，吃了茶淘冷饭。刘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，扫抹船只，自往岸上接客，至晚方回，一夜无话。次日，刘翁起身，见宋金在船头上闲坐，心中暗想：“初来之人，莫惯了他。”便吆喝道：“个儿郎吃我家饭，穿我家衣，闲时搓些绳，打些索，也有用处，如何空坐？”宋金连忙答应道：“但凭驱使，不敢有违！”刘翁便取一束麻皮，付与宋金，教他打索子。正是：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

宋金自此朝夕小心，辛勤做活，并不偷懒。兼之写算精通，凡客货在船，都是他记帐，出入分毫不爽。别船上交易，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，登帐簿，客人无不敬而爱之，都夸道：“好个宋小官，少年伶俐。”刘翁、刘姬见他小心得用，另眼相待，好衣好食的管顾他，在客人面前，认为表侄。宋金亦自以为得所，心安体适，貌日丰腴，凡船户中无不欣羨。光阴似箭，不觉二年有馀。刘翁一日暗想：“自家年纪渐老，止有一女，要求个贤婿以靠终身。似宋小官一般，到也十全之美。但不知妈妈心下如何？”是夜与妈妈饮酒半醺，女儿宜春在傍，刘翁指

着女儿对妈妈道：“宜春年纪长成，未有终身之托，奈何？”刘姬道：“这是你我靠老的一桩大事，你如何不上紧？”刘翁道：“我也日常在念，只是难得个十分如意的。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，千中选一，也就不能勾了。”刘姬道：“何不就许了宋小官？”刘翁假意道：“妈妈说那里话！他无家无倚，靠着我船上吃饭，手无分文，怎好把女儿许他？”刘姬道：“宋小官是宦家之后，况系故人之子。当初他老子存时，也曾有人议过亲来，你如何忘了？今日虽然落薄，看他一表人才，又会写，又会算，招得这般女婿，须不辱了门面，我两口儿老来也得所靠。”刘翁道：“妈妈，你主意已定否？”刘姬道：“有什么不定？”刘翁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原来刘有才平昔是个怕婆的，久已看上了宋金，只愁妈妈不肯；今见妈妈慨然，十分欢喜，当下便唤宋金，对着妈妈面许了他这头亲事。宋金初时也谦逊不当，见刘翁夫妇一团美意，不要他费一分钱钞，只索顺从刘翁。往阴阳生家选择周堂吉日，回复了妈妈，将船驾回昆山。先与宋小官上头，做一套绸绢衣服与他穿了，浑身新衣、新帽、新鞋、新袜，妆扮得宋金一发标致：虽无子建才八斗，胜似潘安貌十分。刘姬也替女儿备办些衣饰之类。吉日已到，请下两家亲戚，大设喜筵，将宋金赘入船上为婿。次日，诸亲作贺，一连吃了三日喜酒。宋金成亲之后，夫妻恩爱，自不必说。从此船上生理，日兴一日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过了一年零两个月。宜春怀孕日满，产下一女。夫妻爱惜如金，轮流怀抱。期岁方过，此女害了痘疮，医药不效，十二朝身死。宋金痛念爱女，哭泣过哀，七情所伤，遂得个癆瘵之疾。朝凉暮热，饮食渐减，看看骨露肉消，行迟走慢。刘翁、刘姬初时还指望他病好，替他迎医问卜。延至一

年之外，病势有加无减，三分人，七分鬼，写也写不动，算也算不动。到做了眼中之钉，巴不得他死了干净，却又不死。两个老人家懊悔不迭，互相抱怨起来。当初只指望半子靠老，如今看这货色，不死不活，分明一条烂死蛇缠在身上，摆脱不下。把个花枝般女儿，误了终身，怎生是了？为今之计，如何生个计较，送开了那冤家，等女儿另招个佳婿，方才称心。两口儿商量了多时，定下个计策，连女儿都瞒过了，只说有客货在于江西，移船往载。行至池州五溪地方，到一个荒僻的所在，但见孤山寂寂，远水滔滔，野岸荒崖，绝无人迹。是日小小逆风，刘公故意把舵使歪，船便向沙岸上阁住，却教宋金下水推舟。宋金手迟脚慢，刘公就骂道：“痨病鬼！没气力使船时，岸上野柴也砍些来烧烧，省得钱买。”宋金自觉惶愧，取了斫刀，挣扎到岸上砍柴去了。刘公乘其未回，把舵用力撑动，拨转船头，挂起满风帆，顺流而下。不愁骨肉遭颠沛，且喜冤家离眼睛。

且说宋金上岸打柴，行到茂林深处，树木虽多，那有气力去砍伐，只得拾些儿残柴，割些败棘，抽取枯藤，束做两大捆，却又没有气力背负得去。心生一计，再取一条枯藤，将两捆野柴穿做一捆，露出长长的藤头，用手挽之而行，如牧童牵牛之势。行了一时，想起忘了斫刀在地，又复身转去，取了斫刀，也插入柴捆之内，缓缓的拖下岸来。到于泊舟之处，已不见了船。但见江烟沙岛，一望无际。宋金沿江而上，且行且看，并无踪影。看看红日西沉，情知为丈人所弃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觉痛切于心，放声大哭，哭得气咽喉干，闷绝于地，半晌方苏。忽见岸上一老僧，正不知从何而来，将拄杖卓地，问道：“檀越伴侣何在？此非驻足之地也！”宋金忙起身作礼，

口称姓名：“被丈人刘翁脱赚，如今孤苦无归，求老师父提挈，救取微命。”老僧道：“贫僧茅庵不远，且同往暂住一宵，来日再做道理。”宋金感谢不已，随着老僧而行。约莫里许，果见茅庵一所。老僧敲石取火，煮些粥汤，把与宋金吃了，方才问道：“令岳与檀越有何仇隙？愿问其详。”宋金将入赘船上，及得病之由，备细告诉一遍。老僧道：“老檀越怀恨令岳乎？”宋金道：“当初求乞之时，蒙彼收养婚配；今日病危见弃，乃小生命薄所致，岂敢怀恨他人？”老僧道：“听子所言，真忠厚之士也。尊恙乃七情所伤，非药饵可治，惟清心调摄可以愈之。平日间曾奉佛法诵经否？”宋金道：“不曾。”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赠，道：“此乃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我佛心印。贫僧今教授檀越，若日诵一遍，可以息诸妄念，却病延年，有无穷利益。”宋金原是陈州娘娘庙前老和尚转世来的，前生专诵此经。今日口传心受，一遍便能熟诵，此乃是前因不断。宋金和老僧打坐，闭眼诵经，将次天明，不觉睡去。及至醒来，身坐荒草坡间，并不见老僧及茅庵在那里，《金刚经》却在怀中，开卷能诵。宋金心下好生诧异，遂取池水净口，将经朗诵一遍，觉万虑消释，病体顿然健旺，方知圣僧显化相救，亦是夙因所致也。宋金向空叩头，感谢龙天保佑。然虽如此，此身如大海浮萍，没有着落，信步行去，早觉腹中饥馁。望见前山林木之内，隐隐似有人家，不免再温旧稿，向前乞食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，难过福来。正是：

路逢尽处还开径，水到穷时再发源。

宋金走到前山一看，并无人烟，但见枪、刀、戈、戟，遍

插林间。宋金心疑不决，放胆前去，见一所败落土地庙，庙中有大箱八只，封锁甚固，上用松茅遮盖。宋金暗想：“此必大盗所藏，布置枪刀，乃惑人之计。来历虽则不明，取之无碍。”心生一计，乃折取松枝插地，记其路径，一步步走出林来，直至江岸。也是宋金时亨运泰，恰好一只大船，因逆浪冲坏了舵，停泊于岸下修舵。宋金假作慌张之状，向船上人说道：“我陕西钱金也，随吾叔父走湖广为商，道经于此，为强贼所劫，叔父被杀，我只说是跟随的小主郎，久病乞哀，暂容残喘。贼乃遣伙内一人，与我同住土地庙中，看守货物，他又往别处行劫去了。天幸同伙之人，昨夜被毒蛇咬死，我得脱身在此，幸方便载我去。”舟人闻言，不甚信。宋金又道：“见有八巨箱在庙内，皆我家财物。庙去此不远，多央几位上岸，抬归舟中，愿以一箱为谢。必须速往，万一贼徒回转，不惟无及于事，且有祸患！”众人都是千里求财的，闻说有八箱货物，一个个欣然愿往。当时聚起十六筹后生，准备八副绳索杠棒，随宋金往土地庙来。果见巨箱八只，其箱甚重，每二人抬一箱，恰好八杠。宋金将林子内枪刀收起藏于深草之内，八个箱子都下了船。舵已修好了，舟人问宋金道：“老客今欲何往？”宋金道：“我且往南京省亲。”舟人道：“我的船正要往瓜州，却喜又是顺便。”当下开船，约行五十馀里，方歇。众人奉承陕西客有钱，到凑出银子，买酒买肉，与他压惊称贺。次日西风大起，挂起帆来，不几日，到了瓜州停泊。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来里江面，宋金召唤了一只渡船。将箱笼只拣重的抬下七个，把一个箱子送与舟中众人，以践其言。众人自去开箱分用，不在话下。宋金渡到龙江关口，寻了店主人家住下。唤铁匠对了匙钥，打开箱看时，其中充物，都是金玉珍宝之类。原来这伙强盗积

之有年，不是取之一家，获之一时的。宋金先把一箱所蓄，鬻之于市，已得数千金。恐主人生疑，迁寓于城内，买家奴伏侍，身穿罗绮，食用膏粱。馀六箱，只拣精华之物留下，其他都变卖，不下数万金。就于南京仪凤门内买下一所大宅，改造厅堂园亭，制办日用家火，极其华整。门前开张典铺，又置买田庄数处，家僮数十房，出色管事者千人。又畜美童四人，随身答应。满京城都称他为钱员外，出乘舆马，入拥金资。自古道：居移气，养移体。宋金今日财发身发，肌肤充悦，容采光泽，绝无向来枯瘠之容，寒酸之气。正是：

人逢运至精神爽，月到秋来光彩新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刘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，拨转船头，顺风而下，瞬息之间，已行百里，老夫妇两口暗暗欢喜。宜春女犹然不知，只道丈夫还在船上，煎好了汤药，叫他吃时，连呼不应。还道睡着在船头，自要去唤他。却被母亲劈手夺过药瓿，向江中一泼，骂道：“痨病鬼在那里？你还要想他！”宜春道：“真个在那里？”母亲道：“你爹见他病害得不好，恐沾染他人，方才哄他上岸打柴，径自转船来了。”宜春一把扯住母亲，哭天哭地叫道：“还我宋郎来。”刘公听得艄内啼哭，走来劝道：“我儿，听我一言，妇道家嫁人不着，一世之苦。那害痨的死在早晚，左右要拆散的，不是你因缘了，到不如早些开交干净，免致耽误你青春。待做爹的另拣个好郎君，完你终身，休想他罢！”宜春道：“爹做的是什么事！都是不仁不义、伤天理的勾当。宋郎这头亲事，原是二亲主张。既做了夫妻，同生同死，岂可翻悔？就是他病势必死，亦当待其善终，何忍

弃之于无人之地？宋郎今日为奴而死，奴决不独生。爹若可怜见孩儿，快转船上水，寻取宋郎回来，免被傍人讥谤。”刘公道：“那害病的不见了船，定然转往别处村坊乞食去了，寻之何益？况且下水顺风，想去已百里之遥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劝你息了心罢！”

宜春见父亲不允，放声大哭，走出船舷，就要跳水，喜得刘妈手快，一把拖住。宜春以死自誓，哀哭不已。两个老人家不道女儿执性如此，无可奈何，准准的看守了一夜，次早只得依顺他，开船上水。风水俱逆，弄了一日，不勾一半之路，这一夜啼啼哭哭又不得安稳。第三日申牌时分，方到得先前阁船之处。宜春亲自上岸寻取丈夫，只见沙滩上乱柴二捆，砑刀一把，认得是船上的刀。眼见得这捆柴，是宋郎驮来的，物在人亡，愈加疼痛，不肯心死，定要往前寻觅，父亲只索跟随同去。走了多时，但见树黑山深，杳无人迹。刘公劝他回船，又啼哭了一夜。第四日黑早，再教父亲一同上岸寻觅，都是旷野之地，更无影响，只得哭下船来，想道：“如此荒郊，教丈夫何处乞食？况久病之人，行走不动，他把柴刀抛弃沙崖，一定是赴水自尽了。”哭了一场，望着江心又跳，早被刘公拦住。宜春道：“爹妈养得奴的身，养不得奴的心。孩儿左右是要死的，不如放奴早死，以见宋郎之面。”两个老人家见女儿十分痛苦，甚不过意，叫道：“我儿，是你爹妈不是了，一时失于计较，干出这事。差之在前，懊悔也没用了。你可怜我年老之人，止生得你一人，你若死时，我两口儿性命也都难保。愿我儿恕了爹妈之罪，宽心度日，待做爹的写一招子，于沿江市镇各处粘贴。倘若宋郎不死，见我招帖，定可相逢；若过了三个月无信，凭你做好事，追荐丈夫，做爹的替你用钱，并不吝惜。”宜春

方才收泪谢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孩儿死也瞑目。”刘公即时写个寻婿的招帖，粘于沿江市镇墙壁触眼之处。

过了三个月，绝无音耗。宜春道：“我丈夫果然死了。”即忙制备头梳麻衣，穿着一身重孝，设了灵位祭奠，请九个和尚，做了三昼夜功德。自将簪珥布施，为亡夫祈福。刘翁、刘姬爱女之心无所不至，并不敢一些违拗，闹了数日方休。兀自朝哭五更，夜哭黄昏。邻船闻之，无不感叹。有一班相熟的客人，闻知此事，无不惜宋小官，可怜刘小娘者。宜春整整的哭了半年六个月方才住声。刘公对阿妈道：“女儿这几日不哭，心下渐渐冷了，好劝他嫁人，终不然我两个老人家守着个孤孀女儿，缓急何靠？”刘姬道：“阿老见得是，只怕女儿不肯，须是缓缓的偎他。”又过了月馀，其时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刘翁回船到昆山过年，在亲戚家吃醉了酒，乘其酒兴来劝女儿道：“新春将近，除了孝罢。”宜春道：“丈夫是终身之孝，怎样除得？”刘翁睁着眼道：“什么终身之孝！做爹的许你带时便带，不许你带时，就不容你带。”刘姬见老儿口重，便来收科道：“再等女儿带过了残岁，除夜做碗羹饭起了灵，除孝罢。”宜春见爹妈话不投机，便啼哭起来，道：“你两口儿合计害了我丈夫，又不容我带孝，无非要我改嫁他人。我岂肯失节以负宋郎，宁可带孝而死，决不除孝而生。”刘翁又待发作，被婆子骂了几句，劈颈的推向船舱睡了。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。到月尽三十日，除夜，宜春祭奠了丈夫，哭了一会。婆子劝住了，三口儿同吃年夜饭，爹妈见女儿葷酒不闻，心中不乐，便道：“我儿！你孝是不肯除了，略吃点葷腥，何妨得？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气。”宜春道：“未死之人，苟延残喘，连这碗素饭也是多吃的，还吃甚葷菜？”刘姬道：“既不用葷，吃杯素

酒儿，也好解闷。”宜春道：“一滴何曾到九泉，想着死者，我何忍下咽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将起来，连素饭也不吃就去睡了。刘公夫妇料想女儿志不可夺，从此再不强他。后人有诗赞宜春之节，诗曰：

闺中节烈古今传，船女何曾阅简编？
誓死不移金石志，《柏舟》端不愧前贤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宋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个月，把家业挣得十全了，却教管家看守门墙，自己带了三千两银子，领了四个家人，两个美童，顾了一只航船，径至昆山来访刘翁、刘姬。邻舍人家说道：“三日前往仪真去了。”宋金将银两贩了布匹，转至仪真，下个有名的主家，上货了毕。次日，去河口寻着了刘家船只，遥见浑家在船艄麻衣素妆，知其守节未嫁，伤感不已。回到下处，向主人王公说道：“河下有一舟妇，带孝而甚美，我已访得是昆山刘顺泉之船，此妇即其女也。吾丧偶已将二年，欲求此女为继室。”遂于袖中取出白金十两奉与王公，道：“此薄意权为酒资，烦老翁执伐。成事之日，更当厚谢。若问财礼，虽千金吾亦不吝。”王公接银欢喜，径往船上邀刘翁到一酒馆，盛设相款，推刘翁于上坐。刘翁大惊，道：“老汉操舟之人，何劳如此厚待？必有缘故。”王公道：“且吃三杯，方敢启齿。”刘翁心中愈疑，道：“若不说明，必不敢坐。”王公道：“小店有个陕西钱员外，万贯家财，丧偶将二载，慕令爱小娘子美貌，欲求为继室。愿出聘礼千金，特央小子作伐，望勿见拒。”刘翁道：“舟女得配富室，岂非至愿！但吾儿守节甚坚，言及再婚，便欲寻死。此事不敢奉命，盛意亦不

敢领。”便欲起身。王公一手扯住，道：“此设亦出钱员外之意，托小子做个主人。既已费了，不可虚之，事虽不谐，无害也。”刘翁只得坐了。饮酒中间，王公又说起：“员外相求，出于至诚，望老翁回舟，从容商议。”刘翁被女儿几遍投水吓坏了，只是摇头，略不统口，酒散各别。

王公回家，将刘翁之语，述与员外。宋金方知浑家守志之坚，乃对王公说道：“姻事不成也罢，我要顾他的船载货往上江出脱，难道也不允？”王公道：“天下船载天下客，不消说，自然从命。”王公即时与刘翁说了顾船之事，刘翁果然依允。宋金乃分付家童，先把铺陈行李发下船来，货且留岸上，明日发也未迟。宋金锦衣貂帽，两个美童，各穿绿绒直身，手执熏炉如意跟随。刘翁夫妇认做陕西钱员外，不复相识。到底夫妇之间，与他人不同，宜春在艄尾窥视，虽不敢便信是丈夫，暗暗地惊怪，道：“有七八分厮像。”只见那钱员外才上得船，便向船艄说道：“我腹中饥了，要饭吃，若是冷的，把些热茶淘来罢！”宜春已自心疑。那钱员外又吆喝童仆道：“个儿郎吃我家饭，穿我家衣，闲时搓些绳，打些索，也有用处，不可空坐！”这几句分明是宋小官初上船时刘翁分付的话，宜春听得，愈加疑心。少顷，刘翁亲自捧茶奉钱员外，员外道：“你船艄上有一破毡笠，借我用之。”刘翁愚蠢，全不省事，径与女儿讨那破毡笠。宜春取毡笠付与父亲，口中微吟四句：“毡笠虽然破，经奴手自缝。因思戴笠者，无复旧时容。”钱员外听艄后吟诗，嘿嘿会意，接笠在手，亦吟四句：“仙凡已换骨，故乡人不识。虽则锦衣还，难忘旧毡笠。”

是夜宜春对翁姬道：“舱中钱员外，疑即宋郎也。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毡笠？且面庞相肖，语言可疑，可细叩之。”刘翁

大笑道：“痴女子！那宋家痨病鬼，此时骨肉俱消矣！就使当年未死，亦不过乞食他乡，安能致此富盛乎？”刘姬道：“你当初怪爹娘劝你除孝改嫁，动不动跳水求死。今见客人富贵，便要认他是丈夫，倘你认他不认，岂不可羞？”宜春满面羞惭，不敢开口。刘翁便招阿妈到背处道：“阿妈你休如此说，姻缘之事，莫非天数。前日王店主请我到酒馆中饮酒，说陕西钱员外，愿出千金聘礼，求我女儿为继室。我因女儿执性，不曾统口。今日难得女儿自家心活，何不将机就机，把他许配钱员外，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。”刘姬道：“阿老见得是。那钱员外来顾我家船只，或者其中有意。阿老明日可往探之。”刘翁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

次早，钱员外起身，梳洗已毕，手持破毡笠于船头上翻覆把玩。刘翁后口而问道：“员外，看这破毡笠则甚？”员外道：“我爱那缝补处，这行针线，必出自妙手。”刘翁道：“此乃小女所缝，有何妙处。前日王店主传员外之命，曾有一言，未知真否？”钱员外故意问道：“所传何言？”刘翁道：“他说员外丧了孺人，已将二载，未曾继娶，欲得小女为婚。”员外道：“老翁愿也不愿？”刘翁道：“老汉求之不得，但恨小女守节甚坚，誓不再嫁，所以不敢轻诺。”员外道：“令婿为何而死？”刘翁道：“小婿不幸得了个痨瘵之疾，其年因上岸打柴未还，老汉不知，错开了船，以后曾出招帖寻访了三个月，并无动静，多是投江而死了。”员外道：“令婿不死，他遇了个异人，病都好了，反获大财致富。老翁若要会令婿时，可请令爱出来！”此时宜春侧耳而听，一闻此言，便哭将起来，骂道：“薄幸钱郎！我为你带了二年重孝，受了千辛万苦，今日还不说实话，待怎么？”宋金也堕泪道：“我妻！快来相见！”

夫妻二人抱头大哭。刘翁道：“阿妈，眼见得不是什么钱员外了，我与你须索去谢罪！”刘翁、刘姬走进舱来，施礼不迭。宋金道：“丈人、丈母，不须恭敬，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时，莫再脱赚。”两个老人家羞惭满面。

宜春便除了孝服，将灵位抛向水中。宋金便唤跟随的童仆来与主母磕头。翁、姬杀鸡置酒，管待女婿，又当接风，又是庆贺筵席。安席已毕，刘翁叙起女儿自来不吃葷酒之意，宋金惨然下泪，亲自与浑家把盏，劝他开葷。随对翁、姬道：“据你们设心脱赚，欲绝吾命，恩断义绝，不该相认了。今日勉强吃你这杯酒，都看你女儿之面。”宜春道：“不因这番脱赚，你何由发迹？况爹妈日前也有好处，今后但记恩，莫记怨。”宋金道：“谨依贤妻尊命。我已立家于南京，田园富足，你老人家可弃了驾舟之业，随我到彼，同享安乐，岂不美哉！”翁、姬再三称谢，是夜无话。

次日，王店主闻知此事，登船拜贺，又吃了一日酒。宋金留家童三人于王店主家发布取帐，自己开船先往南京大宅子，住了三日，同浑家到昆山故乡扫墓，追荐亡亲。宗族亲党各有厚赠。此时范知县已罢官在家，闻知宋小官发迹还乡，恐怕街坊撞见没趣，躲向乡里，有月馀不敢入城。宋金完了故乡之事，重回南京，阖家欢喜，安享富贵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宜春见宋金每早必进佛堂拜佛诵经，问其缘故。宋金将老僧所传《金刚经》却病延年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宜春亦起信心，要丈夫教会了，夫妻同诵，到老不衰，后享寿各九十馀，无疾而终。子孙为南京世富之家，亦有发科第者。后人评云：

刘老儿为善不终，宋小官因祸得福。

《金刚经》消除灾难，破毡笠团圆骨肉。

第二十三卷 乐小舍拼生觅偶

一名《喜乐和顺记》怒气雄声出海门，
舟人云是子胥魂。天排雪浪晴雷吼，
地拥银山万马奔。上应天轮分晦朔，
下临宇宙定朝昏。吴征越战今何在？
一曲渔歌过晚村。

这首诗，单题着杭州钱塘江潮，元来非同小可。刻时定信，并无差错。自古至今，莫能考其出没之由。从来说道天下有四绝，却是雷州换鼓、广德埋藏、登州海市、钱塘江潮。这三绝，一年止则一遍；惟有钱塘江潮，一日两番。自古唤做罗刹江，为因风涛险恶，巨浪滔天，常翻了船，以此名之。南北两山，多生虎豹，名为虎林。后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讳，改名武林。又因江潮险迅，怒涛汹涌，冲害居民，因取名宁海军。后至唐末五代之间，去那径山过来，临安邑人钱宽生得一子，生时红光满室，里人见者，将谓火发，皆往救之。却是他家产下一男，两足下有青色毛，长寸馀。父母以为怪物，欲杀之，有外母不肯，乃留之。因此小名婆留。看看长大成人，身长七尺有馀，美容貌，有智勇，讳鏐，字巨美。幼年专作私商无赖，因官司缉捕甚紧，乃投径山法济禅师躲难。法济夜闻寺

中伽蓝云：“今夜钱武肃王在此，毋令惊动。”法济知他是异人，不敢相留，乃作书荐鏐往苏州投太守安绶。绶乃用鏐为帐下都部署，每夜在府中马院宿歇。时遇炎天酷热，太守夜起独步后园。至马院边，只见钱鏐睡在那里。太守方坐间，只见那正厅背后，一眼枯井，井中走出两个小鬼来，戏弄钱鏐。却见一个金甲神人，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，口称道：“此乃武肃王在此，不得无礼。”太守听罢，大惊，急回府中，心大异之。以此好生看待钱鏐。后因黄巢作乱，钱鏐破贼有功，僖宗拜为节度使。后遇董昌作乱，钱鏐收讨平定，昭宗封为吴越国王。因杭州建都，治得国中宁静。只是地方狭窄，更兼长江汹涌，心常不悦。忽一日，有司进到金色鲤鱼一尾，约长三尺有馀，两目炯炯有光，将来作御膳。钱王见此鱼壮健，不忍杀之，令畜之池中。夜梦一老人来见，峨冠博带，口称小圣：“夜来孺子不肖，乘酒醉，变作金色鲤鱼，游于江岸，被人获之，进与大王作御膳，谢大王不杀之恩。今者小圣特来哀告大王，愿王怜悯，差人送往江中，必当重报。”钱王应允，龙君乃退。钱王飒然惊觉，得了一梦。次早升殿，唤左右打起那鱼，差人放之江中。当夜，又梦龙君谢曰：“感大王再生之恩，将何以报？小圣龙宫海藏，应有奇珍异宝，夜光珠、盈尺璧，任从大王所欲，即当奉献。”钱王乃言：“珍宝珠璧，非吾好也。惟我国僻处海隅，地方无千里；更兼长江广阔，波涛汹涌，日夕相冲，使国人常有风波之患。汝能借地一方，以广吾国，是所愿也。”龙王曰：“此事甚易，然借则借，当在何日见还？”钱王曰：“五百劫后，仍复还之。”龙王曰：“大王来日，可铸铁柱十二只，各长一丈二尺，请大王自登舟，小圣使虾鱼聚于水面之上，大王但见处，可即下铁柱一只，其水渐渐自

退，沙涨为平地。王可垒石为塘，其地即广也。”龙君退去，钱王惊觉。次日，令有司铸造铁柱十二只，亲自登舟，于江中看之。果见有鱼一十二处，乃令人以铁柱沉下去，江水自退。王乃登岸，但见无移时，沙石涨为平地，自富阳山前直至海门舟山为止。钱王大喜，乃使石匠于山中凿石为板，以黄罗木贯穿其中，排列成塘。因凿石迟慢，乃下令：“如有军民人等，以百斤石板，将船装来，一船换米一船。”各处即将船载石板来换米。因此砌了江岸，石板有馀。后方始称为钱塘江。至大宋高宗南渡，建都钱塘，改名临安府，称为行在。方始人烟辏集，风俗淳美。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，乃潮生日，倾城士庶，皆往江塘之上，玩潮快乐。亦有本土善识水性之人，手执十幅旗幡，出没水中，谓之弄潮，果是好看。至有不识水性深浅者，学弄潮，多有被泼了去，坏了性命。临安府尹得知，累次出榜禁谕，不能革其风俗。有东坡学士看潮一绝为证：“吴儿生长押涛渊，冒险轻生不自怜。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破浪变桑田。”

话说南宋临安府有一个旧家，姓乐名美善；原是贤福坊安平巷内出身，祖上七辈衣冠。近因家道消乏，移在钱塘门外居住，开个杂色货铺子，人都重他的家世，称他为乐大爷。妈妈安氏，单生一子，名和，生得眉目清秀，伶俐乖巧。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抚养，附在间壁喜将仕馆中上学，喜将仕家有个女儿，小名顺娘，少乐和一岁。两个同学读书，学中取笑道：“你两个姓名‘喜乐和顺’，合是天缘一对。”两个小儿女，知觉渐开，听这话也自欢喜，遂私下约为夫妇。这是一时戏谑，谁知做了后来配合的讖语。正是：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

乐和到十二岁时，顺娘十一岁。那时乐和回家，顺娘深闺

女工，各不相见。乐和虽则童年，心中伶俐，常想顺娘情意，不能割舍。又过了三年，时值清明将近，安三老接外甥同去上坟，就便游西湖。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，但凡湖船，任从客便，或三朋四友，或带子携妻，不择男女，各自去占个座头，饮酒观山，随意取乐。安三老领着外甥上船，占了个座头，方才坐定，只见船头上又一家女眷入来。看时不是别人，正是间壁喜将仕家母女二人和一个丫头，一个奶娘。三老认得，慌忙作揖。又教外甥来相见了。此时顺娘年十四岁，一发长成得好了。乐和有三年不见，今日水面相逢，如见珍宝。虽然分桌而坐，四目不时观看，相爱之意，彼此尽知。只恨众人属目，不能叙情。船到湖心亭，安三老和一班男客，都到亭子上闲步，乐和推腹痛留在舱中，捱身与喜大娘攀话，稍稍得与顺娘相近。捉空以目送情，彼此意会。少顷众客下船，又分开了。傍晚，各自分散。安三老送外甥回家。

乐和一心忆着顺娘，题诗一首：“嫩蕊娇香郁未开，不因蜂蝶自生猜。他年若作扁舟侣，日日西湖一醉回。”乐和将此诗题于桃花笺上，折为方胜，藏于怀袖，私自进城，到永清巷喜家门首伺候顺娘，无路可通。如此数次。闻说潮王庙有灵，乃私买香烛果品，在潮王面前祈祷，愿与喜顺娘今生得成鸳侣。拜罢，炉前化纸，偶然方胜从袖中坠地，一阵风卷出纸钱的火来烧了。急去抢时，止剩得了一个侣字。乐和拾起看了，想道：“侣乃双口之意，此亦吉兆。”心下甚喜。忽见碑亭内坐一老者，衣冠古朴，容貌清奇，手中执一团扇，上写“姻缘前定”四个字。乐和上前作揖，动问：“老翁尊姓？”答道：“老汉姓石。”又问道：“老翁能算姻缘之事乎？”老者道：“颇能推算。”乐和道：“小子乐和，烦老翁一推，赤绳系于何处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小舍人年未弱冠，如何便想这事？”乐和道：“昔汉武帝为小儿时，圣母抱于膝上，问‘欲得阿娇为妻否？’帝答言：‘若得阿娇，当以金屋贮之。’年无长幼，其情一也。”

老者遂问了年月日時，在五指上一轮道：“小舍人佳眷，是熟人，不是生人。”乐和见说得合机，便道：“不瞒老翁，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，未知缘法何如？”老者引至一口八角井边，教乐和看井内，有缘无缘便知。乐和手把井栏张望，但见井内水势甚大，巨涛汹涌，如万顷相似；其明如镜，内立一个美女，可十六七岁，紫罗衫、杏黄裙，绰约可爱。仔细认之，正是顺娘。心下又惊又喜，却被老者望背后一推，刚刚的跌在那女子身上，大叫一声，猛然惊觉，乃一梦，双手兀自抱定亭柱。正是：黄粱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

乐和醒将转来，看亭内石碑，其神姓石名瑰，唐时捐财筑塘捍水，死后封为潮王。乐和暗想：“原来梦中所见石老翁，即潮王也。此段姻缘，十有九就。”回家对母亲说，要央媒与喜顺娘议亲。那安妈妈是妇道家，不知高低，便向乐公撺掇其事。乐公道：“姻亲一节，须要门当户对。我家虽曾有七辈衣冠，见今衰微，经纪营活。喜将仕名门富室，他的女儿，怕没有人求允，肯与我家对亲？若央媒往说，反取其笑。”乐和见父亲不允，又教母亲央求母舅去说合。安三老所言，与乐公一般。乐和大失所望，背地里叹了一夜的气。明早将纸裱一牌位，上写“亲妻喜顺娘生位”七个字，每日三餐，必对而食之。夜间安放枕边，低唤三声，然后就寝。每遇清明三月三，重阳九月九，端午龙舟，八月玩潮，这几个胜会，无不刷鬓修容，华衣美服，在人丛中挨挤。只恐顺娘出行，侥幸一遇。同般生意人家有女儿的，见乐小舍人年长，都来议亲。爹娘几遍要应承，

到是乐和立意不肯。立个誓愿，直待喜家顺娘嫁出之后，方才放心，再图婚配。事有凑巧，这里乐和立誓不娶，那边顺娘却也红鸾不照，天喜未临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也不曾许得人家。光阴似箭，倏忽又过了三年。乐和年一十八岁，顺娘一十七岁了。男未有室，女未有家。男才女貌正相和，未卜姻缘事若何？且喜室家俱未定，只须灵鹊肯填河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是时，南北通和。其年有金国使臣高景山来中国修聘。那高景山善会文章，朝命宣一个翰林范学士接伴。当八月中秋过了，又到十八潮生日，就城外江边浙江亭子上，搭彩铺毡，大排筵宴，款待使臣观潮。陪宴官非止一员。都统司领着水军，乘战舰，于水面往来，施放五色烟火炮。豪家贵戚，沿江搭缚彩幕，绵亘三十馀里，照江如铺锦相似。市井弄水者，共有数百人，蹈浪争雄，出没游戏。有蹈滚木、水傀儡，诸般伎艺。但见：迎潮鼓浪，拍岸移舟。惊湍忽自海门来，怒吼遥连天际出。何异地生银汉，分明天震春雷。遥观似匹练飞空，远听如千军驰噪。吴儿勇健，平分白浪弄洪波；渔父轻便，出没江心夸好手。果然是万顷碧波随地滚，千寻雪浪接云奔。

北朝使臣高景山见了，毛发皆耸，嗟叹不已，果然奇观。范学士道：“相公见此，何不赐一佳作？”即令取过文房四宝来。高景山谦让再三，做《念奴娇》词：“云涛千里，泛古今绝致，东南风物。碧海云横初一线，忽尔雷轰苍壁，万马奔天，群鹅扑地，汹涌飞烟雪。吴人勇悍，便竞踏浪雄杰。

想旗帜纷纭，吴音楚管，与胡笳俱发。人物江山如许丽，岂信妖氛难灭。况是行宫，星缠五福，光焰窥毫发。惊看无语，凭栏姑待明月。”高景山题毕，满座皆赞奇才。只有范学士道：“相公词做得甚好，只可惜‘万马奔天，群鹅扑地’，将潮比

得来轻了，这潮可比玉龙之势。”学士遂做《水调歌头》，道是：“登临眺东渚，始觉太虚宽。海天相接，潮生万里一毫端。滔滔怒生雄势，宛胜玉龙戏水，尽出没波间。雪浪番云脚，波卷水晶寒。

扫方涛，卷圆峤，大洋番。天垂银汉，壮观江北与江南。借问子胥何在？博望乘槎仙去，知是几时还？上界银河窄，流泻到人间！”范学士题罢，高景山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奇哉佳作，难比万马争驰，真是玉龙戏水。”不题各官尽欢饮酒。

且说临安大小户人家，闻得是日朝廷款待北使，陈设百戏，倾城士女都来观看。乐和打听得喜家一门也去看潮，侵早便妆扮齐整，来到钱塘江口，趲来趲去，找寻喜顺娘不着。结末来到一个去处，唤做“天开图画”，又叫做“团围头”。因那里团团围转，四面都看见潮头，故名“团围头”。后人讹传，谓之“团鱼头”。这个所在，潮势阔大，多有子弟立脚不牢，被潮头涌下水去，又有豁湿了身上衣服的，都在下浦桥边搅挤教干。有人做下《临江仙》一只，单嘲那看潮的：“自古钱塘难比，看潮人成群作队。不待中秋，相随相趁，尽往江边游戏。沙滩畔，远望潮头，不觉侵天浪起。

头巾如洗，斗把衣裳去挤。下浦桥边，一似奈何池畔，裸体披头似鬼。入城里，烘好衣裳，犹问几时起水？”

乐和到“团围头”寻了一转，不见顺娘，复身又寻转来。那时人山人海，围拥着席棚彩幕。乐和身材即溜，在人丛里捱挤进去，一步一看，行走多时，看见一个妇人，走进一个席棚里面去了。乐和认得这妇人，是喜家的奶娘，紧步随后，果然喜将仕一家男女，都成团聚块的坐下饮酒玩赏。乐和不敢十分逼近，又不舍得十分远。紧紧的贴着席棚而立，觑定顺娘目

不转睛，恨不得走近前去，双手搂抱，说句话儿。那小娘子抬头观看，远远的也认得是乐小舍人，见他趋前褪后，神情不定，心上也觉可怜。只是父母相随，寸步不离，无由相会一面。正是：两人衷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

却说乐和与喜顺娘正在相视凄惶之际，忽听得说潮来了。道犹未绝，耳边如山崩地坼之声，潮头有数丈之高，一涌而至。有诗为证：

银山万叠耸巍巍，蹴地排空势若飞。
信是子胥灵未泯，至今犹自奋神威。

那潮头比往年更大，直打到岸上高处，掀翻锦幕，冲倒席棚，众人发声喊，都退后走。顺娘出神在小舍人身上，一时着忙不知高低，反向前几步，脚儿把滑不住，溜的滚入波浪之中。可怜绣阁金闺女，翻做随波逐浪人。乐和乖觉，约莫潮来，便移身立于高阜去处，心中不舍得顺娘，看定席棚，高叫：“避水！”忽见顺娘跌在江里去了。这惊非小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顺娘跌下去这一刻，乐和的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，脚步自然留不住，扑通的向水一跳，也随波而滚。他那里会水，只是为情所使，不顾性命。这里喜将仕夫妇见女儿坠水，慌急了，乱呼：“救人救人！救得吾女，自有重赏。”那顺娘穿着紫罗衫、杏黄裙，最好记认。有那一班弄潮的子弟们，踏着潮头，如履平地，贪着利物，应声而往。翻波搅浪，去捞救那紫罗衫、杏黄裙的女子。

却说乐和跳下水去，直至水底，全不觉波涛之苦，心下如梦中相似。行到潮王庙中，见灯烛辉煌，香烟缭绕。乐和下拜，

求潮王救取顺娘，度脱水厄。潮王开言道：“喜顺吾已收留在此，今交付你去。”说罢，小鬼从神帐后，将顺娘送出。乐和拜谢了潮王，领顺娘出了庙门。彼此十分欢喜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四只手儿紧紧对面相抱，觉身子或沉或浮，余出水面。那一班弄潮的看见紫罗衫、杏黄裙在浪中现出，慌忙去抢。及至托出水面，不是单却是双。四五个人，扛头扛脚，抬上岸来，对喜将仕道：“且喜连女婿都救起来了。”喜公、喜母、丫环、奶娘都来看时，此时八月天气，衣服都单薄，两个脸对脸，胸对胸，交股叠肩，且是偎抱得紧，分拆不开，叫唤不醒，体尚微暖，不生不死的模样。父母慌又慌，苦又苦，正不知什么意故。喜家眷属哭做一堆。众人争先来看，都道从古来无此奇事。

却说乐美善正在家中，有人报他儿子在“团鱼头”看潮，被潮头打在江里去了。慌得一步一跌，直跑到“团围头”来。又听得人说打捞得一男一女，那女的是喜将仕家小姐。乐公分开人众，捱入看时，认得是儿子乐和，叫了几声“亲儿！”放声大哭道：“儿呵！你生前不得吹箫侣，谁知你死后方成连理枝！”喜将仕问其缘故，乐公将三年前儿子执意求亲，及誓不先娶之言，叙了一遍。喜公、喜母到抱怨起来道：“你乐门七辈衣冠，也是旧族，况且两个幼年，曾同窗读书，有此说话，何不早说！如今大家叫唤，若唤得醒时，情愿把小女配与令郎。”两家一边唤女，一边唤儿，约莫叫唤了半个时辰，渐渐眼开气续，四只胳膊，兀自不放。乐公道：“我儿快苏醒，将仕公已许下，把顺娘配你为妻了……”说犹未毕，只见乐和睁开双眼道：“岳翁休要言而无信！”跳起身来，便向喜公、喜母作揖称谢。喜小姐随后苏醒。两口儿精神如故，清水也不吐一口。喜杀了喜将仕，乐杀了乐大爷。两家都将干衣服换了，顾个小

轿抬回家里。

次日，到是喜将仕央媒来乐家议亲，愿赘乐和为婿，媒人就是安三老。乐家无不应允。择了吉日，喜家送些金帛之类，笙箫鼓乐，迎娶乐和到家成亲。夫妻恩爱，自不必说。满月后，乐和同顺娘备了三牲祭礼，到潮王庙去赛谢。喜将仕见乐和聪明，延名师在家，教他读书，后来连科及第。至今临安说婚姻配合故事，还传“喜乐和顺”四字。有诗为证：

少负情痴长更狂，却将情字感潮王。
钟情若到真深处，生死风波总不妨。

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

公子初年柳陌游，玉堂一见便绸缪；
黄金数万皆消费，红粉双眸枉泪流。
财货拐，仆驹休，犯法洪同狱内囚；
按临驄马冤愆脱，百岁姻缘到白头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南京金陵城有一人，姓王，名琼，别号思竹；中乙丑科进士，累官至礼部尚书。因刘瑾擅权，劾了一本，圣旨发回原籍。不敢稽留，收拾轿马和家眷起身。王爷暗想：有几两俸银，都借在他人名下，一时取讨不及。况长子南京中书，次子时当大比，踌躇半晌，乃呼公子三官前来。那三官双名景隆，字顺卿，年方一十七岁；生得眉目清新，丰姿俊雅；读书一目十行，举笔即便成文，元是个风流才子。王爷爱惜胜如心头之气、掌上之珍。当下王爷唤至，分付道：“我留你在此读书，叫王定讨帐，银子完日，作速回家，免得父母牵挂。我把这里帐目，都留与你。”叫王定过来，“我留你与三叔在此读书讨帐，不许你引诱他胡行乱为。吾若知道，罪责非小。”王定叩头说：“小人不敢。”次日收拾起程，王定与公子送别，转到北京，另寻寓所安下。公子谨依父命，在寓读书。王定讨帐，不觉三月有馀，三万银帐，都收完了。公子把底帐扣算，

分厘不欠。分付王定，选日起身。公子说：“王定，我们事体俱已完了，我与你到大街上各巷口闲耍片时，来日起身。”王定遂即锁了房门，分付主人家用心看着生口。房主说：“放心，小人知道。”二人离了寓所，至大街观看皇都景致。但见：人烟凑集，车马喧阗。人烟凑集，合四山五岳之音；车马喧阗，尽六部九卿之辈。做买做卖，总四方土产奇珍；闲荡闲游，靠万岁太平洪福。处处胡同铺锦绣，家家杯 醉笙歌。

公子喜之不尽，忽然又见五七个宦家子弟，各拿琵琶、弦子，欢乐饮酒。公子道：“王定，好热闹去处！”王定说：“三叔，这等热闹，你还没到那热闹去处哩！”二人前至东华门，公子睁眼观看，好锦绣景致。只见门彩金凤，柱盘金龙。王定道：“三叔，好么？”公子说：“真个好所在！”又走前面去，问王定：“这是那里？”王定说：“这是紫金城。”公子往里一视，只见城内瑞气腾腾，红光闪闪。看了一会，果然富贵无过于帝王，叹息不已。离了东华门往前，又走多时，到一个所在，见门前站着几个女子，衣服整齐。公子便问：“王定，此是何处？”王定道：“此是酒店。”乃与王定进到酒楼上，公子坐下。看那楼上有五七席饮酒的，内中一席有两女子坐着同饮。公子看那女子，人物清楚，比门前站的更胜几分。公子正看中间，酒保将酒来，公子便问：“此女是那里来的？”酒保说：“这是一秤金家丫头翠香、翠红。”三官道：“生得清气。”酒保说：“这等就说标致？他家里还有一个粉头，排行三姐，号玉堂春，有十二分颜色。鴛儿索价太高，还未梳拢。”公子听说留心，叫王定还了酒钱，下楼去，说：“王定，我与你春院胡同走走。”王定道：“三叔不可去，老爷知道了？”公子说：“不妨，看一看就回。”乃走至本司院门首。果然是：

花街柳巷，绣阁朱楼。家家品竹弹丝，处处调脂弄粉。黄金买笑，无非公子王孙；红袖邀欢，都是妖姿丽色。正疑香雾弥天霭，忽听歌声别院娇。总然道学也迷魂，任是真僧须破戒。

公子看得眼花撩乱，心内踌躇，不知那是一秤金的门。正思中间，有个卖瓜子的小伙叫做金哥走来，公子便问：“那是一秤金的门？”金哥说：“大叔莫不是要耍？我引你去。”王定便道：“我家相公不嫖，莫错认了。”公子说：“但求一见。”那金哥就报与老鸨知道，老鸨慌忙出来迎接，请进待茶。王定见老鸨留茶，心下慌张，说：“三叔可回去罢！”老鸨听说，问道：“这位何人？”公子说：“是小价。”鸨子道：“大哥，你也进来吃茶去，怎么这等小器！”公子道：“休要听他。”跟着老鸨往里就走。王定道：“三叔不要进去，俺老爷知道，可不干我事。”在后边自言自语，公子那里听他，竟到了里面坐下。老鸨叫丫头看茶。茶罢，老鸨便问：“客官贵姓？”公子道：“学生姓王，家父是礼部正堂。”老鸨听说，拜道：“不知贵公子，失瞻休罪。”公子道：“不碍，休要计较。久闻令爱玉堂春大名，特来相访。”老鸨道：“昨有一位客官，要梳拢小女，送一百两财礼，不曾许他。”公子道：“一百两财礼小哉！学生不敢夸大话，除了当今皇上，往下也数家父。就是家祖，也做过侍郎。”老鸨听说，心中暗喜。便叫：“翠红，请三姐出来见尊客！”翠红去不多时，回话道：“三姐身子不健，辞了罢。”老鸨起身带笑说：“小女从幼养娇了，直待老婢自去唤他。”王定在傍喉急，又说：“他不出来就罢了，莫又去唤。”老鸨不听其言，走进房中，叫：“三姐，我的儿，你时运到了！今有王尚书的公子特慕你而来。”玉堂春低头不语，慌得那鸨儿便叫：“我儿，王公子好个标致人物，年纪不

上十六七岁，囊中广有金银。你若打得上这个主儿，不但名声好听，也勾你一世受用。”玉姐听说，即时打扮，来见公子。临行，老鸨又说：“我儿，用心奉承，不要怠慢他。”玉姐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公子看玉堂春果然生得好：鬓挽乌云，眉弯新月；肌凝瑞雪，脸衬朝霞。袖中玉笋尖尖，裙下金莲窄窄。雅淡梳妆偏有韵，不施脂粉自多姿。便数尽满院名姝，总输他十分春色。

玉姐偷看公子，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红，身段风流，衣裳清楚，心中也是暗喜。当下玉姐拜了公子。老鸨就说：“此非贵客坐处，请到书房小叙。”公子相让，进入书房，果然收拾得精致，明窗净几，古画古炉。公子却无心细看，一心只对着玉姐。鸨儿帮衬，教女儿推着公子肩下坐了，分付丫环摆酒。王定听见摆酒，一发着忙，连声催促三叔回去。老鸨丢个眼色与丫头：“请这大哥到房里吃酒。”翠香、翠红道：“姐夫请进房里，我和你吃钟喜酒。”王定本不肯去，被翠红二人，拖拖拽拽进去坐了，甜言美语，劝了几杯酒。初时还是勉强，以后吃得热闹，连王定也忘怀了，索性放落了心，且偷快乐。

正饮酒中间，听得传语公子叫王定。王定忙到书房，只见杯盘罗列，本司自有答应乐人，奏动乐器，公子开怀乐饮。王定走近身边，公子附耳低言：“你到下处取二百两银子，四匹尺头，再带散碎银二十两，到这里来。”王定道：“三叔要这许多银子何用？”公子道：“不要你闲管。”王定没奈何，只得来到下处，开了皮箱，取出五十两元宝四个，并尺头、碎银，再到本司院说：“三叔，有了。”公子看也不看，都教送与鸨儿，说：“银两、尺头，权为令爱初会之礼。这二十两碎银，把做赏人杂用。”王定只道公子要讨那三姐回去，用许多银子；

听说只当初会之礼，吓得舌头吐出三寸。却说鸨儿一见许多东西，就叫丫头转过一张空桌。王定将银子、尺头，放在桌上，鸨儿假意谦让了一回，叫玉姐：“我儿，拜谢了公子。”又说：“今日是王公子，明日就是王姐夫了。”叫丫头收了礼物进去：“小女房中还备得有小酌，请公子开怀畅饮。”公子与玉姐肉手相搀，同至香房，只见围屏小桌，果品珍羞，俱已摆设完备。公子上坐，鸨儿自弹弦子，玉堂春清唱侑酒。弄得三官骨松筋痒，神荡魂迷。王定见天色晚了，不见三官动身，连催了几次。丫头受鸨儿之命，不与他传。王定又不得进房，等了一个黄昏，翠红要留他宿歇，王定不肯，自回下处去了。公子直饮到二鼓方散。玉堂春殷勤伏侍公子上床，解衣就寝，真个男贪女爱，倒凤颠鸾，彻夜交情，不在话下。

天明，鸨儿叫厨下摆酒煮汤，自进香房，追红讨喜，叫一声：“王姐夫，可喜！可喜！”丫头、小厮都来磕头。公子分付王定，每人赏银一两。翠香、翠红各赏衣服一套，折钗银三两。王定早晨本要来接公子回寓，见他撒漫使钱，有不然之色。公子暗想：“在这奴才手里讨针线，好不爽利，索性将皮箱搬到院里，自家便当。”鸨儿见皮箱来了，愈加奉承。真个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不觉住了一个多月。老鸨要生心科派，设一大席酒，搬戏演乐，专请三官、玉姐二人赴席。鸨子举杯敬公子说：“王姐夫，我女儿与你成了夫妇，地久天长，凡家中事务，望乞扶持。”那三官心里只怕鸨子心里不自在，看那银子犹如粪土，凭老鸨说谎，欠下许多债负，都替他还。又打若干首饰酒器，做若干衣服，又许他改造房子。又造百花楼一座，与玉堂春做卧房。随其科派，件件许了。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急得家人王定手足无措，三回五次，催他回去。三官初时含糊答应，以后逼急了，反将王定痛骂。王定没奈何，只得到求玉姐劝他。玉姐素知虔婆利害，也来苦劝公子道：“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有几时红？’你一日无钱，他番了脸来，就不认得你。”三官此时手内还有钱钞，那里信他这话。王定暗想：“心爱的人还不听他，我劝他则甚？”又想：“老爷若知此事，如何了得！不如回家报与老爷知道，凭他怎么裁处，与我无干。”王定乃对三官说：“我在北京无用，先回去罢！”三官正厌王定多管，巴不得他开身，说：“王定，你去时，我与你十两盘费，你到家中禀老爷，只说帐未完，三叔先使我来问安。”玉姐也送五两，鸨子也送五两。王定拜别三官而去。正是：

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

且说三官被酒色迷住，不想回家，光阴似箭，不觉一年。亡八淫妇，终日科派。莫说上头、做生、讨粉头、买丫环，连亡八的寿坟都打得到，三官手内财空。亡八一见无钱，凡事疏淡，不照常答应奉承。又住了半月，一家大小作闹起来。老鸨对玉姐说：“‘有钱便是本司院，无钱便是养济院。’王公子没钱了，还留在此做甚！那曾见本司院举了节妇，你却呆守那穷鬼做甚？”玉姐听说，只当耳边之风。一日三官下楼往外去了，丫头来报与鸨子。鸨子叫玉堂春下来：“我问你，几时打发王三起身？”玉姐见话不投机，复身向楼上便走。鸨子随即跟上楼来，说：“奴才，不理我么？”玉姐说：“你们这等没天理，

王公子三万两银子，俱送在我家。若不是他时，我家东也欠债，西也欠债，焉有今日这等足用？”鸨子怒发，一头撞去，高叫：“三儿打娘哩！”亡八听见，不分是非，便拿了皮鞭，赶上楼来，将玉姐攆跌在楼上，举鞭乱打，打得髻偏发乱，血泪交流。

且说三官在午门外，与朋友相叙，忽然面热肉颤，心下怀疑，即辞归，径走上百花楼。看见玉姐如此模样，心如刀割，慌忙抚摩，问其缘故。玉姐睁开双眼，看见三官，强把精神挣着说：“俺的家务事，与你无干！”三官说：“冤家，你为我受打，还说无干？明日辞去，免得累你受苦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当初劝你回去，你却不依我。如今孤身在此，盘缠又无，三千馀里，怎生去得？我如何放得心？你若不能还乡，流落在外，又不如忍气且住几日。”三官听说，闷倒在地。玉姐近前抱住公子，说：“哥哥，你今后休要下楼去，看那亡八、淫妇怎么样行来？”三官说：“欲待回家，难见父母兄嫂；待不去，又受不得亡八冷言热语。我又舍不得你，待住，那亡八、淫妇只管打你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打不打你休管他，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女夫妻，你岂可一旦别了我！”看看天色又晚，房中往常时丫头秉灯上来，今日火也不与了。玉姐见三官痛伤，用手扯到床上睡了，一递一声长吁短气。三官与玉姐说：“不如我去罢！再接有钱的客官，省你受气。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，那亡八、淫妇，任他打我，你好歹休要起身。哥哥在时，奴命在，你真个要去，我只一死。”二人直哭到天明。起来，无人与他碗水。玉姐叫丫头：“拿钟茶来与你姐夫吃。”鸨子听见，高声大骂：“大胆奴才，少打。叫小三自家来取。”那丫头、小厮都不敢来。玉姐无奈，只得自己下楼，到厨下盛碗饭，泪滴滴自拿上楼去，说：“哥哥，你吃饭来。”公子才要吃，又听

得下边骂，待不吃，玉姐又劝。公子方才吃得一口，那淫妇在楼下说：“小三，大胆奴才，那有巧媳妇做出无米粥？”三官分明听得他话，只索隐忍。正是：

囊中有物精神旺，手内无钱面目惭。

却说亡八恼恨玉姐，待要打他，倘或打伤了，难教他挣钱；待不打他，他又恋着王小三。十分逼的小三极了，他是个酒色迷了的人，一时他寻个自尽，倘或尚书老爷差人来接，那时把泥做也不干。左思右算，无计可施。鸨子说：“我自有妙法，叫他离咱们去。明日是你妹子生日，如此如此，唤做‘倒房计’。”亡八说：“到也好。”鸨子叫丫头楼上问：“姐夫吃了饭还没有？”鸨子上楼来说：“休怪！俺家务事，与姐夫不相干。”又照常摆上了酒。吃酒中间，老鸨忙陪笑道：“三姐，明日是你姑娘生日，你可禀王姐夫，封上人情，送去与他。”玉姐当晚封下礼物。第二日清晨，老鸨说：“王姐夫早起来，趁凉可送人情到姑娘家去。”大小都离司院，将半里，老鸨故意吃一惊，说：“王姐夫，我忘了锁门，你回去把门锁上。”公子不知鸨子用计，回来锁门不题。

且说亡八从那小巷转过来，叫：“三姐，头上吊了簪子。”哄的玉姐回头，那亡八把头口打了两鞭，顺小巷流水出城去了。三官回院，锁了房门，忙往外赶，看不见玉姐，遇着一伙人，公子躬身便问：“列位曾见一起男女，往那里去了？”那伙人不是好人，却是短路的。见三官衣服齐整，心生一计，说：“才往芦苇西边去了。”三官说：“多谢列位。”公子往芦苇里就走。这人哄的三官往芦苇里去了，即忙走在前面等着。

三官至近，跳起来喝一声，却去扯住三官，齐下手剥去衣服帽子，拿绳子捆在地上。三官手足难挣，昏昏沉沉，捱到天明，还只想了玉堂春，说：“姐姐，你不知在何处去，那知我在此受苦！”

不说公子有难，且说亡八、淫妇拐着玉姐，一日走了一百二十里地，野店安下。玉姐明知中了亡八之计，路上牵挂三官，泪不停滴。

再说三官在芦苇里，口口声声叫救命。许多乡老近前看见，把公子解了绳子，就问：“你是那里人？”三官害羞，不说是公子，也不说嫖玉堂春，浑身上下又无衣服，眼中吊泪说：“列位大叔，小人是河南人，来此小买卖，不幸遇着歹人，将一身衣服尽剥去了，盘费一文也无。”众人见公子年少，舍了几件衣服与他，又与了他一顶帽子。三官谢了众人，拾起破衣穿了，拿破帽子戴了。又不见玉姐，又没了一个钱，还进北京来，顺着房檐，低着头，从早至黑，水也没得口，三官饿的眼黄，到天晚寻宿，又没人家下他。有人说：“想你这个模样子，谁家下你？你如今可到总铺门口去，有觅人打梆子，早晚勤谨，可以度日。”三官径至总铺门首，只见一个地方来雇人打更。三官向前叫：“大叔，我打头更。”地方便问：“你姓甚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是王小三。”地方说：“你打二更罢！失了更，短了筹，不与你钱，还要打哩！”三官是个自在惯了的人，贪睡了，晚间把更失了。地方骂：“小三，你这狗骨头，也没造化吃这自在饭，快着走。”三官自思无路，乃到孤老院里去存身。正是：

一般院子里，苦乐不相同。

却说那亡八、鴛子，说：“咱来了一个月，想那王三必回家去了，咱们回去罢。”收拾行李，回到本司院。只有玉姐每日思想公子，寝食俱废。鴛子上楼来，苦苦劝说：“我的儿，那王三已是往家去了，你还想他怎么？北京城内多少王孙公子，你只是想着王三不接客，你可知道我的性子，自讨分晓，我再不说你了。”说罢自去了。玉姐泪如雨滴，想王顺卿手内无半文钱，不知怎生去了？“你要去时，也通个信息，免使我苏三常常挂牵。不知何日再得与你相见。”

不说玉姐想公子，且说公子在北京院讨饭度日。北京大街上有个高手王银匠，曾在王尚书处打过酒器。公子在虔婆家打首饰物件，都用着他。一日往孤老院过，忽然看见公子，吓了一跳，上前扯住，叫：“三叔！你怎么这等模样？”三官从头像说了一遍，王银匠说：“自古狠心亡八！三叔，你今到寒家，清茶淡饭，暂住几日，等你老爷使人来接你。”三官听说大喜，随跟至王匠家中。王匠敬他是尚书公子，尽礼管待，也住了半月有馀。他媳妇见短，不见尚书家来接，只道丈夫说谎，乘着丈夫上街，便发说话：“自家一窝子男女，那有闲饭养他人；好意留吃几日，各人要自达时务，终不然在此养老送终。”三官受气不过，低着头，顺着房檐往外出来，信步而行。走至关王庙，猛省关圣最灵，何不诉他？乃进庙，跪于神前，诉以亡八、鴛儿负心之事。拜祷良久，起来闲看两廊画的三国功劳。

却说庙门外街上，有一个小伙儿叫云：“本京瓜子，一分一桶；高邮鸭蛋，半分一个。”此人是谁？是卖瓜子的金哥。金哥说道：“原来是年景消疏，买卖不济。当时本司院有王三叔在时，一时照顾二百钱瓜子，转的来，我父母吃不了。自从三叔回家去了，如今谁买这物？二三日不曾发市，怎么过？我

到庙里歇歇再走。”金哥进庙里来，把盘子放在供桌上，跪下磕了头。三官却认得是金哥，无颜见他，双手掩面，坐于门限侧边。金哥磕了头，起来，也来门限上坐下。三官只道金哥出庙去了，放下手来，却被金哥认出，说：“三叔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三官含羞带泪，将前事道了一遍。金哥说：“三叔休哭，我请你吃些饭。”三官说：“我得了饭。”金哥又问：“你这两日，没见你三婶来？”三官说：“久不相见了！金哥，我烦你到本司院密密的与三婶说，我如今这等穷，看他怎么说，回来复我。”金哥应允，端起盘，往外就走。三官又说：“你到那里看风色，他若想我，你便题我在这里如此。若无真心疼我，你便休话，也来回我。他这人家有钱的另一样待，无钱的另一样待。”金哥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辞了三官，往院里来，在于楼外边立着。

说那玉姐手托香腮，将汗巾拭泪，声声只叫：“王顺卿，我的哥哥！你不知在那里去了？”金哥说：“呀，真个想三叔哩！”咳嗽一声，玉姐听见问：“外边是谁？”金哥上楼来，说：“是我。我来买瓜子与你老人家磕哩！”玉姐眼中吊泪，说：“金哥，纵有羊羔美酒，吃不下，那有心绪磕瓜仁！”金哥说：“三婶，你这两日怎么淡了？”玉姐不理。金哥又问：“你想三叔，还想谁？你对我说，我与你接去。”玉姐说：“我自三叔去后，朝朝思想，那里又有谁来？我曾记得一辈古人。”金哥说：“是谁？”玉姐说：“昔有个亚仙女，郑元和为他黄金使尽，去打莲花落。后来收心勤读诗书，一举成名。那亚仙风月场中显大名。我常怀亚仙之心，怎得三叔他像郑元和方好。”金哥听说，口中不语，心内自思：“王三到也与郑元和相像了，虽不打莲花落，也在孤老院讨饭吃。”金哥乃低

低把三婶叫了一声，说：“三叔如今在庙中安歇，叫我密密的报与你，济他些盘费，好上南京。”玉姐唬了一惊：“金哥休要哄我。”金哥说：“三婶，你不信，跟我到庙中看看去。”玉姐说：“这里到庙中有多少远？”金哥说：“这里到庙中有三里地。”玉姐说：“怎么敢去？”又问：“三叔还有甚话？”金哥说：“只是少银子钱使用，并没甚话。”玉姐说：“你去对三叔说，十五日在庙里等我。”金哥去庙里回复三官，就送三官到王匠家中，“倘若他家不留你，就到我家去。”幸得王匠回家，又留住了公子不题。

却说老鸨又问：“三姐！你这两日不吃饭，还是想着王三哩！你想他，他不想你。我儿好痴，我与你寻个比王三强的，你也新鲜些。”玉姐说：“娘！我心里一件事不得停当。”鸨子说：“你有甚么事？”玉姐说：“我当初要王三的银子，黑夜与他说话，指着城隍爷爷说誓，如今待我还了愿，就接别人。”老鸨问：“几时去还愿？”玉姐道：“十五日去罢。”老鸨甚喜，预先备下香烛纸马。等到十五日，天未明，就叫丫头起来：“你与姐姐烧下水洗脸。”玉姐也怀心，起来梳洗，收拾私房银两，并钗钏首饰之类，叫丫头拿着纸马，径往城隍庙里去。进的庙来，天还未明，不见三官在那里。那晓得三官却躲在东廊下相等。先已看见玉姐，咳嗽一声。玉姐就知，叫丫头烧了纸马，“你先去，我两边看看十帝阎君。”玉姐叫了丫头转身，径来东廊下寻三官。三官见了玉姐，羞面通红。玉姐叫声：“哥哥王顺卿，怎么这等模样？”两下抱头而哭。玉姐将所带有二百两银子东西，付与三官，叫他置办衣帽，买骡子，再到院里来，“你只说是从南京才到，休负奴言。”二人含泪各别。玉姐回至家中，鸨子见了，欣喜不胜，说：“我儿还了

愿了？”玉姐说：“我还了旧愿，发下新愿。”鸨子说：“我儿，你发下甚么新愿？”玉姐说：“我要再接王三，把咱一家子死的灭门绝户，天火烧了。”鸨子说：“我儿这愿，忒发得重了些。”从此欢天喜地不题。

且说三官回到王匠家，将二百两东西，递与王匠。王匠大喜，随即到了市上，买了一身衲帛衣服，粉底皂靴，绒袜，瓦楞帽子，青丝绦，真川扇，皮箱，骡马，办得齐整。把砖头瓦片，用布包裹，假充银两，放在皮箱里面。收拾打扮停当，雇了两个小厮跟随，就要起身。王匠说：“三叔！略停片时，小子置一杯酒饯行。”公子说：“不劳如此，多蒙厚爱，异日须来报恩。”三官遂上马而去。妆丰圈套入胡同，鸨子焉能不强从。亏杀玉堂垂念永，固知红粉亦英雄。

却说公子辞了王匠夫妇，径至春院门首。只见几个小乐工，都在门首说话。忽然看见三官气象一新，唬了一跳，飞风报与老鸨。老鸨听说，半晌不言：“这等事怎么处？向日三姐说，他是宦家公子，金银无数，我却不信，逐他出门去了。今日到带有金银，好不惶恐人也！”左思右想，老着脸走出来见了三官，说：“姐夫从何而至？”一手扯住马头。公子下马唱了半个喏，就要行，说：“我伙计都在船中等我。”老鸨陪笑道：“姐夫好狠心也。就是寺破僧丑，也看佛面，纵然要去，你也看看玉堂春。”公子道：“向日那几两银子值甚的，学生岂肯放在心上？我今皮箱内，见有五万银子，还有几船货物，伙计也有数十人。有王定看守在那里。”鸨子一发不肯放手了。公子恐怕掣脱了，将机就机，进到院门坐下。鸨儿分付厨下忙摆酒席接风。三官茶罢，就要走，故意攥出两锭银子来，都是五两头细丝。三官捡起，袖而藏之。鸨子又说：“我到了姑娘家，

酒也不曾吃，就问你，说你往东去了，寻不见你，寻了一个多月，俺才回家。”公子乘机便说：“亏你好心，我那时也寻不见你。王定来接我，我就回家去了。我心上也欠挂着玉姐，所以急急而来。”老鸨忙叫丫头去报玉堂春。丫头一路笑上楼来，玉姐已知公子到了，故意说：“奴才笑甚么？”丫头说：“王姐夫又来了。”玉姐故意唬了一跳，说：“你不要哄我！”不肯下楼。老鸨慌忙自来，玉姐故意回脸往里睡。鸨子说：“我的亲儿！王姐夫来了，你知道么？”玉姐也不语，连问了四五声，只不答应。这一时待要骂，又用着他。扯一把椅子拿过来，一直坐下，长吁了一声气。玉姐见他这模样，故意回过头起来，双膝跪在楼上，说：“妈妈！今日饶我这顿打。”老鸨忙扯起来说：“我儿！你还不知道，王姐夫又来了，拿有五万两花银，船上又有货物并伙计数十人，比前加倍。你可去见他，好心奉承。”玉姐道：“发下新愿了，我不去接他。”鸨子道：“我儿！发愿只当取笑。”一手挽玉姐下楼来，半路就叫：“王姐夫，三姐来了。”三官见了玉姐，冷冷的作了一揖，全不温存。老鸨便叫丫头摆桌，取酒斟上一钟，深深万福，递与王姐夫：“权当老身不是。可念三姐之情，休走别家，教人笑话。”三官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妈妈，还是我的不是。”老鸨殷勤劝酒，公子吃了几杯，叫声多扰，抽身就走。翠红一把扯住，叫：“玉姐，与俺姐夫陪个笑脸。”老鸨说：“王姐夫，你忒做绝了。丫头，把门顶了，休放你姐夫出去。”叫丫头把那行李抬在百花楼去。就要楼下重设酒席，笙琴细乐，又来奉承。吃了半更，老鸨说：“我先去了，让你夫妻二人叙话。”三官、玉姐正中其意，携手登楼。如同久旱逢甘雨，好似他乡遇故知。

二人一晚叙话，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寞寂恨更长。

不觉鼓打四更，公子爬将起来，说：“姐姐！我走罢！”玉姐说：“哥哥！我本欲留你多住几日，只是留君千日，终须一别。今番作急回家，再休惹闲花野草。见了二亲，用意攻书。倘或成名，也争得这一口气。”玉姐难舍王公子，公子留恋玉堂春。玉姐说：“哥哥，你到家，只怕娶了家小不念我。”三官说：“我怕你在北京另接一人，我再来也无益了。”玉姐说：“你指着圣贤爷说了誓愿。”两人双膝跪下。公子说：“我若南京再娶家小，五黄六月害病死了我。”玉姐说：“苏三再若接别人，铁锁长枷永不出世。”就将镜子拆开，各执一半，日后为记。玉姐说：“你败了三万两银子，空手而回，我将金银首饰器皿，都与你拿去罢。”三官说：“亡八、淫妇知道时，你怎打发他？”玉姐说：“你莫管我，我自有主意。”玉姐收拾完备，轻轻的开了楼门，送公子出去了。

天明，鸨儿起来，叫丫头烧下洗脸水，承下净口茶，“看你姐夫醒了时，送上楼去。问他要吃甚么，我好做去。若是还睡，休惊醒他。”丫头走上楼去，见摆设的器皿都没了，梳妆匣也出空了，撇在一边。揭开帐子，床上空了半边。跑下楼，叫：“妈妈罢了！”鸨子说：“奴才，慌甚么？惊着你姐夫。”丫头说：“还有甚么姐夫？不知那里去了。俺姐姐回脸往里睡着。”老鸨听说，大惊，看小厮、骡脚都去了，连忙走上楼来，喜得皮箱还在。打开看时，都是砖头瓦片。鸨儿便骂：“奴才！王三那里去了？我就打死你！为何金银器皿他都偷去了？”玉姐说：“我发过新愿了，今番不是我接他来的。”鸨子说：“你两个昨晚说了一夜说话，一定晓得他去处。”亡八就去取

皮鞭，玉姐拿个首帕，将头扎了，口里说：“待我寻王三还你。”忙下楼来，往外就走。鴛子、乐工恐怕走了，随后赶来。玉姐行至大街上，高声叫屈：“图财杀命！”只见地方都来了。鴛子说：“奴才，他到把我金银首饰尽情拐去，你还放刁！”亡八说：“由他，咱到家里算帐。”玉姐说：“不要说嘴，咱往那里去？那是我家？我同你到刑部堂上讲讲，恁家里是公侯宰相，朝郎驸马，你那里的金银器皿？万物要平个理。一个行院人家，至轻至贱，那有甚么大头面，戴往那里去坐席？王尚书公子在我家，费了三万银子，谁不知道？他去了，就开手；你昨日见他有了银子，又去哄到家里，图谋了他行李，不知将他下落在何处？列位做个证见。”说得鴛子无言可答。亡八说：“你叫王三拐去我的东西，你反来图赖我。”玉姐舍命就骂：“亡八、淫妇，你图财杀人，还要说嘴？见今皮箱都打开在你家里，银子都拿过了。那王三官不是你谋杀了是那个？”鴛子说：“他那里有甚么银子？都是砖头瓦片哄人。”玉姐说：“你亲口说带有五万银子，如何今日又说没有？”两下厮闹。众人晓得三官败过三万银子是真的，谋命的事未必，都将好言劝解。玉姐说：“列位，你既劝我不要到官，也得我骂他几句，出这口气。”众人说：“凭你骂罢！”玉姐骂道：“你这亡八是喂不饱的狗，鴛子是填不满的坑。不肯思量做生理，只是排局骗别人。奉承尽是天罗网，说话皆是陷人坑。只图你家长兴旺，那管他人贫不贫。八百好钱买了我，与你挣了多少银。我父叫做周彦亨，大同城里有名人。买良为贱该甚罪？兴贩人口问充军。哄诱良家子弟犹自可，图财杀命罪非轻！你一家万分无天理，我且说你两三分。”

众人说：“玉姐，骂得勾了。”鴛子说：“让你骂许多时，

如今该回去了。”玉姐说：“要我回去，须立个文书执照与我。”众人说：“文书如何写？”玉姐说：“要写‘不合买良为娼，及图财杀命’等话。”亡八那里肯写。玉姐又叫起屈来。众人说：“买良为娼，也是门户常事。那人命事不的实，却难招认。我们只主张写个赎身文书与你罢！”亡八还不肯。众人说：“你莫说别项，只王公子三万银子也勾买三百个粉头了。玉姐左右心不向你了，舍了他罢！”众人都到酒店里面，讨了一张绵纸，一人念，一人写，只要亡八、鴛子押花。玉姐道：“若写得不公道，我就扯碎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还你停当。”写道：“立文书本司乐户苏淮，同妻一秤金，向将钱八百文，讨大同府人周彦亨女玉堂春在家，本望接客靠老，奈女不愿为娼……”写到“不愿为娼”，玉姐说：“这句就是了。须要写收过王公子财礼银三万两。”亡八道：“三儿，你也拿些公道出来，这一年多费用去了，难道也算？”众人道：“只写二万罢。”又写道：“……有南京公子王顺卿，与女相爱，淮得过银二万两，凭众议作赎身财礼。今后听凭玉堂春嫁人，并与本户无干。立此为照。”后写“正德年月日，立文书乐户苏淮同妻一秤金”。见人有十余人，众人先押了花。苏淮只得也押了，一秤金也画个十字。玉姐收讫。又说：“列位老爹！我还有一件事，要先讲个明。”众人曰：“又是甚事？”玉姐曰：“那百花楼，原是王公子盖的，拨与我住。丫头原是公子买的，要叫两个来伏侍我。以后米面、柴薪、菜蔬等项，须是一一供给，不许勒短少，直待我嫁人方止。”众人说：“这事都依着你。”玉姐辞谢先回。亡八又请众人吃过酒饭方散。正是：

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话说公子在路，夜住晓行，不数日，来到金陵自家门首下马。王定看见，唬了一惊。上前把马扯住，进的里面。三官坐下，王定一家拜见了。三官就问：“我老爷安么？”王定说：“安。”“大叔、二叔、姑爷、姑娘何如？”王定说：“俱安。”又问：“你听得老爷说我家来，他要怎么处？”王定不言，长吁一口气，只看看天。三官就知其意：“你不言语，想是老爷要打死我。”王定说：“三叔，老爷誓不留你，今番不要见老爷了，私去看看老奶奶和姐姐、兄嫂，讨些盘费，他方去安身罢！”公子又问：“老爷这二年，与何人相厚？央他来与我说个人情。”王定说：“无人敢说。只除是姑娘、姑爹，意思间稍题题，也不敢直说。”三官道：“王定，你去请姑爹来，我与他讲这件事。”王定即时去请刘斋长、何上舍到来。叙礼毕，何、刘二位说：“三舅，你在此，等俺两个与咱爷讲过，使人来叫你。若不依时，捎信与你，作速逃命。”

二人说罢，竟往潭府来见了王尚书。坐下，茶罢，王爷问何上舍：“田庄好么？”上舍答道：“好！”王爷又问刘斋长：“学业何如？”答说：“不敢，连日有事，不得读书。”王爷笑道：“‘读书过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’秀才将何为本？‘家无读书子，官从何处来？’今后须宜勤学，不可将光阴错过。”刘斋长唯唯谢教。何上舍问：“客位前这墙几时筑的？一向不见。”王爷笑曰：“我年大了，无多田产，日后恐怕大的二的争竞，预先分为两分。”二人笑说：“三分家事，如何只做两分？三官回来，叫他那里住？”王爷闻说，心中大恼：“老夫平生两个小儿，那里又有第三个？”二人齐声叫：“爷，你如何不疼三官王景隆？当初还是爷不是，托他在北京讨帐，无有一个去接寻。休说三官十六七岁，北京是花柳之所；就是久

惯江湖，也迷了心。”二人双膝跪下，吊下泪来。王爷听说：“没下稍的狗畜生，不知死在那里了，再休题起了！”正说间，二位姑娘也到。众人都知三官到家，只哄着王爷一人。王爷说：“今日不请都来，想必有甚事情？”即叫家奴摆酒。何静庵欠身打一躬曰：“你闺女昨晚作一梦，梦三官王景隆身上蓝缕，叫他姐姐救他性命。三更鼓做了这个梦，半夜捶床捣枕哭到天明，埋怨着我不接三官，今日特来问问三舅的信音。”刘心斋亦说：“自三舅在京，我夫妇日夜不安，今我与姨夫凑些盘费，明日起身去接他回来。”王爷含泪道：“贤婿，家中还有两个儿子，无他又待怎生？”何、刘二人往外就走。王爷向前扯住问：“贤婿何故起身？”二人说：“爷撒手，你家亲生子还是如此，何况我女婿也？”大小儿女放声大哭，两个哥哥一齐下跪，女婿也跪在地上，奶奶在后边吊下泪来。引得王爷心动，亦哭起来。

王定跑出来说：“三叔，如今老爷在那里哭你，你好过去见老爷，不要待等恼了。”王定推着公子进前厅跪下说：“爹爹！不孝儿王景隆今日回了。”那王爷两手擦了泪眼，说：“那无耻畜生，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。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，偶与畜生面庞厮像，假充畜生来家，哄骗我财物，可叫小厮拿送三法司问罪！”那公子往外就走。二位姐姐赶至二门首拦住，说：“短命的，你待往那里去？”三官说：“二位姐姐，开放条路与我逃命罢！”二位姐姐不肯撒手，推至前来双膝跪下，两个姐姐手指说：“短命的！娘为你痛得肝肠碎，一家大小为你哭得眼花，那个不牵挂！”众人哭在伤情处，王爷一声喝住众人不要哭，说：“我依着二位姐夫，收了这畜生，可叫我怎么处他？”众人说：“消消气再处。”王爷摇头。奶奶说：

“凭我打罢。”王爷说：“可打多少？”众人说：“任爷爷打多少。”王爷道：“须依我说，不可阻我，要打一百。”大姐、二姐跪下说：“爹爹严命，不敢阻挡，容你儿代替罢！”大哥、二哥每人替上二十，大姐、二姐每人亦替二十。王爷说：“打他二十。”大姐、二姐说：“叫他姐夫也替他二十，只看他这等黄瘦，一棍打在哪里？等他膘满肉肥，那时打他不迟。”王爷笑道：“我儿，你也说得是。想这畜生，天理已绝，良心已丧，打他何益？我问你：‘家无生活计，不怕斗量金。’我如今又不做官了，无处挣钱，作何生意以为糊口之计？要做买卖，我又无本钱与你。二位姐夫问他那银子还有多少？”何、刘便问：“三舅银子还有多少？”王定抬过皮箱打开，尽是金银首饰器皿等物。王爷大怒，骂：“狗畜生！你在哪里偷的这东西？快写首状，休要玷辱了门庭。”三官高叫：“我爹爹息怒，听不肖儿一言。”遂将初遇玉堂春，后来被鸨儿如何哄骗尽了，如何亏了王银匠收留，又亏了金哥报信，玉堂春私将银两赠我回乡，这些首饰器皿，皆玉堂春所赠，备细述了一遍。王爷说，骂道：“无耻狗畜生！自家三万银子都花了，却要娼妇的东西，可不羞杀了人。”三官说：“儿不曾强要他的，是他情愿与我的。”王爷说：“这也罢了，看你姐夫面上，与你一个庄子，你自去耕地布种。”公子不言。王爷怒道：“王景隆，你不言怎么说？”公子说：“这事不是孩儿做的。”王爷说：“这事不是你做的，你还去嫖院罢！”三官说：“儿要读书。”王爷笑曰：“你已放荡了，心猿意马，读甚么书？”公子说：“孩儿此回笃志用心读书。”王爷说：“既知读书好，缘何这等胡为？”何静庵立起身来说：“三舅受了艰难苦楚，这下来改过迁善，料想要用心读书。”王爷说：“就依你众人说，送他到

书房里去，叫两个小厮去伏侍他。”即时就叫小厮送三官往书院里去。两个姐夫又来说：“三舅久别，望老爷留住他，与小婿共饮则可。”王爷说：“贤婿，你如此乃非教子之方，休要纵他。”二人道：“老爷言之最善。”于是翁婿大家痛饮，尽醉方归。这一出父子相会，分明是：月被云遮重露彩，花遭霜打又逢春。

却说公子进了书院，清清独坐，只见满架诗书，笔山砚海。叹道：“书呵！相别日久，且是生涩。欲待不看，焉得一举成名，却不辜负了玉姐言语；欲待读书，心猿放荡，意马难收。”公子寻思一会，拿着书来读了一会，心下只是想着玉堂春。忽然鼻闻甚气，耳闻甚声，乃问书童道：“你闻这书里甚么气？听听甚么响？”书童说：“三叔，俱没有。”公子道：“没有？呀，原来鼻闻乃是脂粉气，耳听即是筝板声。”公子一时思想起来：“玉姐当初嘱付我，是甚么话来？叫我用心读书。我如今未曾读书，心意还丢他不下，坐不安，寝不宁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梳洗无心，神思恍惚。”公子自思：“可怎么处他？”走出门来，只见大门上挂着一联对子：“十年受尽窗前苦，一举成名天下闻。”“这是我公公作下的对联。他中举会试，官到侍郎。后来咱爹爹在此读书，官到尚书。我今在此读书，亦要攀龙附凤，以继前人之志。”又见二门上有一联对子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”公子急回书房，看见《风月机关》、《洞房春意》，公子自思：“乃是此二书乱了我的心。”将一火而焚之。破镜分钗，俱将收了。心中回转，发志勤学。

一日书房无火，书童往外取火。王爷正坐，叫书童。书童近前跪下。王爷便问：“三叔这一会用功不曾？”书童说：“禀老爷得知，我三叔先时通不读书，胡思乱想，体瘦如柴。

这半年整日读书，晚上读至三更方才睡，五更就起，直至饭后，方才梳洗，口虽吃饭，眼不离书。”王爷道：“奴才！你好说谎，我亲自去看他。”书童叫：“三叔，老爷来了。”公子从从容容迎接父亲，王爷暗喜。观他行步安详，可以见他学问，王爷正面坐下，公子拜见。王爷曰：“我限的书你看了不曾？我出的题你做了多少？”公子说：“爹爹严命，限儿的书都看了，题目都做完了，但有馀力旁观子史。”王爷说：“拿文字来我看。”公子取出文字。王爷看他所作文课，一篇强如一篇，心中甚喜，叫：“景隆，去应个儒士科举罢！”公子说：“儿读了几日书，敢望中举？”王爷说：“一遭中了虽多，两遭中了甚广。出去观观场，下科好中。”王爷就写书与提学察院，许公子科举。竟到八月初九日，进过头场，写出文字与父亲看。王爷喜道：“这七篇，中有何难？”到二场三场俱完，王爷又看他后场，喜道：“不在散举，决是魁解。”

话分两头。却说玉姐自上了百花楼，从不下梯。是日闷倦，叫丫头：“拿棋子过来，我与你下盘棋。”丫头说：“我不会下。”玉姐说：“你会打双陆么？”丫头说：“也不会。”玉姐将棋盘、双陆一皆撒在楼板上。丫头见玉姐眼中吊泪，即忙掇过饭来，说：“姐姐，自从昨晚没用饭，你吃个点心。”玉姐拿过分为两半。右手拿一块吃，左手拿一块与公子。丫头欲接又不敢接。玉姐猛然睁眼见不是公子，将那一块点心掉在楼板上。丫头又忙掇过一碗汤来，说：“饭干燥，吃些汤罢！”玉姐刚呷得一口，泪如涌泉，放下了，问：“外边是甚么响？”丫头说：“今日中秋佳节，人人玩月，处处笙歌，俺家翠香、翠红姐都有客哩！”玉姐听说，口虽不言，心中自思：“哥哥今已去了一年了。”叫丫头拿过镜子来照了一照，猛然唬了一

跳：“如何瘦的我这模样？”把那镜丢在床上，长吁短叹，走至楼门前，叫丫头：“拿椅子过来，我在这里坐一坐。”坐得多时，只见明月高升，谯楼敲转，玉姐叫丫头：“你可收拾香烛过来，今日八月十五日，乃是你姐夫进三场日子，我烧一炷香保佑他。”玉姐下楼来，当天并跪下，说：“天地神明，今日八月十五日，我哥王景隆进了三场，愿他早占鳌头，名扬四海。”祝罢，深深拜了四拜。有诗为证：

对月烧香祷告天，何时得泄腹中冤。
王郎有日登金榜，不枉今生结好缘。

却说西楼上有个客人，乃山西平阳府洪同县人，拿有整万银子，来北京贩马。这人姓沈名洪，因闻玉堂春大名，特来相访。老鸨见他有钱，把翠香打扮当作玉姐，相交数日，沈洪方知不是，苦求一见。是夜丫头下楼取火，与玉姐烧香。小翠红忍不住多嘴，就说了；“沈姐夫，你每日间想玉姐，今夜下楼，在天井内烧香，我和你悄悄地张他。”沈洪将三钱银子买嘱了丫头，悄然跟到楼下，月明中，看得仔细。等他拜罢，趋出唱喏。玉姐大惊，问：“是甚么人？”答道：“在下是山西沈洪，有数万本钱，在此贩马，久慕玉姐大名，未得面睹。今日得见，如拨云雾见青天。望玉姐不弃，同到西楼一会。”玉姐怒道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今当夤夜，何故自夸财势，妄生事端？”沈洪又哀告道：“王三官也只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。他有钱，我亦有钱，那些儿强似我？”说罢，就上前要搂抱玉姐，被玉姐照脸啐一口，急急上楼关了门，骂丫头：“好大胆，如何放这野狗进来？”沈洪没意思自去了。玉姐思想起来，分明是小

翠香、小翠红这两个奴才报他。又骂：“小淫妇，小贱人，你接着得意孤老也好了，怎该来罗唆我？”骂了一顿，放声悲哭：“但得我哥哥在时，那个奴才敢调戏我！”又气又苦，越想越毒。正是：

可人去后无日见，俗子来时不待招。

却说三官在南京乡试终场，闲坐无事，每日只想玉姐。南京一般也有本司院，公子再不去走。到了二十九关榜之日，公子想到三更以后，方才睡着。外边报喜的说：“王景隆中了第四名。”三官梦中闻信，起来梳洗，扬鞭上马。前拥后簇，去赴鹿鸣宴。父母，兄嫂、姐夫、姐姐，喜做一团。连日做庆贺筵席。公子谢了主考，辞了提学，坟前祭扫了，起了文书：“禀父母得知，儿要早些赴京，到僻静去处安下，看书数月，好入会试。”父母明知公子本意牵挂玉堂春，中了举，只得依从。叫大哥、二哥来：“景隆赴京会试，昨日祭扫，有多少人情？”大哥说：“不过三百两。”王爷道：“那只勾他人情的，分外再与他一二百两拿去。”二哥说：“禀上爹爹，用不得许多银子。”王爷说：“你那知道，我那同年门生，在京颇多，往返交接，非钱不行。等他手中宽裕，读书也有兴。”叫景隆收拾行装，有知心同年，约上两三位。分付家人到张先生家看了良辰。公子恨不的一时就到北京，邀了几个朋友，雇了一只船，即时拜了父母，辞别兄嫂。两个姐夫邀亲朋至十里长亭，酌酒作别。公子上的船来，手舞足蹈，莫知所之。众人不解其意，他心里只想着玉姐玉堂春。不则一日，到了济宁府，舍舟起岸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沈洪自从中秋夜见了玉姐，到如今朝思暮想，废寝忘餐，叫声：“二位贤姐，只为这冤家害的我一丝两气，七颠八倒，望二位可怜我孤身在外，举眼无亲，替我劝化玉姐，叫他相会一面，虽死在九泉之下，也不敢忘了二位活命之恩。”说罢，双膝跪下。翠香、翠红说：“沈姐夫，你且起来，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这话。你不见中秋夜骂的我们不耐烦。等俺妈妈来，你央浼他。”沈洪说：“二位贤姐，替我请出妈妈来。”翠香姐说：“你跪着我，再磕一百二十个大响头。”沈洪慌忙跪下磕头。翠香即时就去，将沈洪说的言语述与老鸨。老鸨到西楼见了沈洪，问：“沈姐夫唤老身何事？”沈洪说：“别无他事，只为不得玉堂春到手。你若帮衬我成就了此事，休说金银，便是杀身难保。”老鸨听说，口内不言，心中自思：“我如今若许了他，倘三儿不肯，教我如何？若不许他，怎哄出他的银子？”沈洪见老鸨踌躇不语，便看翠红。翠红丢了一个眼色，走下楼来，沈洪即跟他下去。翠红说：“常言‘姐爱俏，鸨爱钞’。你多拿些银子出来打动他，不愁他不用心。他是使大钱的人，若少了，他不放在眼里。”沈洪说：“要多少？”翠香说：“不要少了！就把一千两与他，方才成得此事。”也是沈洪命运该败，浑如鬼迷一般，即依着翠香，就拿一千两银子来，叫：“妈妈，财礼在此。”老鸨说：“这银子，老身权收下，你却不要性急，待老身慢慢的喂他。”沈洪拜谢说：“小子悬悬而望。”正是：

请下烟花诸葛亮，欲图风月玉堂春。

且说十三省乡试榜都到午门外张挂，王银匠邀金哥说：

“王三官不知中了不曾？”两个跑在午门外南直隶榜下，看解元是《书经》，往下第四个乃王景隆。王匠说：“金哥好了，三叔已中在第四名。”金哥道：“你看看的确，怕你识不得字。”王匠说：“你说话好欺人，我读书读到《孟子》，难道这三个字也认不得，随你叫谁看。”金哥听说大喜。二人买了一本乡试录，走到本司院里去报玉堂春说：“三叔中了。”玉姐叫丫头将试录拿上楼来，展开看了，上刊“第四名王景隆”，注明“应天府儒士，《礼记》”。玉姐步出楼门，叫丫头忙排香案，拜谢天地。起来先把王匠谢了，转身又谢金哥。唬得亡八，鴛子魂不在体。商议到：“王三中了举，不久到京，白白地要了玉堂春去，可不人财两失？三儿向他孤老，决没甚好言语，搬斗是非，教他报往日之仇，此事如何了？”鴛子说：“不若先下手为强。”亡八说：“怎么样下手？”老鴛说：“咱已收了沈官人一千两银子，如今再要了他一千，贱些价钱卖与他罢。”亡八道：“三儿不肯如何？”鴛子说：“明日杀猪宰羊，买一桌纸钱，假说东岳庙看会，烧了纸，说了誓，合家从良，再不在烟花巷里。小三若闻知从良一节，必然也要往岳庙烧香。叫沈官人先安轿子，径抬往山西去。公子那时就来，不见他的情人，心下就冷了。”亡八说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即时暗暗地与沈洪商议，又要了他一千银子。

次早，丫头报与玉姐：“俺家杀猪宰羊，上岳庙哩。”玉姐问：“为何？”丫头道：“听得妈妈说：‘为王姐夫中了，恐怕他到京来报仇，今日发愿，合家从良。’”玉姐说：“是真是假？”丫头说：“当真哩！昨日沈姐夫都辞去了。如今再不接客了。”玉姐说：“既如此，你对妈妈说，我也要去烧香。”老鴛说：“三姐，你要去，快梳洗，我唤轿儿抬你。”玉姐

梳妆打扮，同老鸨出的门来。正见四个人，抬着一顶空轿。老鸨便问：“此轿是雇的？”这人说：“正是。”老鸨说：“这里到岳庙要多少雇价？”那人说：“抬去抬来，要一钱银子。”老鸨说：“只是五分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个事小，请老人家上轿。”老鸨说：“不是我坐，是我女儿要坐。”玉姐上轿，那二人抬着，不往东岳庙去，径往西门去了。走有数里，到了上高转折去处，玉姐回头，看见沈洪在后骑着个骡子。玉姐大叫一声：“呔！想是亡八、鸨子盗卖我了！”玉姐大骂：“你这些贼狗奴，抬我往那里去？”沈洪说：“往那里去？我为你去了二千两银子，买你往山西家去。”玉姐在轿中号陶大哭，骂声不绝。那轿夫抬了飞也似走。行了一日，天色已晚。沈洪寻了一座店房，排合盞美酒，指望洞房欢乐。谁知玉姐题着便骂，触着便打。沈洪见店中人多，恐怕出丑，想道：“瓮中之鳖，不怕他走了，权耐几日，到我家中，何愁不从。”于是反将好话奉承，并不去犯他。玉姐终日啼哭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公子一到北京，将行李上店，自己带两个家人，就往王银匠家，探问玉堂春消息。王匠请公子坐下：“有见成酒，且吃三杯接风，慢慢告诉。”王匠就拿酒来斟上。三官不好推辞，连饮了三杯。又问：“玉姐敢不知我来？”王匠叫：“三叔开怀，再饮三杯！”三官说：“勾了，不吃了。”王匠说：“三叔久别，多饮几杯，不要太谦。”公子又饮了几杯，问：“这几日曾见玉姐不曾？”王匠又叫：“三叔且莫问此事，再吃三杯。”公子心疑，站起说：“有甚或长或短，说个明白，休闷死我也！”王匠只是劝酒。

却说金哥在门首经过，知道公子在内，进来磕头叫喜。三官问金哥：“你三婶近日何如？”金哥年幼多嘴说：“卖了。”

三官急问说：“卖了谁？”王匠瞅了金哥一眼，金哥缩了口。公子坚执盘问，二人瞒不过，说：“三婢卖了。”公子问：“几时卖了？”王匠说：“有一个月了。”公子听说，一头撞在尘埃，二人忙扶起来。公子问金哥：“卖到哪里去了？”金哥说：“卖与山西客人沈洪去了。”三官说：“你那三婢就怎么肯去？”金哥叙出：“鸨儿假意从良，杀猪宰羊上岳庙，哄三婢同去烧香，私与沈洪约定，雇下轿子抬去，不知下落。”公子说：“亡八盗卖我玉堂春，我与他算帐！”那时叫金哥跟着，带领家人，径到本司院里，进的院门，亡八眼快，跑去躲了。公子问众丫头：“你家玉姐何在？”无人敢应。公子发怒，房中寻见老鸨，一把揪住，叫家人乱打。金哥劝住。公子就走在百花楼上，看见锦帐罗帏，越加怒恼。把箱笼尽行打碎，气得痴呆了。问：“丫头，你姐姐嫁那家去？可老实说，饶你打。”丫头说：“去烧香，不知道就偷卖了他。”公子满眼落泪，说：“冤家，不知是正妻，是偏妾？”丫头说：“他家里自有老婆。”公子听说，心中大怒，恨骂亡八、淫妇不仁不义！丫头说：“他今日嫁别人去了，还疼他怎的？”公子满眼流泪。

正说间，忽报朋友来访。金哥劝：“三叔休恼，三婢一时不在了，你纵然哭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今有许多相公在店中相访，闻公子在院中，都要来。”公子听说，恐怕朋友笑话，即便起身回店。公子心中气闷，无心应举，意欲束装回家。朋友闻知，都来劝说：“顺卿兄，功名是大事，表子是末节，那里有为表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？”公子说：“列位不知，我奋志勤学，皆为玉堂春的语言激我。冤家为我受了千辛万苦，我怎肯轻舍？”众人叫：“顺卿兄，你倘联捷，幸在彼地，见之何难？你若回家，忧虑成病，父母悬心，朋友笑耻，有何益？”三官

自思言之最当，倘或侥幸，得到山西，平生愿足矣，数言劝醒公子。会试日期已到，公子进了三场，果中金榜二甲第八名，刑部观政。三个月，选了真定府理刑官。即遣轿马迎请父母兄嫂。父母不来，回书说：“教他做官勤慎公廉，念你年长示娶，已聘刘都堂之女，不日送至任所成亲。”公子一心只想玉堂春，全不以聘娶为喜。正是：

已将路柳为连理，翻把家鸡作野鸳。

且说沈洪之妻皮氏，也有几分颜色，虽然三十馀岁，比二八少年，也还风骚。平昔间嫌老公粗蠢，不会风流，又出外日多，在家日少，皮氏色性太重，打熬不过。间壁有个监生，姓赵名昂，自幼惯走花柳场中，为人风月。近日丧偶，虽然是纳粟相公，家道已在消乏一边。一日，皮氏在后园看花，偶然撞见赵昂，彼此有心，都看上了。赵昂访知巷口做歌家的王婆，在沈家走动识熟，且是利口，善于做媒说合。乃将白银二十两，贿赂王婆，央他通脚。皮氏平昔间不良的口气，已有在王婆肚里；况且今日你贪我爱，一说一上，幽期密约，一墙之隔，梯上梯下，做就了一点不明不白的事。赵昂一者贪皮氏之色，二者要骗他钱财。枕席之间，竭力奉承。皮氏心爱赵昂，但是开口，无有不从，恨不得连家当都津贴了他。不上一年，倾囊倒篋，骗得一空。初时只推事故，暂时挪借；借去后，分毫不还。皮氏只愁老公回来盘问时，无言回答。一夜与赵昂商议，欲要跟赵昂逃走他方。赵昂道：“我又不是赤脚汉，如何走得？便走了，也不免吃官司。只除暗地谋杀了沈洪，做个长久夫妻，岂不尽美。”皮氏点头不语。

却说赵昂有心打听沈洪消息，晓得他讨了院妓玉堂春一路回来，即忙报与皮氏知道，故意将言语触恼皮氏。皮氏怨恨不

绝于声，问：“如今怎么样对付他说好？”赵昂道：“一进门时，你便数他不是，与他寻闹，叫他领着娼根另住，那时凭你安排了。我央王婆赎得些砒霜在此，觑便放在食器内，把与他两个吃。等他双死也罢，单死也罢！”皮氏说：“他好吃的是辣面。”赵昂说：“辣面内正好下药。”两人圈套已定，只等沈洪入来。

不一日，沈洪到了故乡，叫仆人和玉姐暂停门外。自己先进门，与皮氏相见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大姐休怪，我如今做了一件事。”皮氏说：“你莫不是娶了个小老婆？”沈洪说：“是了。”皮氏大怒，说：“为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孀，你却花柳快活，又带这泼淫妇回来，全无夫妻之情。你若要留这淫妇时，你自在西厅一带住下，不许来缠我；我也没福受这淫妇的拜，不要他来。”昂然说罢，啼哭起来，拍台拍凳，口里“千亡八，万淫妇”骂不绝声。沈洪劝解不得，想道：“且暂时依他言语，在西厅住几日，落得受用。等他消了时，却领玉堂春与他磕头。”沈洪只道浑家是吃醋，谁知他有了私情，又且房计空虚了，正怕老公进房，借此机会，打发他另居。正是：

你向东时我向西，各人有意自家知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玉堂春曾与王公子设誓，今番怎肯失节于沈洪？腹中一路打稿：“我若到这厌物家中，将情节哭诉他大娘子，求他做主，以全节操。慢慢的寄信与三官，教他将二千两银子来赎我去，却不好。”及到沈洪家里，闻知大娘不许相见，打发老公和他往西厅另住，不遂其计，心中又惊又苦。沈洪安排床帐在厢房，安顿了苏三。自己却去窝伴皮氏，陪吃夜饭。被皮氏三回五次催赶，沈洪说：“我去西厅时，只怕大娘着恼。”皮氏说：“你在此，我反恼；离了我眼睛，我便不恼。”沈洪唱

个淡喏，谢声“得罪”，出了房门，径望西厅而来。原来玉姐乘着沈洪不在，检出他铺盖撒在厅中，自己关上房门自睡了。任沈洪打门，那里肯开。却好皮氏叫小段名到西厅看老公睡也不曾。沈洪平日原与小段名有情，那时扯在铺上，草草合欢，也当春风一度。事毕，小段名自去了。沈洪身子困倦，一觉睡去，直至天明。

却说皮氏这一夜等赵昂不来，小段名回后，老公又睡了。番来复去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天明早起，赶下一轴面，煮熟分作两碗。皮氏悄悄把砒霜撒在面内，却将辣汁浇上，叫小段名送去西厅，“与你爹爹吃。”小段名送至西厅，叫道：“爹爹！大娘欠你，送辣面与你吃。”沈洪见是两碗，就叫：“我儿，送一碗与你二娘吃。”小段名便去敲门。玉姐在床上问：“做甚么？”小段名说：“请二娘起来吃面。”玉姐道：“我不要吃。”沈洪说：“想是你二娘还要睡，莫去闹他。”沈洪把两碗都吃了，须臾而尽。小段名收碗去了。沈洪一时肚疼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死也死也！”玉姐还只认假意，看看声音渐变，开门出来看时，只见沈洪九窍流血而死。正不知甚么缘故，慌慌的高叫：“救人！”只听得脚步响，皮氏早到，不等玉姐开言，就变过脸，故意问道：“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死了？想必你这小淫妇弄死了他，要去嫁人？”玉姐说：“那丫头送面来，叫我吃，我不要吃，并不曾开门。谁知他吃了，便肚疼死了。必是面里有些缘故。”皮氏说：“放屁！面里若有缘故，必是你这小淫妇做下的，不然，你如何先晓得这面是吃不得的，不肯吃？你说并不曾开门，如何却在门外？这谋死情由，不是你，是谁？”说罢，假哭起“养家的天”来。家中僮仆、养娘都乱做一堆。

皮氏就将三尺白布摆头，扯了玉姐往知县处叫喊。正直王知县升堂，唤进问其缘故。皮氏说：“小妇人皮氏，丈夫叫沈洪，在北京为商，用千金娶这娼妇叫做玉堂春为妾。这娼妇嫌丈夫丑陋，因吃辣面，暗将毒药放入，丈夫吃了，登时身死。望爷爷断他偿命。”王知县听罢，问：“玉堂春，你怎么说？”玉姐说：“爷爷，小妇人原籍北直隶大同府人氏，只因年岁荒旱，父亲把我卖在本司院苏家，卖了三年后，沈洪看见，娶我回家。皮氏嫉妒，暗将毒药藏在面中，毒死丈夫性命。反倚刁泼，展赖小妇人。”知县听玉姐说了一会，叫：“皮氏，想你见那男人弃旧迎新，你怀恨在心，药死亲夫，此情理或有之。”皮氏说：“爷爷！我与丈夫，从幼的夫妻，怎忍做这绝情的事。这苏氏原是不良之妇，别有个心上之人，分明是他药死，要图改嫁。望青天爷爷明镜。”知县乃叫苏氏，“你过来，我想你原系娼门，你爱那风流标致的人，想是你见丈夫丑陋，不趁你意，故此把毒药药死是实。”叫皂隶：“把苏氏与我夹起来。”玉姐说：“爷爷！小妇人虽在烟花巷里，跟了沈洪又不曾难为半分，怎下这般毒手？小妇人果有恶意，何不在半路谋害？既到了他家，他怎容得小妇人做手脚？这皮氏昨夜就赶出丈夫，不许他进房。今早的面，出于皮氏之手，小妇人并无干涉。”王知县见他二人各说有理。叫皂隶：“暂把他二人寄监，我差人访实再审。”二人进了南牢不题。

却说皮氏差人密密传与赵昂，叫他快来打点。赵昂拿着沈家银子，与刑房吏一百两，书手八十两，掌案的先生五十两，门子五十两，两班皂隶六十两，禁子每人二十两，上下打点停当。封了一千两银子，放在坛内，当酒送与王知县。知县受了。次日清晨升堂，叫皂隶把皮氏一起提出来。不多时到了，当堂

跪下。知县说：“我夜来一梦，梦见沈洪说：‘我是苏氏药死，与那皮氏无干。’”玉堂春正待分辨，知县大怒，说：“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招。”叫皂隶：“与我拶起着实打，问他招也不招？他若不招，就活活敲死。”玉姐熬刑不过，说：“愿招。”知县说：“放下刑具。”皂隶递笔与玉姐画供。知县说：“皮氏召保在外，玉堂春收监。”皂隶将玉姐手肘脚镣，带进南牢。禁子、牢头都得了赵上舍银子，将玉姐百般凌辱。只等上司详允之后就递罪状，结果他性命。正是：

安排缚虎擒龙计，断送愁鸾泣凤人。

且喜有个刑房吏，姓刘名志仁，为人正直无私，素知皮氏与赵昂有奸，都是王婆说合。数日前撞见王婆在生药铺内赎砒霜，说：“要药老鼠。”刘志仁就有些疑心。今日做出人命来，赵监生使着沈家不疼的银子来衙门打点，把苏氏买成死罪，天理何在？踌躇一会，“我下监去看看。”那禁子正在那里逼玉姐要灯油钱。志仁喝退众人，将温言宽慰玉姐，问其冤情。玉姐垂泪拜诉来历。志仁见四傍无人，遂将赵监生与皮氏私情及王婆赎药始末，细说一遍。分付：“你且耐心守困，待后有机会，我指点你去叫冤。日逐饭食，我自供你。”玉姐再三拜谢。禁子见刘志仁做主，也不敢则声。此话阁过不题。

却说公子自到真定府为官，兴利除害，吏畏民悦。只是想念玉堂春，无刻不然。一日正在烦恼，家人来报，老奶奶家中送新奶奶来了。公子听说，接进家小。见了新人，口中不言，心内自思：“容貌到也齐整，怎及得玉堂春风趣？”当时摆了合欢宴，吃下合卺杯，毕姻之际，猛然想起多娇，“当初指望白头相守，谁知你嫁了沈洪，这官诰却被别人承受了。”虽然陪伴了刘氏夫人，心里还想着玉姐，因此不快。当夜中了伤寒。

又想当初与玉姐别时，发下誓愿，各不嫁娶。心下疑惑，合眼就见玉姐在傍。刘夫人遣人到处祈禳，府县官都来问安，请名药切脉调治。一月之外，才得痊愈。

公子在任年馀，官声大著，行取到京。吏部考选天下官员，公子在部点名已毕，回到下处，焚香祷告天地，只愿山西为官，好访问玉堂春消息。须臾马上人来报：“王爷点了山西巡按。”公子听说，两手加额：“趁我平生之愿矣。”次日领了敕印，辞朝，连夜起马，往山西省城上任。即时发牌，先出巡平阳府。公子到平阳府，坐了察院，观看文卷。见苏氏玉堂春问了重刑，心内惊慌，其中必有跷蹊。随叫书吏过来：“选一个能干事的，跟着我私行采访。你众人在内，不可走漏消息。”

公子时下换了素巾青衣，随跟书吏，暗暗出了察院。雇了两个骡子，往洪同县路上来。这赶脚的小伙，在路上闲问：“二位客官往洪同县有甚贵干？”公子说：“我来洪同县要娶个妾，不知谁会说媒？”小伙说：“你又说娶小，俺县里一个财主，因娶了个小，害了性命。”公子问：“怎的害了性命？”小伙说：“这财主叫沈洪，妇人叫做玉堂春，他是京里娶来的。他那大老婆皮氏与那邻家赵昂私通，怕那汉子回来知道，一服毒药把沈洪药死了。这皮氏与赵昂反把玉堂春送到本县，将银买嘱官府衙门，将玉堂春屈打成招，问了死罪，送在监里。若不是亏了一个外郎，几时便死了。”公子又问：“那玉堂春如今在监死了？”小伙说：“不曾。”公子说：“我要娶个小，你说可投着谁做媒？”小伙说：“我送你往王婆家去罢，他极会说媒。”公子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会说媒？”小伙说：“赵昂与皮氏都是他做牵头。”公子说：“如今下他家里罢。”小伙竟引到王婆家里，叫声：“干娘！我送个客官在你家来，这

客官要娶个小，你可与他说媒。”王婆说：“累你，我转了钱来，谢你。”小伙自去了。公子夜间与王婆攀话。见他能言快语，是个积年的马泊六了。到天明，又到赵监生前后门看了一遍，与沈洪家紧壁相通，可知做事方便。回来吃了早饭，还了王婆店钱。说：“我不曾带得财礼，到省下回来，再作商议。”公子出的门来，雇了骡子，星夜回到省城，到晚进了察院，不题。

次早，星火发牌，按临洪同县。各官参见过，分付就要审录。王知县回县，叫刑房吏书，即将文卷审册，连夜开写停当，明日送审不题。

却说刘志仁与玉姐写了一张冤状，暗藏在身，到次日清晨，王知县坐在监门首，把应解犯人点将出来。玉姐披枷带锁，眼泪纷纷。随解子到了察院门首，伺候开门。巡捕官回风已毕，解审牌出。公子先唤苏氏一起。玉姐口称冤枉，探怀中诉状呈上。公子抬头见玉姐这般模样，心中凄惨，叫听事官接上状来。公子看了一遍，问说：“你从小嫁沈洪，可还接了几年客？”玉姐说：“爷爷，我从小接着一个公子，他是南京礼部尚书三舍人。”公子怕他说出丑处，喝声：“住了，我今只问你谋杀人命事，不消多讲。”玉姐说：“爷爷，若杀人的事，只问皮氏便知。”公子叫皮氏问了一遍。玉姐又说了一遍。公子分付刘推官道：“闻知你公正廉能，不肯玩法徇私，我来到任，尚未出巡，先到洪同县访得这皮氏药死亲夫，累苏氏受屈，你与我把这事情用心问断。”说罢，公子退堂。

刘推官回衙，升堂，就叫：“苏氏，你谋杀亲夫，是何意故？”玉姐说：“冤屈！分明是皮氏串通王婆，和赵监生合计毒死男子，县官要钱，逼勒成招。今日小妇拚死诉冤，望青天

爷爷做主。”刘爷叫皂隶把皮氏采上来，问：“你与赵昂奸情可真么？”皮氏抵赖没有。刘爷即时拿赵昂和王婆到来面对，用了一番刑法，都不肯招。刘爷又叫小段名：“你送面与家主吃，必然知情！”喝教夹起。小段名说：“爷爷，我说罢！那日的面，是俺娘亲手盛起，叫小妇人送与爹爹吃。小妇人送到西厅，爹叫新娘同吃。新娘关着门，不肯起身，回道：‘不要吃。’俺爹自家吃了，即时口鼻流血死了。”刘爷又问赵昂奸情，小段名也说了。赵昂说：“这是苏氏买来的硬证。”刘爷沉吟了一会，把皮氏这一起分头送监，叫一书吏过来：“这起泼皮奴才，苦不肯招。我如今要用一计，用一个大柜，放在丹墀内，凿几个孔儿，你执纸笔暗藏在内，不要走漏消息。我再提来问他，不招，即把他们锁在柜左柜右，看他有甚么说话，你与我用心写来。”刘爷分付已毕，书吏即办一大柜，放在丹墀，藏身于内。刘爷又叫皂隶，把皮氏一起提来再审。又问：“招也不招？”赵昂、皮氏、王婆三人齐声哀告，说：“就打死小的，那里招？”刘爷大怒，分付：“你众人各自去吃饭来，把这起奴才着实拷问。把他放在丹墀里，连小段名四人锁于四处，不许他交头接耳。”皂隶把这四人锁在柜的四角，众人尽散。

却说皮氏抬起头来，四顾无人，便骂：“小段名！小奴才！你如何乱讲？今日再乱讲时，到家中活敲杀你！”小段名说：“不是夹得疼，我也不说。”王婆便叫：“皮大姐，我也受这刑杖不过，等刘爷出来，说了罢。”赵昂说：“好娘，我那些亏着你，倘捱出官司去，我百般孝顺你，即把你做亲母。”王婆说：“我再不听你哄我。叫我圆成了，认我做亲娘，许我两石麦，还欠八升；许我一石米，都下了糠秕；段衣两套，止与

我一条蓝布裙；许我好房子，不曾得住。你干的事，没天理，教我只管与你熬刑受苦。”皮氏说：“老娘，这遭出去，不敢忘你恩。捱过今日不招，便没事了。”柜里书吏把他说的话尽记了，写在纸上。刘爷升堂，先叫打开柜子。书吏跑将出来，众人都唬软了。刘爷看了书吏所录口词，再要拷问，三人都不打自招。赵昂从头依直写得明白。各各画供已完，递至公案。刘爷看了一遍，问苏氏：“你可从幼为娼，还是良家出身？”苏氏将苏淮买良为贱，先遇王尚书公子，挥金三万，后被老鸨一秤金赶逐，将奴赚卖与沈洪为妾，一路未曾同睡，备细说了。刘推官情知王公子就是本院，提笔定罪：“皮氏凌迟处死，赵昂斩罪非轻。王婆赎药是通情，杖责段名示警。王县贪酷罢职，追赃不恕衙门。苏淮买良为贱合充军，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。”刘爷做完申文，把皮氏一起俱已收监。次日亲捧招详，送解察院，公子依拟。留刘推官后堂待茶，问：“苏氏如何发放？”刘推官答言：“发还原籍，择夫另嫁。”公子屏去从人，与刘推官吐胆倾心，备述少年设誓之意：“今日烦贤府密地差人送至北京王银匠处暂居，足感足感。”刘推官领命奉行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公子行下关文，到北京本司院提到苏淮、一秤金依律问罪。苏淮已先故了。一秤金认得是公子，还叫王姐夫，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，取一百斤大枷枷号。不勾半月，呜呼哀哉！正是：

万两黄金难买命，一朝红粉已成灰。

再说公子一年任满，复命还京。见朝已过，便到王匠处问信。王匠说有金哥伏侍，在顶银胡同居住。公子即往顶银胡同，见了玉姐，二人放声大哭。公子已知玉姐守节之美，玉姐已知

王御史就是公子，彼此称谢。公子说：“我父母娶了刘氏夫人，甚是贤德，他也知道你的事情，决不妒忌。”当夜同饮同宿，浓如胶漆。次日，王匠、金哥都来磕头贺喜。公子谢二人昔日之恩，分付：本司院苏淮家当原是玉堂春置办的，今苏淮夫妇已绝，将遗下家财，拨与王匠、金哥二人管业，以报其德。上了个省亲本，辞朝，和玉堂春起马共回南京。到了自家门首，把门人急报老爷说：“小老爷到了。”老爷听说甚喜。公子进到厅上，排了香案，拜谢天地，拜了父母兄嫂，两位姐夫、姐姐都相见了。又引玉堂春见礼已毕。玉姐进房，见了刘氏说：“奶奶坐上，受我一拜。”刘氏说：“姐姐怎说这话？你在先，奴在后。”玉姐说：“奶奶是名门宦家之子，奴是烟花，出身微贱。”公子喜不自胜，当日正了妻妾之分，姊妹相称，一家和气。公子又叫：“王定，你当先在北京三番四复规谏我，乃是正理。我今与老老爷说，将你做老管家。”以百金赏之。后来王景隆官至都御史，妻妾俱有子，至今子孙繁盛。有诗叹云：

郑氏元和已著名，三官嫖院是新闻。
风流子弟知多少，夫贵妻荣有几人？

第二十五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

交游谁似古人情？春梦秋云未可凭。沟壑不援徒泛爱，寒暄有问但虚名。陈雷义重逾胶漆，管鲍贫交托死生。此道今人弃如土，岁寒惟有竹松盟。

话说元朝顺年间，江南苏州府吴趋坊，有一长者，姓施，名济，字近仁。其父施鉴，字公明，为人谨厚志诚，治家勤俭，不肯妄费一钱。生施济时年已五十馀矣。鉴晚岁得子，爱惜如金。年八岁，送与里中支学究先生馆中读书。先生见他聪秀，与己子支德年齿相仿，遂令同桌而坐。那时馆中学生虽多，长幼不一，偏他两个聪明好学，文艺日进。后支学究得病而亡，施济稟知父亲，邀支德馆谷于家，彼此切磋，甚相契爱。未几同游庠序，齐赴科场。支家得第为官，施家屡试不捷。乃散财结客，周贫恤寡，欲以豪侠成名于世。父亲施鉴是个本分财主，惜粪如金的，见儿子挥金不吝，未免心疼。惟恐他将家财散尽，去后萧索，乃密将黄白之物，埋藏于地窖中，如此数处，不使人知，待等天年，才授与儿子。从来财主家往往有此。正是：

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。

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头疼腹痛，三好两歉的，到老来也自判个死日；就是平昔间没病，临老来伏床半月或十日，儿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汤药，那地窖中的话儿却也说了。只为他年已九十有馀，兀自精神健旺，饮啖兼人，步履如飞，不匡一夕五更睡去，就不醒了。虽唤做吉祥而逝，却不曾有片言遗嘱。常言说得好：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那施济是有志学好的人，少不得殓殮祭葬，务从其厚。

其时施济年逾四十，尚未生子，三年孝满，妻严氏劝令置妾。施济不从，发心持诵《白衣观音经》，并刊本布施，许愿生子之日，舍三百金修盖殿宇。期年之后，严氏得孕，果生一男。三朝剃头，夫妻说起还愿之事，遂取名施还。到弥月做了汤饼会。施济对浑家说，收拾了三百两银子，来到虎丘山水月观音殿上烧香礼拜。正欲唤主僧嘱托修殿之事，忽闻下面有人哭泣之声，仔细听之，其声甚惨。施济下殿走到千人石上观看，只见一人坐在剑池边，望着池水，呜咽不止。上前看时，认得其人姓桂，名富五，幼年间一条街上居住，曾同在支先生馆中读书。不一年，桂家父母移居胥口，以便耕种，桂生就出学去了。后来也曾相会几次。有十馀年不相闻了，何期今日得遇？施公吃了一惊，唤起相见，问其缘故。桂生只是堕泪，口不能言。施公心怀不忍，一手挽住，拉到观音殿上来，问道：“桂兄有何伤痛？倘然见教，小弟或可分忧。”桂富五初时不肯说，被再三盘诘，只得吐实道：“某祖遗有屋一所，田百亩，自耕自食，尽可糊口。不幸惑于人言，谓农夫利薄，商贩利厚，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，贩纱段往燕京。岂料运蹇时乖，连走几遍，本利俱耗。宦家索债，如狼似虎，利上盘利，将田房家私尽数估计。一妻二子，亦为其所有，尚然未足，要

逼某扳害亲戚赔补。某情极，夜间逃出，恩量无路，欲投涧水中自尽，是以悲泣耳。”施公惻然道：“吾兄勿忧，吾适带修殿银三百两在此，且移以相赠，使君夫妻、父子团圆何如？”桂生惊道：“足下莫非戏言乎？”施公大笑道：“君非有求于我，何戏之有？我与君交虽不深，然幼年曾有同窗之雅。每见吴下风俗恶薄，见朋友患难，虚言抚慰，曾无一毫实惠之加；甚则面是背非，幸灾乐祸，此吾平时所深恨者。况君今日之祸，波及妻子。吾向苦无子，今生子仅弥月，祈佛保佑，愿其长成。君有子而弃之他人，玷辱门风，吾何忍见之！吾之此言，实出肺腑。”遂开篋取银三百两，双手递与桂生。桂生还不敢便接，说道：“足下既念旧情，肯相周济，愿留借券，倘有好日，定当报补。”施公道：“吾怜君而相赠，岂望报乎？君可速归，恐尊嫂悬悬而望也！”桂生喜出望外，做梦也想不到此，接银在手，不觉屈膝下拜，施济慌忙扶起。桂生垂泪道：“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，虽重生父母不及此恩。三日后，定当踵门叩谢。”又向观音大士前磕头说誓道：“某受施君活命之恩，今生倘不得补答，来生亦作犬马相报。”欢欢喜喜的下山去了。后人诗赞施君之德：谊高矜厄且怜贫，三百朱提贱似尘；试问当今有力者，同窗谁念幼时人？

施公对主僧说道：“带来修殿的银子，别有急用挪去，来日奉补。”主僧道：“迟一日不妨事。”施济回家，将此事述与严氏知道，严氏亦不以为怪，次日另凑银三百两，差人送去水月观音殿完了愿心。到第三日，桂生领了十二岁的长儿桂高，亲自到门拜谢。施济见了他父子一处，愈加欢喜，殷勤接待，酒食留款。从容问其偿债之事。桂生答道：“自蒙恩人所赐，已足本钱，奈渠将利盘算，田产尽数取去，止落得一家骨肉完

聚耳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施济道：“君家至亲数口，今后如何活计？”桂生道：“身居口食，一无所赖；家世衣冠，羞在故乡出丑，只得往他方外郡，佣工趁食。”施公道：“为人须为彻，胥门外吾有桑枣园一所，茆屋数间，园边有田十亩，勤于树艺，尽可度日。倘足下不嫌淡泊，就此暂过几时何如？”桂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免作他乡饿鬼。只是前施未报，又叨恩赐，深有未安。某有二子，长年十二，次年十一，但凭所爱，留一个服侍恩人，少尽犬马之意，譬如服役于豪宦也。”施公道：“吾既与君为友，君之子即吾之子，岂有此理？”当唤小厮取皇历看个吉日，教他入宅。一面差人分付看园的老仆，教他打扫房屋洁净，到期交割与桂家管业。桂生命儿子拜谢了恩人，桂高朝上磕头，施公要还礼，却被桂生扶住，只得受了。桂生连唱了七八个喏，千恩万谢，同儿子相别而去。到移居之日，施家又送些糕米、钱帛之类。分明是：从空伸出拿云手，提起天罗地网人。

过了数日，桂生备了四个盒子，无非是时新果品，肥鸡巨鲫，教浑家孙大嫂乘轿亲到施家称谢，严氏备饭留款。那孙大嫂能言快语，谗谄面谀，严氏初相会便说得着，与他如姊妹一般。更有一件奇事，连施家未周岁的小官人，一见了孙大嫂也自欢喜，就赖在身上要他抱。大嫂道：“不瞒姆姆说，奴家见有身孕，抱不得小官人。”原来有这个俗忌，大凡怀胎的抱了孩子家，那孩子就坏了脾胃，要出青粪，谓之“受记”，直到产后方痊。严氏道：“不知婶婶且喜几个月了？”大嫂道：“五个足月了。”严氏把十指一轮道：“去年十二月内受胎的，今年九月间产。婶婶有过了两位令郎了，若今番生下女儿，奴与姆姆结个儿女亲家。”大嫂道：“多承姆姆不弃，只怕扳高

不来。”当日说话，直到晚方别。大嫂回家，将严氏所言，述了一遍。丈夫听了，各各欢喜，只愿生下女儿，结得此姻，一生有靠。光阴似箭，不觉九月初旬，孙大嫂果然产下一女。施家又遣人送柴米，严氏又差女使去问安。其时只当亲眷往来，情好甚密，这话阁过不题。

却说桑枣园中有银杏一棵，大数十围，相传有福德五圣之神栖止其上。园丁每年腊月初一，于树下烧纸钱奠酒。桂生晓得有这旧规，也是他命运合当发迹，其年正当烧纸，忽见有白老鼠一个，绕树走了一遍，径钻在树底下去，不见了。桂生看时，只见树根浮起处有个盖大的窍穴，那白老鼠兀自在穴边张望。桂生说与浑家，莫非这老鼠是神道现灵？孙大嫂道：“鸟瘦毛长，人贫就智短了。常听人说金蛇是金，白鼠是银，却没有神道变鼠的话。或者树下窖得有钱财，皇天可怜，见我夫妻贫苦，故教白鼠出现，也不见得。你明日可往胥门童瞎子家起一当家宅课，看财爻发动也不？”桂生平日惯听老婆舌的，明日起早，真个到童瞎子铺中起课，断得有十分财采。夫妻商议停当，买猪头祭献藏神。二更人静，两口儿两把锄头，照树根下窍穴开将下去，约有三尺深，发起小方砖一块，砖下磁坛三个，坛口铺着米，都烂了，拨开米下边，都是白物。原来银子埋在土中，得了米便不走。夫妻二人叫声惭愧，四只手将银子搬尽，不动那磁坛，依旧盖砖掩土。

二人回到房中，看那东西，约一千五百金。桂生算计要将三百两还施氏所赠之数，余下的将来营运。孙大嫂道：“却使不得！”桂生问道：“为何？”孙大嫂道：“施氏知我赤贫来此，倘问这三百金从何而得，反生疑心。若知是银杏树下掘得的，原是他园中之物，祖上所遗，凭他说三千、四千，你那里

分辨？和盘托出，还只嫌少，不惟不见我们好心，反成不美。”桂生道：“若依贤妻所见如何？”孙大嫂道：“这十亩田，几株桑枣，了不得你我终身之事。幸天赐藏金，何不于他乡私下置些产业，慢慢地脱身去，自做个财主，那时报他之德，彼此见好。”桂生道：“有智妇人，胜如男子，你说的是。我有远房亲族在会稽地方，向因家贫久不来往，今携千金而去，料不慢我。我在彼处置办良田美产，每岁往收花利，盘放几年，怕不做个大大财主。”商量已定，到来春，推说浙中访亲，私自置下田产，托人收放，每年去算帐一次。回时旧衣旧裳，不露出有钱的本相。如此五年，桂生在绍兴府会稽县已做个大家事，住房都买下了，只瞒得施家不知。

忽一日，两家儿女同时出痘，施济请医看了自家儿子，就教去看桂家女儿，此时只当亲媳妇一般，大幸痘都好了。里中有个李老儿，号梅轩者，素在施家来往，遂邀亲邻醖钱与施公把盏贺喜，桂生亦与席。施济又题起亲事，李梅轩自请为媒，众人都玉成其美，桂生心下也情愿。回家与浑家孙大嫂商量，大嫂道：“自古说‘慈不掌兵，义不掌财’。施生虽是好人，却是为仁不富，家事也渐渐消乏不如前了。我的人家都做在会稽地面，到彼攀个高门，这些田产也有个依靠。”桂生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只是他一团美意，将何推托？”大嫂道：“你只推门衰祚薄，攀陪不起就是。倘若他定要做亲，只说儿女年幼，等他长大行聘未迟。”古人说得好：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当初贫困之日，低门扳高，求之不得，如今掘藏发迹了，反嫌好道歉起来。只因上岸身安稳，忘却从前落水时。施济是个正直之人，只道他真个谦逊，并不疑有他故。

荏苒光阴，又过了三年。施济忽遭一疾，医治不痊，呜呼

哀哉了！殡殓之事不必细说。桂富五的浑家撙掇丈夫，乘此机会早为脱身之计。乃具只鸡斗酒，夫妇齐往施家吊奠。桂生拜奠过了先回，孙大嫂留身向严氏道：“拙夫向蒙恩人救拔，朝夕感念，犬马之报尚未少申。今恩人身故，愚夫妇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庐？宁可转徙他方，别图生计，今日就来告别。”严氏道：“婶婶何出此言！先夫虽则去世，奴家亦可做主。孤苦中正要婶婶时常伴话，何忍舍我而去！”大嫂道：“奴家也舍不得姆姆，但非亲非故，白占寡妇田房，被人议论，日后郎君长大，少不得要吐还的。不如早达时务，善始善终，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。”严氏苦留不住，各各流泪而别。桂生挈家搬往会稽居住，恍似开笼放鸟，一去不回。

再说施家，自从施济存日，好施乐善，囊中已空虚了。又经这番丧中之费，不免欠下些债负。那严氏又是贤德有馀才干不足的，守着数岁的孤儿撑持不定，把田产逐渐弃了。不勾五六年，资财罄尽，不能度日，童仆俱已逃散。常言“吉人天相，绝处逢生”。恰好遇一个人从任所回来，那人姓支，名德，从小与施济同窗读书，一举成名，剔历外任，官至四川路参政。此时元顺帝至正年间，小人用事，朝政日紊，支德不愿为官，致政而归。闻施济故后，家日贫落，心甚不忍，特地登门吊唁。孤子施还出迎，年甫垂髫，进退有礼。支翁问：“曾聘妇否？”施还答言：“先人薄业已罄，老母甘旨尚缺，何暇及此！”支翁潸然泪下，道：“令先公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此天地间有数好人，天理若不泯，子孙必然昌盛。某忝在窗谊，因久宦远方，不能分忧共患，乃令先公之罪人也！某有爱女一十三岁，与贤侄年颇相宜，欲遣媒妁与令堂夫人议姻，万望先为道达，是必勿拒！”施还拜谢，口称：“不敢”。次日支翁差家人持

金钱币帛之礼，同媒人往聘施氏子为养婿。严氏感其美意，只得依允。施还择日过门，拜岳父岳母，就留在馆中读书，延明师以教之。又念亲母严氏在家薪水不给，担柴送米，每十日令其子归省一次，严氏母子感恩非浅。后人评论世俗倚富欺贫，已定下婚姻犹有图赖者，况以宦家之爱女下赘贫友之孤儿，支翁真盛德之人也！这才是：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。

说那支翁虽然屡任，立意做清官的，所以宦囊甚薄。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给，力量甚是勉强。偶有人来说及桂富五在桑枣园搬去会稽县，造化发财，良田美宅，何止万贯，如今改名桂迁，外人都称为桂员外。支翁是晓得前因的，听得此言，遂向女婿说知：“当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，别的不算，只替他偿债一主，就是三百两。如今他发迹之日不来看顾你，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。贤婿若往会稽投奔他，必然厚赠，此乃分内之财，谅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，可与亲母计议。”施还回家，对母亲说了。严氏道：“若桂家果然发迹，必不负我。但当初你尚年幼，不知中间许多情节，他的浑家孙大娘与我姊妹情分。我与你同去，倘男子汉出外去了，我就好到他内里说话。”施还回复了，支翁以盘费相赠，又作了书与桂迁，自叙同窗之谊，嘱他看顾施氏母子二人。

当下买舟，径往绍兴会稽县来。问：“桂迁员外家居何处？”有人指引道：“在西门城内大街上，第一带高楼房就是。”施还就西门外下个饭店。次日严氏留止店中，施还写个通家晚辈的名刺，带了支公的书信，进城到桂迁家来。门景甚是整齐，但见：门楼高耸，屋宇轩昂，花木点缀庭中，桌椅摆列堂上。一条甬道花砖砌，三尺高阶琢石成。苍头出入，无非是管屋管田；小户登门，不过是还租还债。桑枣园中掘藏客，会稽

县里起家人。施小官人见桂家门庭赫奕，心中私喜，这番投人投得着了。守门的问了来历，收了书帖，引到仪门之外一座照厅内坐下。厅内匾额题“知稼堂”三字，乃名人杨铁崖之笔。名帖传进许久，不见动静。伺候约有两个时辰，只听得仪门开响，履声阁阁，从中堂而出。施还料道必是主人，乃重整衣冠，鹄立于槛外，良久不见出来。施还引领于仪门内窥觑，只见桂迁峨冠华服，立于中庭，从者十余人环侍左右。桂迁东指西画，处分家事，童仆去了一辈又来一辈，也有领差的，也有回话的，说一个不了。约莫又有一个时辰，童仆方散。管门的禀复有客候见，员外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答言：“在照厅。”桂迁不说请进，一步步踱出仪门，径到照厅来。施还鞠躬出迎，作揖过了。桂迁把眼一瞅，故意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？”施还道：“小子长洲施还，号近仁的就是先父。因与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，久疏问候，特来奉谒。请老叔上坐，小侄有一拜。”桂迁也不叙寒温，连声道：“不消，不消！”看坐唤茶已毕，就分付小童留饭，施还却又暗暗欢喜。施还开口道：“家母候老婢母万福，见在旅舍，先遣小子通知。”论起昔日受知深处，就该说“既然老夫人在此，请到舍中与拙荆相会。”桂迁口中唯唯，全不招架。少停，童子报午饭已备，桂生就教摆在照厅内。只一张桌子，却是上下两桌啜饭。施还谦让不肯上坐，把椅拖在傍边，桂迁也不来安正。桂迁问道：“舍人青年几何？”施还答道：“昔老叔去苏之时，不肖年方八岁。承垂吊赐奠，家母至今感激。今奉别又已六年，不肖门户贫落，老叔福祉日臻，盛衰悬绝，使人欣羨不已。”桂迁但首肯，不答一词。酒至三巡，施还道：“不肖量窄，况家母见在旅舍悬望，不敢多饮。”桂迁又不招架，道：“既然少饮，快取饭来！”吃饭已毕，

并不题起昔日交情，亦不问及家常之事。施还忍不住了，只得微露其意，道：“不肖幼时侍坐于先君之侧，常听得先君说，生平窗友只有老叔亲密，比时就说老叔后来决然大发的。家母亦常称老婶母贤德，有仁有义。幸而先年老叔在敝园暂居之时，寒家并不曾怠慢，不然今日亦无颜至此！”桂迁低眉摇头，嘿然不答。施还又道：“昔日虎丘水月观音殿与先君相会之事，想老叔也还记得？”桂迁恐怕又说，慌忙道：“足下来意，我已悉知，不必多言，恐他人闻之，为吾之羞也！”说罢，先立起身来，施还只得告辞，道：“暂别台颜，来日再来奉候！”桂迁送至门外，举手而退。正是：别人求我三春雨，我去求人六月霜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严氏在旅店中悬悬而待，道：“桂家必然遣人迎我。”怪其来迟，倚闾而望，只见小舍人怏怏回来，备述相见时的态度言语，严氏不觉双泪交流，骂道：“桂富五，你不记得跳剑池的时节么？”正要数一数二的叫骂出来，小舍人急忙劝住道：“今日求人之际，且莫说尽情话。他既知我母子的来意，必然有个处法。当初曾在观音面前设誓犬马相报，料不食言。待孩儿明日再往，看他如何？”严氏叹口气，只得含忍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施还起早便往桂家门首候见。谁知桂迁自见了施小官人之后，却也腹中打稿，要厚赠他母子回去，其奈孙大嫂立意阻挡道：“‘接人要一世，怪人只一次。’揽了这野火上门，他吃了甜头，只管思想，惜草留根，到是个月月红了。就是他当初有些好处到我，他是一概行善，若干人沾了他的恩惠，不独我们一家。千人吃药，靠着一人还钱，我们当恁般晦气？若是有天理时，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发迹，万年财主，不到这个地位了！如今的世界还是硬心肠的得便宜，贴人

不富，连自家都穷了！”桂迁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只是他母子来一场，又有同窗支老先生的书，如何打发他动身？”孙大嫂道：“支家的书不知是真是假，当初在姑苏时不见有甚么支乡宦扶持了我，如今却来通书！他既然怜贫恤寡，何不损己财？这样书一万封也不休作准。你去分付门上，如今这穷鬼来时不要招接他。等得兴尽心灰，多少赍发些盘费着他回去。‘头醋不酸，二醋不辣’，没什么想头，下次再不来缠了！”只一套话说得桂迁：恶心孔再透一个窟窿，黑肚肠重打三重鹑。

施还在门上候了多时，守门的推三阻四不肯与他传达。再催促他时，佯佯的走开去了。那小官人且羞且怒，揎衣露臂，面赤高声，发作道：“我施某也不是无因至此的，行得春风，指望夏雨！当初我们做财主时节，也有人求我来，却不曾恁般怠慢人！……”骂犹未绝，只见一位郎君衣冠齐整，自外而入，问骂者何人？施还认得那位郎君，整衣向前道：“姑苏施某……”言未毕，那郎君慌忙作揖道：“原来是故人，别来已久，各不相识矣。昨家君备述足下来意，正在措置，足下遽发大怒，何性急如此？今亦不难，当即与家君说知，来日便有设处。”施还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长子桂高，见他说话入耳，自悔失言，方欲再诉衷曲，那郎君不别，竟自进门去了。施还见其无礼，忿气愈加，又指望他来日设处，只得含泪而归，详细述于母亲严氏。严氏复劝道：“我母子数百里投人，分宜谦下，常将和气为先，勿骋锐气致触其怒。”

到次早，严氏又叮嘱道：“此去须要谦和，也不可过有所求，只还得原借三百金回家，也好过日。”施还领了母亲教训，再到桂家，鞠躬屏气，立于门首。只见童仆出入自如，昨日守门的已不见了。小舍人站了半日，只得扯着一个年长的仆者问

道：“小生姑苏施还，求见员外两日了，烦通报一声！”那仆者道：“员外宿酒未醒，此时正睡梦哩！”施还道：“不敢求见员外，只求大官人一见足矣。小生今日不是自来的，是大官人昨日面约来的。”仆者道：“大官人今早五鼓驾船往东庄催租去了。”施还道：“二官人也罢。”仆者道：“二官人在学堂攻书，不管闲事的。”那仆者一头说，一头就有人唤他说话，忙忙的奔去了。施还此时怒气填胸，一点无明火按捺不住，又想小人之言不可计较，家主未必如此，只得又忍气而待。须臾之间，只见仪门大开，桂迁在庭前乘马而出。施还迎住马头鞠躬致敬，迁慢不为礼，以鞭指道：“你远来相投，我又不曾担阁你半月十日，如何便使性气恶言辱骂？本欲从厚，今不能矣。”回顾仆者：“将拜匣内大银二锭，打发施生去罢！”又道：“这二锭银子也念你先人之面，似你少年狂妄，休想分文赍发。如今有了盘缠，可速回去！”施还再要开口，桂迁马上扬鞭如飞去了。正是：

蝮蛇口中草，蝎子尾后针；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负心人。

那两锭银子只有二十两重，论起少年性子不希罕，就撒在地下去了。一来主人已去，二来只有来的使费，没有去的盘缠，没奈何，含着两眼珠泪，回店对娘说了。

母子二人，看了这两锭银子，放声大哭。店家王婆见哭得悲切，问其缘故，严氏从头至尾泣诉了一遍。王婆道：“老安人且省愁烦，老身与孙大娘相熟，时常进去的。那大娘最和气会接待人，他们男子汉辜恩负义，妇道家怎晓得？既然老安人

与大娘如此情厚，待老身去与老安人传信，说老安人在小店中，他必然相请。”严氏收泪而谢。又次日，王婆当一节好事，进桂家去报与孙大嫂知。孙大嫂道：“王婆休听他话，当先我员外生意不济时，果然曾借过他些小东西，本利都清还了。他自不会作家，把个大家事费尽了，却来这里打秋风。我员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饭，送他二十两银子，是念他日前相处之情，别个也不能勾如此，他倒说我欠下他债负未还。王婆，如今我也莫说有欠无欠，只问他把借契出来看，有一百还一百，有一千还一千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娘说得是。”王婆即忙转身，孙大嫂又唤转来，叫养娘封一两银子，又取帕子一方，道：“这些微之物，你与我送施家姆姆，表我的私敬，教他下次切不可再来，恐怕怠慢了，伤了情分。”王婆听了这话，到疑心严老安人不是，回家去说：“孙大嫂千好万好，教老身寄礼物与老安人。”又道：“若有旧欠未清，教老安人将借契送去，照契本利不缺分毫。”严氏说当初原没有契书。那王婆看这三百两银子，山高海阔，怎么肯信。母子二人凄惶了一夜，天明算了店钱，起身回姑苏而来。正是：

人无喜事精神减，运到穷时落寞多。

严氏为桂家呕气，又路上往来受了劳碌，归家一病三月，施还寻医问卜，诸般不效，亡之命矣夫！衣衾棺槨，一事不办，只得将祖房绝卖与本县牛公子管业。那牛公子的父亲牛万户久在李平章门下用事，说事过钱，起家百万。公子倚势欺人，无所不至。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刁儿，专一替他察访孤儿寡妇，便宜田产，半价收买。施还年幼，岳丈支公虽则乡绅，

是个厚德长者，自己家事不屑照管，怎管得女婿之事。施小舍人急于求售，落其圈套，房产值数千金，郭刁儿于中议估，止值四百金。以百金压契，馀俟出房后方交。施还想营葬迁居，其费甚多，百金不能济事，再三请益，只许加四十金。还勉支葬事，丘垄已成，所馀无几。寻房子不来，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。支翁看不过意，亲往谒牛公子，要与女婿说个方便。连去数次，并不接见。支翁道：“等他回拜时讲！”牛公子却蹈袭个阳货拜孔子之法，矜亡而往。支翁回家，连忙又去，仍回不在家了。支翁大怒，与女婿说道：“那些市井之辈，不通情理，莫去求他。贤婿且就甥馆权住几时，待寻得房子时，从容议迁便了！”

施还从岳父之言，要将家私什物权移到支家，先拆卸祖父卧房装摺，往支处修理。于乃祖房内天花板上得一小匣，重重封固，还开看之，别无他物，只有帐簿一本，内开某处埋银若干，某处若干，如此数处，未写“九十翁公明亲笔”。还喜甚，纳诸袖中，分付众人且莫拆动，即诣支翁家商议。支翁看了帐簿道：“既如此，不必迁居了！”乃随婿到彼先发卧房槛下左柱礲边，簿上载内藏银二千两，果然不谬。遂将银一百四十两与牛公子赎房。公子执定前言，勒 不许。支翁遍求公子亲戚往说方便，公子索要加倍，度施家没有银子。谁知藏镪充然，一天平兑足二百八十两，公子没理得讲，只得收了银子，推说文契偶寻不出，再过一日送还。哄得施还转背，即将悔产事讼于本府。幸本府陈太守正直无私，素知牛公子之为 人，又得支乡宦替女婿分诉明白，断令回赎原价一百四十两，外加契面银一十四两，其馀一百二十六两追出助修学宫，文契追还施小官人，郭刁儿坐教唆问杖。牛公子羞变成怒，写家书一封差家人

往京师，捏造施家三世恶单，教父亲讨李平章关节，托嘱地方上司官，访拿施还出气。谁知人谋虽巧，天理难容，正是：

下水拖人他未溺，逆风点火自先烧。

那时元顺帝失政，红巾贼起，大肆劫掠，朝廷命枢密使咬咬征讨。李平章私受红巾贼贿赂，主张招安，事发，坐同逆系狱。穷治党与，牛万户系首名，该全家抄斩，顷刻有诏书下来。家人得了这个凶信，连夜奔回说了。牛公子惊慌，收拾细软家私，带妻携妾，往海上避难。遇叛寇方国珍游兵，夺其妻妾金帛，公子刀下亡身，此乃作恶之报也。

却说施还自发了藏镪，赎产安居，照帐簿以次发掘，不爽分毫，得财巨万。只有内开桑枣园银杏树下埋藏一千五百两，止剩得三个空坛。只道神物化去，付之度外，亦不疑桂生之事。自此遍赎田产，又得支翁代为经理，重为富室。直待服阕成亲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桂员外在会稽为财主，因田多役重，官府生事侵渔，甚以为苦。近邻有尤生号尤滑稽，惯走京师，包揽事干，出入贵人门下。员外一日与他商及此事，尤生道：“何不入粟买官，一则冠盖荣身，二则官户免役，两得其便。”员外道：“不知所费几何？仗老兄斡旋则个！”尤生道：“此事吾所熟为，吴中许万户卫千兵都是我替他干的，见今腰金衣紫，食禄千石。兄若要做时，敢不效劳，多不过三千，小则二千足矣！”桂生惑于其言，随将白金五十两付与尤生安家；又收拾三千余金，择日同尤生赴京。一路上尤生将甜言美语哄诱桂生，桂生深信，与之结为兄弟。一到京师，将三千金唾手付之，恣其所用。只要乌纱上顶，那顾白镪空囊。约过了半年，尤生来称贺，道：“恭喜吾兄，旦夕为贵人矣！但时宰贪甚，凡百费十倍昔年，

三千不勾，必得五千金方可成事。”桂迁已费了三千金，只恐前功尽弃，遂托尤生在势要家借银二千两，留下一半，以一千付尤生使用。又过了两三个月，忽有隶卒四人传命，新任亲军指使老爷请员外讲话。桂迁疑是堂官之流，问：“指使老爷何姓？”隶卒道：“到彼便知，今不可说！”桂迁急整衣冠，从四人到一大衙门，那老爷乌纱袍带，端坐公堂之上。二人跟定桂迁，二人先入报。少顷，闻堂上传呼唤进。桂迁生平未入公门，心头突突地跳。军校指引到于堂檐之下，喝教跪拜，那官员全不答礼，从容说道：“前日所付之物，我已便宜借用，侥幸得官，相还有日，决不相负。但新任缺钱使用，知汝囊中尚有一千，可速借我，一并送还。”说罢，即命先前四卒押到下处取银回话。如或不从，仍押来受罪，决不轻贷。桂迁被隶卒逼勒，只得将银交付去讫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明日，债主因桂生功名不就，执了文契取索原银。桂迁没奈何，特地差人回家变产，得二千两，加利偿还。

桂迁受了这场屈气，没告诉处，羞回故里。又见尤滑稽乘马张盖，前呼后拥，眼红心热，忍耐不过，狠一声：“不是他，就是我！”往铁匠店里打下一把三尖利刀，藏于怀中，等尤生明日五鼓入朝，刺杀他了，便偿命也出了这口闷气。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，打点做这节非常的事，夜里就睡不着了。看见月光射窗，只道天明，慌忙起身，听得禁中鼓才三下，复身回来，坐以待旦。又捱了一个更次，心中按捺不住，持刀飞奔尤滑稽家来。其门尚闭，旁有一窠，自己立脚不住，不觉两手据地，钻入窠中。堂上灯烛辉煌，一老翁据案而坐，认得是施济模样。自觉羞惭，又被施公看见，不及躲避，欲与拱揖，手又伏地不能起，只得爬向膝前，摇尾而言：“向承看顾，感激不忘，前

日令郎远来，因一时手头不便，不能从厚，非负心也，将来必当补报！”只见施君大喝道：“畜生讨死吃，只管吠做甚么！”桂见施君不听其语，心中甚闷，忽见施还自内出来，乃衔衣献笑，谢昔怠慢之罪。施还骂道：“畜生作怪了！”一脚踢开。桂不敢分辨，俯首而行，不觉到厨房下，见施母严老安人坐于椅上，分派肉羹。桂闻肉香，乃左右跳跃良久，蹲足叩首，诉道：“向郎君性急，不能久待，以致老安人慢去，幸勿记怀！有馀肉幸见赐一块。”只见严老母唤侍婢：“打这畜生开去！”养娘取灶内火叉在手，桂大惊，奔至后园，看见其妻孙大嫂与二子桂高、桂乔，及少女琼枝，都聚一处。细认之，都是犬形，回顾自己，亦化为犬。乃大骇，不觉垂泪，问其妻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妻答道：“你不记得水月观音殿上所言乎？‘今生若不能补答，来生誓作犬马相报！’冥中最重誓语，今负了施君之恩，受此果报，复何说也！”桂抱怨道：“当初桑枣园中掘得藏镪，我原要还施家债负，都听了你那不贤之妇，瞞昧入己。及至他母子远来相投，我又欲厚赠其行，你又一力阻挡，今日之苦，都是你作成我的！”其妻也骂道：“男子不听妇人言，我是妇人之见，谁教你句句依我？”二子上前劝解道：“既往不咎，徒伤和气耳。腹中馁甚，觅食要紧！”于是夫妻、父子相牵，同至后园，绕鱼池而走。见有人粪，明知齷齪，因饿极，姑嗅之，气息亦不恶。见妻与二儿攒聚先啖，不觉垂涎，试将舌舐，味觉甘美，但恨其少。忽有童儿来池边出恭，遂守其傍；儿去，所遗是干粪，以口咬之，误堕于池中，意甚可惜。忽闻庖人传主人之命，于诸犬中选肥壮者烹食，缚其长儿去，长儿哀叫甚惨。猛然惊醒，流汗浹背，乃是一梦，身子却在寓所，天已大明了。桂迁想起梦中之事，痴呆了半晌：“昔日我

负施家，今日尤生负我，一般之理。只知责人不知自责，天以此梦儆醒我也！”叹了一口气，弃刀于河内，急急束装而归，要与妻子商议，寻施氏母子报恩。只因一梦多奇异，唤醒忘恩负义人。

桂员外自得了这个异梦，心绪如狂，从京师赶回家来。只见门庭冷落，寂无一人；步入中堂，见左边停有二枢，前设供桌，桌上有两个牌位，明写长男桂高，次男桂乔，心中大惊。莫非眼花么？双手拭眼，定睛观看，叫声：“苦也，苦也！”早惊动了宅里，奔出三四个丫鬟、养娘出来，见了家主便道：“来得好！大娘病重，正望着哩！”急得桂迁魂不附体，一步一跌进房，直到浑家床前。两个媳妇和女儿都守在床边，啼啼哭哭，见了员外不暇施礼，叫公的叫爹的乱做一堆，都道：“快来看视！”桂迁才叫得一声：“大娘！”只见浑家在枕上忽然倒插双眼，直视其夫，道：“父亲如何今日方回？”桂迁知谵语，急叫：“大娘苏醒，我在此！”女儿、媳妇都来叫唤，那病者睁目垂泪说：“父亲，我是你大儿子桂高，被万俟总管家打死，好苦呵！”桂迁惊问其故，又呜呜咽咽的哭道：“往事休题了。冥王以我家负施氏之恩，父亲曾有犬马之誓，我兄弟两个同母亲于明日往施家投于犬胎，一产三犬，二雄者我兄弟二人，其雌犬背有肉瘤者，即母亲也。父亲因阳寿未终，当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，以践前誓。惟妹子与施还缘分合为夫妇，独免此难耳！”桂见言与梦合，毛骨悚然，方欲再问，气已绝了。举家哀恸，一面差人治办后事。

桂员外细叩女儿二儿致死及母病缘由，女儿答道：“自爹赴京后，二哥出外嫖赌，日费不资，私下将田庄陆续写与万俟总管府中，止收半价。一月前，病痲瘵身死。大哥不知卖田之

情，往东庄取租，遇万俟府中家人，与他争竞，被他毒打一顿，登时呕血，抬回数日亦死。母亲向闻爹在京中为人诓骗，终日忧郁；又见两位哥哥相继而亡，痛伤难尽，望爹不归，郁成寒热之症。三日前疽发于背，遂昏迷不省人事，遍请医人看治，俱说难救。天幸爹回，送了母亲之终。”桂迁闻言，痛如刀割，延请僧众作九昼夜功德拔罪救苦。家人连日疲倦，遗失火烛，厅房、楼房烧做一片白地，三口棺材尽为灰烬，不曾剩一块板头。桂迁与二媳一女仅以身免，叫天号地，唤祖呼宗，哭得眼红喉哑，昏绝数次。正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常言道：“瘦骆驼强似象。”桂员外今日虽然颠沛，还有些馀房剩产，变卖得金银若干。念二媳少年难守，送回母家，听其改嫁。童婢或送或卖，止带一房男女自随，两个养娘服事女儿。换了船只直至姑苏，欲与施子续其姻好，兼有所赠。想施子如此赤贫，决然未娶，但不知漂流何所？且到彼旧居，一问便知。船到吴趋坊河下，桂迁先上岸，到施家门首一看，只见焕然一新，比往日更自齐整。心中有疑，这房子不知卖与何宅？收拾得恁般华美！问邻舍家：“旧时施小舍人今在何处？”邻舍道：“大宅里不是！”又问道：“他这几年家事如何？”邻舍将施母已故，及卖房发藏始末述了一遍。“如今且喜娶得支参政家小姐，才德兼全，甚会治家，夫妻好不和顺，家道日隆，比老官儿在日更不同了。”桂迁听说，又喜又惊，又羞又悔。欲待把女儿与他，他已有妻了；欲待不与，又难以赎罪；欲待进吊，又恐怕他不理；若不进吊，又求见无辞。踌躇再四，

乃作寓于闾门，寻相识李梅轩托其通信，愿将女送施为侧室。梅轩道：“此事未可造次，当引足下相见了小舍人，然后徐议之。”

明日，李翁同桂迁造于施门。李先入，述桂生家难，并达悔过求见之情。施还不允，李翁再三相劝，施还念李翁是父辈之交，被央不过，勉强接见。桂生羞惭满面，流汗沾衣，俯首请罪。施还问：“到此何事？”李翁代答道：“一来拜奠令先堂，二来求释罪于门下。”施还冷笑道：“谢固不必，奠亦不劳！”李翁道：“古人云：‘礼至不争。’桂先儿好意拜奠，休得固辞。”施还不得已，命苍头开了祠堂，桂迁陈设祭礼，下拜方毕，忽然有三只黑犬，从宅内出来，环绕桂迁，衔衣号叫，若有所言。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隐起，乃孙大嫂转生，馀二犬乃其子也。桂迁思忆前梦，及浑家病中之言，轮回果报，确然不爽，哭倒在地。施还不知变犬之事，但见其哀痛，以为懊悔前非，不觉感动，乃彻奠留款，词气稍和。桂迁见施子旧憾释然，遂以往日曾与小女约婚为言。施还即变色入内，不复出来。桂迁返寓所与女儿谈三犬之异，父女悲恸。早知今日都成犬，却悔当初不做人！

次日，桂迁拉李翁再往，施还托病不出。一连去候四次，终不相见。桂迁计穷，只得请李翁到寓，将京中所梦，及浑家病中之言，始末备述，就唤女儿出来相见了。指道：“此女自出痘时便与施氏有约，如今悔之无及！然冥数已定，吾岂敢违！况我妻男并丧，无家可奔，倘得收吾女为婢妾，吾身杂童仆，终身力作，以免犬报，吾愿毕矣！”说罢，涕泪交下。李翁怜悯其情，述于施还，劝之甚力。施还道：“我昔贫困时仗岳父周旋，毕姻后又赖吾妻综理家政，吾安能负之更娶他人乎？且

吾母怀恨身亡，此吾之仇家也，若与为姻眷，九泉之下何以慰吾母！此事断不可题起！”李翁道：“令岳翁诗礼世家，令阍必闲内则，以情告之，想无难色。况此女贤孝，昨闻祠堂三犬之异，彻夜悲啼，思以身赎母罪。取过门来，又是令阍一帮手，令先堂泉下闻之，必然欢喜。古人不念旧恶，绝人不欲已甚，郎君试与令岳翁商之！”施还方欲再却，忽支参政自内而出，道：“贤婿不必固辞，吾已备细闻之矣。此美事，吾女亦已乐从，即烦李翁作伐可也……”言未毕，支氏已收拾金珠币帛之类，教丫鬟、养娘送出以为聘资。李翁传命说合，择日过门。当初桂生欺负施家，不肯应允亲事，谁知如今不为妻反为妾，虽是女孩儿命薄，也是桂生欺心的现报。分明是：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那桂女性格温柔，能得支氏的欢喜，一妻一妾甚说得着。桂迁罄囊所有，造佛堂三间，朝夕佞佛持斋，养三犬于佛堂之内。桂女又每夜烧香为母兄忏悔。如此年馀，忽梦母兄来辞：“幸仗佛力，已脱离罪业矣！”早起桂老来报，夜来三犬，一时俱死。桂女脱簪珥买地葬之，至今阊门城外有三犬冢。桂老逾年竟无恙，乃持斋悔罪之力。

却说施还亏妻妾主持家事，专意读书，乡榜高中。桂老相伴至京，适值尤滑稽为亲军指挥使，受赇枉法，被言官所劾，拿送法司究问。途遇桂迁，悲慚伏地，自陈昔年欺诳之罪。其妻子跟随于后，向桂老叩头求助。桂迁慈心忽动，身边带有数金，悉以相赠。尤生叩谢道：“今生无及，待来生为犬马相报！”桂老叹息而去。后闻尤生受刑不过，竟死于狱中，桂迁益信善恶果报，分毫不爽，坚心办道。是年，施还及第为官，妻妾随任，各生二子。桂迁养老于施家。至今施支二姓，子孙蕃

衍，为东吴名族。有诗为证：

桂迁悔过身无恙，施济行仁嗣果昌。
奉劝世人行好事，皇天不佑负心郎！

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

三通鼓角四更鸡，日色高升月色低。
时序秋冬又春夏，舟车南北复东西。
镜中次第人颜老，世上参差事不齐。
若向其间寻稳便，一壶浊酒一餐齏。

这八句诗乃吴中一个才子所作，那才子姓唐，名寅，字伯虎，聪明盖地，学问包天，书画音乐，无有不通；词赋诗文，一挥便就。为人放浪不羁，有轻世傲物之志。生于苏郡，家住吴趋。做秀才时，曾效连珠体，做《花月吟》十馀首，句句中有花有月。如：“长空影动花迎月，深院人归月伴花”；“云破月窥花好处，夜深花睡月明中”等句，为人称颂。本府太守曹凤见之，深爱其才。值宗师科考，曹公以才名特荐。那宗师姓方，名志，鄞县人。最不喜古文辞。闻唐寅恃才豪放，不修小节，正要坐名黜治。却得曹公一力保救，虽然免祸，却不放他科举。直至临场，曹公再三苦求，附一名于遗才之末。是科遂中了解元。伯虎会试至京，文名益著，公卿皆折节下交，以识面为荣。有程詹事典试，颇开私径卖题，恐人议论，欲访一才名素著者为榜首，压服众心，得唐寅甚喜，许以会元。伯虎性素坦率，酒中便向人夸说：“今年我定做会元了。”众人已

闻程詹事有私，又忌伯虎之才，哄传主司不公，言官风闻动本，圣旨不许程詹事阅卷，与唐寅俱下诏狱问革。伯虎还乡，绝意功名，益放浪诗酒，人都称为唐解元。得唐解元诗文字画，片纸尺幅，如获重宝。其中惟画，尤其得意。平日心中喜怒哀乐，都寓之于丹青。每一画出，争以重价购之。有《言志》诗一绝为证：“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来写幅丹青卖，不使人间作业钱。”

却说苏州六门：葑、盘、胥、阊、娄、齐。那六门中只有阊门最盛，乃舟车辐辏之所。真个是：

翠袖三千楼上下，黄金百万水东西。
五更市贩何曾绝，四远方言总不齐。

唐解元一日坐在阊门游船之上，就有许多斯文中人，慕名来拜，出扇求其字画。解元画了几笔水墨，写了几首绝句。那闻风而至者，其来愈多。解元不耐烦，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来。解元倚窗独酌，忽见有画舫从旁摇过，舫中珠翠夺目，内有一青衣小鬟，眉目秀艳，体态绰约，舒头船外，注视解元，掩口而笑。须臾船过，解元神荡魂摇，问舟子：“可认得去的那只船么？”舟人答言：“此船乃无锡华学士府眷也，”解元欲尾其后，急呼小艇不至，心中如有所失。正要教童子去觅船，只见城中一只船儿，摇将出来。他也不管那船有载没载，把手相招，乱呼乱喊。那船渐渐至近，舱中一人，走出船头，叫声：“伯虎，你要到何处去？这般要紧！”解元打一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好友王雅宜。便道：“急要答拜一个远来朋友，故此要紧，兄的船往哪里去？”雅宜道：“弟同两个舍亲到茅山去

进香，数日方回。”解元道：“我也要茅山进香，正没有人同去，如今只得要趁便了。”雅宜道：“兄若要去，快些回家收拾，弟泊船在此相候。”解元道：“就去罢了，又回家做什么！”雅宜道：“香烛之类，也要备的。”解元道：“到那里去买罢！”遂打发童子回去，也不别这些求诗画的朋友，径跳过船来，与舱中朋友叙了礼，连呼：“快些开般。”舟子知是唐解元，不敢怠慢，即忙撑篙摇橹。行不多时，望见这只画舫就在前面。解元分付船上，随着大船而行。众人不知其故，只得依他。

次日到了无锡，见画舫摇进城里。解元道：“到了这里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。”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，原到此处停泊，明日早行。“我们到城里略走一走，就来下船。”舟子答应自去。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，进了城，到那热闹的所在，撇了众人，独自一个去寻那画舫。却又不认得路径，东行西走，并不见些踪影。走了一回，穿出一条大街上来，忽听得呼喝之声。解元立住脚看时，只见十来个仆人前引一乘暖轿，自东而来，女从如云。自古道：“有缘千里能相会。”那女从之中，阊门所见青衣小鬟，正在其内。解元心中欢喜，远远相随，直到一座大门楼下，女使出迎，一拥而入。询之傍人，说是华学士府，适才轿中乃夫人也。解元得了实信，问路出城，恰好船上取了水才到。少顷，王雅宜等也来了。问：“解元那里去了？教我们寻得不耐烦！”解元道：“不知怎的，一挤就挤散了，又不认得路径，问了半日，方能到此。”并不题起此事。至夜半，忽于梦中狂呼，如魇魅之状。从人皆惊，唤醒问之。解元道：“适梦中见一金甲神人，持金杵击我，责我进香不虔。我叩头哀乞，愿斋戒一月，只身至山谢罪！天明，汝等开船自

去，吾且暂回，不得相陪矣！”雅宜等信以为真。

至天明，恰好有一只小船来到，说是苏州去的。解元别了众人，跳上小船。行不多时，推说遗忘了东西，还要转去。袖中摸几文钱，赏了舟子，奋然登岸。到一饭店，办下旧衣、破帽，将衣巾换讧，如穷汉之状。走至华府典铺内，以典钱为由，与主管相见。卑词下气，问主管道：“小子姓康，名宣，吴县人氏，颇善书，处一个小馆为生。近因拙妻亡故，又失了馆，孤身无活，欲投一大家充书办之役，未知府上用得否？倘收用时，不敢忘恩！”因于袖中取出细楷数行，与主管观看。主管看那字，写得甚是端楷可爱，答道：“待我晚间进府禀过老爷，明日你来讨回话。”是晚，主管果然将字样禀知学士。学士看了，夸道：“写得好，不似俗人之笔，明日可唤来见我。”次早，解元便到典中，主管引进解元拜见了学士。学士见其仪表不俗，问过了姓名住居，又问：“曾读书么？”解元道：“曾考过几遍童生，不得进学，经书还都记得。”学士问是何经，解元虽习《尚书》，其实五经俱通的，晓得学士习《周易》，就答应道：“《易经》。”学士大喜道：“我书房中写帖的不缺，可送公子处作伴读。”问他要多少身价，解元道：“身价不敢领，只要求些衣服穿。待后老爷中意时，赏一房好媳妇足矣！”学士更喜，就叫主管于典中寻几件随身衣服与他换了，改名华安。送至书馆，见了公子。公子教华安抄写文字，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，华安私加改窜。公子见他改得好，大惊道：“你原来通文理，几时放下书本的？”华安道：“从来不曾旷学，但为贫所迫耳。”公子大喜，将自己日课教他改削。华安笔不停挥，真有点铁成金手段。有时题义疑难，华安就与公子讲解；若公子做不出时，华安就通篇代笔。

先生见公子学问骤进，向主人夸奖。学士讨近作看了，摇头道：“此非孺子所及，若非抄写，必是倩人。”呼公子诘问其由，公子不敢隐瞒，说道：“曾经华安改窜。”学士大惊，唤华安到来出题面试。华安不假思索，援笔立就，手捧所作呈上。学士见其手腕如玉，但左手有枝指。阅其文，词意兼美，字复精工，愈加欢喜，道：“你时艺如此，想古作亦可观也！”乃留内书房掌书记。一应往来书札，授之以意，辄令代笔，烦简曲当，学士从未曾增减一字。宠信日深，赏赐比众人加厚。华安时买酒食与书房诸童子共享，无不欢喜。因而潜访前所见青衣小鬟，其名秋香，乃夫人贴身伏侍，顷刻不离者。计无所出，乃因春暮，赋《黄莺调》以自叹：“风雨送春归，杜鹃愁，花乱飞，青苔满院朱门闭。孤灯半垂，孤衾半欹，萧萧孤影汪汪泪。忆归期，相思未了，春梦绕天涯。”

学士一日偶到华安房中，见壁间之词，知安所题，甚加称奖。但以为壮年鰥处，不无感伤，初不意其有所属意也。适典中主管病故，学士令华安暂摄其事。月馀，出纳谨慎，毫忽无私。学士欲遂用为主管，嫌其孤身无室，难以重托，乃与夫人商议，呼媒婆欲为娶妇。华安将银三两，送与媒婆，央他禀知夫人说：“华安蒙老爷夫人提拔，复为置室，恩同天地。但恐外面小家之女，不习里面规矩。倘得于侍儿中择一人见配，此华安之愿也！”媒婆依言禀知夫人，夫人对学士说了。学士道：“如此诚为两便。但华安初来时，不领身价，原指望一房好媳妇；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，倘然所配未中其意，难保其无他志也。不若唤他到中堂，将许多丫鬟听其自择。”夫人点头道是。

当晚夫人坐于中堂，灯烛辉煌，将丫鬟二十余人各盛饰装

扮，排列两边，恰似一班仙女，簇拥着王母娘娘在瑶池之上。夫人传命唤华安，华安进了中堂，拜见了夫人。夫人道：“老爷说你小心得用，欲赏你一房妻小。这几个粗婢中，任你自择。”叫老姆姆携烛下去照他一照。华安就烛光之下，看了一回，虽然尽有标致的，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内。华安立于傍边，嘿然无语。夫人叫道：“老姆姆，你去问华安：‘那一个中你的意？就配与你。’”华安只不开言。夫人心中不乐，叫：“华安，你好大眼孔，难道我这些丫头就没个中你意的？”华安道：“复夫人，华安蒙夫人赐配，又许华安自择，这是旷古隆恩，粉身难报；只是夫人随身侍婢还来不齐，既蒙恩典，愿得尽观。”夫人笑道：“你敢是疑我有吝啬之意。也罢！房中那四个一发唤出来与他看看，满他的心愿！”原来那四个是有执事的，叫做：春媚、夏清、秋香、冬瑞。春媚，掌首饰脂粉；夏清，掌香炉茶灶；秋香，掌四时衣服；冬瑞，掌酒果食品。管家老姆姆传夫人之命，将四个唤出来。那四个不及更衣，随身妆束。秋香依旧青衣。老姆姆引出中堂，站立夫人背后。室中蜡炬，光明如昼，华安早已看见了，昔日丰姿，宛然在目。还不曾开口，那老姆姆知趣，先来问道：“可看中了谁？”华安心中明晓得是秋香，不敢说破，只将手指道：“若得穿青这一位小娘子，足遂生平。”夫人回顾秋香，微微而笑，叫华安且出去。华安回典铺中，一喜一惧，喜者机会甚好，惧者未曾上手，惟恐不成。偶见月明如昼，独步徘徊，吟诗一首：“徙倚无聊夜卧迟，绿杨风静鸟栖枝。难将心事和人说，说与青天明月知。”

次日，夫人向学士说了。另收拾一所洁净房室，其床帐家火，无物不备。又合家童仆奉承他是新主管，担东送西，摆得

一室之中，锦片相似。择了吉日，学士和夫人主婚，华安与秋香中堂双拜，鼓乐引至新房，合卺成婚，男欢女悦，自不必说。夜半，秋香向华安道：“与君颇面善，何处曾相会来？”华安道：“小娘子自去思想。”又过了几日，秋香忽问华安道：“向日阖门游船中看见的可就是你？”华安笑道：“是也！”秋香道：“若然，君非下贱之辈，何故屈身于此？”华安道：“吾为小娘子傍舟一笑，不能忘情，所以从权相就。”秋香道：“妾昔见诸少年拥君，出素扇纷求书画，君一概不理，倚窗酌酒，旁若无人。妾知君非凡品，故一笑耳！”华安道：“女子家能于流俗中识名士，诚红拂、绿绮之流也！”秋香道：“此后于南门街上，似又会一次。”华安笑道：“好利害眼睛！果然，果然！”秋香道：“你既非下流，实是甚么样人？可将真姓名告我。”华安道：“我乃苏州唐解元也，与你三生有缘，得谐所愿。今夜既然说破，不可久留，欲与你图谐老之策，你肯随我去否？”秋香道：“解元为贱妾之故，不惜辱千金之躯，妾岂敢不惟命是从！”华安次日将典中帐目细细开了一本簿子，又将房中衣服首饰及床帐器皿另开一帐，又将各人所赠之物亦开一帐，纤毫不取。共是三宗帐目，锁在一个护书篋内，其钥匙即挂在锁上。又于壁间题诗一首：“拟向华阳洞里游，行踪端为可人留。愿随红拂同高蹈，敢向朱家惜下流。好事已成谁索笑？屈身今去尚含羞。主人若问真名姓，只在康宣两字头。”是夜雇了一只小船，泊于河下。黄昏人静，将房门封锁，同秋香下船，连夜望苏州去了。

天晓，家人见华安房门封锁，奔告学士。学士教打开看时，床帐什物一毫不动，护书内帐目开载明白。学士沉思，莫测其故。抬头一看，忽见壁上有诗八句，读了一遍，想：“此人原

名不是康宣。”又不知甚么意故，来府中住许多时，若是不良之人，财上又分毫不苟。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随他逃走，如今两口儿又不知逃在那里？“我弃此一婢，亦有何难。只要明白了这桩事迹。”便叫家童唤捕人来，出信赏钱，各处缉获康宣、秋香。杳无影响。过了年馀，学士也放过一边了。

忽一日学士到苏州拜客，从阊门经过。家童看见书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观书，其貌酷似华安，左手亦有枝指，报与学士知道。学士不信，分付此童再去看个详细，并访其人名姓。家童复身到书坊中，那秀才又和着一个同辈说话，刚下阶头。家童乖巧，悄悄随之。那两个转弯向潼子门下船去，仆从相随共有四五人。背后察其形相，分明与华安无二，只是不敢唐突。家童回转书坊，问店主：“适来在此看书的是什么人？”店主道：“是唐伯虎解元相公。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请酒去了。”家童道：“方才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么？”店主道：“那是祝枝山，也都是一般名士。”家童一一记了，回复了华学士。学士大惊，想道：“久闻唐伯虎放达不羁，难道华安就是他？明日专往拜谒，便知是否。”

次日写了名帖，特到吴趋坊拜唐解元。解元慌忙出迎，分宾而坐。学士再三审视，果肖华安。及捧茶，又见手白如玉，左有枝指，意欲问之，难于开口。茶罢，解元请学士书房中小坐，学士有疑未决，亦不肯轻别，遂同至书房。见其摆设齐整，啧啧叹美。少停酒至，宾主对酌多时。学士开言道：“贵县有个康宣，其人读书不遇，甚通文理。先生识其人否？”解元唯唯。学士又道：“此人去岁曾佣书于舍下，改名华安。先在小儿馆中伴读，后在学生书房管书柬，后又在小典中为主管。因他无室，教他于贱婢中自择，他择得秋香成亲。数日后夫妇俱

逃，房中日用之物一无所取，竟不知其何故？学生曾差人到贵处察访，并无其人，先生可略知风声么？”解元又唯唯。学士见他不明不白，只是胡答应，忍耐不住，只得又说道：“此人形容颇肖先生模样，左手亦有枝指，不知何故？”解元又唯唯。少顷，解元暂起身入内。学士翻看桌上书籍，见书内有纸一幅，题诗八句，读之，即壁上之诗也。解元出来，学士执诗问道：“这八句诗乃华安所作，此字亦华安之笔，如何有在尊处？必有缘故，愿先生一言以决学生之疑。”解元道：“容少停奉告。”学士心中愈闷道：“先生见教过了，学生还坐，不然即告辞矣！”解元道：“禀复不难，求老先生再用几杯薄酒。”学士又吃了数杯，解元巨觥奉劝。学士已半酣，道：“酒已过分，不能领矣！学生请教，止欲剖胸中之疑，并无他念。”解元道：“请用一箸粗饭。”饭后献茶，看看天晚，童子点烛到来。学士愈疑，只得起身告辞。解元道：“请老先生暂挪贵步，当决所疑。”命童子秉烛前引，解元陪学士随后共入后堂。

堂中灯烛辉煌，里面传呼：“新娘来！”只见两个丫鬟，伏侍一位小娘子，轻移莲步而出，珠珞重遮，不露娇面。学士惶悚退避，解元一把扯住衣袖，道：“此小妾也，通家长者，合当拜见，不必避嫌。”丫鬟铺毡，小娘子向上便拜，学士还礼不迭。解元将学士抱住，不要他还礼。拜了四拜，学士只还得两个揖，甚不过意。拜罢，解元携小娘子近学士之旁，带笑问道：“老先生请认一认，方才说学生颇似华安，不识此女亦似秋香否？”学士熟视大笑，慌忙作揖，连称得罪！解元道：“还该是学生告罪！”二人再至书房。解元命重整杯盘，洗盏更酌。酒中学士复叩其详，解元将阖门舟中相遇始末细说一遍，各各抚掌大笑。学士道：“今日即不敢以记室相待，少不得行

子婿之礼。”解元道：“若要甥舅相行，恐又费丈人妆奁耳。”二人复大笑。是夜，尽欢而别。

学士回到舟中，将袖中诗句置于桌上，反覆玩味：“首联道‘拟向华阳洞里游’，是说有茅山进香之行了，‘行踪端为可人留’，分明为中途遇了秋香，担阁住了。第二联‘愿随红拂同高蹈，改向朱家惜下流’，他屈身投靠，便有相挈而逃之意。第三联‘好事已成谁索笑？屈身今去尚含羞’，这两句明白。末联‘主人若问真名姓，只在康宣两字头。’康字与唐字头一般，宣字与寅字头无二，是影着唐寅二字，我自不能推详耳。他此举虽似情痴，然封还衣饰，一无所取，乃礼义之人，不枉名士风流也。”学士回家，将这段新闻向夫人说了，夫人亦骇然。于是厚具装奁，约值千金，差当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。从此两家遂为亲戚，往来不绝。至今吴中把此事传作风流话柄。有唐解元《焚香默坐歌》，自述一生心事，最做得好！歌曰：“焚香嘿坐自省已，口里喃喃想心里。心中有甚害人谋？口中有甚欺心语？为人能把口应心，孝弟忠信从此始。其馀小德或出入，焉能磨涅吾行止。头插花枝手把杯，听罢歌童看舞女。食色性也古人言，今人乃以为之耻。及至心中与口中，多少欺人没天理。阴为不善阳掩之，则何益矣待劳耳。请坐且听吾语汝，凡人有生必有死。死见阎君面不惭，才是堂堂好男子。”

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

欲学为仙说与贤，长生不老是虚传。

少贪色欲身康健，心不瞞人便是仙。

话说故宋时杭州普济桥有个宝山院，乃嘉泰中所建，又名华光庙，以奉五显之神。那五显？一显，聪昭圣孚仁福善王；二显，明昭圣孚义福愿王；三显，正昭圣孚智福应王；四显，直昭圣孚爱福惠王；五显，德昭圣孚信福庆王。此五显，乃是五行之佐，最有灵应——或言五显即五通，此谬言也——绍定初年，丞相郑清之重修，添造楼房精舍，极其华整。遭元时兵火，道侣流散，房垣倒塌；左右民居，亦皆凋落。至正初年，道士募缘修理，香火重兴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本郡秀才魏宇，所居于庙相近，同表兄服道勤读书于庙旁之小楼。魏生年方一十七岁，丰姿俊雅，性复温柔，言语恂恂，宛如处子。每赴文会，同辈辄调戏之，呼为魏娘子，魏生羞脸发赤。自此不会宾客，只在楼上温习学业，惟服生朝夕相见。一日，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，魏生独居楼中读书。约至二鼓，忽闻有人叩门，生疑表兄之来也。开而视之，见一先生，黄袍蓝袖，丝拂纶巾，丰仪美髯，香风袭袭，有出世凌云之表。背后跟着个小道童，也生得清秀，捧着个朱红盒子。先生自说：

“吾乃纯阳吕洞宾，遨游四海，偶尔经过此地。空中闻子书声清亮，殷勤嗜学，必取科甲，且有神仙之分。吾与汝宿世有缘，合当度汝。知汝独居，特特奉访！”魏生听说，又惊又喜，连忙下拜，请纯阳南面坐定，自己侧坐相陪。洞宾呼道童，拿过盒子，摆在桌上，都是鲜异果品，和那山珍海错，馨香扑鼻。所用紫金杯、白玉壶，其壶不满三寸，出酒不竭；其酒色如琥珀，味若醍醐。洞宾道：“此仙肴仙酒，惟吾仙家受用。以子有缘，故得同享。”魏生此时，恍恍惚惚，如已在十洲三岛之中矣！饮酒中间，洞宾道：“今夜与子奇遇，不可无诗。”魏生欲观仙笔，即将文房四宝，列于几上。洞宾不假思索，信笔赋诗四道：“黄鹤楼前灵气生，蟠桃会上啜玄英。剑横紫海秋光动，每夕乘云上玉京。”其一。“嵯峨栋宇接云烟，身在蓬壶境里眠。一觉不知天地老，醒来又见几桑田。”其二。“一粒金丹羽化奇，就中玄妙少人知。夜来忽听钧天乐，知是仙人跨鹤时。”其三。“剑气横空海月浮，遨游顷刻遍神州。蟠桃历尽三千度，不计人间九百秋。”其四。字势飞舞，魏生赞不绝口。洞宾问道：“子聪明过人，可随意作一诗，以观子仙缘之迟速也。”魏生亦赋二绝：“十二峰前琼树齐，此生何似蹑天梯。消磨寰宇尘氛净，漫着霞裳礼玉枢。”其一。“天空月色两悠悠，绝胜飞吟亭上游。夜静玉箫天宇碧，直随鹤驭到瀛洲。”其二。

洞宾览毕，目视魏生微笑道：“子有瀛洲之志，真仙种也！昔西汉大将军霍去病，祷于神君之庙，神君现形，愿为夫妇。去病大怒而去。后病笃，复遣人哀恳神君求救。神君曰：‘霍将军体弱，吾欲以太阴精气补之。霍将军不悟，认为淫欲，遂尔见绝。今日之病，不可救矣！’去病遂死。仙家度人之法，

不拘一定，岂是凡人所知？惟有缘者信之不疑耳。吾更赠子一诗。”诗云：

“相逢此夕在琼楼，酬酢灯前且自留。
玉液斟来晶影动，珠玑赋就峡云收。
漫将夙世人间了，且借仙缘天上修。
从此岳阳消息近，白云天际自悠悠。”

魏生读诗会意，亦答一绝句：“仙境清虚绝欲尘，凡心那杂道心真。后庭无树栽琼玉，空羡隋炀堤上人。”

二人唱和之后，意益绸缪。洞宾命童子且去：“今夜吾当宿此。”又向魏生道：“子能与吾相聚十昼夜，当令子神完气足，日记万言！”魏生信以为然。酒酣，洞宾先寝，魏生和衣睡于洞宾之侧。洞宾道：“凡人肌肉相凑，则神气自能往来。若和衣各睡，吾不能有益于子也。”乃抱魏生于怀，为之解衣，并枕而卧。洞宾软款抚摩，渐至狎浪。魏生欲窃其仙气，隐忍不辞。至鸡鸣时，洞宾与魏生说：“仙机不可漏泄，乘此未明，与子暂别，夜当再会。”推窗一跃，已不知所在。魏生大惊，决为真仙。取夜来金玉之器看之，皆真物也，制度精巧可爱。枕席之间，馥香不散。魏生疑思不已。至夜，洞庭又来与生同寝。一连宿了十馀夜，情好愈密，彼此俱不忍舍。

一夕，洞宾与魏生饮酒，说道：“我们的私事，昨日何仙姑赴会回来，知道了，大发恼怒，要奏上玉帝，你我都受罪责。我再三求告，方才息怒。他见我你说你十分标致，要来看你。夜间相会时，你陪个小心，求服他，我自也在里面撺掇。倘得欢喜起来，从了也不见得。若得打做一家，这事永不露出来。得

他太阴真气，亦能少助。”魏生听说，心中大喜。到日间，疾忙置办些美酒精饌果品，等候到晚。且喜这几日，服道勤不来，只魏生一个在楼上。魏生见更深入静了，焚起一炉好香，摆下酒果，又穿些华丽衣服，妆扮整齐，等待二仙。只见洞宾领着何仙姑径来楼上。看这仙姑，颜色柔媚，光艳射人，神采夺目。魏生一见，神魂飘荡，心意飞扬。那时身不由己，双膝跪下在仙姑面前。何仙姑看见魏生果然标致，心里真实欢喜，到假意做个恼怒的模样，说道：“你两个做得好事！扰乱清规，不守仙范，那里是出家读书人的道理！”虽然如此，嗔中有喜。魏生叩头讨饶，洞宾也陪着小心，求服仙姑。仙姑说道：“你二人既然知罪，且饶这一次！”说了，便要起身。魏生再三苦留，说道：“尘俗粗肴，聊表寸意。”洞宾又恳恳撝掇，说：“略饮数杯见意，不必固辞。若去了，便伤了仙家和气。”仙姑被留不过，只得勉强坐了，轮番把盏。洞宾又与仙姑说：“魏生高才能诗，今夕之乐，不可无咏！”仙姑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师兄起句。”洞宾也不推辞。“每日蓬壶恋玉卮，暂同仙伴乐须斯。”（洞宾）；“一宵清兴因知己，几朵金莲映碧池。”（仙姑）；“物外幸逢环暖，人间亦许凤皇仪。”（魏生）；“殷勤莫为桃源误，此夕须调琴瑟丝。”（洞宾）。

仙姑览诗，大怒道：“你二人如何戏弄我？”魏生慌忙磕头谢罪。洞宾劝道：“天上人间，其情则一。洛妃解佩，神女行云，此皆吾仙家故事也。世上佳人才子，犹为难遇，况魏生原有仙缘，神仙聚会，彼此一家，何必分体别形，效尘俗之态乎？”说罢，仙姑低头不语，弄其裙带。洞宾道：“和议已成，魏字可拜谢仙姑俯就之恩也。”魏生连忙下拜。仙姑笑扶而起，入席再酌，尽欢而罢。是夜，三人共寝。魏生先近仙

姑，次后洞宾举事，阳变阴间，欢娱一夜。仙姑道：“我三人此会，真是奇缘。可于枕上联诗一律。”仙姑首唱：“满目辉光满目烟，无情却被有情牵。”（仙姑）；“春来杨柳风前舞，雨后桃花浪里颠。（魏生）；“须信仙缘应不爽，漫将好事了当年。”（仙姑）；香销梦绕三千界，黄鹤栖迟一夜眠。”（洞宾）。

鸡鸣时，二仙起身欲别，魏生不舍，再三留恋，恳求今夜重会。仙姑含着羞说道：“你若谨慎，不向人言，我当源源而至。”自此以后，无夕不来。或时二仙同来，或时一仙自来。虽表兄服生，同寓书楼，一壁之隔，窗中来去，全不露迹。如此半载有馀。

魏生渐渐黄瘦，肌肤销铄，欲食日减。夜间偏觉健旺，无奈日里倦怠，只想就枕。服生见其如此模样，叩其染病之故，魏生坚不肯吐。服生只得对他父亲说知，魏公到楼上看了儿子，大惊，乃取镜子教儿自家照看。魏生自睹羸之状，亦觉骇然。魏公劝儿回家调理，儿子那里肯回，乃请医切脉，用药调理。是夜，二仙又来。魏生述容颜黄瘦，父亲要搬回之语。洞宾道：“凡人成仙，脱胎换骨，定然先将俗肌消尽，然后重换仙体，此非肉眼所知也。”魏生由此不疑，连药也不肯吃。

再过数日，看看一丝两气，魏公着了忙，自携铺盖，往楼上守着儿子同宿。到夜半，儿子向着床里说鬼话，魏公叫唤不醒，连隔房服道勤都起身来看。只见魏生口里说：“二位师父怕怎的！不要去！”伸出手来，一把扯住，却扯了父亲。魏公双眼流泪，叫：“我儿！你病势十死一生，尤自不肯实说！那二位师父是何人？想是邪魅。”魏生道：“是两个仙人来度我

的，不是邪魅。”魏公见儿沉重，不管他肯不肯，顾了一乘小轿抬回家去将息。儿子道：“仙人与我紫金杯、白玉壶，在书柜里，与我检好。”开柜看时，那是紫金、白玉，都是黄泥、白泥捻就的。魏公道：“我儿，眼见得不是仙人是邪魅！”魏生恰才心慌，只得将庙中初遇纯阳，后遇仙姑，始末叙了一遍。

魏公大惊，一面教妈妈收拾净房，伏侍儿子养病，一面出门访问个妖的法师。走不多步，恰好一个法师，手中拿着法环摇将过来，朝着打个问讯。魏公连忙答礼，问道：“师父何来？”这法师说道：“弟子是湖广武当山张三丰老爷的徒弟，姓裴，法名守正，传得五雷法，普救人世。因见府上有妖气，故特动问。”魏公听得说话有些来历，慌忙请法师到里面客位里坐。茶毕，就把儿子的事，备细说与裴法师知道。裴道说：“令郎今在何处？”魏公就邀裴法师进到房里看魏生。裴道一见魏生，就与魏公说：“令郎却被两个雌雄妖精迷了。若再过旬日不治，这命休了！”魏公听说，慌忙下拜，说道：“万望师父慈悲，垂救犬子则个！永不敢忘！”裴法师说：“我今晚就与你拿这精怪！”魏公说：“如此甚好！或是要甚东西，吾师说来，小人好去治办。”裴守正说：“要一副熟三牲，和酒果、五雷纸马、香烛、朱砂、黄纸之类。”分付毕，又道：“暂且别去，晚上过来。”魏公送裴道出门，嘱道：“晚上准望光降。”裴法师道：“不必说。”照旧又来街上，摇着法环而去。

魏公慌忙买办合用物件，都齐备了，只等裴法师来捉鬼。到晚，裴法师来了，魏公接着法师，说：“东西俱已完备，不知要摆在那里？”裴道说：“就摆在令郎房里。”抬两张桌子进去，摆下三牲福物，烧起香来。裴道戴上法冠，穿领法衣，

仗着剑，步起罡来，念动咒诀，把朱砂书起符来，正要烧这符去，只见这符都是水湿的，烧不着，裴法师骂道：“畜生，不得无礼！”把剑望空中斫将去。这口剑被妖精接着，拿去悬空钉在屋中间，动也动不得。裴道心里慌张，把平生的法术都使出来，一些也不灵。魏公看着裴道，说：“师父头上戴的道冠儿那里去了？”裴道说：“我不曾除下，如何便没了？又是作怪！”连忙使人去寻，只见门外有个尿桶，这道冠儿浮在尿桶面上。捞得起来时，烂臭，如何戴在头上！裴道说：“这精怪妖气太盛，我的法术敌他不过，你自别作计较。”魏公见说，心里虽是烦恼，免不得把福物收了，请裴道来堂前散福，吃了酒饭。夜又深了，就留裴道在家安歇，彼此俱不欢喜。裴道也闷闷的，自去侧房里脱了衣服睡，才要合眼，只见三四个黄衣力士，扛四五十斤一块石板，压在裴道身上。口里说：“谢贼道的好法！”裴道压得动身不得，气也透不转，慌了，只得叫道：“有鬼，救人！救人！”原来魏公家里人正收拾未了，还不曾睡，听得裴道叫响，魏公与家人拿着灯火，走进房来。看裴道时，见裴道被块青石板压在身上，动不得。两三个人慌忙扛去这块石板，救起裴道来，将姜汤灌了一回。东方已明，裴道也醒了。裴道梳洗已毕，又吃些早粥，辞了魏公自去，不在话下。

魏公见这模样，夫妻两个，泪不曾干，也没奈何。次日，表兄服道勤来看魏生。魏公与服生备说夜来裴道着鬼之事，“怎生是好？”服生说道：“本庙华光菩萨最灵感，原在庙里被精了，我们备些福物，做道疏文烧了，神道正必胜邪，或可救得。”服生现与同会李林等说了，这些会友，个个爱惜魏生，争出分子，备办福物，香烛、纸马、酒果，摆列在神道面前，

与魏公拜献，就把疏文宣读：“惟神正气摄乎山川，善恶不爽；威灵布于寰宇，祸福无私。今魏宇者，读书本庙，祸被物精。男女不分，夤夜欢娱于一席；阴阳无间，晨昏耽乐于两情。苟且相交，不顾逾墙之戒；无媒而合，自同钻穴之污。先假纯阳，比顽不已；后托何氏，淫乐无休。致使魏生形神摇乱，全无清爽之期；心志飞扬，已失永长之道。或月怪，或花妖，殛之以灭其迹；或山精，或木魅，之使屏其形。阳伸阴屈，物泰民安，万众皆钦，惟神是祷！李林等拜疏。”

疏文念毕，烧化了纸，就在庙里散福。众人因论吕洞宾、何仙姑之事，李林道：“忠清巷新建一座纯阳庵，我们明早同去拈香，通陈此事。倘然吕仙有灵，必然震怒。”众人齐声道好。次日，同会十人，不约而齐都到纯阳祖师面前，拈香拜祷。转来回覆了魏公。从此夜为始，魏生渐觉清爽，但元神不能骤复，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欢喜。

过了数日，自备三牲祭礼，往华光庙，一则赛愿，二则保福。众友闻知，都来陪他拜神，礼毕，化纸，只见魏公双眸紧闭，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，端然不动，叫道：“魏则优，你儿子的性命，亏我救了。我乃五显灵官是也！”！众人知华光菩萨附体，都来参拜，叩问：“魏宇所患何等妖精？神力如何救拔？病体几时方能全妥？”魏公口里又说道：“这二妖，乃是多年的龟精，一雌一雄，惯迷惑少年男女。吾神访得真了，先差部下去拿他。二妖神通广大，反为所败。吾神亲往收捕，他兀自假冒吕洞宾、何仙姑名色，抗拒不服。大战百合，不分胜败。恰好洞宾、仙姑亦知此情，奏闻玉帝，命神将、天兵下界，真仙既到，伪者自不能敌。二妖逃走，去乌江孟子河里去躲，吾神将火轮去烧得出来，又与交战，被洞宾先生，飞剑斩了雄

的龟精，雌的直驱在北海冰阴中受苦，永不赦出。吾神与洞宾、仙姑奏覆上帝，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。吾神奏道：‘他是年幼书生，一时被惑，父母朋友，俱悔过求忏。况此生后有功名，可以恕之。’上帝方准免罚。你看我的袍袖，都战裂了。那雄龟精的腹壳，被吾神劈来，埋于后园碧桃树下。你若要儿子速愈，可取此壳煎膏，用酒服之，便愈也。”说罢，魏公跌倒在地下。从人扶起，唤醒，问他时，魏公并不晓得菩萨附体一事。众人向魏公说这备细，魏公惊异，就神帐中看神道袍袖，果然裂开。往后园碧桃树下，掘起浮土，见一龟板，约有三尺之长，犹带血肉。魏公取归，煎膏入酒，与魏生吃，一日三服，比及膏完，病已全愈。于是父子往华光庙祭赛，与神道换袍，又往纯阳庵烧香。后魏宇果中科甲。有诗为证：

真妄由来本自心，神仙岂肯蹈邪淫！
人心不被邪淫惑，眼底蓬莱便可寻。

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话说西湖景致，山水鲜明。晋朝咸和年间，山水大发，汹涌流入西门。忽然水内有牛一头见浑身金色。后水退，其牛随行至北山，不知去向。哄动杭州市上之人，皆以为显化。所以建立一寺，名曰金牛寺。西门，即今之涌金门，立一座庙，号金华将军。当时有一番僧，法名浑寿罗，到此武林郡云游，玩其山景，道：“灵鹫山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见，原来飞到此处。”当时人皆不信。僧言：“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，唤做灵鹫岭，这山洞里有个白猿，看我呼出为验。”果然呼出白猿来。山前有一亭，今唤做冷泉亭。又有一座孤山，生在西湖中。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隐居，使人搬挑泥石，砌成一条走路，东接断桥，西接栖霞岭，因此唤作孤山路。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，筑一条路，南至翠屏山，北至栖霞岭，唤做白公堤，不时被山水冲倒，不只一番，用官钱修理。后宋时苏东坡来做太守，因见有这两条路被水冲坏，就买木石，起人夫筑得坚固。六桥上朱红栏杆，堤上栽种桃柳，到春景融和，端的十分好景，堪描入画，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。又孤山路畔，起造两条石桥，

分开水势，东边唤做断桥，西边唤做西宁桥。真乃：

隐隐山藏三百寺，依稀云锁二高峰。

说话的，只说西湖美景，仙人古迹。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，只因游玩西湖，遇着两个妇人，直惹得几处州城，闹动了花街柳巷。有分教才人把笔，编成一本风流话本。单说那子弟，姓甚名谁？遇着甚般样的妇人？惹出甚般样事？有诗为证：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话说宋高宗南渡，绍兴年间，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巷内，有一个宦家，姓李，名仁。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，又与邵太尉管钱粮。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，排行小乙。他爹曾开生药店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，年方二十二岁。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。忽一日，许宣在铺内做买卖，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，打个问讯，道：“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，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。今清明节近，追修祖宗，望小乙官到寺烧香，勿误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子准来。”和尚相别去了。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。原来许宣无有老小，只在姐姐家住。当晚与姐姐说：“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菴子，明日要荐祖宗，走一遭了来。”次日早起买了纸马、蜡烛、经幡、钱垛一应等项，吃了饭，换了新鞋袜；衣服，把菴子、钱马使条袱子包了，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。李将仕见，问许宣何处去，许宣道：“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菴子，追荐祖宗，乞叔叔容暇

一日。”李将仕道：“你去便回。”

许宣离了铺中，入寿安坊，花市街，过井亭桥，往清河街后钱塘门，行石函桥，过放生碑，径到保叔塔寺。寻见送馒头的和尚，忏悔过疏头，烧了菴子，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。吃斋罢，别了和尚，离寺迤迤闲走，过西宁桥、孤山路、四圣观，来看林和靖坟，到六一泉闲走。不期云生西北，雾锁东南，落下微微细雨，渐大起来。正是清明时节，少不得天公应时，催花雨下，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。许宣见脚下湿，脱下了新鞋袜，走出四圣观来寻船，不见一只。正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过来。许宣暗喜，认时，正是张阿公。叫道：“张阿公，搭我则个。”老儿听得叫，认时，原来是许小乙。将船摇近岸来，道：“小乙官，着了雨，不知要何处上岸？”许宣道：“涌金门上岸。”

这老儿扶许宣下船，离了岸，摇近丰乐楼来。摇不上十数丈水面，只见岸上有人叫道：“公公，搭船则个。”许宣看时，是一个妇人，头戴孝头髻，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，穿一领白绢衫儿，下穿一条细麻布裙。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头上一双角髻，戴两条大红头须，插着两件着饰，手中捧着一个包儿，要搭船。那老张对小乙官道：“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，一发搭了他去。”许宣道：“你便叫他下来。”老儿见说，将船傍了岸边，那妇人同丫鬟下船，见了许宣，起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向前道一个万福。许宣慌忙起身答礼。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，娘子把秋波频转，瞧着许宣。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，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，傍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，也不免动念。那妇人道：“不敢动问官人，高姓尊讳？”许宣答道：“在下姓许，名宣，排行第一。”妇

人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，生药铺内做买卖。”那娘子问了一回，许宣寻思道：“我也问他一问。”起身道：“不敢拜问娘子高姓？潭府何处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，嫁了张官人，不幸亡过了，见葬在这雷岭。为因清明节近，今日带了丫鬟，往坟上祭扫了方回。不想值雨，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，实是狼狈。”又闲讲了一回，迤迤船摇近岸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奴家一时心忙，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，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，并不有负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自便，不妨，些须船钱，不必计较。”还罢船钱，那雨越不住，许宣挽了上岸。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口，若不弃时，可到寒舍拜茶，纳还船钱。”许宣道：“小事何消挂怀。天色晚了，改日拜望。”说罢，妇人共丫鬟自去。

许宣入涌金门，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，见一个生药铺，正是李将仕兄弟的店。许宣走到铺前，正见小将仕在门前。小将仕道：“小乙哥，晚了那里去？”许宣道：“便是去保叔塔烧子，着了雨，望借一把伞则个。”将仕见说，叫道：“老陈，把伞来与小乙官去。”不多时，老陈将一把雨伞撑开，道：“小乙官，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，八十四骨，紫竹柄的好伞，不曾有一些儿破，将去休坏了！仔细，仔细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分付。”接了伞，谢了将仕，出羊坝头来，到后市街巷口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小乙官人。”许宣回头看时，只见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檐下，立着一个妇人，认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。许宣道：“娘子如何在此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便是雨不得住，鞋儿都踏湿了。教青青回家取伞和脚下。又见晚下来，望官人搭几步则个。”许宣和白娘子合伞到坝头，道：“娘子

到那里去？”白娘子道：“过桥投箭桥去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娘子，小人自往过军桥去，路又近了，不若娘子把伞将去，明日小人自来取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却是不当，感谢官人厚意！”许宣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，只见姐夫家当直王安拿着钉靴雨伞来接不着，却好归来。到家内吃了饭。当夜思量那妇人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，情意相浓。不想金鸡叫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。正是：

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蜂闹五更。

到得天明起来，梳洗罢，吃了饭，到铺中，心忙意乱，做些买卖也没心想。到午时后，思量道：“不说一谎，如何得这伞来还人？”当时许宣见老将仕坐在柜上，向将仕说道：“姐夫叫许宣归早些，要送人情，请暇半日。”将仕道：“去了，明日早些来！”许宣唱个喏，径来箭桥双茶坊巷口寻问白娘子家里。问了半日，没一个认得。正踌躇间，只见白娘子家丫鬟青青，从东边走来。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家何处住？讨伞则个。”青青道：“官人随我来。”许宣跟定青青，走不多路，道：“只这里便是。”许宣看时，见一所楼房，门前两扇大门，中间四扇看街子眼，当中挂顶细密朱红帘子，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，挂四幅名人山水古画。对门乃是秀王府墙。那丫头转入帘子内，道：“官人请入里面坐。”许宣随步入到里面，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：“娘子，许小乙官人在此。”白娘子里面应道：“请官人进里面拜茶。”许宣心下迟疑，青青三回五次催许宣进去。许宣转到里面，只见四扇暗子窗，揭起青布幕，一个坐起，桌上放一盆虎须菖蒲，两边也挂四幅美人，中

间挂一幅神像，桌上放一个古铜香炉花瓶。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个万福，道：“夜来多蒙小乙官人应付周全，识荆之初，甚是感谢不浅！”许宣道：“些微何足挂齿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少坐拜茶。”茶罢，又道：“片时薄酒三杯，表意而已。”许宣方欲推辞，青青已自把菜蔬、果品流水排将出来。许宣道：“感谢娘子置酒，不当厚扰。”饮至数杯，许宣起身道：“今日天色将晚，路远，小子告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官人的伞，舍亲昨夜转借去了，再饮几杯，着人取来。”许宣道：“日晚，小子要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再饮一杯。”许宣道：“饮饌好了，多感，多感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既是官人要回，这伞相烦明日来取则个。”许宣只得相辞了回家。

至次日，又来店中做些买卖，又推个事故，却来白娘子家取伞。娘子见来，又备三杯相款。许宣道：“娘子还了小子的伞罢，不必多扰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既安排了，略饮一杯。”许宣只得坐下。那白娘子筛一杯酒，弟与许宣，后樱桃口，露榴子牙，娇滴滴声音，带着满面春风，告道：“小官人在上，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。奴家亡了丈夫，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，一见便蒙错爱。正是你有心，我有意。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，与你共成百年姻眷，不枉天生一对，却不是好？”许宣听那妇人说罢，自己寻思：“真个好一段姻缘，若取得这个浑家，也不枉了。我自十分肯了，只是一件不谐，思量我日间李将仕家做主管，夜间在姐夫家安歇，虽有些少东西，只好办身上衣服，如何得钱来娶老小？”自沉吟不答。只见白娘子道：“官人何故不回言语？”许宣道：“多感过爱，实不相瞒，只为身边窘迫，不敢从命。”娘子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囊中自有馀财，不必挂念。”便叫青青道：“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。”只见青青

手扶栏杆，脚踏胡梯，取下一个包儿来，递与白娘子。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，这东西将去使用，少欠时再来取。”亲手递与许宣。许宣接得包儿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。藏于袖中，起身告回。青青把伞来还了许宣，许宣接得相别，一径回家，把银子藏了。当夜无话。

明日起来，离家到官巷口，把伞还了李将仕。许宣将些碎银子，买了一只肥好烧鹅、鲜鱼、精肉、嫩鸡、果品之类，提回家来。又买了一樽酒，分付养娘、丫鬟安排整下。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，饮馔俱已完备，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。李募事却见许宣请他，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今日做甚么子坏钞？日常不曾见酒盏儿面，今朝作怪！”三人依次坐定饮酒。酒至数杯，李募事道：“尊舅，没事教你坏钞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多谢姐夫，切莫笑话，轻微何足挂齿。感谢姐夫、姐姐管雇多时，一客不烦二主人，许宣如今年纪长成，恐虑后无人养育，不是了处。今有一头亲事在此说起，望姐夫、姐姐与许宣主张，结果了一生终身也好。”姐夫、姐姐听得说罢，肚内暗自寻思，道：“许宣日常一毛不拔，今日坏得些钱钞，便要我替他讨老小？”夫妻二人，你我相看，只不回话。吃酒了，许宣自做买卖。过了三两日，许宣寻思道：“姐姐如何不说起？”忽一日，见姐姐问道：“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？”姐姐道：“不曾。”许宣道：“如何不曾商量？”姐姐道：“这个事不比别样的事，仓卒不得，又见姐夫这几日面色心焦，我怕他烦恼，不敢问他。”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如何不上紧？这个有甚难处？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钱，故此不理。”许宣便起身到卧房中，开箱取出白娘子的银来，把与姐姐，道：“不必推故，只要姐夫做主。”姐姐道：“吾弟多时在叔叔家中做主管，积趸得这些私

房，可知道要娶老婆！你且去，我安在此。”

却说李募事归来，姐姐道：“丈夫，可知小舅要娶老婆，原来自趟得些私房，如今教我倒换些零碎使用，我们只得与他完就这亲事则个。”李募事听得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得他积得些私房也好。拿来我看！”做妻的连忙将出银子，递与丈夫。李募事接在手中，番来覆去，看了上面凿的字号，大叫一声：“苦！不好了，全家是死！”那妻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丈夫，有甚么利害之事？”李募事道：“数日前邵太尉库内封记锁押俱不动，又无地穴得入，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。见今着落临安府捉贼人，十分紧急，没有头路得获，累害了多少人。出榜缉捕，写着字号、锭数，‘有人捉获贼人、银子者，赏银五十两；知而不首，及窝藏贼人者，除正犯外，全家发边远充军。’这银子与榜上字号不差，正是邵太尉库内银子。即今捉捕十分紧急。正是火到身边，顾不得亲眷，自可去拨。明日事露，实难分说。不管他偷的、借的，宁可苦他，不要累我。只得将银子出首，免了一家之害。”老婆见说了，合口不得，目瞪口呆。

当时拿了这锭银子，径到临安府出首。那大尹闻知这话，一夜不睡。次日，火速差缉捕使臣何立。何立带了伙伴，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径到官巷口李家生药店捉正贼许宣。到得柜边，发声喊，把许宣一条绳子绑缚了，一声锣，一声鼓，解上临安府来。正值韩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，当厅跪下，喝声：“打！”许宣道：“告相公，不必用刑，不知许宣有何罪？”大尹焦躁道：“真赃正贼，有何理说！还说无罪？邵太尉府中不动封锁，不见了一号大银五十锭，见有李募事出首，一定这四十九锭也在你处。想不动封皮，不见了银子，你也是个妖

人！不要打，……”喝教：“拿些秽血来！”许宣方知是这事，大叫道：“不是妖人，待我分说！”大尹道：“且住！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？”许宣将借伞、讨伞的上项事，一一细说一遍。大尹道：“白娘子是甚么样人？见住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凭他说，是白三班白殿直的亲妹子，如今见住箭桥边双茶坊巷口，秀王墙对黑楼子高坡儿内住。”那大尹随即便叫缉捕使臣何立押领许宣，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。

何立等领了钧旨，一阵做公的径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前看时，门前四扇看阶，中间两扇大门，门外避藉陞，坡前却是垃圾，一条竹子横夹着。何立等见了这个模样，到都呆了！当时就叫捉了邻人，上首是做花的后大，下首是做皮匠的孙公。那孙公摆忙的吃他一惊，小肠气发，跌倒在地。众邻舍都走来，道：“这里不曾有甚么白娘子。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检合家时病死了，青天白日常有鬼出来买东西，无人敢在里头住。几日前，有个疯子立在门前唱喏。”何立教众人解下横门竹竿，里面冷清清地，起一阵风，卷出一道腥气来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倒退几步。许宣看了，则声不得，一似呆的。做公的数中，有一个能胆大，排行第二，姓王，专好酒吃，都叫他做“好酒王二”。王二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发声喊，一齐哄将入去，看时，板壁、坐起、桌凳都有。来到胡梯边，教王二前行，众人跟着，一齐上楼。楼上灰尘三寸厚，众人到房门前，推开房门一望，在上挂着一张帐子，箱笼都有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，坐在床上。众人看了，不敢向前。众人道：“不知娘子是神是鬼？我等奉临安大尹钧旨，唤你去与许宣执证公事。”那娘子端然不动。“好酒王二”道：“众人都不敢向前，怎的是了？你可将一坛酒来，与我吃了，做我

不着，捉他去见大尹。”众人连忙叫两三个下去，提一坛酒来与王二吃。王二开了坛口，将一坛酒吃尽了，道：“做我不着！”将那空坛望着帐子内打将去。不打万事皆休，才然打去，只听得一声响，却是青天里打一个霹雳，众人都惊倒了！起来看时，床上不见了那娘子，只见明晃晃一堆银子。众人向前看了，道：“好了。”计数四十九锭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将银子去见大尹也罢。”扛了银子，都到临安府。何立将前事禀覆了大尹。大尹道：“定是妖怪了。也罢，邻人无罪宁家。”差人送五十锭银子与邵太尉处，开个缘由，一一禀覆过了。许宣照“不应得为而为之事”，理重者决杖，免刺，配牢城营做工，满日疏放。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，李募事因出首许宣，心上不安，将邵太尉给赏的五十两银子，尽数付与小舅作为盘费。李将仕与书二封，一封与押司范院长，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。许宣痛哭一场，拜别姐夫、姐姐，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人押着，离了杭州，到东新桥，下了航船。不一日，来到苏州。先把书去见了范院长并王主人。王主人与他官府上下使了钱，打发两个公人去苏州府，下了公文，交割了犯人，讨了回文，防送人自回。范院长、王主人保领许宣不入牢中，就在王主人门前楼上歇了。许宣心中闷癖，壁上题诗一首：“独上高楼望故乡，愁看斜日照纱窗。平生自是真诚士，谁料相逢妖媚娘！白白不知归甚处？青青岂识在何方？抛离骨肉来苏地，思想家中寸断肠！”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。忽遇九月下旬，那王主人正在门首闲立，看街上人来人往，只见远远一乘轿子，旁边一个丫鬟跟着，道：“借问一声：此间不是王主人家么？”王主人连忙起身，道：

“此间便是。你寻谁人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寻临安府来的许小乙官人。”主人道：“你等一等，我便叫了他出来。”这乘轿子便歇在门前。王主人便入去，叫道：“小乙哥，有人寻你。”许宣听得，急走出来，同主人到门前看时，正是青青跟着，轿子里坐着白娘子。许宣见了，连声叫道：“死冤家！自被你盗了官库银子，带累我吃了多少苦，有屈无伸，如今到此地位，又赶来做甚么？可羞死人！”那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，不要怪我，今番特来与你分辩这件事。我且到主人家里面与你说。”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轿。许宣道：“你是鬼怪，不许入来。”挡住了门不放他。那白娘子与主人深深道了个万福，道：“奴家不相瞒，主人在上，我怎的是鬼怪？衣裳有缝，对日有影。不幸先夫去世，教我如此被人欺负！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为，非干我事。如今怕你怨畅我。特地来分说明白了，我去也甘心。”主人道：“且教娘子入来，坐了说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我和你到里面，对主人家的妈妈说。”门前看的人自都散了。许宣入到里面，对主人家并妈妈道：“我为他偷了官银子事，如此如此，因此教我吃场官司。如今又赶到此，有何理说？”白娘子道：“先夫留下银子，我好意把你，我也不知怎的来的。”许宣道：“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时，门前都是垃圾？就帐子里一响，不见了你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你为这银子捉了去，我怕你说出我来，捉我到官，妆幌子羞人不好看。我无奈何，只得走去华藏寺前姨娘家躲了，使人担垃圾堆在门前，把银子安在床上，央邻舍与我说谎。”许宣道：“你却走了去，教我吃官事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将银子安在床上，只指望要好，那里晓得有许多事情？我见你配在这里，我便带了些盘缠，搭船到这里寻你。如今分说都明白了，我去也。敢是我

和你前生没有夫妻之分！”那王主人道：“娘子许多路来到这里，难道就去？且在此间住几日，却理会。”青青道：“既是主人家再三劝解，娘子且住两日。当初也曾许嫁小乙官人。”白娘子随口便道：“羞杀人！终不成奴家没人要？只为分别是非而来。”王主人道：“既然当初许嫁小乙哥，却又回去！且留娘子在此。”打发了轿子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妈妈，那妈妈劝主人与许宣说合，选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，共百年谐老。光阴一瞬，早到吉日良时。白娘子取出银两，央王主人办备喜筵，二人拜堂结亲。酒席散后，共入纱厨，白娘子放出迷人声态，颠鸾倒凤，百媚千娇，喜得许宣如遇神仙，只恨相见之晚。正好欢娱，不觉金鸡三唱，东方渐白。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自此日为始，夫妻二人如鱼似水，终日在王主人家快乐昏迷缠定。

日往月来，又早半年光景。时临春气融和，花开如锦，车马往来，街坊热闹。许宣问主人家道：“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闲游，如此喧嚷？”主人道：“今日是二月半，男子妇人，都去看卧佛。你也好去承天寺里闲走一遭。”许宣见说，道：“我和妻说一声，也去看一看。”许宣上楼来，和白娘子说：“今日二月半，男子、妇人都去看卧佛，我也看一看就来。有人寻说话，回说不在家，不可出来见人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有甚好看，只在家中却不好？看他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我去闲耍一遭就回，不妨。”许宣离了店内，有几个相识同走，到寺里看卧佛。绕廊下各处殿上观看了一遭。方出寺来，见一个先生，穿着道袍，头戴逍遥巾，腰系黄丝绦，脚着熟麻鞋，坐在寺前卖药，

散施符水。许宣立定了看。那先生道：“贫道是终南山道士，到处云游，散施符水，救人病患灾厄，有事的向前来。”那先生在人丛中看见许宣头上一道黑气，必有妖怪缠他，叫道：“你近来有一妖怪缠你，其害非轻。我与你二道灵符，救你性命。一道符，三更烧，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。”许宣接了符，纳头便拜，肚内道：“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妇人是妖怪，真个是实。”谢了先生，径回店中。

至晚，白娘子与青青睡着了，许宣起来道：“料有三更了。”将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，正欲将一道符烧化，只见白娘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乙哥和我许多时夫妻，尚兀自不把我亲热，却信别人言语，半夜三更，烧符来压镇我！你且把符来烧看！”就夺过符来，一时烧化，全无动静。白娘子道：“却如何？说我是妖怪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干我事，卧佛寺前一云游先生知你是妖怪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，如何模样的先生。”

次日，白娘子清早起来，梳妆罢，戴了钗环，穿上素净衣服，分付青青看管楼上。夫妻二人来到卧佛寺前。只见一簇人团团围着那先生，在那里散符水。只见白娘子睁一双妖眼，到先生面前喝一声：“你好无礼！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说我是一个妖怪，书符来捉我！”那先生回言：“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，凡有妖怪，吃了我的符，他即变出真形来。”那白娘子道：“众人在此，你且书符来我吃看。”那先生书一道符，递与白娘子；白娘子接过符来，便吞下去。众人都看，没些动静。众人道：“这等一个妇人，如何说是妖怪？”众人把那先生齐骂，那先生骂得口睁眼呆，半晌无言，惶恐满面。白娘子道：“众位官人在此，他捉我不得，我自小学得个戏术，且把先生

试来与众人看。” 只见白娘子口内喃喃的不知念些甚么，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，缩做一堆，悬空而起。众人看了，齐吃一惊。许宣呆了。娘子道：“若不是众位面上，把这先生吊他一年。” 白娘子喷口气，只见那先生依然放下，只恨爹娘少生两翼，飞也似走了。众人都散了。夫妻依旧回来。不在话下。日逐盘缠，都是白娘子将出来用度。正是：

夫唱妇随，朝欢暮乐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又是四月初八日，释迦佛生辰。只见街市上人抬着柏亭浴佛，家家布施。许宣对王主人道：“此间与杭州一般。” 只见邻舍边一个小的，叫作铁头，道：“小乙官人，今日承天寺里做佛会，你去看一看。” 许宣转身到里面，对白娘子说了。白娘子道：“甚么好看，休去！” 许宣道：“去走一遭，散闷则个。” 娘子道：“你要去，身上衣服旧了，不好看，我打扮你去。” 叫青青取新鲜时样衣服来。许宣着得不长不短，一似像体裁的，戴一顶黑漆头巾，脑后一双白玉环，穿一领青罗道袍，脚着一双皂靴，手中拿一把细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坠上样春罗扇。打扮得上下齐整，那娘子分付一声，如莺声巧啭，道：“丈夫早早回来，切勿教奴记挂！” 许宣叫了铁头相伴，径到承天寺来看佛会。人人喝采：“好个官人！” 只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昨夜周将仕典当库内，不见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，见今开单告官挨查，没捉人处。” 许宣听得，不解其意，自同铁头在寺。其日烧香官人、子弟、男女人等，往将来来，十分热闹。许宣道：“娘子教我早回，去罢。” 转身，人丛中不见了铁头，独自个走出寺门来。只见五六个人似公人打扮，腰里挂着牌儿，数中一个看了许宣，对众人道：“此人身上穿的，手中拿的，好似那话儿。” 数中一个认得许宣的道：

“小乙官，扇子借我一看。”许宣不知是计，将扇递与公人。那公人道：“你们看这扇子扇坠，与单上开的一般！”从人喝声：“拿了！”就把许宣一索子绑了，好似：数只皂雕追紫燕，一群饿虎啖羊羔。许宣道：“众人休要错了，我是无罪之人。”众公人道：“是不是，且去府前周将仕家分解！他店中失去五千贯金珠细软，白玉绦环，细巧百摺扇，珊瑚坠子，你还说无罪？真赃正贼，有何分说！实是大胆汉子，把我们公人作等闲看成。见今头上、身上、脚上，都是他家物件，公然出外，全无忌惮！”许宣方才呆了，半晌不则声。许宣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不妨，不妨，自有人偷得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自去苏州府厅上分说。”

次日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见了。大尹审问：“盗了周将仕库内金珠宝物在于何处？从实供来，免受刑法拷打。”许宣道：“禀上相公做主，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，不知从何而来。望相公明镜详辨则个！”大尹喝道：“你妻子今在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见在吉利桥下王主人楼上。”大尹即差缉捕使臣袁子明，押了许宣，火速捉来。差人袁子明来到王主人店中，主人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白娘子在楼上么？”主人道：“你同铁头早去承天寺里，去不多时，白娘子对我说道：‘丈夫去寺中闲耍，教我同青青照管楼上。此时不见回来，我与青青去寺前寻他去也，望乞主人替我照管。’出门去了，到晚不见回来。我只道与你去望亲戚，到今日不见回来。”众公人要王主人寻白娘子，前前后后，遍寻不见。袁子明将王主人捉了，见大尹回话。大尹道：“白娘子在何处？”王主人细细禀覆了，道：“白娘子是妖怪。”大尹一一问了，道：“且把许宣监了。”王主人使用了些钱，保

出在外，伺候归结。

且说周将仕正在对门茶坊内闲坐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金珠等物都有了，在库阁头空箱子内。”周将仕听，慌忙回家看时，果然有了。只不见了头巾、绦环、扇子并扇坠。周将仕道：“明是屈了许宣，平白地害了一个人，不好。”暗地里到与该房说了，把许宣只问个小罪名。

却说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苏州干事，来王主人家歇。主人家把许宣来到这里，又吃官事，一一从头说了一遍。李募事寻思道：“看自家面上亲眷，如何看做落？”只得与他央人情，上下使钱。一日，大尹把许宣一一供招明白，都做在白娘子身上，只做“不合不出首妖怪”等事，杖一百，配三百六十里，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。李募事道：“镇江去便不妨。我有一个结拜的叔叔，姓李，名克用，在针子桥下开生药店。我写一封书，你可去投托他。”许宣只得问姐夫借了些盘缠，拜谢了王主人并姐夫，就买酒饭与两个公人吃，收拾行李起程。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，各自回去了。

且说许宣在路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镇江。先寻李克用家，来到针子桥生药铺内。只见主管正在门前卖生药，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，两个公人同许宣慌忙唱个喏道：“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，有书在此。”主管接了，递与老将仕。老将仕拆开看了，道：“你便是许宣？”许宣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李克用教三人吃了饭，分付当直的同到府中，下了公文，使用了钱，保领回家，防送人讨了回文，自归苏州去了。许宣与当直一同到家中，拜谢了克用，参见了老安人。克用见李募事书，说道：“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。”因此留他在店中做买卖，夜间教他去五条巷卖豆腐的王公楼上歇。克

用见许宣药店中十分精细，心中欢喜。原来药铺中有两个主管，一个张主管，一个赵主管。赵主管一生老实本分，张主管一生克剥奸诈，倚着自老了，欺侮后辈。见又添了许宣，心中不悦，恐怕退了他，反生奸计，要嫉妒他。忽一日，李克用来店中闲看，问：“新来的做买卖如何？”张主管听了，心中道：“中我机谋了！”应道：“好便好了，只有一件。……”克用道：“有甚么一件？”老张道：“他大主买卖肯做，小主儿就打发去了，因此人说他不好。我几次劝他，不肯依我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自分付他便了，不怕他不依。”赵主管在傍听得此言，私对张主管说道：“我们都要和气，许宣新来，我和你照管他才是。有不是，宁可当面讲，如何背后去说他？他得知了，只道我们嫉妒。”老张道：“你们后生家，晓得甚么！”天已晚了，各回下处。赵主管来许宣下处，道：“张主管在员外面前嫉妒你，你如今要愈加用心，大主、小主儿买卖，一般样做。”许宣道：“多承指教！我和你去闲酌一杯。”二人同到店中，左右坐下。酒保将要饭果碟摆下，二人吃了几杯。赵主管说：“老员外最性直，受不得触。你便依随他生性，耐心做买卖。”许宣道：“多谢老兄厚爱，谢之不尽！”又饮了两杯，天色晚了。赵主管道：“晚了路黑难行，改日再会。”许宣还了酒钱，各自散了。

许宣觉道有杯酒醉了，恐怕冲撞了人，从屋檐下回去。正走之间，只见一家楼上推开窗，将熨斗播灰下来，都倾在许宣头上。立住脚，便骂道：“谁家泼男女不生眼睛，好没道理！”只见一个妇人慌忙走下来，道：“官人休要骂，是奴家不是，一时失误了，休怪！”许宣半醉，抬头一看，两眼相观，正是白娘子。许宣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无明火焰腾腾高起三

千丈，掩纳不住，便骂道：“你这贼贱妖精！连累得我好苦，吃了两场官事！”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许宣道：“你如今又到这里，却不是妖怪？”赶将入去，把白娘子一把拿住，道：“你要官休，私休？”白娘子陪着笑面，道：“丈夫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和你说来事长。你听我说，当初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，我与你恩爱深重，教你穿在身上。恩将仇报，反成吴越。”许宣道：“那日我回来寻你，如何不见了？主人都说你同青青来寺前看我，因何又在此间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到寺前，听得说你被捉了去，教青青打听不着，只道你脱身走了。怕来捉我，教青青连忙讨了一只船，到建康府娘舅家去。昨日才到这里。我也道连累你两场官事，也有何面目见你！你怪我也无用了，情意相投，做了夫妻，如今好端端，难道走开了？我与你情似泰山，恩同东海，誓同生死。可看日常夫妻之面，取我到下处，和你百年谐老，却不是好！”许宣被白娘子一骗，回嗔作喜，沉吟了半晌，被色迷了心胆，留连之意，不回下处，就在白娘子楼上歇了。次日，来上河五条巷王公楼家，对王公说：“我的妻子同丫鬟从苏州来到这里。”一一说了，道：“我如今搬回来一处过活。”王公道：“此乃好事，如何用说。”当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来王公楼上。次日，点茶请邻舍。第三日，邻舍又与许宣接风，酒筵散了，邻舍各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第四日，许宣早起梳洗已罢，对白娘子说：“我去拜谢东西邻舍，去做买卖去也。你同青青只在楼上照管，切勿出门！”分付已了，自到店中做买卖，早去晚回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又过一月。忽一日，许宣与白娘子商量，去见主人李员外妈妈家眷。白娘子道：“你在他家

做主管，去参见了他，也好日常走动。”到次日，雇了轿子，径进里面，请白娘子上了轿，叫王公挑了盒儿，丫鬟青青跟随，一齐来到李员外家。下了轿子，进到里面，请员外出来。李克用连忙来见，白娘子深深道个万福，拜了两拜，妈妈也拜了两拜，内眷都参见了。原来李克用年纪虽然高大，却专一好色，见了白娘子有倾国之姿，正是：

三魂不附体，七魄在他身。

那员外目不转睛看白娘子。当时安排酒饭管待，妈妈对员外道：“好个伶俐的娘子！十分容貌，温柔和气，本分老成。”员外道：“便是，杭州娘子生得俊俏。”酒饮罢了，白娘子相谢自回。李克用心中思想：“如何得这妇人共宿一宵？”眉头一簇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六月十三是我寿诞之日，不要慌，教这妇人着我一个道儿。”

不觉乌飞兔走，才过端午，又是六月初间。那员外道：“妈妈，十三日是我寿诞，可做一个筵席，请亲眷朋友闲耍一日，也是一生的快乐。”当日亲眷、邻友、主管人等，都下了请帖。次日，家家户户都送烛、面、手帕物件来。十三日都来赴筵，吃了一日。次日，是女眷们来贺寿，也有廿来个。且说白娘子也来，十分打扮，上着青织金衫儿，下穿大红纱裙，戴一头百巧珠翠金银首饰。带了青青，都到里面，拜了生日，参见了老安人。东阁下排着筵席。原来李克用吃虱子留后腿的人，因见白娘子容貌，设此一计，大排筵席。各各传杯弄盏，酒至半酣，却起身脱衣净手。李员外原来预先分付腹心养娘道：“若是白娘子登东，他要进去，你可另引他到后面僻净房内去。”李员外设计已定，先自躲在后面。正是：

不劳钻穴逾墙事，稳做偷香窃玉人。只见白娘子真个要去

净手，养娘便引他到后面一间僻净房内去，养娘自回。那员外心中淫乱，捉身不住，不敢便走进去，却在门缝里张。不张万事皆休，则一张，那员外大吃一惊，回身便走，来到后边，望后倒了。不知一命如何，先觉四肢不举！那员外眼中不见如花似玉体态，只见房中蟠着一条吊桶来粗大白蛇，两眼一似灯盏，放出金光来。惊得半死，回身便走，一绊一跤。众养娘扶起看时，面青口白。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，方才醒来。老安人与众人都来看了，道：“你为何大惊小怪做甚么？”李员外不说其事，说道：“我今日起得早了，连日又辛苦了些，头风病发晕倒了。”扶去房里睡了。众亲眷主席，饮了几杯，酒筵散罢，众人作谢回家。

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，恐怕明日李员外在铺中对许宣说出本相来。便生一条计，一头脱衣服，一头叹气。许宣道：“今日出去吃酒，因何回来叹气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丈夫，说不得，李员外原来假做生日，其心不善。因见我起身登东，他躲在里面，欲要奸骗我，扯裙扯裤来调戏我。欲待叫起来，众人都在那里，怕妆幌子。被我一推倒地，他怕羞没意思，假说晕倒了。这惶恐那里出气！”许宣道：“既不曾奸骗你，他是我主人家，出于无奈，只得忍了这遭，休去便了。”白娘子道：“你不与我做主，还要做人？”许宣道：“先前多承姐夫写书教我投奔他家，亏他不阻，收留在家做主管，如今教我怎的好？”白娘子道：“男子汉，我被他这般欺负，你还去他家做主管？”许宣道：“你教我何处去安身？做何生理？”白娘子道：“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，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。”许宣道：“亏你说，只是那讨本钱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个容易。我明日把些银子，你先去赁了间房子，却又说话。”且说今是古，

古是今，各处有这等出热的，间壁有一个人，姓蒋，名和，一生出热好事。次日，许宣问白娘子讨了些银子，教蒋和去镇江渡口马头上，赁了一间房子，买下一付生药厨柜，陆续收买生药。十月前后，俱已完备，选日开张药店，不去做主管。那李员外也自知惶恐，不去叫他。

许宣自开店来，不匡买卖一日兴一日，普得厚利。正在门前卖生药，只见一个和尚将着一个募缘簿子，道：“小僧是金山寺和尚，如今七月初七日，是英烈龙王生日，伏望官人到寺烧香，布施些香钱。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写名，我有一块好降香，舍与你拿去烧罢。”即便开柜取出，递与和尚。和尚接了，道：“是日望官人来烧香。”打一个问讯去了。白娘子看见，道：“你这杀才，把这一块好香与那贼秃去换酒肉吃！”许宣道：“我一片诚心舍与他，花费了也是他的罪过。”不觉又是七月初七日，许宣正开得店，只见街上闹热，人来人往。帮闲的蒋和道：“小乙官，前日布施了香，今日何不去寺内闲走一遭？”许宣道：“我收拾了，略待略待，和你同去。”蒋和道：“小人当得相伴。”许宣连忙收拾了，进去对白娘子道：“我去金山寺烧香，你可照管家里则个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宫殿，去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一者不曾认得金山寺，要去看一看；二者前日布施了，要去烧香。”白娘子道：“你既要去，我也挡你不得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许宣道：“那三件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一件，不要去方丈内去；二件，不要与和尚说话；三件，去了就回。来得迟，我便来寻你也。”许宣道：“这个何妨，都依得。”

当时换了新鲜衣服鞋袜，袖了香盒，同蒋和径到江边，搭了船，投金山寺来。先到龙王堂烧了香，绕寺闲走了一遍，同

众人信步来到方丈门前。许宣猛省道：“妻子分付我休要进方丈内去。”立住了脚不进去。蒋和道：“不妨事。他自在家中，回去只说不曾去便了。”说罢，走入去看了一回，便出来。且说方丈当中座上，坐着一个有德行的和尚，眉清目秀，圆顶方袍，看了模样，的是真僧。一见许宣走过，便叫侍者：“快叫那后生进来。”侍者看了一回，人千人万，乱滚滚的，又不记得他，回说：“不知他走那边去了？”和尚见说，持了禅杖，自出方丈来，前后寻不见。复身出寺来看，只见众人都在那里等风浪静了落船。那风浪越大了，道：“去不得。”正看之间，只见江心里一只船，飞也似来得快。许宣对蒋和道：“这般大风浪，过不得渡，那只船如何到来得快？”正说之间，船已将近。看时，一个穿白的妇人，一个穿青的女子来到岸边。仔细一认，正是白娘子和青青两个。许宣这一惊非小。白娘子来到岸边，叫道：“你如何不归？快来上船！”许宣却欲上船，只听得有人在背后喝道：“业畜！在此做甚么？”许宣回头看时，人说道：“法海禅师来了！”禅师道：“业畜，敢再来无礼，残害生灵！老僧为你特来。”白娘子见了和尚，摇开船，和青青把船一翻，两个都翻下水底去了。许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：“告尊师，救弟子一条草命！”禅师道：“你如何遇着这妇人？”许宣把前项事情从头说了一遍。禅师听罢，道：“这妇人正是妖怪，汝可速回杭州去。如再来缠汝，可到湖南净慈寺里来寻我。有诗四句：

本是妖精变妇人，西湖岸上卖娇声。

汝因不识遭他计，有难湖南见老僧。”

许宣拜谢了法海禅师，同蒋和下了渡船，过了江，上岸归家。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见了，方才信是妖精。到晚来，教蒋

和相伴过夜。心中昏闷，一夜不睡。

次日早起，叫蒋和看着家里，却来到针子桥李克用家，把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。李克用道：“我生日之时，他登东，我撞将去，不期见了这妖怪，惊得我死去。我又不敢与你说这话。既然如此，你且搬来我这里住着，别作道理。”许宣作谢了李员外，依旧搬到他家。不觉住过两月有馀。

忽一日，立在门前，只见地方总甲分付排门人等，俱要香花灯烛，迎接朝廷恩赦。原来是宋高宗策立孝宗，降赦通行天下，只除人命大事，其余小事，尽行赦放回家。许宣遇赦，欢喜不胜，吟诗一首，诗云：

“感谢吾皇降赦文，网开三面许更新。

死时不作他邦鬼，生日还为旧土人。

不幸逢妖愁更甚，何期遇宥罪除根？

归家满把香焚起，拜谢乾坤再造恩。”

许宣吟诗已毕，央李员外衙门上下打点，使用了钱，见了大尹，给引还乡。拜谢东邻西舍，李员外、妈妈、合家大小、二位主管，俱拜别了。央帮闲的蒋和买了些土物，带回杭州。

来到家中，见了姐夫、姐姐，拜了四拜。李募事见了许宣，焦躁道：“你好生欺负人，我两遭写书教你投托人，你在李员外家娶了老小，不直得寄封书来教我知道，直恁的无仁无义！”许宣说：“我不曾娶妻小。”姐夫道：“见今两日前，有一个妇人，带着一个丫鬟，道是你的妻子。说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烧香，不见回来，那里不寻到。直到如今，打听得你回杭州，同丫鬟先到这里，等你两日了。”教人叫出那妇人和丫鬟，见了许宣。许宣看见，果是白娘子、青青。许宣见了，目瞪口呆，吃了一惊。不在姐夫、姐姐面前说这话本，只得任他埋怨

了一场。李募事教许宣共白娘子去一间房内去安身。许宣见晚了，怕这白娘子，心中慌了，不敢向前，朝着娘子跪在地下，道：“不知你是何神何鬼？可饶我的性命！”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哥，是何道理？我和你许多时夫妻，又不曾亏负你，如何说这等没力气的话？”许宣道：“自从和你相识之后，带累我吃了两场官司。我到镇江府，你又来寻我。前日金山寺烧香，归得迟了，你和青青又直赶来，见了禅师，便跳下江里去了。我只道你死了，不想你又先到此。望乞可怜见，饶我则个！”白娘子圆睁怪眼，道：“小乙官，我也只是为好，谁想到成怨本！我与你平生夫妇，共枕同衾，许多恩爱。如今却信别人闲言语，教我夫妻不睦。我如今实对你说，若听我言语，喜喜欢欢，万事皆休。若生外心，教你满城皆为血水，人人手攀洪浪，脚踏浑波，皆死于非命。”惊得许宣战战兢兢，半晌无言可答，不敢走近前去。青青劝道：“官人，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，又喜你恩情深重。听我说，与娘子和睦了，休要疑虑。”许宣吃两个缠不过，叫道：“却是苦耶！”只见姐姐在天井里乘凉，听得叫苦，连忙来到房前，只道他两个儿厮闹，拖了许宣出来。白娘子关上房门自睡。许宣把前因后事，一一对姐姐告诉了。却好姐夫乘凉归房，姐姐道：“他两口儿厮闹了，如今不知睡了也未，你且去张一张了来。”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时，里头黑了，半亮不亮，将舌头舔破纸窗，不张万事皆休，一张时，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，睡在床上，伸头在天窗内乘凉，鳞甲内放出白光来，照得房内如同白日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来到房中，不说其事。道：“睡了，不见则声。”许宣躲在姐姐房中，不敢出头，姐夫也不问他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，李募事叫许宣出去，到僻静处，问道：

“你妻子从何娶来？实实的对我说，不要瞒我！自昨夜亲眼看见他是一条大白蛇，我怕你姐姐害怕，不说出来。”许宣把从头事，一一对姐夫说了一遍。李募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白马庙前一个呼蛇戴先生，如法捉得蛇。我同你去接他。”二人取路来到白马庙前，只见戴先生正立在门口。二人道：“先生拜揖。”先生道：“有何见谕？”许宣道：“家中有一条大蟒蛇，相烦一捉则个！”先生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过军将桥黑珠儿巷内李募事家便是。”取出一两银子道：“先生收了银子，待捉得蛇，另又相谢。”先生收了道：“二位先回，小子便来。”李募事与许宣自回，那先生装了一瓶雄黄药水，一直来到黑珠儿巷内，问李募事家。人指道：“前面那楼子内便是。”先生来到门前，揭起帘子，咳嗽一声，并无一个人出来。敲了半晌门，只见一个小娘子出来问道：“寻谁家？”先生道：“此是李募事家么？”小娘子道：“便是。”先生道：“说宅上有一条大蛇，却才二位官人来请小子捉蛇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我家那有大蛇？你差了。”先生道：“官人先与我一两银子，说捉了蛇后，有重谢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没有，休信他们哄你。”先生道：“如何作耍？”白娘子三回五次发落不去，焦躁起来，道：“你真个会捉蛇？只怕你捉他不得！”戴先生道：“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，量道一条蛇有何难捉！”娘子道：“你说捉得，只怕你见了要走！”先生道：“不走，不走！如走，罚一锭白银。”娘子道：“随我来。”到天井内，那娘子转个弯，走进去了。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儿，立在空地上。不多时，只见刮起一阵冷风，风过处，只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，连射将来，正是：

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

且说那戴先生吃了一惊，望后便倒，雄黄罐儿也打破了。那条大蛇张开血红大口，露出雪白齿，来咬先生。先生慌忙爬起来，只恨爹娘少生两脚，一口气跑过桥来，正撞着李募事与许宣。许宣道：“如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好教二位得知。”把前项事从头说了一遍。取出那一两银子，付还李募事道：“若生这双脚，连性命都没了。二位自去照顾别人。”急急的去了。许宣道：“姐夫，如今怎么处？”李募事道：“眼见实是妖怪了，如今赤山埠前张成家欠我一千贯钱。你去那里静处讨一间房儿住下。那怪物不见了你，自然去了。”许宣无计可奈，只得应承。同姐夫到家时，静悄悄的，没些动静。李募事写了书帖，和票子做一封，教许宣往赤山埠去。只见白娘子叫许宣到房中，道：“你好大胆，又叫甚么捉蛇的来！你若和我好意，佛眼相看；若不好时，带累一城百姓受苦，都死于非命！”

许宣听得，心寒胆战，不敢则声。将了票子，闷闷不已。来到赤山埠前，寻着了张成，随即袖中取票时，不见了。只叫得苦，慌忙转步，一路寻回来的，那里见！正闷之间，来到净慈寺前。忽地里想起那金山寺长老法海禅师曾分付来：“倘若那妖怪再来杭州缠你，可来净慈寺内来寻我。如今不寻，更待何时！”急入寺中，问监寺道：“动问和尚，法海禅师曾来刹也未？”那和尚道：“不曾到来。”许宣听得说不在，越闷。折身便回来长桥堍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时衰鬼弄人，我要性命何用？”看着一湖清水，却待要跳！正是：

阎王判你三更到，定不容人到四更。

许宣正欲跳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男子汉何故轻生！死了一万口，只当五千双，有事何不问我？”许宣回头看时，正是法海禅师，背驮衣钵，手提禅杖，原来真个才到。也是不

该命尽，再迟一碗饭时，性命也休了。许宣见了禅师，纳头便拜，道：“救弟子一命则个！”禅师道：“这业畜在何处？”许宣把上项事一一诉了，道：“如今又直到这里，求尊师救度一命。”禅师于袖中取出一个钵盂，递与许宣，道：“你若到家，不可教妇人得知，悄悄地将此物劈头一罩，切勿手轻，紧紧的按住，不可心慌。你便回去。”

且说许宣，拜谢了禅师回家。只见白娘子正坐在那里，口内喃喃的骂道：“不知甚人挑拨我丈夫和我做冤家，打听出来，和他理会！”正是有心等了没心的，许宣张得他眼慢，背后悄悄的望白娘子头上一罩，用尽平生气力纳住，不见了女子之形，随着钵盂慢慢的按下，不敢手松，紧紧的按住。只听得钵盂内道：“和你数载夫妻，好没一些儿人情！略放一放！”许宣正没了结处，报道：“有一个和尚，说道：‘要收妖怪。’”许宣听得，连忙教李募事请禅师进来。来到里面，许宣道：“救弟子则个！”不知禅师口里念的甚么，念毕，轻轻的揭起钵盂，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，如傀儡人像，双眸紧闭，做一堆儿伏在地下。禅师喝道：“是何业畜妖怪，怎敢缠人？可说备细！”白娘子答道：“禅师，我是一条大蟒蛇，因为风雨大作，来到西湖上安身，同青青一处。不想遇着许宣，春心荡漾，按纳不住，一时冒犯天条，却不曾杀生害命，望禅师慈悲则个！”禅师又问：“青青是何怪？”白娘子道：“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，一时遇着，拖他为伴。他不曾得一日欢娱，并望禅师怜悯！”禅师道：“念你千年修炼，免你一死，可现本相！”白娘子不肯。禅师勃然大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大喝道：“揭谛何在？快与我擒青鱼怪来，和白蛇现形，听吾发落！”须臾，庭前起一阵狂风，风过处，只闻得豁刺一

声响，半空中坠下一个青鱼，有一丈多长，向地拨刺的连跳几跳，缩做尺馀长一个小青鱼。看那白娘子时，也复了原形，变了三尺长一条白蛇，兀自昂头看着许宣。禅师将二物置于钵盂之内，扯下褊衫一幅，封了钵盂口，拿到雷峰寺前，将钵盂放在地下，令人搬砖运石，砌成一塔。后来许宣化缘，砌成了七层宝塔。千年万载，白蛇和青鱼不能出世。

且说禅师押镇了，留偈四句：“西湖水干，江湖不起，雷峰塔倒，白蛇出世。”法海禅师言偈毕，又题诗八句，以劝后人：“奉劝世人休爱色，爱色之人被色迷。心正自然邪不扰，身端怎有恶来欺。但看许宣因爱色，带累官司惹是非。不是老僧来救护，白蛇吞了不留些。”法海禅师吟罢，各人自散。惟有许宣情愿出家，礼拜禅师为师，就雷峰塔披剃为僧。修行数年，一夕坐化去了。众僧买龕烧化，造一座骨塔，千年不朽。临去世时，亦有诗四句，留以警世，诗曰：

“祖师度我出红尘，铁树开花始见春。
化化轮回重化化，生生转变再生生。
欲知有色还无色，须识无形却有形。
色即是空空即色，空空色色要分明。”

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

闲向书斋阅古今，生非草木岂无情。
佳人才子多奇遇，难比张生遇李莺。

话说西洛有一才子，姓张，名浩，字巨源，自儿曹时清秀异众。既长，才拔蜀锦，貌莹寒冰，容止可观，言词简当。承祖父之遗业，家藏镪数万，以财豪称于乡里。贵族中有慕其门第者，欲结婚姻；虽媒妁日至，浩正色拒之。人谓浩曰：“君今冠矣，男子二十而冠，何不求名家令德女子配君，其理安在？”浩曰：“大凡百岁姻缘，必要十分美满。某虽非才子，实慕佳人。不遇出世娇姿，宁可终身鳏处。且俟功名到手之日，此愿或可遂耳！”缘此至弱冠之年，犹未纳室。浩性喜厚自奉养，所居连檐重阁，洞户相通，华丽雄壮，与王侯之家相等。浩犹以为隘窄，又于所居之北，创置一园。中有：

风亭月榭，杏坞桃溪；云楼上倚晴空，水阁下临清泚。
横塘曲岸，露偃月虹桥；朱槛雕栏，叠生云怪石。烂熳奇花艳蕊，深沉竹洞花房。飞异域佳禽，植上林珍果。绿荷密锁寻芳路，翠柳低笼斗草场。

浩暇日，多与亲朋宴息其间。西都风俗，每至春时，园圃无大小，皆修葺花木，洒扫亭轩，纵游人玩赏，以此递相夸逞，士庶为常。浩间巷有名儒廖山甫者，学行俱高，可为师范，与浩情爱至密。浩喜园馆新成，花木茂盛，一日，邀山甫闲步其中，行至宿香亭共坐。时当仲春，桃李正芳，牡丹花放，嫩白妖红，环绕亭砌。浩谓山甫曰：“淑景明媚，非诗酒莫称韶光。今日幸无俗事，先饮数杯，然后各赋一诗，咏目前景物。虽园圃消疏，不足以当君之盛作，若得一诗，可以永为壮观。”山甫曰：“愿听指挥。”浩喜，即呼小童，具饮器、笔砚于前。酒三行，方欲索题，忽遥见亭下花间，有流莺惊飞而起。山甫曰：“莺语堪听，何故惊飞？”浩曰：“此无他，料必有游人偷折花耳。邀先生一往观之。”遂下宿香亭，径入花阴，蹑足潜身，寻踪而去。过太湖石畔，芍药栏边，见一垂鬟女子，年方十五，携一小青衣，倚栏而立。但见：新月笼眉，春桃拂脸，意态幽花未艳，肌肤嫩玉生光。莲步一折，着弓弓扣绣鞋儿；螺髻双垂，插短短紫金钗子。似向东君夸艳态，倚栏笑对牡丹丛！

浩一见之，神魂飘荡，不能自持。又恐女子惊避，引山甫退立花阴下，端详久之，真出世色也。告山甫曰：“尘世无此佳人，想必上方花月之妖！”山甫曰：“花月之妖，岂敢昼见？天下不乏美妇人，但无缘者自不遇耳。”浩曰：“浩阅人多矣，未尝见此殊丽。使浩得配之，足快平生。兄有何计，使我早遂佳期，则成我之恩，与生我等矣！”山甫曰：“以君之门第才学，欲结婚姻，易如反掌，何须如此劳神！”浩曰：“君言未当，若不遇其人，宁可终身不娶。今既遇之，即顷刻亦难捱也。媒妁通问，必须岁月，将无已在枯鱼之肆乎！”山甫曰：

“但患不谐，苟得谐，何患晚也。请询其踪迹，然后图之。”浩此时情不自禁，遂整巾正衣，向前而揖。女子敛袂答礼。浩后女子曰：“贵族谁家？何因至此？”女子笑曰：“妾乃君家东邻也。今日长幼赴亲族家会，惟妾不行。闻君家牡丹盛开，故与青衣潜后隙户至此。”浩闻此语，乃知李氏之女莺莺也，与浩童稚时曾共扶栏之戏。再告女子曰：“敝园荒芜，不足寓目，幸有小馆，欲备肴酒，尽主人接邻里之欢，如何？”女曰：“妾之此来，本欲见君。若欲开樽，决不敢领。愿无及乱，略诉此情。”浩拱手鞠躬而言曰：“愿闻所谕！”女曰：“妾自幼年慕君清德，缘家有严亲，礼法所拘，无因与君聚会。今君犹未娶，妾亦垂髻，若不以丑陋见疏，为通媒妁，使妾异日奉箕帚之末，立祭祀之列，奉侍翁姑，和睦亲族，成两姓之好，无七出之玷，此妾之素心也。不知君心还肯从否？”浩闻此言，喜出望外，告女曰：“若得与丽人偕老，平生之乐事足矣。但未知缘分何如耳？”女曰：“两心既坚，缘分自定。君果见许，愿求一物为定，使妾藏之异时，表今日相见之情。”浩仓卒中无物表意，遂取系腰紫罗绣带，谓女曰：“取此以待定义。”女亦取拥项香罗，谓浩曰：“请君作诗一篇，亲笔题于罗上，庶几他时可以取信。”浩心转喜，呼童取笔砚，指栏中未开牡丹为题，赋诗一绝于香罗之上，诗曰：

“沉香亭畔露凝枝，敛艳含娇未放时。
自是名花待名手，风流学士独题诗。”

女见诗大喜，取香罗在手，谓浩曰：“君诗句清妙，中有深意，真才子也。此事切宜缄口，勿使人知，无忘今日之言，

必遂他时之乐。父母恐回，妾且归去。”道罢，莲步却转，与青衣缓缓而去。浩时酒兴方浓，春心淫荡，不能自遏，自言：“下坡不赶，次后难逢。争忍弃人归去？杂花影下，细草如茵，略效鸳鸯，死亦无恨！”遂奋步赶上，双手抱持。女子顾恋恩情，不忍移步绝裾而去，正欲启口致辞，含羞告免。忽自后有人言曰：“相见已非正礼，此事决然不可！若能用我一言，可以永谐百岁。”浩舍女回视，乃山甫也。女子已去。山甫曰：“但凡读书，盖欲知礼别嫌。今君诵孔圣之书，何故习小人之态？若使女子去迟，父母先回，必询究其所往，则女祸延及于君。岂可恋一时之乐，损终身之德。请君三思，恐成后悔！”浩不得已，怏怏复回宿香亭上，与山甫尽醉散去。

自此之后，浩但当歌不语，对酒无欢，月下长吁，花前偷泪。俄而绿暗红稀，春光将暮。浩一日独步闲斋，反覆思念，一段离愁，方恨无人可诉。忽有老尼惠寂自外而来，乃浩家香火院之尼也。浩礼毕，问曰：“吾师何来？”寂曰：“专来传达书信。”浩问：“何人致意于我？”寂移坐促席请浩曰：“君东邻李家女子莺莺，再三申意。”浩大惊，告寂曰：“宁有是事，吾师勿言！”寂曰：“此事何必自隐？听寂拜闻：李氏为寂门徒二十余年，其家长幼相信。今日因往李氏诵经，知其女莺莺染病，寂遂劝令勤服汤药。莺屏去侍妾，私告寂曰：‘此病岂药所能愈耶！’寂再三询其仔细，莺遂说及园中与君相见之事，又出罗巾上诗，向寂言：‘此即君所作也。’令我致意于君，幸勿相忘，以图后会。盖莺与寂所言也，君何用隐讳耶？”浩曰：“事实有之，非敢自隐。但虑传扬遐迩，取笑里闾。今日吾师既知，使浩如何而可？”寂曰：“早来既知此事，遂与莺父母说及莺亲事，答云：‘女儿尚幼，未能干家。’观

其意在二三年后，方始议亲。更看君缘分如何？”言罢，起身谓浩曰：“小庵事冗，不及款话，如日后欲寄音信，但请垂谕！”遂相别去。

自此香闺密意，书幌幽怀，皆托寂私传。光阴迅速，倏忽之间，已经一载。节过清明，桃李飘零，牡丹半折。浩倚栏凝视，睹物思人，情绪转添。久之，自思去岁此时，相逢花畔，今岁花又重开，玉人难见。沉吟半晌，不若折花数枝，托惠寂寄莺莺同赏。遂召寂至，告曰：“今折得花数枝，烦吾师持往李氏，但云吾师所献。若见莺莺，作浩起居：去岁花开时，相见于西栏畔；今花又开，人犹间阻。相忆之心，言不可尽。愿似叶如花，年年长得相见。”寂曰：“此事易为，君可少待。”遂持花去。逾时复来，浩迎问：“如何？”寂于袖中取彩笺小柬，告浩曰：“莺莺寄君，切勿外后！”寂乃辞去。浩后封视之，曰：“妾莺莺拜后：相别经年，无日不怀思忆。前令乳母以亲事白于父母，坚意不可。事须后图，不可仓卒。愿君无忘妾，妾必不负君！姻若不成，誓不他适。其他心事，询寂可知。昨夜宴花前，众皆欢笑，独妾悲伤。偶成小词，略诉心事。君读之，可以见妾之意。读毕毁之，切勿外泄！词曰：红疏绿密时喧，还是困人天。相思极处，凝睛月下，洒泪花前。誓约已知俱有愿，奈目前两处悬悬！鸾凰未偶，清宵最苦，月色先圆。”

浩览毕，敛眉长叹，曰：“好事多磨，信非虚也！”展放案上，反覆把玩，不忍释手。感刻寸心，泪下如雨。又恐家人见疑，询其所因，遂伏案掩面，偷声潜泣。良久，举首起视，见日影下窗，暝色已至。浩思适来书中言：“心事讯寂可知”，今抱愁独坐，不若询访惠寂，究其仔细，庶几少解情怀。遂徐

步出门，路过李氏之家。时夜色已阑，门户皆闭，浩至此，想像莺莺，心怀爱慕，步不能移，指李氏之门曰：“非插翅步云，安能入此？”方徘徊未进，忽见旁有隙户半开，左右寂无一人。浩大喜曰：“天赐此便，成我佳期。远托惠寂，不如潜入其中，探问莺莺消息。”浩为情爱所重，不顾礼法，蹑足而入。既到中堂，匿身回廊之下。左右顾盼，见闲庭悄悄，深院沉沉。静中闻风响丁当，暗里见流萤聚散。更筹渐急，窗中风弄残灯；夜色已阑，阶下月移花影。香闺想在屏山后，远似巫阳千万重。

浩至此，茫然不知所往。独立久之，心中顿省。自思设若败露，为之奈何？不惟身受苦楚，抑且玷辱祖宗，此事当款曲图之。不期隙户已闭，返转回廊，方欲寻路复归，忽闻室中有低低而唱者。浩思深院净夜，何人独歌？遂隐住侧身，静听所唱之词，乃《行香子》词：“雨后风微，绿暗红稀。燕巢成蝶绕残枝，杨花点点，永日迟迟，动离怀，牵别恨，鹧鸪啼。

辜负佳期，虚度芳时。为甚褪尽罗衣？宿香亭下，红芍栏西。当时情，今日恨，有谁知！”但觉如雏莺啭翠柳阴中，彩凤鸣碧梧枝上。想是清夜无人，调韵转美。浩审词察意，若非莺莺，谁知宿香亭之约？但得一见其面，死亦无悔。方欲以指击窗，询问仔细，忽有人叱浩曰：“良士非媒不聘，女子无故不婚。今女按板于窗中，小子逾墙到厅下，皆非善行，玷辱人伦。执诣有司，永作淫奔之戒。”

浩大惊退步，失脚堕于砌下，久之方醒。开目视之，乃伏案昼寝于书窗之下，时日将晡矣。浩曰：“异哉梦也！何显然如是？莫非有相见之期，故先垂吉兆告我？”方心绪扰扰未定，惠寂复来，浩讯其意。寂曰：“适来只奉小柬而去，有一事偶忘告君。莺莺传语，他家所居房后，乃君家之东墙也，高无数

尺。其家初夏二十日，亲族中有婚姻事，是夕举家皆往，莺托病不行。令君至期，于墙下相待，欲逾墙与君相见，君切记之。”惠寂且去，浩欣喜之心，言不能尽。

屈指数日，已至所约之期。浩遂张帷幄，具饮馔，器用玩好之物，皆列于宿香亭中。日既晚，悉逐僮仆出外，惟留一小鬟。反闭园门，倚梯近墙，屏立以待。未久，夕阳消柳外，暝色暗花间，斗柄指南，夜传初鼓。浩曰：“惠寂之言岂非谗我乎？……”语犹未绝，粉面新妆，半出短墙之上，浩举目仰视，乃莺莺也。急升梯扶臂而下，携手偕行，至宿香亭上。明烛并坐，细视莺莺，欣喜转盛。告莺曰：“不谓丽人果肯来此！”莺曰：“妾之此身，异时欲作闺门之事，今日宁肯诳语！”浩曰：“肯饮少酒，共庆今宵佳会可乎？”莺曰：“难禁酒力，恐来朝获罪于父母。”浩曰：“酒既不饮，略歇如何？”莺笑倚浩怀，娇羞不语。浩遂与解带脱衣，入鸳帏共寝。但见：宝炬摇红，麝裯吐翠。金缕绣屏深掩，绀纱斗帐低垂。并连鸳枕，如双双比目同波；共展香衾，似对对春蚕作茧。向人犹殢春情事，一搦纤腰怯未禁。须臾，香汗流酥，相偎微喘。虽楚王梦神女，刘阮入桃源，相得之欢，皆不能比。少顷，莺告浩曰：“夜色已阑，妾且归去。”浩亦不敢相留，遂各整衣而起。浩告莺曰：“后会未期，切宜保爱！”莺曰：“去岁偶然相遇，犹作新诗相赠，今夕得侍枕席，何故无一言见惠？岂非猥贱之躯，不足当君佳句？”浩笑谢莺曰：“岂有此理！谨赋一绝：华胥佳梦徒闻说，解佩江皋浪得声。一夕东轩多少事，韩生虚负窃香名。”莺得诗，谓浩曰：“妾之此身，今已为君所有，幸终始成之。”遂携手下亭，转柳穿花，至墙下，浩扶策莺升梯而去。

自此之后，虽音耗时通，而会遇无便。经数日，忽惠寂来告曰：“莺莺致意，其父守官河朔，来日挈家登程，愿君莫忘旧好。候回日，当议秦晋之礼！”惠寂辞去。浩神悲意惨，度日如年，抱恨怀愁，俄经二载。一日，浩季父召浩语曰：“吾闻不孝以无嗣为大，今汝将及当立之年，犹未纳室，虽未至绝嗣，而内政亦不可缺。此中有孙氏者，累世仕宦，家业富盛，其女年已及笄，幼奉家训，习知妇道。我欲与汝主婚，结亲孙氏。今若失之，后无令族。”浩素畏季父赋性刚暴，不敢抗拒，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，遂通媒妁，与孙氏议姻。

择日将成，而莺莺之父任满方归。浩不能忘旧情，乃遣惠寂密告莺曰：“浩非负心，实被季父所逼，复与孙氏结亲，负心违愿，痛彻心髓！”莺谓寂曰：“我知其叔父所为，我必能自成其事。”寂曰：“善为之！”遂去。莺后父母曰：“儿有过恶，玷辱家门，愿先后一言，然后请死！”父母惊骇，询问：“我儿何自苦如此？”莺曰：“妾自幼岁慕西邻张浩才名，曾以此身私许偕老。曾令乳母白父母欲与浩议姻，当日尊严不蒙允许。今闻浩与孙氏结婚，弃妾此身，将归何地？然女行已失，不可复嫁他人，此愿若违，含笑自绝！”父母惊谓莺曰：“我止有一女，所恨未能选择佳婿。若早知，可以商议。今浩既已结婚，为之奈何！”莺曰：“父母许以儿归浩，则妾自能措置。”父曰：“但愿亲成，一切不问。”莺曰：“果如是，容妾诉于官府。”遂取纸作状，更服旧妆，径至河南府讼庭之下。龙图阁待制陈公方据案治事，见一女子执状向前。公停笔问曰：“何事？”莺敛身跪告曰：“妾诚诳妄，上读高明，有状上呈。”公令左右取状展视云：“告状妾李氏：切闻语云：‘女非媒不嫁。’此虽至论，亦有未然，何也？昔文君心喜司

马，贾午志慕韩寿，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，而不受无媒之谤。盖所归得人，青史标其令德，注在篇章，使后人断其所为，免委身于庸俗。妾于前岁慕西邻张浩才名，已私许之偕老。言约已定，誓不变更。今张浩忽背前约，使妾呼天叩地，无所告投！切闻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。若非判府龙图明断，孤寡终身何恃！为此冒耻渎尊，幸望台慈，特赐予决！谨状。”陈公读毕，谓莺莺曰：“汝言私约已定，有何为据？”莺取怀中香罗并花笺上二诗，皆浩笔也。陈公命追浩至公庭，责浩与李氏既已约婚，安可再婚孙氏？浩仓卒但以叔父所逼为辞，实非本心。再讯莺莺曰：“尔意如何？”莺曰：“张浩才名，实为佳婿。使妾得之，当克勤妇道。实龙图主盟之大德。”陈公曰：“天生才子佳人，不当使之孤另，我今曲与汝等成之。”遂于状尾判云：“花下相逢，已有终身之约；中道而上，竟乖偕老之心。在人情既出至诚，论律文亦有所禁。宜从先约，可断后婚。”判毕，谓浩曰：“吾今判合与李氏为婚。”二人大喜，拜谢相公恩德，遂成夫妇，偕老百年。后生二子，俱擢高科。话名《宿香亭张浩遇莺莺》：

当年崔氏赖张生，今日张生仗李莺。
同是风流千古话，西厢不及宿香亭。

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

朱文灯下逢刘倩，师厚燕山遇故人。
隔断死生终不泯，人间最切是深情。

话说大唐中和年间，博陵有个才子，姓崔，名护，生得风流俊雅，才貌无双。偶遇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收拾琴剑书箱，前往长安应举。时当暮春，崔生暂离旅舍，往城南郊外游赏。但觉口燥咽干，唇焦鼻热。一来走得急，那时候也有些热了。这崔生只为口渴，又无溪涧取水。只见一个去外：

灼灼桃红似火，依依绿柳如烟竹篱，茅舍、黄土壁、白板扉，哞哞犬吠桃源中，两两黄鹂鸣翠柳。崔生去叩门，觅一口水。立了半日，不见一人出来。正无计结，忽听得门内笑声，崔生鹰觑鹞望，去门缝里一瞧：元来那笑的，却是一个女孩儿，约有十六岁。那女儿出来开门，崔生见了，口一发燥，咽一发干，唇一发焦，鼻一发热。连忙叉手向前道：“小娘子拜揖！”那女儿回个娇娇滴滴的万福道：“官人宠顾茅舍，有何见谕？”崔生道：“卑人博陵崔护，别无甚事，只因走远气喘，敢求勺水解渴则个。”女子听罢，并无言语，疾忙进去，用纤纤玉手，捧着磁瓯，盛半瓯茶，递与崔生。崔生接过，呷入口，透心也似凉好爽利。只得谢了自回，想着功名，自去赴选。谁想时运

未到，金榜无名；离了长安，匆匆回乡去了。倏忽一年，又遇开科。崔生又起身赴试。追忆故人，且把试事权时落后，急往城南，一路上东观西望，只怕错认了女儿住处。顷刻到门前，依旧桃红柳绿，犬吠莺啼。崔生至门，见寂寞无人，心中疑惑。还去门缝里瞧时，不闻人声。徘徊半晌，去白板扉上题四句诗：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题罢，自回。明日放心不下，又去探看，忽见门儿呀地开了，走出一个人来。生得：

须眉皓白，鬓发稀疏。身披白布道袍，手执斑竹拄杖。堪为四皓商山客，做得磻溪执钓人。

那老儿对崔生道：“君非崔护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丈人拜揖，卑人是也。不知丈人何以见识？”那老儿道：“君杀我女儿，怎生不识？”惊得崔护面色如土，道：“卑人未尝到老丈宅中，何出此言？”老儿道：“我女儿去岁独自在家，遇你来觅水。去后昏昏如醉，不离床席。昨日忽说道：‘去年今日曾遇崔郎，今日想必来也。’走到门前，望了一日，不见。转身抬头，忽见白板扉上诗，长哭一声，瞥然倒地，老汉扶入房中，一夜不醒。早间忽然开眼道：‘崔郎来了，爹爹好去迎接！’今君果至，岂非前定？且请进去一看。”谁想崔生入得门来，里面哭了一声。仔细看时，女儿死了。老儿道：“郎君今番真个偿命！”崔生此时，又惊又痛。便走到床前，坐在女儿头边，

轻轻放起女儿的头，伸直了自家腿，将女儿的头，放在腿上，亲着女儿的脸道：“小娘子，崔护在此！”顷刻间，那女儿三魂再至，七魄重生，须臾就站起来。老儿十分欢喜，就赔妆奁，招赘崔生为婿。后来崔生发迹为官，夫妻一世团圆。正是：

月缺再圆，镜离再合，
花落再开，人死再活。

为甚今日说这段话？这个便是死中得活。有一个多情的女儿，没兴遇着个子弟，不能成就，干折了性命，反作成别人洞房花烛。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说这女儿遇着的子弟，却是宋朝东京开封府有一员外，姓吴，名子虚。平生是个真实的人，止生得一个儿子，名唤吴清。正是爱子娇痴，独儿得惜。那吴员外爱惜儿子，一日也不肯放出门。那儿子却是风流博浪的人，专要结识朋友，觅柳寻花。忽一日，有两个朋友来望，却是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是宗室赵八节使之子，兄弟二人，大的讳应之，小的讳茂之，都是使钱的勤儿。两个叫院子通报，吴小员外出来迎接，分宾而坐。献茶毕，问道：“幸蒙恩降，不知又何使令？”二人道：“即今清明时候，金明池上，士女喧阗，游人如蚁。欲同足下一游，尊意如何？”小员外大喜道：“蒙二兄不弃寒贱，当得奉陪。”小员外便教童儿挑了酒樽食，备三匹马，与两个同去。迤迤早到金明池。陶谷学士有首诗道：“万座笙歌醉后醒，绕池

罗幕翠烟生。云藏宫殿九重碧，日照乾坤五色明。波面画桥天上落，岸边游客鉴中行。驾来将幸龙舟宴，花外风传万岁声。”

三人绕池游玩，但见：桃红似锦，柳绿如烟。花间粉蝶双双，枝上黄鹂两两。踏青士女纷纷至，赏玩游人队队来。三人就空处，饮了一回酒。吴小员外道：“今日天气甚佳，只可惜少个侑酒的人儿。”二赵道：“酒已足矣，不如闲步消遣观看士女游人，强似呆坐。”三人挽手同行。刚动脚不多步，忽闻得一阵香风，绝似麝兰香，又带些脂粉气。吴小员外迎这阵香风上去。忽见一簇妇女，如百花斗彩，万卉争妍。内中一位娘子，刚则十五六岁模样，身穿杏黄衫子，生得如何：眼横秋水，眉拂春山，发似云堆，足如莲蕊。两颗樱桃分素口，一枝杨柳斗纤腰。未领略遍体温香，早已睹十分丰韵。吴小员外看见，不觉遍体苏麻，急欲捱身上前。却被赵家两兄弟拖回，道：“良家女子，不可调戏。恐耳目甚多，惹祸招非。”小员外虽然依允，却似勾去了魂灵一般。那小娘子随着众女娘自去了。小员外与二赵相别自回。一夜不睡，道：“好个十相具足的小娘子，恨不曾访问他居止姓名。若访问得明白，央媒说合，或有三分侥幸。”

次日，放心不下，换了一身整齐衣服，又约了二赵，在金明池上寻昨日小娘子踪迹。分明昔日阳台路，不见当时行雨人。吴小员外在游人中，往来寻趁，不见昨日这位小娘子，心中闷闷不悦。赵大哥道：“足下情怀少乐，想寻春之兴未遂。此间酒肆中，多有当垆少妇。愚弟兄陪足下一行，倘有看得上肯的，沽饮三杯，也当春风一度，如何？”小员外道：“这些老妓凤娼，残花败柳，学生平日都不在意。”赵二哥道：“街北第五家，小小一个酒肆，到也精雅。内中有个量酒的女，大有姿色，

年纪也只好二八，只是不常出来。”小员外欣然道：“烦相引一看！”三人移步街北，果见一个小酒店，外边花竹扶疏，里面杯盘罗列。赵二哥指道：“此家就是。”三人入得门来，悄无人声。不免唤一声：“有人么？有人么？”须臾之间，似有若无，觉得娇娇媚媚，妖妖娆娆，走一个十五六岁花朵般多情女儿出来。那三个子弟，见了女儿，齐齐的三头对地，六臂向身，唱个喏道：“小娘子拜揖。”那多情的女儿，见了三个子弟，一点春心动了，按捺不下，一双脚儿出来了，则是麻麻地进去不得。紧挨着三个子弟坐地，便教迎儿取酒来。那四个可知道喜！四口儿并来，没一百岁。方才举得一杯，忽听得驴儿蹄响，车儿轮响，却是女儿的父母上坟回来。三人败兴而返。

迤迤春色凋残，胜游难再，只是思忆之心，形于梦寐。转眼又是一年。三个子弟不约而同，再寻旧约。顷刻已到。但见门户萧然，当垆的人不知何在。三人少歇一歇问信，则见那旧日老儿和婆子走将出来，三人道：“丈丈拜揖，有酒打一角来。”便问：“丈丈，去年到此，见个小娘子量酒，今日如何不见？”那老儿听了，簌地两行泪下：“覆官人，老汉姓卢，名荣。官人见那量酒的就是老拙女儿，小名爱爱。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坟，不知何处来三个轻薄厮儿，和他吃酒，见我回来散了，中间别事不知。老拙两个薄薄罪过他两句言语，不想女儿性重，顿然悒悒，不吃饮食，数日而死。这屋后小丘，便是女儿的坟。”说罢，又簌簌地泪下。三人噤口不敢再问，连忙还了酒钱，三个马儿连着，一路伤感不已。回头顾盼，泪下沾襟，怎生放心得下！正是：

夜深喧暂息，池台惟月明。

无因驻清景，日出事还生。

那三个正行之际，恍惚见一妇人，素罗罩首，红帕当胸，颤颤摇摇，半前半却，觑着三个，低声万福，那三个如醉如痴，罔知所措。道他是鬼，又衣裳有缝，地下有影；道是梦里，自家掐着又疼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官人认得奴家，即去岁金明池上人也。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，爹妈诈言我死，虚堆个土坟，待瞒过官人们。奴家思想前生有缘，幸得相遇。如今搬在城里一个曲巷小楼，且是潇洒，倘不弃嫌，屈尊一顾。”三人下马齐行。瞬息之间，便到一个去处。入得门来，但见：小楼连苑，斗帐藏春。低檐浅映红帘，曲阁遥开锦帐。半明半暗，人居掩映之中，万绿万红，春满风光之内。

上得楼儿，那女儿便叫：“迎儿，安排酒来，与三个姐夫贺喜。”无移时，酒到痛饮。那女儿所事熟滑。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，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，掐一个紧飕飕的箏儿，道一个甜甜嫩嫩的千岁儿。那弟兄两个饮散，相别去了。吴小员外回身转手，搭定女儿香肩，搂定女儿细腰，捏定女儿纤手，醉眼乜斜，只道楼儿便是床上，火急做了一班半点儿事。端的是：春衫脱下，绣被铺开。酥胸露一朵雪梅，纤足后两弯新月。未开桃蕊，怎禁他浪蝶深偷；半折花心，忍不住狂蜂恣采。漉然粉汗，微喘相偎。睡到天明，起来梳洗，吃些早饭，两口儿絮絮叨叨，不肯放手。吴小员外焚香设誓，啣臂为盟。那女儿方才掩着脸，笑了进去。吴小员外自一路闷闷回家。见了爹妈，道：“我儿，昨夜宿于何处？教我一夜不睡，乱梦颠倒。”小员外道：“告爹妈，儿为两个朋友是皇亲国戚，要我陪宿，不免依他。”爹妈见说是皇亲，又曾来望，便不疑他。谁想情之

所鍾，解释不得。有诗为证：

铲平荆棘盖楼台，楼上笙歌鼎沸开。
欢笑未终离别起，从前荆棘又生来。

那小员外与女儿两情厮投，好说得着。可知哩，笋芽儿般
后生，遇着花朵儿般女娘，又是芳春时候，正是：
佳人窈窕当春色，才子风流正少年。

小员外只为情牵意惹，不隔两日，少不得去伴女儿一宵。
只一件，但见女儿时，自家觉得精神百倍，容貌胜常；才到家
便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渐渐有如鬼质，看看不似人形；饮食
不思，药饵不进。父母见儿如此，父子情深，顾不得朋友之道，
也顾不得皇亲国戚，便去请赵公子兄弟二人来，告道：“不知
二兄日前带我豚儿何处非为？今已害得病深。若是医得好，一
句也不敢言；万一有些不测，不免击鼓诉冤，那时也怪老汉不
得。”那兄弟二人听罢，切切偶语：“我们虽是金枝玉叶，争
奈法度极严，若子弟贤的，一般如凡人叙用；若有些争差的，
罪责却也不小。万一被这老子告发时，毕竟于我不利。”疾忙
回言：“丈丈，贤嗣之疾本不由我弟兄。”遂将金明口酒店上
遇见花枝般多情女儿，始末叙了一遍。老儿大惊，道：“如此
说，我儿着鬼了！二位有何良计可以相救？”二人道：“有个
皇甫真人，他有斩妖符剑，除非请他来施设，退了这邪鬼，方
保无恙。”老儿拜谢道：“全在二位身上。”二人回身就去。
却是：青龙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两个上了路，远远到一山中，白云深处，见一茅庵：黄茅
盖屋，白石垒墙。阴阴松螟鹤飞回，小小池晴龟出曝；翠柳碧

梧夹路，玄猿白鹤迎门。顷刻间庵里走出个道童来，道：“二位莫不是寻师父救人么？”二人道：“便是，相烦通报则个！”道童道：“若是别患，俺师父不去，只割情欲之妖。却为甚的？情能生人，亦能死人。生是道家之心，死是道家之忌。”二人道：“正要割情欲之妖，救人之死！”小童急去，请出皇甫真人。真人见道童已说过了，“吾可一去！”迤迤同到吴员外家。才到门首，便道：“这家被妖气罩定，却有生气相临。”却好小员外出见，真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鬼气深了！九死一生，只有一路可救！”惊得老夫妻都来跪告真人：“俯垂法术，救俺一家性命！”真人道：“你依吾说，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。若到所在，这鬼必然先到。倘若满了一百二十日，这鬼不去，员外拼着一命，不可救治矣！”员外应允。备素斋，请皇甫真人斋罢，相别自去。老员外速教收拾担仗，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。正是：

曾观前定录，生死不由人。

小员外请两个赵公子相伴同行。沿路去时，由你登山涉岭，过涧渡桥，闲中闹处，有伴无人，但小员外吃食，女儿在旁供菜；员外临睡，女儿在傍解衣；若员外登厕，女儿拿着衣服。处处莫避，在在难离。不觉在洛阳几日。忽然一日屈指算时，却好一百二十日。如何是好？那两个赵公子和从人守着小员外，请到酒楼散闷，又愁又怕，都阁不住泪汪汪地，又怕小员外看见，急急拭了。小员外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正低了头倚着栏干，恰好皇甫真人骑个驴儿过来。赵公子看见了，慌忙下楼，当街拜下，扯住真人，求其救度。吴清从人都一齐跪下拜求。

真人便就酒楼上结起法坛，焚香步罡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行持了毕，把一口宝剑，递与小员外道：“员外本当今日死！且将这剑去，到晚紧闭了门。黄昏之际，定来敲门。休问是谁，速把剑斩之。若是有幸，斩得那鬼，员外便活；若不幸误伤了人。员外只得纳死。总然一死还有可脱之理。”分付罢，真人自骑去了。小员外得了剑，巴到晚间，闭了门。渐次黄昏，只听得剥啄之声。员外不露声息，悄然开门，便把剑斫下，觉得随手倒地。员外又惊又喜，心窝里突突地跳，连叫：“快点灯来。”众人点灯来照，连店主人都来看。不看犹可，看时，众人都吃了一大惊：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

店主人认得砍倒的尸首，却是店里奔走的小厮阿寿，十五岁了，因往街上登东，关在门外，故此敲门，恰好被剑砍坏了。当时店中嚷动，地方来，见了人命事，便将小员外缚了。两个赵公子也被缚了。等待来朝，将一行人解到河南府。大尹听得是杀人公事，看了辞状，即送狱司勘问。吴清将皇甫真人斩妖事，备细说了。狱司道：“这是荒唐之言。见在杀死小厮，真正人命，如何抵释！”喝教手下用刑。却得跟随小员外的在衙门中使透了银子。狱卒禀道：“吴清久病未痊，受刑不起。那两个宗室，止是干连小犯。”狱官借水推船，权把吴清收监，候病痊再审，二赵取保在外。一面着地方将棺木安放尸首，听候堂上吊验，斩妖剑作凶器驻库。

却说吴小员外是夜在狱中垂泪叹道：“爹娘止生得我一人，从小寸步不离，何期今日死于他乡！早知左右是死，背井离乡，着甚么来！”又叹道：“小娘子呵，只道生前相爱，谁知死后缠绵，恩变成仇，害得我骨肉分离，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好苦也！我好恨也！”嗟怨了半夜，不觉睡去。梦见那花枝般

多情的女儿，妖妖娆娆，走近前来，深深道个万福，道：“小员外休得怅恨奴家。奴自身亡之后，感太元夫人空中经过，怜奴无罪早夭，授以太阴炼形之术，以此元形不损，且得游行世上。感员外隔年垂念，因而冒耻相从。亦是前缘罕分，合有一百二十日夫妻。今已完满，奴自当去。前夜特来奉别，不意员外起其恶意，将剑砍奴。今日受一夜牢狱之苦，以此相报。阿寿小厮，自在东门外古墓之中，只教官府覆验尸首，便得脱罪。奴又与上元夫人求得玉雪丹二粒，员外试服一粒，管取百病消除，元神复旧；又一粒员外谨藏之，他日成就员外一段佳姻，以报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。”说罢，出药二粒，如鸡豆般，其色正红，分明是两粒火珠。那女儿将一粒纳于小员外袖内，一粒纳于口中，叫声：“奴去也，还乡之日，千万到奴家荒坟一顾，也表员外不忘故旧之情。”小员外再欲叩问详细，忽闻钟声聒耳，惊醒将来。口中觉有异香，腹里一似火团展转汗流如雨。巴到天明，汗止，身上顿觉健旺。摸摸袖内，一粒金丹尚在，宛如梦中所见。小员外隐下馀情，只将女鬼托梦说阿寿小厮见在，请覆验尸首，便知真假。狱司禀过大尹，开棺检视，原来是旧笞帚一把，并无他物。寻到东门外古墓，那阿寿小厮如醉梦相似，睡于破石椁之内。众人把姜汤灌醒，问他如何到此，那小厮一毫不知。狱司带那小厮并笞帚到大尹面前，教店主人来认，实是阿寿未死，方知女鬼的做作，大尹即将众人赶出。皇甫真人已知斩妖剑不灵，自去入山修道去了。二赵接得吴小员外，连称恭喜，酒店主人也来谢罪。三人别了主人家，领着仆从，欢欢喜喜回开封府来。

离城还有五十馀里，是个大镇，权歇马上店，打中火。只见间壁一个大户人家门首，贴一张招医榜文：“本宅有爱女

患病垂危，人不能识。倘有四方明医，善能治疗者，奉谢青蚨十万。花红羊酒奉迎，决不虚示。”吴小员外看了榜文，问店小二道：“间壁何宅？患的是甚病？没人识得？”小二道：“此地名褚家庄，间壁住的，就是褚老员外，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，年方一十六岁。若干人来求他，老员外不肯轻许。一月之间，忽染一病，发狂谵语，不思饮食。许多太医下药，病只有增无减。好一主大财乡，没人有福承受得。可惜好个小娘子，世间难遇。如今看看欲死，老夫妻两口儿昼夜啼哭，只祈神拜佛，做好事保福，也不知费了若干钱钞了。”小员外听说，心中暗喜，道：“小二哥，烦你做个媒，我要娶这小娘子为妻。”小二道：“小娘子十生九死，官人便要讲亲，也待病痊。”小员外道：“我会医的是狂病，不愿受谢，只要许下成婚，手到病除。”小二道：“官人请坐，小人即时传语。”须臾之间，只见小二同着褚公到店中来，与三人相见了。问道：“那一位先生善医？”二赵举手道：“这位吴小员外。”褚公道：“先生若医得小女病痊，帖上所言，毫厘不敢有负。”吴小员外道：“学生姓吴，名清，本府城内大街居住。父母在堂，薄有家私，岂希罕万钱之赠！但学生年方二十，尚未婚配。久慕宅上小娘子容德俱全，倘蒙许谐秦晋，自当勉举卢扁。”二赵在傍，又帮衬许多好言，夸吴氏名门富室，又夸小员外做人忠厚。褚公爱女之心，无所不至，不由他不应承了。便道：“若果然医得小女好时，老汉赔薄薄妆奁，送至府上成婚。”吴清向二赵道：“就烦二兄为媒，不可退悔！”褚公道：“岂敢。”

当下褚公连三位都请到家中，设宴款待。

吴清性急，就教老员外：“引进令爱房中，看病下药。”褚公先行，吴清随后。也是缘分当然，吴小员外进门时，那女

儿就不狂了。吴小员外假要看脉，养娘将罗帏半揭，帏中但闻金钏索琅的一声，舒出削玉团冰的一只纤手来。正是：未识半面花容，先见一双玉腕。

小员外将两手脉俱已看过，见神见鬼的道：“此病乃邪魅所侵，非学生不能治也。”遂取所存玉雪丹一粒，以新汲井花水，令其送下。那女子顿觉神清气爽，病体脱然。褚公感谢不尽。是日，三人在褚家庄欢饮。至夜，褚公留宿于书斋之中。次日，又安排早酒相请。二赵道：“扰过就告辞了。只是吴小员外婚事，不可失认！”褚公道：“小女蒙活命之恩，岂敢背恩忘义。所谕敢不如命！”小员外就拜谢了岳丈。褚公备礼相送，为程仪之敬。三人一无所受，作别还家。吴老员外见儿子病好回来，欢喜自不必说。二赵又将婚姻一事说了，老员外十分之美。少不得择日行聘，六礼既毕，褚公备千金嫁装，亲送女儿过门成亲。吴小员外在花烛之下，看了新妇，吃了一惊：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这个穿杏黄衫的美女。

过了三朝半月，夫妇厮熟了，吴小员外叩问妻子，去年清明前二日，果系探亲入城，身穿杏黄衫，曾到金明池上游玩。正是人有所愿，天必从之。那褚家女子小名，也唤做爱爱。吴小员外一日对赵氏兄弟说知此事，二赵各各称奇：“此段姻缘乃卢女成就，不可忘其功也！”吴小员外即到金明池北卢家店中，述其女儿之事，献上金帛，拜认卢荣老夫妇为岳父母，求得开坟一见，愿买棺改葬。卢公是市井小人，得员外认亲，无有不从。小员外央阴阳生择了吉日，先用二牲祭礼烧奠，然后启土开棺。那爱爱小娘子面色如生，香泽不散，乃知太阴炼形之术所致，吴小员外叹美了一回。改葬已毕，请高僧广做法事七昼夜。其夜又梦爱爱来谢，自此踪影遂绝。后吴小员外与

褚爱爱百年谐老。卢公夫妇亦赖小员外送终，此小员外之厚德也。有诗为证：

金明池畔逢双美，了却人间生死缘。
世上有情皆似此，分明火宅现金莲。

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

东邻昨夜报吴姬，一曲琵琶荡客思。
不是妇人偏可近，从来世上少男儿。

这四句诗是夸奖妇人的。自古道：“有志妇人，胜如男子。”且如妇人中，只有娼流最贱，其中出色的尽多。有一个梁夫人，能于尘埃中识拔韩世忠。世忠自卒伍起为大将，与金兀术四太子相持于江上，梁夫人脱簪珥犒军，亲自执桴，擂鼓助阵，大败金人。后世忠封蕲王，退居西湖，与梁夫人谐老百年。又有一个李亚仙，他是长安名妓，有郑元和公子嫖他，吊了稍，在悲田院做乞儿，大雪中唱莲花落。亚仙闻唱，知是郑郎之声，收留在家，绣裹体，剔目劝读，一举成名，中了状元。亚仙直封至一品夫人。这两个是红粉班头，青楼出色：若与寻常男子比，好将巾幗换衣冠。

如今说一个妓家故事，虽比不得李亚仙、梁夫人恁般大才，却也在千辛百苦中熬炼过来，助夫成家，有个小小结果，这也是千中选一。话说扬州府城外，有个地名，叫曹家庄。庄上曹太公是个大户之家。院君已故，止生一位小官人，名曹可成。那小官人人材出众，百事伶俐。只有两件事非其所长，一者不会读书，二者不会作家。常言道：“独子得惜。”因是个富家

爱子，养骄了他；又且自小纳粟入监，出外都称相公，一发纵荡了。专一穿花街，串柳巷，吃风月酒，用脂粉钱，真个满面春风，挥金如土，人都唤他做“曹呆子”。太公知他浪费，禁约不住，只不把钱与他用。他就瞒了父亲，背地将田产各处抵借银子。

那败子借债，有几般不便宜处：第一，折色短少，不能足数，遇狠心的，还要搭些货物；第二，利钱最重；第三，利上起利，过了一年十个月，只倒换一张文书，并不催取，谁知本重利多，便有铜斗家计，不够他盘算；第四，居中的人还要扣些谢礼，他把中人就自看做一半债主，狐假虎威，需索不休；第五，写借票时，只拣上好美产，要他写做抵头，既写之后，这产业就不许你卖与他人。及至准算与他，又要减你的价钱；准算过，便有几两赢馀，要他找绝，他又东扭西捏，朝三暮四，没有得爽利与你。有此五件不便宜处，所以往往破家。为尊长的只管拿住两头不放，却不知中间都替别人家发财去了。十分家当，实在没用得五分。这也是只顾生前，不顾死后。左右把与他败的，到不如自眼里看他结束了，也得明白。明识儿孙是下流，故将锁钥用心收。儿孙自有儿孙算，枉与儿孙作马牛。

闲话休叙。却说本地有个名妓，叫做赵春儿，是赵大妈的女儿。真个花娇月艳，玉润珠明，专接富商巨室，赚大主钱财。曹可成一见，就看上了，一住整月，在他家撒漫使钱。两下如胶似漆，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，神前罚愿，灯下设盟。争奈父亲在堂，不敢娶他入门。那妓者见可成是慷慨之士，要他赎身。原来妓家有这个规矩：初次破瓜的，叫做梳梳孤老。若替他身价还了鸨儿，由他自在接客，无拘无管，这叫做赎身孤老。但是赎身孤老要歇时，别的客只索让他，十夜五夜，不论宿钱，

后来若要娶他进门，别不费财礼。又有这许多脾胃处。曹可成要与春儿赎身，大妈索要五百两，分文不肯少。可成各处设法，尚未到手。忽一日，闻得父亲唤银匠在家倾成许多元宝，未见出笏。用心体访，晓得藏在卧房床背后复壁之内，用帐子掩着。可成觑个空，蹓进房去，偷了几个出来。又怕父亲查检，照样做成贯铅的假元宝，一个换一个，大模大样的，与春儿赎了身，又置办衣饰之类。以后但是要用，就将假银换出真银，多多少少都放在春儿处，凭他使费，并不检查。真个来得易，去得易，日渐日深，换个行云流水，也不曾计个数目是几锭几两。春儿见他撒漫，只道家中有馀，亦不知此银来历。

忽一日，太公病笃，唤可成夫妇到床头叮嘱道：“我儿，你今三十馀岁。也不为年少了。‘败子回头便作家！’你如今莫去花柳游荡，收心守分。我家当之外，还有些本钱，又没第二个兄弟分受，尽够你夫妻受用。”遂指床背后说道：“你揭开帐子，有一层复壁，里面藏着元宝一百个，共五千两。这是我一生的精神。向因你务外，不对你说，如今交付你夫妻之手，置些产业，传与子孙，莫要又浪费了！”又对媳妇道：“娘子，你夫妻是一世之事，莫要冷眼相看，须将好言谏劝丈夫，同心合胆，共做人家。我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”说罢，须臾死了。可成哭了一场，少不得安排殡葬之事。暗想复壁内，正不知还存得多少真银？当下搬将出来，铺满一地，看时，都是贯铅的假货，整整的数了九十九个，刚剩得一个真的。五千两花银，费过了四千九百五十两。可成良心顿萌，早知这东西始终还是我的，何须性急！如今大事在身，空手无措，反欠下许多债负，懊悔无及，对着假锭放声大哭。浑家劝道：“你平日务外，既往不咎，如今现放着许多银子，不理正事，只管哭做甚么？”

可成将假锭偷换之事，对浑家叙了一遍。浑家平昔间为老公务外，谏劝不从，气得有病在身。今日哀苦之中，又闻了这个消息，如何不恼，登时手足俱冷。扶回房中，上了床，不数日，也死了。这的是：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可成连遭二丧，痛苦无极，勉力支持。过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各债主都来算帐，把曹家庄祖业田房，尽行盘算去了。因出房与人，上紧出殡。此时孤身无靠，权退在坟堂屋内安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春儿久不见可成来家，心中思念。闻得家中有父丧，又浑家为假锭事气死了，恐怕七嘴八张，不敢去吊问。后来晓得他房产都费了，搬在坟堂屋里安身，甚是凄惨，寄信去请他来。可成无颜相见，回了几次。连连来请，只得含羞而往。春儿一见，抱头大哭，道：“妾之此身，乃君身也。幸妾尚有馀资可以相济，有急何不告我！”乃治酒相款，是夜留宿。明早，取白金百两，赠与可成，嘱咐他拿回家省吃省用：“缺少时，再来对我说。”可成得了银子，顿忘苦楚，迷恋春儿，不肯起身。就将银子买酒买肉，请旧日一班闲汉同吃。春儿初次不好阻他，到第二次，就将好言苦劝，说：“这班汉闲，有损无益。当初你一家人家，都是这班人坏了，如今再不可近他了，我劝你回去是好话。且待三年服满之后，还有事与你商议。”一连劝了几次。可成还是败落财主的性子，疑心春儿厌薄他，忿然而去。春儿放心不下，悄地教人打听他，虽然不去跳槽，依旧大吃大用。春儿暗想，他受苦不透，还不知稼穡艰难，且由他磨炼去。过了数日，可成盘缠竭了，有一顿，没一顿，却不伏气去告求春儿。春儿心上虽念他，也不去惹他上门了，约莫十分艰难，又教人送些柴米之类，小小周济他，只是不敷。

却说可成一般也有亲友，自己不能周济，看见赵春儿家担

东送西，心上反不乐，到去撺掇可成道：“你当初费过几千银子在赵家，连这春儿的身子都是你赎的。你今如此落莫，他却风花雪月受用，何不去告他一状，追还些身价也好。”可成道：“当初之事，也是我自家情愿，相好在前。今日重新番脸，却被子弟们笑话。”又有嘴快的，将此话学与春儿听了，暗暗点头：“可见曹生的心肠还好。”又想到：“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’若再有人撺掇，怕不变卦？”踌躇了几遍，又教人去请可成到家，说道：“我当初原许嫁你，难道是哄你不成？一来你服制未满，怕人议论；二来知你艰难，趁我在外寻些衣食之本。你切莫听人闲话，坏了夫妻之情。”可成道：“外人虽不说好话，我却有主意，你莫疑我。”住了一二晚，又赠些东西去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春儿备了三牲祭礼，香烛纸钱，到曹氏坟堂拜奠；又将钱三串，把与可成做起灵功德，可成欢喜。功德完满，可成到春儿处作谢，春儿留款。饮酒中间，可成问从良之事，春儿道：“此事我非不愿，只怕你还想娶大娘！”可成道：“我如今是什么日子，还说这话？”春儿道：“你目下虽如此说，怕日后挣得好时，又要寻良家正配，可不枉了我一片心机。”可成就对天说起誓来。春儿道：“你既如此坚心，我也更无别话。只是坟堂屋里不好成亲。”可成道：“在坟边左近，有一所空房要卖，只要五十两银子。若买得他的，到也方便。”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，把与可成买房。又与些另碎银钱，教他收拾房室，置办些家火。择了吉日。至期，打叠细软，做几个箱笼装了。带着随身伏侍的丫鬟，叫做翠叶，唤个船只，蓦地到曹家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完其亲事。收将野雨闲云事，做就牵丝结发人。

毕姻之后，春儿与可成商议过活之事。春儿道：“你生长富室，不会经营生理，还是赎几亩田地耕种，这是务实的事。”可成自夸其能，说道：“我经了许多折挫，学得乖了，不到得被人哄了。”春儿凑出三百两银子，交与可成。可成是散漫惯了的人，银子到手，思量经营那一桩好？往城中东占西卜。有先前一班闲流遇见了，晓得他纳了春姐，手中有物，都来哄他，某事有利无利，某事利重利轻，某人五分钱，某人合子钱。不一时，都哄尽了。空手而回，却又去问春儿要银子用。气得春儿两泪交流道：“‘常将有日思无日，莫待无时思有时。’你当初浪费以有今日，如今是有限之物，费一分没一分了。”初时硬了心肠，不管闲事。以后夫妻之情看不过，只得又是一五一十担将出来，无过是买柴余米之类。拿出来多遍了，觉得渐渐空虚，一遍少似一遍。可成先还有感激之意，一年半载，理之当然，只道他还有多少私房，不肯和盘托出，终日闹吵逼他拿出来。春儿被逼不过，别口气，将箱笼上钥匙一一交付丈夫，说道：“这些东西，左右是你的，如今都交与你，省得欠挂。我今后自和翠叶纺绩度日，我也不要你养活，你也莫缠我。”春儿自此日为始，就吃了长斋，朝暮纺绩自食。可成一时虽不过意，却喜又有许多东西。暗想道：“且把来变买银两，今番赎取些恒业，为恢复家缘之计，也在浑家面上争口气。”虽然腹内踌躇，却也说而不作。

常言：食在口头，钱在手头；费一分，没一分，坐吃山空。不上一年，又空言了。更无出没，瞒了老婆，私下把翠叶这丫头卖与人去。春儿又失了个纺绩的伴儿。又气又苦，从前至后，把可成诉说一场。可成自知理亏，懊悔不迭，禁不住眼中流泪。又过几时，没饭吃了，对春儿道：“我看你朝暮纺绩，到是一

节好生意。你如今又没伴，我又没事做，何不将纺绩教会了，也是一只饭碗。”春儿又好笑又好恼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堂堂一躯男子汉，不指望你养老婆，难道一身一口，再没个道路寻饭吃？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‘鸟瘦毛长，人贫智短。’你教我那一条道路寻得饭吃的，我去做。”春儿道：“你也曾读书识字，这里村前村后少个训蒙先生，坟堂屋里又空着，何不聚集几个村童教学，得些学俸，好盘用。”可成道：“‘有智妇人，胜如男子’，贤妻说得是。”当下便与乡老商议，聚了十来个村童，教书写仿，甚不耐烦，出于无奈。过了些时，渐渐惯了，枯茶淡饭，绝不想分外受用。春儿又不时牵前扯后的诉说他，可成并不敢回答一字，追思往事，要便流泪。想当初偌大家私，没来由付之流水，不须题起；就是春儿带来这些东西，若会算计时，尽可过活，如今悔之无及！

如此十五年。急一日，可成入城，撞见一人，豸补银带，乌纱皂靴，乘舆张盖而来，仆从甚盛。其人认得是曹可成，出轿施礼。可成躲避不迭。路次相见，各问寒暄。此人姓殷名盛，同府通州人。当初与可成同坐监，同拨历的，近选得浙江按察使经历，在家起身赴任，好不热闹。可成别了殷盛，闷闷回家，对浑家说道：“我的家当已败尽了，还有一件败不尽的，是监生。今日看见通州殷盛选了三司首领官，往浙江赴任，好不兴头！我与他是同拨历的，我的选期已透了，怎得银子上京使用！”春儿道：“莫做这梦罢，见今饭也没得吃，还想做官。”过了几日，可成欣羡殷监生荣华，三不知又说起。春儿道：“选这官要多少使用？”可成道：“本多利多，如今的世界，中科甲的也只是财来财往，莫说监生官。使用多些，就有个好地方，多趁得些银子；再肯营干时，还有一两任官做；使用得少，

把个不好的缺打发你，一年二载，就升你做王官，有官无职，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哩。”春儿道：“好缺要多少？”可成道：“好缺也费得千金。”春儿道：“百两尚且难措，何况千金？还是训蒙安稳。”可成含着双泪，只得又去坟堂屋里教书。正是：

渐无面目辞家祖，剩把凄凉对学生。

忽一日，春儿睡至半夜醒来，见可成披衣坐于床上，哭声不止。问其缘故，可成道：“适才梦见得了官职，在广东潮州府。我身坐府堂之上，众书吏参谒。我方吃茶，有一吏，瘦而长，黄须数茎，捧文书至公座，偶不小心，触吾茶瓯，翻污衣袖，不觉惊醒，醒来乃是一梦。自思一贫如洗，此生无复冠带之望，上辱宗祖，下玷子孙，是以悲泣耳！”春儿道：“你生于富家，长在名门，难道没几个好亲眷？何不去借贷，为求官之资。倘得一命，偿之有日。”可成道：“我因自小务外，亲戚中都以我为不肖，摈弃不纳。今穷困如此，枉自开口，人谁托我？便肯借时，将何抵头？”春儿道：“你今日为求官借贷，比先前浪费不同，或者肯借也不见得。”可成道：“贤妻说得是。”次日真个到三亲四眷家去了一巡，也有闭门不纳的，也有回说不在的；就是相见时，说及借贷求官之事，也有冷笑不答的，也有推辞没有的，又有念他开口一场，少将钱米相助的。可成大失所望，回复了春儿。早知借贷难如此，悔却当初不作家。

可成思想无计，只是啼哭。春儿道：“哭恁么？没了银子便哭，有了银子又会撒漫起来。”可成道：“到此地位，做妻

子的还信我不过，莫说他人！”哭了一场：“不如死休！只可惜负了赵氏妻十五年相随之意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”可成正在寻死，春儿上前解劝道：“‘物有一变，人有千变，若要不变，除非三尺盖面。’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如何把性命看得恁轻？”可成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岂有人不惜死？只是我今日生而无用，到不如死了干净，省得连累你终身。”春儿道：“且不要忙，你真个收心务实，我还有个计较。”可成连忙跪道：“我的娘，你有甚计较？早些救我性命！”春儿道：“我当初未从良时，结拜过二九一十八个姊妹，一向不曾去拜望。如今为你这冤家，只得忍着羞去走一遍。一个姊妹出十两，十八个姊妹，也有一百八十两银子。”可成道：“求贤妻就去。”春儿道：“初次上门，须用礼物，就要备十八副礼。”可成道：“莫说一十八副礼，就是一副礼也无措。”春儿道：“若留得我一两件首饰在，今日也还好活动。”可成又啼哭起来。春儿道：“当初谁叫你快活透了，今日有许多眼泪！你且去理会起送文书，待文书有了，那京中使用，我自去与人讨面皮。若弄不来文书时，可不枉了。”可成道：“我若起不得文，誓不回家。”一时间说了大话，出门去了。暗想道：“要备起送文书，府县公门也得些使用。”不好又与浑家缠帐，只得自去，向那几个村童学生的家里告借。一钱五分的凑来，好不费力。若不是十五年折挫到于如今，这些须之物把与他做一封赏钱，也还不彀，那个看在眼里。正是彼一时此一时。

可成凑了两许银子，到江都县干办文书。县里有个朱外郎，为人忠厚，与可成旧有相识，晓得他穷了，在众人面前，替他周旋其事，写个欠票，等待有了地方，加利寄还。可成欢欢喜喜，怀着文书回来，一路上叫天地，叫祖宗，只愿浑家出去告

债，告得来便好。走进门时，只见浑家依旧坐在房里绩麻，光景甚是凄凉。口虽不语，心下慌张，想告债又告不来了，不觉眼泪汪汪，又不敢大惊小怪。怀着文书立于房门之外，低低的叫一声“贤妻”。春儿听见了，手中擘麻，口里问道：“文书之事如何？”可成便脚揣进房门，在怀中取出文书，放于桌上道：“托赖贤妻福荫，文书已有了。”春儿起身，将文书看了，肚里想道：“这呆子也不呆了。”相着可成问道：“你真个要做官？只怕为妻的叫奶奶不起！”可成道：“说那里话？今日可成前程，全赖贤妻扶持挈带，但不识借贷之事如何？”春儿道：“都已告过，只等你有个起身日子，大家送来。”可成也不敢问借多借少，慌忙走去肆中择了个吉日，回复了春儿。春儿道：“你去邻家借把锄头来用用。”须臾锄头借到。春儿拿开了绩麻的篮儿，指这搭地說道：“我嫁你时，就替你办一顶纱帽埋于此下。”可成想道：“纱帽埋在地下，却不朽了？莫要拗他，且锄着看怎地。”运起锄头，狠力几下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翻起一件东西。可成到惊了一跳，检起看，是个小小瓷坛，坛里面装着散碎银两和几件银酒器。春儿叫丈夫拿去城中倾兑，看是多少。可成倾了镲儿，兑准一百六十七两，拿回家来，双手捧与浑家，笑容可掬。春儿本知数目，有心试他，见分毫不曾苟且，心下甚喜。叫再取锄头来，将十五年常坐下绩麻去处，一个小矮凳儿搬开了，教可成再锄下去，锄出一大瓷坛，内中都是黄白之物，不下千金。原来春儿看见可成浪费，预先下着，悄地埋藏这许多东西，终日在上面坐着绩麻，一十五年并不露半字，真女中丈夫也。可成见了许多东西，掉下泪来。春儿道：“官人为甚悲伤？”可成道：“想着贤妻一十五年，勤劳辛苦，布衣蔬食。谁知留下这一片心机。都因我曹可

成不肖，以至连累受苦！今日贤妻当受我一拜！”说罢，就拜下去。春儿慌忙扶起道：“今日苦尽甘来，博得好日，共享荣华。”可成道：“盘缠尽有，我上京听选，留贤妻在家，形孤影只。不若同到京中，百事也有商量。”春儿道：“我也放心不下，如此甚好。”当时打叠行李，讨了两房童仆，雇下船只，夫妻两口，同上北京。正是：

运去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。

可成到京，寻个店房，安顿了家小，吏部投了文书。有银子使用，就选了出来。初任是福建同安县二尹，就升了本省泉州府经历，都是老婆帮他做官，官声大振。又且京中用钱谋为，公私两利，升了广东潮州府通判。适值朝覲之年，太守进京，同知、推官俱缺，上司道他有才，批府印与他执掌，择日升堂管事。吏书参谒已毕，门子献茶。方才举手，有一外郎，捧文书到公座前，触翻茶瓯，淋漓满袖。可成正欲发怒，看那外郎瘦而长，有黄须数茎。猛然想起数年之前，曾有一梦，今日光景，宛然梦中所见。始知前程出处，皆由天定，非偶然也。那外郎惊慌，磕头谢罪。可成好言抚慰，全无怒意，合堂称其大量。是日退堂，与奶奶述其应梦之事。春儿亦骇然说道：“据此梦，量官人功名止于此任。当初坟堂中教授村童，衣不蔽体，食不充口。今日三任为牧民官，位至六品大夫，太学生至此足矣。常言：‘知足不辱。’官人宜急流勇退，为山林娱老之计。”可成点头道是。坐了三日堂，就托病辞官。上司因本府掌印无人，不允所辞。勉强视事，分明又做了半年知府。新官上任，交印已毕，次日又出致仕文书。上司见其恳切求去，只得准了。

百姓攀辕卧辙者数千人，可成一一抚慰，夫妻衣锦还乡。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，赎取旧日田产房屋，重在曹家庄兴旺，为宦门巨室。这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，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。后人诗赞云：

破家只为貌如花，又仗红颜再起家。
如此红颜千古少，劝君还是莫贪花。

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扫荡残胡立帝畿，龙翔凤舞势崔嵬。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永永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，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夏，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，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，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？日本关白平秀吉，西夏哮承恩，播州杨应龙。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哮承恩、杨应龙是土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个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。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，目今兵

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原来纳粟入监的，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，好科举，好中，结未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，富室子弟，到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，各添至千人之外。内中有一人，姓李，名甲，字干先，浙江绍兴府人氏。父亲李布政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。自幼读书在庠，未得登科，援例入于北雍。因在京坐监，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与一个名姬相遇，那姬姓杜，名嫩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，生得：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。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。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；唇似樱桃，何减白家樊素。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

那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，今一十九岁，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，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坐中若有杜十娘，斗筲之量饮千觞；院中若识杜老嫩，千家粉面都如鬼。

却说李公子，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，自遇了杜十娘，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，一担儿挑在他身上。那公子俊俏庞儿，温存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勤儿，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鴛儿贪财无义，久有从良之志。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老爷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下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，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，向无他志。真个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女儿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求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奉承不暇。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馀，李公子囊篋渐渐空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

院，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。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是延挨。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古人云：“以利相交者，利尽而疏。”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，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。妈妈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克，词气愈和。妈妈没奈何，日逐只将十娘叱骂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吃客穿客，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；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成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，混帐一年有馀，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顾都断了，分明接了个钟馗老，连小鬼也没得上门。弄得老娘一家人家，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别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；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，开了大门，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。到替你这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：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个丫头过活却不好？”十娘道：“妈妈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。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只一件，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，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。若三日没有银时，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，打那光棍出去，那时莫怪老身！”十娘道：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。没有银子，

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。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答应道：“看你面，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干老娘之事。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。若翻悔时，做猪做狗。”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。料定穷儒囊底竭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，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。但教坊落籍，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。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！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只要三百金，便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？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这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。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假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得此数。”起身梳洗，别了十娘出门。十娘道：“用心作速，专听佳音。”公子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

公子出了院门，来到三亲四友处，假说起身告别，众人到也欢喜。后来叙到路费欠缺，意欲借贷。常言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”亲友们就不招架。他们也见得是，道李公子是风流浪子，迷恋烟花，年许不归，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。他今日抖然要回，未知真假。倘或说骗盘缠到手，又支还脂粉钱，父亲知道，将好意翻成恶意，始终只是一怪，不如辞了干净。便回道：“目今正值空乏，不能相济，惭愧！惭愧！”人人如此，个个皆然，并没有个慷慨丈夫，肯统口许他一十、二十两。李公子一连奔走了三日，分毫无获，又不敢回决十娘，权且含糊答应。到第四日又没想头，就羞回院中。平日间有了杜家，连

下处也没有了，今日就无处投宿，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。柳遇春见公子愁容可掬，问其来历。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，备细说了。遇春摇首道：“未必，未必。那杜嫩曲曲中第一名姬，要从良时，怕没有十斛明珠，千金聘礼？那鸨儿如何只要三百两？想鸨儿怪你无钱使用，白白占住他的女儿，设计打发你出门。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，又碍却面皮，不好明言。明知你手内空虚，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，限你十日。若十日没有，你也不好上门；便上门时，他会说你笑你，落得一场褻渎，自然安身不牢。此乃烟花逐客之计。足下三思，休被其惑。据弟愚意，不如早早开交为上。”公子听说，半晌无言，心中疑惑不定。遇春又道：“足下莫要错了主意。你若真个还乡，不多几两盘费，还有人搭救。若是要三百两时，莫说十日，就是十个月也难。如今的世情，那肯顾缓急二字的。那烟花也算定你没处告债，故意设法难你。”公子道：“仁兄所见良是。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中割舍不下。依旧又往外边东央西告，只是夜里不进院门了。公子在柳监生寓中，一连住了三日，共是六日了。

杜十娘连日不见公子进院，十分着紧，就教小厮四儿街上去寻。四儿寻到大街，恰好遇见公子。四儿叫道：“李姐夫，娘在家里望你。”公子自觉无颜，回复道：“今日不得功夫，明日来罢。”四儿奉了十娘之命，一把扯住，死也不放，道：“娘叫咱寻你，是必同去走一遭。”李公子心上也牵挂着表子，没奈何，只得随四儿进院。见了十娘，嘿嘿无言。十娘问道：“所谋之事如何？”公子眼中流下泪来。十娘道：“莫非人情淡薄，不能足三百之数么？”公子含泪而言，道出二句：“不信上山擒虎易，果然开口告人难。一连奔走六日，并无铢两，

一双空手，羞见芳卿，故此这几日不敢进院。今日承命呼唤，忍耻而来，非某不用心，实是世情如此。”十娘道：“此言休使虔婆知道。郎君今夜且住，妾别有商议。”十娘自备酒肴，与公子欢饮。睡至半夜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？妾终身之事，当如何也？”公子只是流涕，不能答一语。渐渐五更天晓，十娘道：“妾所卧絮褥内藏有碎银一百五十两，此妾私蓄，郎君可持去。三百金，妾任其半，郎君亦谋其半，庶易为力。限只四日，万勿迟误。”十娘起身将褥付公子，公子惊喜过望，唤童儿持褥而去。径到柳遇春寓中，又把夜来之情与遇春说了。将褥拆开看时，絮中都裹着零碎银子，取出兑时果是一百五十两。遇春大惊道：“此妇真有心人也。既系真情，不可相负。吾当代为足下谋之。”公子道：“倘得玉成，决不有负。”当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，自出头各处去借贷。两日之内，凑足一百五十两交付公子道：“吾代为足下告债，非为足下，实怜杜十娘之情也。”

李甲拿了三百两银子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欣欣然来见十娘，刚是第九日，还不足十日。十娘问道：“前日分毫难借，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两？”公子将柳监生事情，又述了一遍。十娘以手加额道：“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，柳君之力也。”两个欢天喜地，又在院中过了一晚。次日，十娘早起，对李甲道：“此银一交，便当随郎君去矣。舟车之类，合当预备。妾昨日于姊妹中借得白银二十两，郎君可收下为行资也。”公子正愁路费无出，但不敢开口，得银甚喜。说犹未了，鶯儿恰来敲门叫道：“嫩儿，今日是第十日了。”公子闻叫，启户相延道：“承妈妈厚意，正欲相请。”便将银三百两放在桌上。鶯儿不料公子有银，嘿然变色，似有悔意，十娘道：“儿在妈妈家

中八年，所致金帛，不下数千金矣。今日从良美事，又妈妈亲口所订，三百金不欠分毫，又不曾过期。倘若妈妈失信不许，郎君持银去，儿即刻自尽。恐那时人财两失，悔之无及也。”鸨儿无词以对，腹内筹画了半晌，只得取天平兑准了银子，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料留你不住了。只是你要去时，即今就去。平时穿戴衣饰之类，毫厘休想。”说罢，将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门，讨锁来就落了锁。此时九月天气，十娘才下床，尚未梳洗，随身旧衣，就拜了妈妈两拜。李公子也作了一揖。一夫一妇，离了虔婆大门。鲤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时：“我去唤个小轿抬你，权往柳荣卿寓所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十娘道：“字中诸姊妹平昔相厚，理宜话别。况前日又承他借贷路费，不可不一谢也。”乃同公子到各姊妹处谢别，姊妹中惟谢月朗、徐素素与杜家相近，尤与十娘亲厚。十娘先到谢月朗家，月朗见十娘秃髻旧衫，惊问其故，十娘备述来因。又引李甲相见，十娘指月朗道：“前日路资，是此位姐姐所贷，郎君可致谢。”李甲连连作揖。月郎便教十娘梳洗，一面去请徐素素来家相会。十娘梳洗已毕，谢、徐二美人各出所有，翠钿金钏，瑶簪宝珥，锦袖花裙，鸾带绣履，把杜十娘装扮得焕然一新，备酒作庆贺筵席。月朗让卧房与李甲、杜嫩二人过宿。次日，又大排筵席，遍请院中姊妹。凡十娘相厚者，无不毕集。都与他夫妇把盏称喜。吹弹歌舞，各逞其长，务要尽欢，直饮至夜分。十娘向众姊妹一一称谢。众姊妹道：“十姊为风流领袖，今从郎君去，我等相见无日。何日长行，姊妹们尚当奉送。”月朗道：“候有定期，小妹当来相报。但阿姊千里间关，同郎君远去，囊篋萧条，曾无约束，此乃吾等之事。当相与共谋之，勿令姊有穷途之虑也。”众姊妹

各唯唯而散。

是晚，公子和十娘仍宿谢家。至五鼓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吾等此去，何处安身？郎君亦曾计议有定着否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父盛怒之下，若知娶妓而归，必然加以不堪，反致相累。展转寻思，尚未有万全之策。”十娘道：“父子天性，岂能终绝。既然仓卒难犯，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，权作浮居。郎君先回，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，然后携妾于归，彼此安妥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言甚当。”次日，二人起身辞了谢月郎，暂往柳监生寓中，整顿行装。杜十娘见了柳遇春，倒身下拜，谢其周全之德：“异日我夫妇必当重报。”遇春慌忙答礼道：“十娘钟情所欢，不以贫窶易心，此乃女中豪杰。仆因风吹火，谅区区何足挂齿！”三人又饮了一日酒。次早，择了出行吉日，雇倩轿马停当。十娘又遣童儿寄信，别谢月朗。临行之际，只见肩舆纷纷而至，乃谢月朗与徐素素拉众姊妹来送行。月朗道：“十姊从郎君千里间关，囊中消索，吾等甚不能忘情。今合具薄贐，十姊可检收，或长途空乏，亦可少助。”说罢，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，封锁甚固，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十娘也不开看，也不推辞，但殷勤作谢而已。须臾，舆马齐集，仆夫催促起身。柳监生三杯别酒，和众美人送出崇文门外，各各垂泪而别。正是：

他日重逢难预必，此时分手最堪怜。

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，舍陆从舟，却好有瓜洲差使船转回之便，讲定船钱，包了舱口。比及下船时，李公子囊中并无分文馀剩。你道杜十娘把二十两银子与公子，如何就没

了？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蓝缕，银子到手，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，又制办了铺盖，剩来只勾轿马之费。公子正当愁闷，十娘道：“郎君勿忧，众姊妹合赠，必有所济。”乃取钥开箱。公子在傍自觉惭愧，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。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绢袋来，掷于桌上道：“郎君可开看之。”公子提在手中，觉得沉重，启而观之，皆是白银，计数整五十两。十娘仍将箱子下锁，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。但对公子道：“承众姊妹高情，不惟途路不乏，即他日浮寓吴越间，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费矣。”公子且惊且喜道：“若不遇恩卿，我李甲流落他乡，死无葬身之地矣！此情此德，白头不敢忘也。”自此每谈及往事，公子必感激流涕。十娘亦曲意抚慰，一路无话。

不一日，行至瓜洲，大船停泊岸口。公子别雇了民船，安放行李。约明日侵晨，剪江而渡。其时仲冬中旬，月明如水，公子和十娘坐于舟首。公子道：“自出都门，困守一舱之中，四顾有人，未得畅语。今日独据一舟，更无避忌。且已离塞北，初近江南，宜开怀畅饮，以舒向来抑郁之气，恩卿以为何如？”十娘道：“妾久疏谈笑，亦有此心，郎君言及，足见同志耳。”公子乃携酒具于船首，与十娘铺毡并坐，传杯交盏，饮至半酣，公子执卮对十娘道：“恩卿妙音，六院推首。某相遇之初，每闻绝调，辄不禁神魂之飞动。心事多违，彼此郁郁，鸾鸣凤奏，久矣不闻。今清江明月，深夜无人，肯为我一歌否？”十娘兴亦勃发，遂开喉顿嗓，取扇按拍，呜呜咽咽，歌出元人施君美《拜月亭》杂剧上“状元执盏与婵娟”一曲，名《小桃红》。真个：声飞霄汉云皆驻，响入深泉鱼出游。

却说他舟有一少年，姓孙，名富，字善賚，徽州新安人氏。家资巨万，积祖扬州种盐。年方二十，也是南雍中朋友。生性

风流，惯向青楼买笑，红粉追欢；若嘲风弄月，到是个轻薄的头儿。事有偶然，其夜亦泊舟瓜洲渡口，独酌无聊。急听得歌声嘹亮，凤吟鸾吹，不足喻其美。起立船头，伫听半晌，方知声出邻舟。正欲相访，音响倏已寂然。乃遣仆者潜窥踪迹，访于舟人。但晓得是李相公雇的船，并不知歌者来历。孙富想道：“此歌者必非良家，怎生得他一见？”展转寻思，通宵不寐。挨至五更，忽闻江风大作。及晓，彤云密布，狂雪飞舞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“千山云树灭，万径人踪绝。
扁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因这风雪阻渡，舟不得开。孙富命艄公移船，泊于李家舟之傍。孙富貂帽狐裘，推窗假作看雪。值十娘梳洗方毕，纤纤玉手，揭起舟傍短帘，自泼盂中残水，粉容微露，却被孙富窥见了，果是国色天香。魂摇心荡，迎眸注目，等候再见一面，杳不可得。沉思久之，乃倚窗高吟高学士《梅花诗》二句，道：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”

李甲听得邻舟吟诗，舒头出舱，看是何人。只因这一看，正中孙富之计。孙富吟诗，正要引李公子出头，他好乘机攀话。当下慌忙举手，就问：“老兄尊姓何讳？”李公子叙了姓名乡贯，少不得也问那孙富，孙富也叙过了。又叙了些太学中的闲话，渐渐亲熟。孙富便道：“风雪阻舟，乃天遣与尊兄相会，实小弟之幸也。舟次无聊，欲同尊兄上岸，就酒肆中一酌，少领清诲，万望不拒。”公子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何当厚扰？”孙富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’”喝教艄公

打跳，童儿张伞，迎接公子过船，就于船头作揖。然后让公子先行，自己随后，各各登跳上涯。行不数步，就有个酒楼，二人上楼，拣一副洁净座头，靠窗而坐。酒保列上酒肴。孙富举杯相劝，二人赏雪饮酒。先说些斯文中套话，渐渐引入花柳之事。二人都是过来之人，志同道合，说得入港，一发成相知了。孙富屏去左右，低低问道：“昨夜尊舟清歌何人也？”李甲正要卖弄在行，遂实说道：“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。”孙富道：“既系曲中姊妹，何以归兄？”公子遂将初遇杜十娘，如何相好，后来如何要嫁，如何借银讨他，始末根由，备细述了一遍。孙富道：“兄携丽人而归，固是快事，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？”公子道：“贱室不足虑。所虑者，老父性严，尚费踌躇耳！”孙富将机就机，便问道：“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，兄所携丽人，何处安顿？亦曾通知丽人，共作计较否？”公子攒眉而答道：“此事曾与小妾议之。”孙富欣然问道：“尊宠必有妙策。”公子道：“他意欲侨居苏杭，流连山水。使小弟先回，求亲友宛转于家君之前。俟家君回嗔作喜，然后图归，高明以为何如？”孙富沉吟半晌，故作愀然之色，道：“小弟乍会之间，交浅言深，诚恐见怪。”公子道：“正赖高明指教，何必谦逊？”孙富道：“尊大人位居方面，必严帷薄之嫌，平时既怪兄游非礼之地，今日岂容兄娶不节之人。况且贤亲贵友，谁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？兄枉去求他，必然相拒。就有个不识时务的进言于尊大人之前，见尊大人意思不允，他就转口了。兄进不能和睦家庭，退无词以回复尊宠。即使留连山水，亦非长久之计。万一资斧困竭，岂不进退两难！”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，比时费去大半，说到资斧困竭，进退两难，不觉点头道是。孙富又道：“小弟还有句心腹之谈，兄肯俯听否？”

公子道：“承兄过爱，更求尽言。”孙富道：“疏不间亲，还是莫说罢。”公子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孙富道：“自古道妇人水性无常，况烟花之辈，少真多假。他既系六院名姝，相识定满天下。或者南边原有旧约，借兄之力，挈带而来，以为他适之地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恐未必然。”孙富道：“即不然，江南子弟，最工轻薄，兄留丽人独居，难保无逾墙钻穴之事。若挈之同归，愈增尊大人之怒。为兄之计，未有善策。况父子天伦，必不可绝。若为妾而触父，因妓而弃家，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。异日妻不以为夫，弟不以为兄，同袍不以为友，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？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！”

公子闻言，茫然自失，移席问计：“据高明之见，何以教我？”孙富道：“仆有一计，于兄甚便。只恐兄溺枕席之爱，未必能行，使仆空费词说耳！”公子道：“兄诚有良策，使弟再睹家园之乐，乃弟之恩人也。又何憚而不言耶？”孙富道：“兄飘零岁馀，严亲怀怒，闺阁离心，设身以处兄之地，诚寝食不安之时也。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，不过为迷花恋柳，挥金如土，异日必为弃家荡产之人，不堪承继家业耳。兄今日空手而归，正触其怒。兄倘能割衽席之爱，见机而作，仆愿以千金相赠。兄得千金以报尊大人，只说在京授馆，并不曾浪费分毫，尊大人必然相信。从此家庭和睦，当无间言。须臾之间，转祸为福，兄请三思。仆非贪丽人之色，实为兄效忠于万一也。”李甲原是没主意的人，本心惧怕老子，被孙富一席话，说透胸中之疑，起身作揖道：“闻兄大教，顿开茅塞。但小妾千里相从，义难顿绝，容归与商之。得其心肯，当奉复耳。”孙富道：“说话之间，宜放婉曲。彼既忠心为兄，必不忍使兄父子分离，定然玉成兄还乡之事矣。”二人饮了一回酒，风停雪止，

天色已晚。孙富教家僮算还了酒钱，与公子携手下船。正是：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却说杜十娘在舟中，摆设酒果，欲与公子小酌，竟日未回，挑灯以待。公子下船，十娘起迎，见公子颜色匆匆，似有不乐之意，乃满斟热酒劝之。公子摇首不饮，一言不发，竟自床上睡了。十娘心中不悦，乃收拾杯盘，为公子解衣就枕。问道：“今日有何见闻，而怀抱郁郁如此？”公子叹息而已，终不启口。问了三四次，公子已睡去了。十娘委决不下，坐于床头而不能寐。到夜半，公子醒来，又叹一口气。十娘道：“郎君有何难言之事，频频叹息？”公子拥被而起，欲言不语者几次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十娘抱持公子于怀间，软言抚慰道：“妾与郎君情好，已及二载，千辛万苦，历尽艰难，得有今日。然相从数千里，未曾哀戚。今将渡江，方图百年欢笑，如何反起悲伤，必有其故。夫妇之间，死生相共，有事尽可商量，万勿讳也。”公子再被逼不过，只得含泪而言道：“仆天涯穷困，蒙恩卿不弃，委曲相从，诚乃莫大之德也。但反覆思之，老父位居方面，拘于礼法，况素性方严，恐添嗔怒，必加黜逐。你我流荡，将何底止？夫妇之欢难保，父子之伦又绝。日间蒙新安孙友邀饮，为我筹及此事，寸心如割。”十娘大惊道：“郎君意将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仆事内之人，当局而迷。孙友为我画一计颇善，但恐恩卿不从耳！”十娘道：“孙友者何人？计如果善，何不可从？”公子道：“孙友名富，新安盐商，少年风流之士也。夜间闻子清歌，因而问及。仆告以来历，并谈及难归之故，渠意欲以千金聘汝。我得千金，可藉口以见吾父母；而恩卿亦得所天。但情不能舍，是以悲泣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十娘放开两手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为郎君画此计者，此人乃大英

雄也。郎君千金之资，既得恢复；而妾归他姓，又不致为行李之累。发乎情，止乎礼，诚两便之策也。那千金在那里？”公子收泪道：“未得恩卿之诺，金尚留彼处，未曾过手。”十娘道：“明早快快应承了他，不可挫过机会。但千金重事，须得兑足交付郎君之手，妾始过舟，勿为贾竖子所欺。”

时已四鼓，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道：“今日之妆，乃迎新送旧，非比寻常。”于是脂粉香泽，用意修饰，花钿绣袄，极其华艳，香风拂拂，光采照人。装束方完，天色已晓。孙富差家童到船头候信。十娘微窥公子，欣欣似有喜色，乃催公子快去回话，及早兑足银子。公子亲到孙富船中，回复依允。孙富道：“兑银易事，须得丽人妆台为信。”公子又回复了十娘，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：“可便抬去。”孙富喜甚，即将白银一千两，送到公子船中。十娘亲自检看，足色足数，分毫无爽，乃手把船舷，以手招孙富。孙富一见，魂不附体。十娘启朱唇，开皓齿道：“方才箱子可暂发来，内有李郎路引一纸，可检还之也。”孙富视十娘已为瓮中之鳖，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，安放船头之上。十娘取钥开锁，内皆抽替小箱。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，只见翠羽明，瑶簪宝珥，充牣于中，约值数百金。十娘遽投之江中。李甲与孙富及两船之人，无不惊诧。又命公子再抽一箱，乃玉箫金管。又抽一箱，尽古玉紫金玩器，约值数千金。十娘尽投之于大江中。岸上之人，观者如堵。齐声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正不知什么缘故。最后又抽一箱，箱中复有一匣。开匣视之，夜明之珠，约有盈把。其他祖母绿、猫儿眼，诸般异宝，目所未睹，莫能定其价之多少。众人齐声喝采，喧声如雷。十娘又欲投之于江。李甲不觉大悔，抱持十娘恸哭，那孙富也来劝解。

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，向孙富骂道：“我与李郎备尝艰苦，不是容易到此。汝以奸淫之意，巧为谗说，一旦破人姻缘，断人恩爱，乃我之仇人。我死而有知，必当诉之神明，尚妄想枕席之欢乎！”又对李甲道：“妾风尘数年，私有所积，本为终身之计。自遇郎君，山盟海誓，白首不渝。前出都之际，假托众姊妹相赠，箱中韞藏百宝，不下万金。将润色郎君之装，归见父母，或怜妾有心，收佐中馈，得终委托，生死无憾。谁知郎君相信不深，惑于浮议，中道见弃，负妾一片真心。今日当众目之前，开箱出视，使郎君知区区千金，未为难事。妾囊中有玉，恨郎眼内无珠。命之不辰，风尘困瘁，甫得脱离，又遭弃捐。今众人各有耳目，共作证明，妾不负郎君，郎君自负妾耳！”于是众人聚观者，无不流涕，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。公子又羞又苦，且悔且泣，方欲向十娘谢罪，十娘抱持宝匣，向江心一跳。众人急呼捞救，但见云暗江心，波涛滚滚，杳无踪影。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，一旦葬于江鱼之腹。三魂渺渺归水府，七魄悠悠入冥途。当时旁观之人，皆咬牙切齿，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。慌得李孙二人，手足无措，急叫开船，分途遁去。李甲在舟中，看了千金，转忆十娘，终日愧悔，郁成狂疾，终身不痊。孙富自那日受惊，得病卧床月馀，终日见杜十娘在傍诟骂，奄奄而逝。人以为江中之报也。

却说柳遇春在京坐监完满，束装回乡，停舟瓜步。偶临江净脸，失坠铜盆于水，觅渔人打捞。及至捞起，乃是个小匣儿。遇春后匣观看，内皆明珠异宝，无价之珍。遇春厚赏渔人，留于床头把玩。是夜梦见江中一女子，凌波而来，视之，乃杜十娘也。近前万福，诉以李郎薄幸之事。又道：“向承君家慷慨，以一百五十金相助，本意息肩之后，徐图报答，不意事无终始。

然每怀盛情，悒悒未忘。早间曾以小匣托渔人奉致，聊表寸心，从此不复相见矣。”言讫，猛然惊醒，方知十娘已死，叹息累日。

后来评论此事，以为孙富谋夺美色，轻掷千金，固非良士。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，碌碌蠢才，无足道者。独谓十娘千古女侠，岂不能觅一佳侣，共跨秦楼之凤，乃错认李公子，明珠美玉，投于盲人，以致恩变为仇，万种恩情，化为流水，深可惜也！有诗叹云：

不会风流莫妄谈，单单情字费人参。
若将情字能参透，唤作风流也不惭。

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

世事纷纷难诉陈，知机端不误终身。
若论破国亡家者，尽是贪花恋色人。

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，这浙江路宁海军，即今杭州是也。在城众安桥北首观音庵相近，有一个商人，妖乔，名俊，字彦杰，祖贯钱塘人。自幼年丧父母，长而魁伟雄壮，好色贪淫。娶妻高氏，各年四十岁。夫妻不生得男子，止生一女，年一十八岁，小字玉秀，至亲三口儿。止有一仆人，唤作赛儿。这乔俊看来有三五万贯资本，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，往东京卖了，贩枣子，胡桃、杂货回家来卖，一年有半年不在家。门首交赛儿开张酒店，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，在家造酒。其妻高氏，掌管日逐出进钱钞一应事务，不在话下。

明道二年春间，乔俊在东京卖丝已了，买了胡桃，枣子等货，船到南京上新河泊，正要行船，因风阻了。一住三日，风大，开船不得。忽见邻船上有一美妇，生得肌肤似雪，髻挽乌云。乔俊一见，心甚爱之，乃访问梢工，道：“你船中是甚么客人？缘何有宅眷在内？”梢工答道：“是建康府周巡检病故，今家小扶灵柩回山东去。这年小的妇人，乃是巡检的小娘子，官人问他做甚？”乔俊道：“梢工，你与我问巡检夫人，

若肯将此妾与人，我情愿多与他些财礼，讨此妇为妾，说得这事成了。我把五两银子谢你。”梢工遂乃下船舱里去说这亲事。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这乔俊娶这个妇人为妾，直使得：一家人口因他丧，万贯家资指日休。当下梢工下船舱问老夫人道：“小人告夫人跟前，这个小娘子，肯嫁与人么？”老夫人道：“你有甚好头脑说他？若有人要娶他，就应承罢，只要一千贯文财礼。”梢工便说：“邻船上有一贩枣子客人，要娶一个二娘子，特命小人来与夫人说知。”夫人便应承了。梢工回复乔俊说：“夫人肯与你了，要一千贯文财礼哩！”乔俊听说大喜，即便开箱，取出一千贯文，便教梢工送过夫人船上去。夫人接了，说与梢工，教请乔俊过船来相见。乔俊换了衣服，径过船来拜见夫人。夫人问明白了乡贯姓氏，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：“相公已死，家中儿子利害。我今做主，将你嫁与这个官人为妾，即今便过乔官人船上去，宁海郡大马头去处，快活过了生世。你可小心伏侍，不可托大！”这妇人与乔俊拜辞了老夫人，夫人与他一个衣箱物件之类，却送过船去。乔俊取五两银子谢了梢工，心中十分欢喜。乃问妇人：“你的名字叫做甚么？”妇人乃言：“我叫作春香，年二十五岁。”当晚就舟中与春香同铺而睡。

次日天晴，风息浪平，大小船只，一齐都开。乔俊也行了五六日，早到北新关，歇船上岸。叫一乘轿子抬了春香，自随着径入武林门里。来到自家门首，下了轿，打发轿子去了，乔俊引春香入家中来。自先走入里面去与高氏相见，说知此事，出来引春香入去参见。高氏见了春香，焦躁起来，说：“丈夫，你既娶来了，我难以推故。你只依我两件事，我便容你。”乔俊道：“你且说那两件事？”高氏启口说出，直教乔俊有家难

奔，有国难投。正是：

妇人之语不宜听，割户分门坏五伦。
勿信妻言行大道，世间男子几多人！

当下高氏说与丈夫：“你今已娶来家，我说也自枉然了。只是要你与他别住，不许放在家里！”乔俊听得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自赁房屋一间与他另住。”高氏又说：“自从今日为始，我再不与你做一处。家中钱本什物，首饰衣服，我自与女儿两个受用，不许你来讨。一应官司门户等事，你自教贱婢支持，莫再来缠我，你依得么？”乔俊沉吟了半晌，心里道：“欲待不依，又难过日子。罢了！”乃言：“都依你。”高氏不语。次日早起去搬货物行李回家，就央人赁房一间，在铜钱局前，——今对贡院是也。拣个吉日，乔俊带了周氏，点家火一应什物完备，搬将过去。住了三朝两日，归家走一次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半年有馀。乔俊刮取人头帐目，及私房银两，还勾做本钱。收丝已完，打点家中柴米之类，分付周氏：“你可耐静，我出去多只两月便回。如有急事，可回去大娘家里说知。”道罢，径到家里说与高氏：“我明日起身去后，多只两月便回。倘有事故，你可照管周氏，看夫妻之面！”女儿道：“爹爹早回！”别了妻女，又来新住处打点明早起程。此时是九月间，出门搭船，登途去了。一去两个月，周氏在家终日倚门而望，不见丈夫回来。看看又是冬景至了，其年大冷。忽一日晚，彤云密布，纷纷扬扬，下一天大雪。高氏在家里思忖，丈夫一去，因何至冬时节，只管不回？这周氏寒冷，赛儿又病重，起身不得，乃叫洪三将些柴米炭火钱物，送

与周氏。周氏见雪下得大，闭门在家哭泣。听得敲门，只道是丈夫回来，慌忙开门，见了洪大工挑了东西进门，周氏乃问大工：“大娘、大姐一向好么？”大工答道：“大娘见大官人不回，记挂你无盘缠，教我送柴米钱钞与你用。”周氏见说，回言：“大工，你回家去，多多拜上大娘大姐！”大工别了，自回家去。

次日午牌时分，周氏门首又有人敲门。周氏道：“这等大雪，又是何人敲门？”只因这人来，有分教周氏再不能与乔俊团圆。正是：

闭门屋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当日雪下得越大，周氏在房中向火。忽听得有人敲门，起身开门看时，见一人头戴破头巾，身穿旧衣服。便问周氏道：“嫂子，乔俊在家么？”周氏答道：“自从九月出门，还未回哩！”那人说：“我是他里长，今来差乔俊去海宁砌江塘，做夫十日，歇二十日，又做十日。他既不在家，我替你们寻个人，你出钱雇他去做工。”周氏答道：“既如此，只凭你教人替了，我自还你工钱。”里长相别出门。次日饭后，领一个后生，年约二十岁，与周氏相见。里长说与周氏：“此人是上海县人，姓董，名小二。自幼他父母俱丧。如今专靠与人家做工过日，每年只要你三五百贯钱，冬夏做些衣服与他穿。我看你家里又无人，可雇他在家走动也好。”周氏见说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委实我家无人走动，看这人想也是个良善本分的，工钱便依你罢了。”当下遂谢了里长，留在家中。至次日，里长来叫去海宁做夫，周氏取些钱钞与小二，跟着里长去了十日回来。这小

二在家里小心谨慎，烧香扫地，件件当心。

且说乔俊在东京卖丝，与一个上厅行首沈瑞莲来往，倒身在他家使钱，因此留恋在彼，全不管家中妻妾。只恋花门柳户，逍遥快乐，那知家里赛儿病了两个馀月死了。高氏叫洪三买具棺木，扛出城外化人场烧了。高氏立性贞洁，自在门前卖酒，无有半点狂心。不想周氏自从安了董小二在家，到有心看上他。有时做夫回来，热羹热饭搬与他吃。小二见他家无人，勤谨做活。周氏时常眉来眼去的勾引他，这小二也有心，只是不敢上前。一日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，周氏叫小二去买些酒、果、鱼、肉之类过年。到晚，周氏叫小二关了大门，去灶上烫一注子酒，切些肉做一盘，安排火盆，点上了灯，就摆在房内床面前桌儿上。小二在灶前烧火，周氏轻轻的说道：“小二，你来房里来，将些东西去吃！”小二千不合万不合走入房内，有分教小二死无葬身之地。正是：

僮仆人家不可无，岂知撞了不良徒。

分明一段跷蹊事，瞒着堂堂大丈夫。

此时周氏叫小二到床前，便道：“小二你来，你来！我和你吃两杯酒，今夜你就在我房里睡罢！”小二道：“不敢！”周氏骂了两声“蛮子！”双手把小二抱到床边，挨肩而坐。便将小二扯过怀中，解开主腰儿，教他摸胸前麻团也似白奶。

小二淫心荡漾，便将周氏脸搂过来，将舌尖儿度在周氏口内，任意快乐。周氏将酒筛下，两个吃一个交杯酒，两人合吃五六杯。周氏道：“你在外头歇，我在房内也是自歇，寒冷难熬。你今无福，不依我的口。”小二跪下道：“感承娘子有心，小

人亦有意多时了，只是不敢说。今日娘子抬举小人，此恩杀身难报！”二人说罢，解衣脱带，就做了夫妻。一夜快乐，不必说了。天明，小二先起来烧汤、洗碗、做饭，周氏方起，梳洗洗面罢，吃饭。正是：少女少郎，情色相当。却如夫妻一般在家过活，左右邻舍皆知此事，无人闲管。

却说高氏因无人照管门前酒店，忽一日，听得闲人说：“周氏与小二通奸。”且信且疑，放心不下。因此教洪大工去与周氏说：“且搬回家，省得两边家火。”周氏见洪大工来说，沉吟半晌，勉强回言道：“既是大娘好意，今晚就将家火搬回家去。”洪大工得了言语自回家了。周氏便叫小二商量，“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，料想违他不得，只是你却如何？”小二答道：“娘子，大娘家里也无人，小人情愿与大娘家送酒走动。只是一件，不比此地，不得与娘子快乐了。不然，就今日拆散了罢！”说罢，两个搂抱着，哭了一回。周氏道：“你且安心，我今收拾衣箱什物，你与我挑回大娘家去。我自与大娘说，留你在家，暗地里与我快乐。且等丈夫回来，再做计较。”小二见说，才放心欢喜，回言道：“万望娘子用心！”当日下午收拾已了，小二先挑了箱笼来。捱到黄昏，洪大工提个灯笼去接周氏。周氏取具锁锁了大门，同小二回家。正是：
飞蛾扑火身须丧，蝙蝠投竿命必倾。

当时小二与周氏到家，见了高氏。高氏道：“你如今回到家一处住了，如何带小二回来？何不打发他去了？”周氏道：“大娘门前无人照管，不如留他在家使唤，待等丈夫回时，打发他未迟。”高氏是个清洁的人，心中想道：“在我家中，我自照管着他，有甚皂丝麻线？”遂留下教他看店，讨酒坛，一应都会得。不觉又过了数月。周氏虽和小二有情，终久不比自

住之时两个任意取乐。一日，周氏见高氏说起小二诸事勤谨，又本分，便道：“大娘何不将大姐招小二为婿，却不便当？”高氏听得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好没志气！我女儿招雇工人为婿？”周氏不敢言语，吃高氏骂了三四日。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，全不想周氏与他通奸，故此要将女儿招他。若还思量此事，只消得打发了小二出门，后来不见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狱，灭门之事。

且说小二自三月来家，古人云：一年长工，二年家公，三年太公。不想乔俊一去不回，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馀，出入房室，诸事托他，便做乔家公，欺负洪三。或早或晚，见了玉秀，便将言语调戏他。不则一日，不想玉秀被这小二奸骗了。其事周氏也知，只瞒着高氏。似此又过了一月。其时是六月半，天道大热，玉秀在房内洗浴。高氏走入房中，看见女儿奶大，吃了一惊。待女儿穿了衣裳，叫女儿到面前问道：“你吃何人弄了身体，这奶大了？你好好实说，我便饶你！”玉秀推托不过，只得实说：“我被小二哄了。”高氏跌脚叫苦：“这事都是这小婆娘做一路，坏了我女孩儿，此事怎生是好？”欲待声张起来，又怕嚷动人知，苦了女儿一世之事。当时沉吟了半晌，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只除害了这蛮子，方才免得人知。不觉又过了两月。忽值八月中秋节到，高氏叫小二买些鱼肉、果子之物，安排家宴。当晚高氏、周氏、玉秀在后园赏月，叫洪三和小二别在一边吃。高氏至夜三更，叫小二赏了两大碗酒。小二不敢推辞，一饮而尽，不觉大醉，倒了。洪三也有酒，自去酒房里睡了。这小二只因酒醉，中了高氏计策，当夜便是：东岳新添枉死鬼，阳间不见少年人。

当时高氏使女儿自去睡了，便与周氏说：“我只管家事买

卖，那知你与这蛮子通奸。你两个做了一路，故意教他奸了我的女儿。丈夫回来，教我怎的见他分说？我是清清白白的人，如今讨了你来，被你玷辱我的门风，如何是好？我今与你只得没奈何害了这蛮子性命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倘丈夫回来，你与我女儿俱各免得出丑，各无事了。你可去将条索来！”周氏初时不肯，被高氏骂道：“都是你这贱人与他通奸，因此坏了我女儿，你还恋着他？”周氏吃骂得没奈何，只得去房里取了麻索，递与高氏。高氏接了，将去小二脖项下一绞。原来妇人家手软，缚了一个更次，绞不死。小二喊起来，高氏急了，无家火在手边，教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头，把小二脑门上一斧，脑浆流出死了。高氏与周氏商量：“好却好了，这死尸须是今夜发落便好。”周氏道：“可叫洪三起来，将块大石缚在尸上，驮去丢在新桥河里水底去了，待他尸首自烂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！”高氏大喜，便到酒作坊里叫起洪大工来，大工走入后园，看见了小二尸首，道：“祛除了这害最好，倘留他在家，大官人回来，也有老大的口面。”周氏道：“你可趁天未明，把尸首驮去新河里，把块大石缚住，坠下水里去。若到天明，倘有人问时，只说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饰物件，夜间逃走了。他家一向又无人往来的，料然没事。”洪大工驮了尸首，高氏将灯照出门去。此时有五更时分，洪大工驮到河边，掇块大石，绑缚在尸首上，丢在河内，直推开在中心里。这河有丈馀深水，当时沉下水底去了，料道永无踪迹。洪大工回家，轻轻的关了大门，高氏与周氏各回房里睡了。高氏虽自清洁，也欠些聪明之处，错干了此事。既知其情，只可好好打发了小二出门便了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将他绞死。后来却被人首告，打死在狱，灭门绝户，悔之何及！且说洪大工睡至天明，起来开了酒店，高氏依

旧在门前卖酒。玉秀眼中不见了小二，也不敢问。周氏自言自语，假意道：“小二这厮无礼，偷了我首饰物件，夜间逃走了！”玉秀自在房里，也不问他。那邻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与不在。高氏一时害了小二性命，疑决不下，早晚心中只恐事发，终日忧闷过日。正是：

要人知事勤学，怕人知事莫做。

却说武林门外清湖闸边，有个做靴的皮匠，姓陈，名文，浑家程氏五娘，夫妻两口儿，止靠做靴鞋度日。此时是十月初旬，这陈文与妻子争论，一口气，走入门里满桥边皮市里买皮，当日不回，次日午后也不回。程五娘心内慌起来。又过了一夜，亦不见回，独自一个在家烦恼。将及一月，并无消息。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里问讯。径到皮市里来，问卖皮店家，皆言：“一月前何曾见你丈夫来买皮？莫非死在那里了？”有多口的道：“你丈夫穿甚衣服出来？”程五娘道：“我丈夫头戴万字头巾，身穿着青绢一口中。一月前说来皮市里买皮，至今不见信息，不知何处去了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可城内各处去寻，便知音信。”程五娘谢了众人，绕城中逢人便问。一日，并无踪迹。过了两日，吃了早饭，又入城来寻问。不端不正，走到新桥上过。正是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。只见河岸上有人喧哄说道：“有个人死在河里，身上穿领青衣服，泛起在桥下水面上。”程五娘听得说，连忙走到河岸边，分开人众一看时，只见水面上漂浮一个死尸，穿着青衣服。远远看时，有些相像。程氏便大哭道：“丈夫缘何死在水里？”看的人都呆了。程氏又哀告众人：“那个伯伯肯与奴家拽过我的丈夫尸首到岸边，奴家认

一认看。奴家自奉酒钱五十贯。”当时有一个破落户，叫做王酒酒，专一在街市上帮闲打哄，赌骗人财，这厮是个泼皮，没人理他。当时也在那里看，听见程五娘许说五十贯酒钱，便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我与你拽过尸首来岸边你认看。”五娘哭罢道：“若得伯伯如此，深恩难报！”这王酒酒见只过往船，便跳船上去，叫道：“梢工，你可住一住，等我替这个小娘子拽这尸首到岸边。”当时王酒酒拽那尸首来。王酒酒认得乔家董小二的尸首，口里不说出来，只教程氏认看。只因此起，有分教高氏一家，死于非命。正是：

闹里钻头热处歪，遇人猛惜爱钱财。
谁知错认尸和首，引出冤家祸患来。

此时王酒酒在船上，将竹篙推那尸首到岸边来，程氏看时，见头面皮肉却被水浸坏了，全不认得。看身上衣服却认得，是丈夫的模样。号号大哭，哀告王酒酒道：“烦伯伯同奴去买口棺木来盛了，却又作计较。”王酒酒便随程五娘到褚堂作李团头家，买了棺木，叫两个火家来河下捞起尸首，盛于棺内，就在河岸边存着。那时新桥下无甚人家住，每日止有船只来往。程氏取五十贯钱，谢了王酒酒。

王酒酒得了钱，一径走到高氏酒店门前，以买酒为名，便对高氏说：“你家缘何打死了董小二，丢在新桥河内？如今泛将起来。你道一场好笑！那里走一个来错认做丈夫尸首，买具棺木盛了，改日却来埋葬。”高氏道：“王酒酒，你莫胡言乱语，我家小二，偷了首饰衣服在逃，追获不着，那得这话！”王酒酒道：“大娘子，你不要赖！瞒了别人，不要瞒我。你今

送我些钱钞买求我，我便任那妇人错认了去。你若白赖不与我，我就去本府首告，叫你吃一场人命官司！”高氏听得，便骂起来：“你这破落户，千刀万剐的贼，不长俊的乞丐！见我丈夫不在家，今来诈我！”王酒酒被骂，大怒而去。能杀的妇人，到底无志气，胡乱与他些钱钞，也不见得弄出事来。当时高氏千不合万不合，骂了王酒酒这一顿，被那厮走到宁海郡安抚司前叫起屈来。安抚相公正坐厅上押文书，叫左右唤至厅下，问道：“有何屈事？”王酒酒跪在厅下，告道：“小人姓王，名青，钱塘县人，今来首告。邻居有一乔俊，出外为商未回。其妻高氏，与妾周氏，一女玉秀，与家中一雇工人董小二有奸情。不知怎的缘故，把董小二谋死，丢在新桥河里，如今泛起。小人去与高氏言说，反被本妇百般辱骂。他家有酒大工，叫做洪三，敢是同心谋害的。小人不甘，因此叫屈，望相公明镜昭察！”安抚听罢，着外郎录了王青口词，押了公文，差两个牌军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，火急到厅。

当时公人径到高氏家，捉了高氏、周氏、玉秀、洪三四人，关了大门，取锁锁了，径到安抚司厅上。一行人跪下。相公是蔡州人，姓黄，名正大，为人奸狡，贪滥酷刑。问高氏：“你家董小二何在？”高氏道：“小二拐物在逃，不知去向。”王青道：“要知明白，只问洪三，便知分晓。”安抚遂将洪三拖翻拷打，两腿五十黄荆，血流满地。打熬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董小二先与周氏有奸，后搬回家，奸了玉秀。高氏知觉，恐丈夫回家，辱灭门风。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赏月，教小的同小二两个在一边吃酒，我两个都醉了。小的怕失了事，自去酒房内睡了。到五更时分，只见高氏、周氏来酒房门边，叫小的去后园内，只见小二尸首在地，教我速驮去丢在河内去。小

的问高氏因由。高氏备将前事说道：‘二人通同奸骗女儿，倘或丈夫回日，怎的是好？我今出于无奈，因是赶他不出去，又怕说出此情，只得用麻索绞死了。’小的是个老实的人，说道：‘看这厮忒无理，也祛除了一害。’小的便将小二尸首，驮在新桥河边，用块大石，缚在他身上，沉在水底下。只此便是实话。”安抚见洪三招状明白，点指画字。二妇人见洪三已招，惊得魂不附体，玉秀抖做一块。安抚叫左右将三个妇人过来供招，玉秀只得供道：“先是周氏与小二有奸，母高氏收拾回家，将奴调戏，奴不从。后来又调戏，奴又不从。将奴强抱到后园奸骗了。到八月十五日，备果吃酒赏月，母高氏先叫奴去房内睡了，并不知小二死亡之事。”安抚又问周氏：“你既与小二有奸，缘何将女孩儿坏了？你好好招承，免至受苦！”周氏两泪交流，只得从头一一招了。安抚又问高氏：“你缘何谋杀小二？”高氏抵赖不过，从头招认了。都押下牢监了。安抚俱将各人供状立案，次日差县尉一人，带领仵作行了，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桥下检尸。当日闹动城里城外人都得知。男子妇人，挨肩擦背，不计其数，一齐来看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

却说县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桥下，打开棺木，取出尸首，检看明白。将尸放在棺内，县尉带了一千人回话。董小二尸虽是斧头打碎顶门，麻索绞痕见在。安抚叫左右将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，都打得昏晕复醒。取一面长枷，将高氏枷了。周氏、玉秀、洪三俱用铁索锁了，押下大牢内监了。王青随衙听候。

且说那皮匠妇人，也知得错认了，再也不来哭了。思量起来，一场惶恐，几时不敢见人。这话且不说。再说玉秀在牢中汤水不吃，次日死了。又过了两日，周氏也死了。洪三看看病

重，狱卒告知安抚，安抚令官医医治，不痊而死。止有高氏浑身发肿，棒疮疼痛熬不得，饭食不吃，服药无用，也死了。可怜不勾半个月日，四个都死在牢中。狱卒通报，知府与吏商量，乔俊久不回家，妻妾在家，谋死人命，本该偿命。凶身人等俱死，具表申奏朝廷，方可决断。不则一日，圣旨到下，开读道：“凶身俱已身死，将家私抄扎入官。小二尸首，又无苦主亲人来领，烧化了罢。”当时安抚即差吏去，打开乔俊家大门，将细软钱物，尽数入官。烧了董小二尸首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乔俊合当穷苦，在东京沈瑞莲家，全然不知家中之事。住了两年，财本使得一空，被虔婆常常发语道：“我女儿恋住了你，又不能接客，怎的是了？你有钱钞，将些出来使用；无钱，你自离了我家，等我女儿接别个客人。终不成饿死了我一家罢！”乔俊是个有钱过的人，今日无了钱，被虔婆赶了数次，眼中泪下。寻思要回乡，又无盘缠。那沈瑞莲见乔俊泪下，也哭起来，道：“乔郎，是我苦了你！我有些日前趲下的零碎钱，与你些做盘缠回去了罢。你若有心，到家取得些钱，再来走一遭。”乔俊大喜，当晚收拾了旧衣服，打了一个衣包沈行首取出三百贯文，把与乔俊打在包内。别了虔婆，驮了衣包，手提了一条棍棒，又辞了瑞莲，两个流泪而别。

且说乔俊于路搭船，不则一日，来到北新关。天色晚了，便投一个相识船主人家宿歇，明早入城。那船主人见了乔俊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乔官人，你一向在那里去了，只管不回？你家中小娘子周氏，与一个雇工人有奸。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，却又与你女儿有奸。我听得人说，不知争奸也是怎的，大娘子谋杀了雇工人，酒大工洪三将尸丢在新桥河内。有了两个月，尸首泛将起来，被人首告在安抚司。捉了大娘子、小娘子、你

女儿并酒大工洪三到官，拷打不过，只得招认。监在牢里，受苦不过，如今四人都死了。朝廷文书下来，抄扎你家财产入官。你如今投那里去好？”乔俊听罢，却似：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来！这乔俊惊得呆了半晌，语言不得。那船主人排些酒饭与乔俊吃，那里吃得下！两行泪珠，如雨收不住，哽咽悲啼，心下思量：“今日不想我闪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如何是好？”番来覆去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日黑早起来，辞了船主人，背了衣包，急急奔武林门来，到着自家对门一个古董店王将仕门首立了。看自家房屋，俱拆没了，止有一片荒地。却好王将仕开门，乔俊放下衣包，向前拜道：“老伯伯，不想小人不回，家中如此模样！”王将仕道：“乔官人，你一向在那里不回？”乔俊道：“只为消折了本钱，归乡不得，并不知家中的消息。”王将仕邀乔俊到家中坐定道：“贤侄听老身说，你去后，家中如此，……”把从头之事一一说了。“只好笑一个皮匠妇人，因丈夫死在外边，到来错认了尸。却被王酒酒那厮首告，害了你大妻、小妾、女儿并洪三到官，被打得好苦恼，受疼不过，都死在牢里，家产都抄扎入官了。你如今那里去好？”乔俊听罢，两泪如倾，辞别了王将仕。上南不是，落北又难！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罢罢罢！我今年四十馀岁儿女又无，财产妻妾俱丧了，去投谁的是好？”一径走到西湖上第二桥，望着一湖清水便跳，投入水下而死。这乔俊一家人口，深可惜哉！

却说王青这一日午后，同一般破落户在西湖上闲荡，刚到第二桥坐下，大家商量凑钱出来买碗酒吃。众人道：“还劳王大哥去买，有些便宜。”只见王酒酒接钱在手，向西湖里一撒，两眼睜得圆滴溜，口中大骂道：“王青！那董小二奸人妻女、

自取其死，与你何干？你只为诈钱不遂，害得我乔俊好苦！一门亲丁四口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须偿还我命来！”众人知道是乔俊附体，替他磕头告饶。只见王青打自己把掌约有百馀，骂不绝口，跳入湖中而死。众人传说此事，都道乔俊虽然好色贪淫，却不曾害人，今受此惨祸，九泉之下，怎放得王青过！这番索命，亦天理之必然也。后人诗云：

乔俊贪淫害一门，王青毒害亦亡身。
从来好色亡家国，岂见诗书误了人？

第三十四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
昔年歌管变荒台，转眼是非兴败。
须识闹中取静，莫因乖过成呆。
不贪花酒不贪财，一世无灾无害。

话说江西饶州府余干县长乐村，有一小民叫做张乙。因贩些杂货到于县中，夜深投宿城外一邸店，店房已满，不能相容。间壁锁下一空房，却无人住。张乙道：“店主人何不开此房与我？”主人道：“此房中有鬼，不敢留客。”张乙道：“便有鬼，我何惧哉！”主人只得开锁，将灯一盏，扫帚一把，交与张乙。张乙进房，把灯放稳，挑得亮亮的。房中有破床一张，尘埃堆积，用打帚扫净，展上铺盖，讨些酒饭吃了，推转房门，脱衣而睡。梦见一美色妇人，衣服华丽，自来荐枕，梦中纳之。及至醒来，此妇宛在身边。张乙问是何人。此妇道：“妾乃邻家之妇，因夫君远出，不能独宿，是以相就。勿多言，又当自知。”张亦不再问。天明，此妇辞去。至夜又来，欢好如初。如此三夜。

店主人见张客无事，偶话及此房内曾有妇人缢死，往往作怪，今番却太平了。张乙听在肚里。至夜，此妇仍来，张乙问

道：“今日店主人说这房中有缢死女鬼，莫非是你？”此妇并无惭愧之意，答道：“妾身是也！然不祸于君，君幸勿惧。”张乙道：“试说其详。”此妇道：“妾乃娼女，姓穆，行廿二，人称我为廿二娘。与馀干客人杨川相厚，杨许娶妾归去，妾将私财百金为助。一去三年不来，妾为鸨儿拘管，无计脱身，挹郁不堪，遂自缢而死。鸨儿以所居售人，今为旅店。此房，昔日妾之房也，一灵不泯，犹依栖于此。杨川与你同乡，可认得么？”张乙道：“认得。”此妇道：“今其人安在？”张乙道：“去岁已移居饶州南门，娶妻开店，生意甚足。”妇人嗟叹良久，更无别语。又过了二日，张乙要回家，妇人道：“妾愿始终随君，未识许否？”张乙道：“倘能相随，有何不可。”妇人道：“君可制一小木牌，题曰：‘廿二娘神位’，置于篋中。但出牌呼妾，妾便出来。”张乙许之。妇人道：“妾尚有白金五十两埋于此床之下，没人知觉，君可取用。”张掘地果得白金一瓶，心中甚喜。过了一夜。

次日张乙写了牌位，收藏好了，别店主而归。到于家中，将此事告与浑家。浑家初时不喜，见了五十两银子，遂不嗔怪。张乙于东壁立了廿二娘神主，其妻戏往呼之，白日里竟走出来，与妻施礼。妻初时也惊讶，后遂惯了，不以为事。夜来张乙夫妇同床，此妇亦来，也不觉床之狭窄。过了十馀日，此妇道：“妾尚有夙债在于郡城，君能随我去索取否？”张利其所有，一口应承。即时雇船而行，船中供下牌位。此妇同行同宿，全不避人。不则一日，到了饶州南门，此妇道：“妾往杨川家讨债去。”张乙方欲问之，此妇倏已上岸。张随后跟去，见此妇竟入一店中去了。问其店，正杨川家也。张久候不出。忽见杨举家惊惶，少顷哭声振地。问其故，店中人云：“主人杨川向

来无病，忽然中恶，九窍流血而死！”张乙心知廿二娘所为，嘿然下船，向牌位苦叫，亦不见出来了。方知有夙债在郡城，乃杨川负义之债也。有诗叹云：

王魁负义曾遭谴，李益亏心亦改常。
请看杨川下梢事，皇天不佑薄情郎。

方才说穆廿二娘事，虽则死后报冤，却是鬼自出头，还是渺茫之事。如今再说一件故事，叫做《王娇鸾百年长恨》，这个冤更报得好。此事非唐非宋，出在国朝天顺初年。广西苗蛮作乱，各处调兵征剿，有临安卫指挥王忠所领一枝浙兵，违了限期，被参降调河南南阳卫中所千户，即日引家小到任。王忠年六十馀，止一子王彪，颇称骁勇，督抚留在军前效用。到有两个女儿，长曰娇鸾，次曰娇凤。鸾年十八，凤年十六。凤从幼育于外家，就与表兄对姻，只有娇鸾未曾许配。夫人周氏，原系继妻。周氏有嫡姐，嫁曹家，寡居而贫，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娇鸾，举家呼为曹姨。娇鸾幼通书史，举笔成文。因爱女慎于择配，所以及笄未嫁，每每临风感叹，对月凄凉。惟曹姨与鸾相厚，知其心事，他虽父母亦不知也。

一日清明节届，和曹姨及侍儿明霞后园打秋千耍子。正在闹热之际，忽见墙缺处有一美少年，紫衣唐巾，舒头观看，连声喝采！慌得娇鸾满脸通红，推着曹姨的背，急回香房。侍女也进去了。生见园中无人，逾墙而入，秋千架子尚在，馀香仿佛，正在凝思。忽见草中一物，拾起看时，乃三尺线绣香罗帕也，生得此如获珍宝。闻有人声自内而来，复逾墙而出，仍立于墙缺边。看时，乃是侍儿来寻香罗帕的。生见其三回五转，

意兴已倦，微笑而言：“小娘子，罗帕已入人手，何处寻觅？”侍儿抬头见是秀才，便上前万福，道：“相公想已检得，乞即见还，感德不尽！”那生道：“此罗帕是何人之物？”侍儿道：“是小姐的。”那生道：“既是小姐的东西，还得小姐来讨，方才还他。”侍儿道：“相公府居何处？”那生道：“小生姓周，名廷章，苏州府吴江县人，父亲为本学司教，随任在此，与尊府只一墙之隔。”原来卫署与学宫基址相连，卫叫做东衙，学叫做西衙。花园之外，就是学中的隙地。侍儿道：“贵公子又是近邻，失瞻了。妾当禀知小姐，奉命相求。”廷章道：“敢闻小姐及小娘子大名？”侍儿道：“小姐名娇鸾，主人之爱女，妾乃贴身侍婢明霞也。”廷章道：“小生有小诗一章，相烦致于小姐，即以罗帕奉还。”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诗，因要罗帕入手，只得应允。廷章道：“烦小娘子少待。”廷章去不多时，携诗而至，桃花笺叠成方胜。明霞接诗在手问：“罗帕何在？”廷章笑道：“罗帕乃至宝，得之非易，岂可轻还？小娘子且将此诗送与小姐看了，待小姐回音，小生方可奉璧。”明霞没奈何，只得转身。只因一幅香罗帕，惹起千秋长恨歌。

话说鸾小姐自见了那美少年，虽则一时惭愧，却也挑动个情字。口中不语，心下踌躇道：“好个俊俏郎君，若嫁得此人，也不枉聪明一世。”忽见明霞气忿忿的入来，娇鸾问：“香罗帕有了么？”明霞口称怪事：“香罗帕却被西衙周公子收着，就是墙缺内喝采的那紫衣郎君。”娇鸾道：“与他讨了就是。”明霞道：“怎么不讨！也得他肯还！”娇鸾道：“他为何不还？”明霞道：“他说‘小生姓周，名廷章，苏州府吴江人氏，父为司教，随任到此。’与吾家只一墙之隔。既是小姐的香罗帕，必须小姐自讨。”娇鸾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明霞道：“我

说待妾禀知小姐，奉命相求。他道，有小诗一章，烦吾传递，待有回音，才把罗帕还我。”明霞将桃花笺递与小姐。娇鸾见了这方胜，已有三分之喜，拆开看时，乃七言绝句一首：“帕出佳人分外香，天公教付有情郎。殷勤寄取相思句，拟作红丝入洞房。”

娇鸾若是有个有主意的，拼得弃了这罗帕，把诗烧却，分付侍儿，下次再不许轻易传递，天大的事都完了。奈娇鸾一来是及瓜不嫁，知情慕色的女子；二来满肚才情不肯埋没，亦取薛涛笺答诗八句：

“妾身一点玉无瑕，生自侯门将相家。
静里有亲同对月，闲中无事独看花。
碧梧只许来奇凤，翠竹那容入老鸦。
寄语异乡孤另客，莫将心事乱如麻。”

明霞捧诗方到后园，廷章早在缺墙相候。明霞道：“小姐已有回诗了，可将罗帕还我。”廷章将诗读了一遍，益慕娇鸾之才，必欲得之，道：“小娘子耐心，小生又有所答。”再回书房，写成一绝：“居傍侯门亦有缘，异乡孤另果堪怜。若容鸾凤双栖树，一夜箫声入九天。”明霞道：“罗帕又不还，只管寄什么诗？我不寄了。”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：“这微物奉小娘子，权表寸敬，多多致意小姐。”明霞贪了这金簪，又将诗回复娇鸾。娇鸾看罢，闷闷不悦。明霞道：“诗中有甚言语触犯小姐？”娇鸾道：“书生轻薄，都是调戏之言。”明霞道：“小姐大才，何不作一诗骂之，以绝其意。”娇鸾道：“后生家性重，不必骂，且好言劝之可也。”再取薛笺题诗八

句：“独立庭际傍翠阴，侍儿传语意何深。满身窃玉偷香胆，一片撩云拨雨心。丹桂岂容稚子折，珠帘那许晓风侵。劝君莫想阳台梦，努力攻书入翰林。”

自此一倡一和，渐渐情熟，往来不绝。明霞的足迹不断后园，廷章的眼光不离墙缺。诗篇甚多，不暇细述。时届端阳，王千户治酒于园亭家宴。廷章于墙缺往来，明知小姐在于园中，无由一面，侍儿明霞亦不能通一语。正在气闷，忽撞见卫卒孙九，那孙九善作木匠，长在卫里服役，亦多在学中做工。廷章遂题诗一绝封固了，将青蚨二百赏孙九买酒吃，托他寄与衙中明霞姐。孙九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伺候到次早，才覷个方便，寄得此诗于明霞。明霞递于小姐，拆开看之，前有叙云：“端阳日园中望娇娘子不见，口占一绝奉寄：配成彩线思同结，倾就蒲觞拟共斟。雾隔湘江欢不见，锦葵空有向阳心。”后写“松陵周廷章拜稿。”娇娘看了，置于书几之上。适当梳头，未及酬和。忽曹姨走进香房，看见了诗稿，大惊道：“娇娘既有西厢之约，可无东道之主，此事如何瞒我？”娇鸾含羞答道：“虽有吟咏往来，实无他事，非敢瞒姨娘也。”曹姨道：“周生江南秀士，门户相当，何不教他遣媒说合，成就百年姻缘，岂不美乎？”娇鸾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梳妆已毕，遂答诗八句：

“深锁香闺十八年，不容风月透帘前；
绣衾香暖谁知苦？锦帐春寒只爱眠。
生怕杜鹃声到耳，死愁蝴蝶梦来缠。
多情果有相怜意，好倩冰人片语传。”

廷章得诗，遂假托父亲周司教之意，央赵学究往王千户处

求这头亲事。王千户亦重周生才貌，但娇鸾是爱女，况且精通文墨，自己年老，一应卫中文书笔札，都告着女儿相帮，少他不得，不忍弃之于他乡，以此迟疑未许。廷章知姻事未谐，心中如刺，乃作书寄于小姐。前写“松陵友弟廷章拜稿”：“自睹芳容，未宁狂魄。夫妇已是前生定，至死靡他；媒妁传来今日言，为期未决。遥望香闺深锁，如唐玄宗离月宫而空想嫦娥；要从花圃戏游，似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织女。倘复迁延于月日，必当夭折于沟渠。生若无缘，死亦不瞑。勉成拙律，深冀哀怜。”诗曰：

“未有佳期慰我情，可怜春价值千金。
闷来窗下三杯酒，愁向花前一曲琴。
人在琐窗深处好，闷回罗帐静中吟。
孤栖一样昏黄月，肯许相携诉寸心？”

娇鸾看罢，即时复书。前写“虎衙爱女娇鸾拜稿”：“轻荷点水，弱絮飞帘。拜月亭前，懒对东风听杜宇；画眉窗下，强消长昼刺鸳鸯。人正困于妆台，诗忽坠于香案。后观来意，无限幽怀。自怜薄命佳人，恼杀多情才子。一番信到，一番使妾倍支吾；几度诗来，几度令人添寂寞。休得跳东墙学攀花之手，可以仰北斗驾折桂之心。眼底无媒，书中有女。自此衷情封去札，莫将消息问来人。谨和佳篇，仰祈深谅！”诗曰：

“秋月春花亦有情，也知身价重千金。
虽窥青琐韩郎貌，羞听东墙崔氏琴。”

痴念已从空里散，好诗惟向梦中吟。
此生但作干兄妹，直待来生了寸心。”

廷章阅书赞叹不已，读诗至末联，“此生但作干兄妹”，忽然想起一计道：“当初张珙申纯皆因兄妹得就私情。王夫人与我同姓，何不拜之为姑？便可通家往来，于中取事矣！”遂托言西衙窄狭，且是喧闹，欲借卫署后园观书。周司教自与王千户开口。王翁道：“彼此通家，就在家下吃些见成茶饭，不烦馈送。”周翁感激不尽，回向儿子说了。廷章道：“虽承王翁盛意，非亲非故，难以打搅。孩儿欲备一礼，拜认周夫人为姑。姑侄一家，庶乎有名。”周司教是糊涂之人，只要讨些小便宜，道：“任从我儿行事。”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妇，择个吉日，备下彩缎书仪，写个表侄的名刺，上门认亲，极其卑逊，极其亲热。王翁是个武人，只好奉承，遂请入中堂，教奶奶都相见了。连曹姨也认做姨娘，娇鸾是表妹，一时都请见礼。王翁设宴后堂，权当会亲。一家同席，廷章与娇鸾，暗暗欢喜，席上眉来眼去，自不必说，当日尽欢而散。姻缘好坏犹难问，踪迹亲疏已自分。

次日王翁收拾书室，接内侄周廷章来读书。却也晓得隔绝内外，将内宅后门下锁，不许妇女入于花园。廷章供给，自有外厢照管。虽然搬做一家，音书来往反不便了。娇鸾松筠之志虽存，风月之情已动。况既在席间，眉来眼去，怎当得园上凤隔鸾分。愁绪无聊，郁成一病，朝凉暮热，茶饭不沾。王翁迎医问卜，全然不济。廷章几遍到中堂问病，王翁只教致意，不令进房。廷章心生一计，因假说：“长在江南，曾通医理。表妹不知所患何症，待侄儿认脉便知。”王翁向夫人说了，又教

明霞，道达了小姐，方才迎入。廷章坐于床边，假以看脉为由，抚摩了半晌。其时王翁夫妇俱在，不好交言。只说得一声保重，出了房门，对王翁道：“表妹之疾，是抑郁所致，常须于宽敞之地，散步陶情，更使女伴劝慰，开其郁抱，自当勿药。”王翁敬信周生，更不疑惑，便道：“衙中只有园亭，并无别处宽敞。”廷章故意道：“若表妹不时要园亭散步，恐小侄在彼不便，暂请告归。”王翁道：“既为兄妹，复何嫌阻？”即日教开了后门，将锁钥付曹姨收管，就教曹姨陪侍女儿，任情闲耍，明霞伏侍，寸步不离，自以为万全之策矣。

却说娇鸾原为思想周郎致病，得他抚摩一番，已自欢喜。又许散步园亭，陪伴伏侍者，都是心腹之人，病便好了一半。每到园亭，廷章便得相见，同行同坐。有时亦到廷章书房中吃茶，渐渐不避嫌疑，挨肩擦背。廷章捉个空，向小姐恳求，要到香闺一望。娇鸾目视曹姨，低低向生道：“锁钥在彼，兄自求之。”廷章已悟。次日廷章取吴绫二端，金钏一副，央明霞献与曹姨。姨问鸾道：“周公子厚礼见惠，不知何事？”娇鸾道：“年少狂生，不无过失，渠要姨包容耳！”曹姨道：“你二人心事，我已悉知。但有往来，决不泄漏！”因把匙钥付与明霞。鸾心大喜，遂题一绝，寄廷章云：“暗将私语寄英才，倘向人前莫乱开。今夜香闺春不锁，月移花影玉人来。”

廷章得诗，喜不自禁。是夜黄昏已罢，谯鼓方声，廷章悄步及于内宅，后门半启，捱身而进。自那日房中看脉出园上来，依稀记得路径，缓缓而行。但见灯光外射，明霞候于门侧。廷章步进香房，与鸾施礼，便欲搂抱，鸾将生挡开，唤明霞快请曹姨来同坐。廷章大失所望，自陈苦情，责其变卦，一时急泪欲流。鸾道：“妾本贞姬，君非荡子。只因有才有貌，所以相

爱相怜。妾既私君，终当守君之节；君若弃妾，岂不负妾之诚？必矢明神，誓同白首，若还苟合，有死不从。”说罢，曹姨适至，向廷章谢日间之惠。廷章遂央姨为媒，誓谐伉俪，口中咒愿如流而出。曹姨道：“二位贤甥，既要我为媒，可写合同婚书四纸，将一纸焚于天地，以告鬼神；一纸留于吾手，以为媒证；你二人各执一纸，为他日合卺之验。女若负男，疾雷震死；男若负女，乱箭亡身。再受阴府之愆，永堕酆都之狱。”生与鸾听曹姨说得痛切，各各欢喜。遂依曹姨所说，写成婚书誓约。先拜天地，后谢曹姨。姨乃出清果醇醪，与二人把盏称贺。三人同坐饮酒，直至三鼓，曹姨别去。生与鸾携手上床，雨云之乐可知也。五鼓，鸾促生起身，嘱付道：“妾已委身于君，君休负恩于妾。神明在上，鉴察难逃。今后妾若有暇，自遣明霞奉迎，切莫轻行，以招物议。”廷章字字应承，留恋不舍。鸾急救明霞送出园门。是日鸾寄生二律云：“昨夜同君喜事从，芙蓉帐暖语从容；贴胸交股情偏好，拨雨撩云兴转浓。一枕凤鸾声细细，半窗花月影重重。晓来窥视鸳鸯枕，无数飞红扑绣绒。”其一。“衾翻红浪效绸缪，乍抱郎腰分外羞。月正圆时花正好，云初散处雨初收。一团恩爱从天降，万种情怀得自由，寄语今宵中夕夜，不须欹枕看牵牛。”其二。廷章亦有酬答之句。自此鸾疾尽愈，门锁竟弛。或三日、或五日，鸾必遣明霞召生，来往既频，恩情愈笃。

如此半年有馀。周司教任满，升四川峨眉县尹。廷章恋鸾之情，不肯同行，只推身子有病，怕蜀道艰难；况学业未成，师友相得，尚欲留此读书，周司教平昔纵子，言无不从。起身之日，廷章送父出城而返。鸾感廷章之留，是日邀之相会，愈加亲爱。如此又半年有馀。其中往来诗篇甚多，不能尽载。廷

章一日阅邸报，见父亲在峨眉不服水土，告病回乡。久别亲闱，欲谋归觐，又牵鸾情爱，不忍分离。事在两难，忧形于色。鸾探知其故，因置酒劝生道：“夫妇之爱，瀚海同深；父子之情，高天难比。若恋私情而忘公义，不惟君失子道，累妾亦失妇道矣！”曹姨亦劝道：“今日暮夜之期，原非百年之算。公子不如暂回乡故，且觐双亲。倘于定省之间，即议婚姻之事，早完誓愿，免致情牵。”廷章心犹不决。娇鸾教曹姨竟将公子欲归之情，对王翁说了。此日正是端阳，王翁治酒与廷章送行，且致厚赆。廷章义不容已，只得收拾行李。是夜，鸾另置酒香闺，邀廷章重伸前誓，再订婚期。曹姨亦在坐，千言万语，一夜不睡。临别，又问廷章住居之处。廷章道：“问做甚么？”鸾道：“恐君不即来，妾便于通信耳。”廷章索笔写出四句：“思亲千里返姑苏，家住吴江十七都。须问南麻双漾口，延陵桥下督粮吴。”廷章又解说：“家本吴姓，祖当里长督粮，有名督粮吴家，周是外姓也。此字虽然写下，欲见之切，度日如岁。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定当持家君柬帖，亲到求婚，决不忍闺阁佳人，悬悬而望。”言罢，相抱而泣。将次天明，鸾亲送生出园，有联句一律：“绸缪鱼水正投机，无奈思亲使别离。（廷章）花圃从今谁待月？兰房自此懒围棋。（娇鸾）惟忧身远心俱远，非虑文齐福不齐。（廷章）低首不言中自省，强将别泪整蛾眉。（娇鸾）”

须臾天晓，鞍马齐备。王翁又于中堂设酒，妻女毕集，为上马之饯，廷章再拜而别。鸾自觉悲伤欲泣，潜归内室，取乌丝笺题诗一律，使明霞送廷章上马，伺便投之。章于马上展看云：“同携素手并香肩，送别那堪双泪悬。郎马未离青柳下，妾心先在白云边。妾持节操如姜女，君重纲常类闵骞。得意勿

勿便回首，香闺人瘦不禁眠。”廷章读之泪下，一路上触景兴怀，未尝顷刻忘鸾也。

闲话休叙，不一日，到了吴江家中，参见了二亲，一门欢喜。原来父亲已与同里魏同知家议亲，正要接儿子回来行聘完婚。生初时有不愿之意，后访得魏女美色无双，且魏同知十万之富，妆奁甚丰。慕财贪色，遂忘前盟。过了半年，魏氏过门，夫妻恩爱，如鱼似水，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也。但知今日新妆好，不顾情人望眼穿。

却说娇鸾一时劝廷章归省，是他贤慧达理之处。然已去之后，未免怀思。白日凄凉，黄昏寂寞。灯前有影相亲，帐底无人共语。每遇春花秋月，不觉梦断魂劳，捱过一年，杳无音信。忽一日明霞来报道：“姐姐可要寄书与周姐夫么？”娇鸾道：“那得这方便？”明霞道：“适才孙九说临安卫有人来此下公文。临安是杭州地方，路从吴江经过，是个便道。”娇鸾道：“既有便，可教孙九嘱咐那差人不要去了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曲叙别离之意。嘱他早至南阳，同归故里，践婚姻之约，成终始之交。书多不载。书后有诗十首。录其一云：“端阳一别杳无音，两地相看对月明。暂为椿萱辞虎卫，莫因花酒恋吴城。游仙阁内占离合，拜月亭前问死生。此去愿君心自省，同来与妾共调羹。”封皮上又题八句：“此书烦递至吴衙，门面春风足可夸；父列当今宣化职，祖居自古督粮家。已知东宅邻西宅，犹恐南麻混北麻。去路逢人须借问，延陵桥在那村些？”又取银钗二股，为寄书之赠。书去了七个月，并无回耗。时值新春，又访得前卫有个张客人要往苏州收货。娇鸾又取金花一对，央孙九送与张客，求他寄书。书意同前。亦有诗十首。录其一云：“春到人间万物鲜，香闺无奈别魂牵；东风浪荡君尤荡，皓

月团圆妾未圆。情洽有心劳白发，天高无计托青鸾。衷肠万事凭谁诉？寄与才郎仔细看。”封皮上题一绝：“苏州咫尺是吴江，吴姓南麻世督粮。嘱付行人须着意，好将消息问才郎。”

张客人是志诚之士，往苏州收货已毕，赍书亲到吴江。正在长桥上问路，恰好周廷章过去。听得是河南声音，问的又是南麻督粮吴家，情知娇鸾书信，怕他到彼，知其再娶之事。遂上前作揖通名，邀往酒馆三杯，拆开书看了。就于酒家借纸笔。匆匆写下回书，推说父亲病未痊，方侍医药，所以有误佳期。不久即图会面，无劳注想。书后又写：“路次借笔不备，希谅！”张客收了回书，不一日，回到南阳，付孙九回复鸾小姐。鸾拆书看了，虽然不曾定个来期，也当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。过了三四个月，依旧杳然无闻。娇鸾对曹姨道：“周郎之言欺我耳！”曹姨道：“誓书在此，皇天鉴知！周郎独不怕死乎？”忽一日，闻有临安人到，乃是娇鸾妹子娇凤生了孩儿，遣人来报喜。娇鸾彼此相形，愈加感叹。且喜又是寄书的一个顺便，再修书一封托他。这是第三封书，亦有诗十首。末一章云：

“叮咛才子莫蹉跎，百岁夫妻能几何？
王氏女为周氏室，文官子配武官娥。
三封心事烦青鸟，万斛闲愁锁翠蛾。
远路尺书情未尽，相思两处恨偏多！”

封皮上亦写四句：

“此书烦递至吴江，粮督南麻姓字香。
去路不须驰步问，延陵桥下暂停航。”

鸾自此寝废餐忘，香消玉减，暗地泪流，恹恹成病。父母欲为择配，娇鸾不肯，情愿长斋奉佛。曹姨劝道：“周郎未必来矣，毋拘小信，自误青春。”娇鸾道：“人而无信，是禽兽也。宁周郎负我，我岂敢负神明哉？”光阴荏苒，不觉已及三年。娇鸾对曹姨说道：“闻说周郎已婚他族，此信未知真假。然三年不来，其心肠亦改变矣。但不得一实信，吾心终不死！”曹姨道：“何不央孙九亲往吴江一遭，多与他些盘费。若周郎无他更变，使他等候同来，岂不美乎？”娇鸾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亦求姨娘一字，促他早早登程可也。”当下娇鸾写就古风一首。其略云：

“忆昔清明佳节时，与君邂逅成相知。
嘲风弄月通来往，拨动风情无限思。
侯门曳断千金索，携手挨肩游画阁。
好把青丝结死生，盟山誓海情不薄。
白云渺渺草青青，才子思亲欲别情。
顿觉桃脸无春色，愁听传书雁几声。
君行虽不排鸾驭，胜似征蛮父兄去。
悲悲切切断肠声，执手牵衣理前誓。
与群成就鸾凤友，切莫苏城恋花柳。
自君之去妾攒眉，脂粉慵调发如帚。
姻缘两地相思重，雪月风花谁与共？
可怜夫妇正当年，空使梅花蝴蝶梦。
临风对月无欢好，凄凉枕上魂颠倒。
一宵忽梦汝娶亲，来朝不觉愁颜老。
盟言愿作神雷电，九天玄女相传遍。”

只归故里未归泉，何故音容难得见？
才郎意假妾意真，再驰驿使陈丹心。
可怜三七羞花貌，寂寞香闺思不禁。”

曹姨书中亦备说女甥相思之苦，相望之切。二书共作一封。封皮亦题四句：

“荡荡名门宰相衙，更兼粮督镇南麻；
逢人不用停舟问，桥跨延陵第一家。”

孙九领书，夜宿晓行，直至吴江延陵桥下。犹恐传递不的，直候周廷章面送。廷章一见孙九，满脸通红，不问寒温，取书纳于袖中，竟进去了。少顷教家童出来回复道：“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，今已二年。南阳路远，不能复来矣！回书难写，仗你代言。这幅香罗帕乃初会鸾姐之物，并合同婚书一纸，央你送还，以绝其念。本欲留你一饭，诚恐老爹盘问嗔怪。白银五钱权充路费，下次更不劳往返！”孙九闻言大怒，掷银于地不受，走出大门，骂道：“似你短行薄情之人，禽兽不如！可怜负了鸾小姐一片真心，皇天断然不佑你！”说罢，大哭而去。路人争问其故，孙老儿数一数二的逢人告诉。自此周廷章无行之名，播于吴江，为衣冠所不齿。正是：

平生不作亏心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

再说孙九回至南阳，见了明霞，便悲泣不已。明霞道：“莫非你路上吃了苦？莫非周家郎君死了？”孙九只是摇头，

停了半晌，方说备细，如此如此：“他不发回书，只将罗帕婚书送还，以绝小姐之念。我也不去见小姐了。”说罢，拭泪汉息而去。明霞不敢隐瞒，备述孙九之语。娇鸾见了这罗帕，已知孙九不是个谎话，不觉怨气填胸，怒色盈面。就请曹姨至香房中，告诉了一遍。曹姨将言劝解，娇鸾如何肯听！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，将三尺香罗帕，反覆观看，欲寻自尽。又想道：“我娇鸾名门爱女，美貌多才。若嘿嘿而死，却便宜了薄情之人。”乃制绝命诗三十二首及《长恨歌》，一篇云：“倚门默默思重重，自叹双双一笑中。情惹游丝牵嫩绿，恨随流水缩残红。当时只道春回准，今日方知色是空。回首凭栏情切处，闲愁万里怨东风。”诗不载。其《长恨歌》略云：

“《长恨歌》，为谁作？题起头来心便恶。
朝思暮想无了期，再把鸾笺诉情薄。
妾家原在临安路，麟阁功勋受恩露；
后因亲老失军机，降调南阳卫千户。
深闺养育娇鸾身，不曾举步离中庭。
岂知二九灾星到，忽随女伴妆台行。
秋千戏蹴方才罢，忽惊墙角生人话；
含羞归去香房中，仓忙寻觅香罗帕。
罗帕谁知入君手，空令梅香往来走。
得蒙君赠香罗诗，恼妾相思淹病久。
感君拜母结妹兄，来词去简饶恩情。
只恐恩情成苟合，两曾结发同山盟。
山盟海誓还不信，又托曹姨作媒证。
婚书写定烧苍穹，始结于飞在天命。

情交二载甜如蜜，才子思新忽成疾；
妾心不忍君心愁，反劝才郎归故籍。
叮咛此去姑苏城，花街莫听阳春声。
一睹慈颜便回首，香闺可念人孤另。
嘱付殷勤别才子，弃旧怜新任从尔。
那知一去意忘还，终日思君不如死！
有人来说君重婚，几番欲信仍难凭。
后因孙九去复返，方知伉俪谐文君。
此情恨杀薄情者，千里姻缘难割舍。
到手恩情都负之，得意风流在何也？
莫论妾愁长与短，无处箱囊诗不满。
题残锦札五千张，写秃毛锥三百管。
玉闺人瘦娇无力，佳期反作长相忆。
枉将八字推子平，空把三生卜《周易》。
从头一一思量起，往日交情不亏汝。
既然恩爱如浮云，何不当初莫相与？
莺莺燕燕皆成对，何独天生我无配。
娇凤妹子少二年，适添孩儿已三岁。
自惭轻弃千金躯，伊欢我独心孤悲。
先年誓愿今何在？举头三尺有神祇。
君往江南妾江北，千里关山远相隔。
若能两翅忽然生，飞向吴江近君侧。
初交你我天地知，今来无数人扬非。
虎门深锁千金色，天教一笑遭君机。
恨君短行归阴府，譬似皇天不生我。
从今书递故人收，不望回音到中所。

可怜铁甲将军家，玉闺养女娇如花。
只因颇识琴书味，风流不久归黄沙。
白罗丈二悬高梁，飘然眼底魂茫茫。
报道一声娇鸾缢，满城笑杀临安王。
妾身自愧非良女，擅把闺情贱轻许。
相思债满还九泉，九泉之下不饶汝。
当初宠妾非如今，我今怨汝如海深。
自知妾意皆仁意，谁想君心似兽心！
再将一幅罗蛟绡，殷勤远寄郎家遥。
自叹兴亡皆此物，杀人可恕情难饶。
反覆叮咛只如此，往日闲愁今日止。
君今肯念旧风流，饱看娇鸾书一纸。”

书已写就，欲再遣孙九。孙九咬牙怒目，决不肯去。正无其便，偶值父亲痰火病发，唤娇鸾替他检阅文书。娇鸾看文书里面有一宗乃勾本卫逃军者，其军乃吴江县人。鸾心生一计，乃取从前倡和之词，并今日《绝命诗》及《长恨歌》汇成一帙，合同婚书二纸，置于帙内，总作一封，入于官文书内，封筒上填写‘南阳卫掌印千户王投下直隶苏州府吴江县当堂开拆’，打发公差去了，王翁全然不知。是晚，娇鸾沐浴更衣，哄明霞出去烹茶，关了房门，用杌子填满，先将白练挂于梁上，取原日香罗帕，向咽喉扣住，接连白练，打个死结，蹬开杌子，两脚悬空，煞时间，三魂漂渺，七魄幽沉，刚年二十一岁。始终一幅香罗帕，成也萧何败也何！明霞取茶来时，见房门闭紧，敲打不开，慌忙报与曹姨。曹姨同周老夫人打开房门看了，这惊非小。王翁也来了，合家大哭，竟不知什么意故。少不得买

棺殓葬。此事阁过休题。

再说吴江阌大尹接得南阳卫文书，拆开看时，深以为奇，此事旷古未闻。适然本府赵推官随察院樊公祉按临本县。阌大尹与赵推官是金榜同年，因将此事与赵推官言及。赵推官取而观之，遂以奇闻报知樊公。樊公将诗歌及婚书反覆详味，深惜娇鸾之才，而恨周廷章之薄幸。乃命赵推官密访其人，次日，擒拿解院，樊公亲自诘问。廷章初时抵赖，后见婚书有据，不敢开口。樊公喝教重责五十收监。行文到南阳卫查娇鸾曾否自缢。不一日文书转来，说娇鸾已死。樊公乃于监中吊取周廷章到察院堂上，樊公骂道：“调戏职官家子女，一罪也；停妻再娶，二罪也；因奸致死，三罪也。婚书上说：‘男若负女，万箭亡身。’我今没有箭射你，用乱棒打杀你，以为薄幸男子之戒！”喝教合堂皂快齐举竹批乱打。下手时宫商齐响，着体处血肉交飞；顷刻之间，化为肉酱，满城人无不称快。周司教闻知，登时气死。魏女后来改嫁。向贪新娶之财色，而没恩背盟，果何益哉！有诗叹云：

一夜恩情百夜多，负心端的欲如何？
若云薄幸无冤报，请读当年《长恨歌》。

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

春花秋月足风流，不分红颜易白头。
试把人心比松柏，几人能为岁寒留？

这四句诗，泛论春花秋月，恼乱人心，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辞，佳人有伤春之咏。往往诗谜写恨，目语传情；月下幽期，花间密约但图一刻风流，不顾终身名节。这是两下相思，各还其债，不在话下。又有一等男贪而女不爱，女爱而男不贪。虽非两相情愿，却有一片精诚。如冷庙泥神，朝夕焚香拜祷，也少不得灵动起来。其缘短的，合而终睽；倘缘长的，疏而转密。这也是风月场中所有之事，亦不在话下。又有一种男不慕色，女不情春，志比精金，心如坚石，没来由被旁人播弄，设圈设套，一时失了把柄，堕其术中，事后悔之无及。如宋时玉通禅师，修行了五十年，因触了知府柳宣教，被他设计，教妓女红莲假扮寡妇借宿，百般诱引，坏了他的戒行。这般会合，那些个男欢女爱，是偶然一念之差。如今再说个诱引寡妇失节的，却好与玉通禅师的故事做一对儿。正是：

未离恩山休问道，尚沉欲海莫参禅。

话说宣德年间，南直隶扬州府仪真县有一民家，姓丘，名元吉。家颇饶裕。娶妻邵氏，姿容出众，兼有志节。夫妇甚相爱重。相处六年，未曾生育，不料元吉得病身亡。邵氏年方二十三岁，哀痛之极，立志守寡，终身永无他适。不觉三年服满，父母家因其年少，去后日长，劝他改嫁。叔公丘大胜，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。那邵氏心如铁石，全不转移，设誓道：“我亡夫在九泉之下，邵氏若事二姓，更二夫，不是刀下亡，便是绳上死！”众人见他主意坚执，谁敢再去强他！自古云：“呷得三斗醋，做得孤孀妇。”孤孀不是好守的。替邵氏从长计较，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，虽做不得上等之人，还不失为中等，不到得后来出丑。正是：

作事必须踏实地，为人切莫务虚名。

邵氏一口说了满话，众人中贤愚不等，也有啧啧夸奖他的，也有似疑不信，睁着眼看他的。谁知邵氏立心贞洁，闺门愈加严谨。止有一侍婢，叫做秀姑，房中作伴，针指营生一小厮叫做得贵，年方十岁，看守中门，一应薪水买办，都是得贵传递。童仆已冠者，皆遣出不用。庭无闲杂，内外肃然。如此数年，人人信服。那个不说邵大娘少年老成，治家有法。光阴如箭，不觉十周年到来。邵氏思念丈夫，要做些法事追荐。叫得贵去请叔公丘大胜来商议，延七众僧人，做三昼夜功德。邵氏道：“奴家是寡妇，全仗叔公过来主持道场。”大胜应允。

语分两头，却说邻近新搬来一个汉子，姓支，名助，原是破落户，平昔不守本分，不做生理，专一在街坊上赶热管闲事过活。闻得人说邵大娘守寡贞洁，且是青年标致，天下难得，

支助不信，不论早暮，常在丘家门首闲站。果然门无杂人，只有得贵小厮买办出入。支助就与得贵相识，渐渐熟了。闲话中问得贵：“闻得你家大娘生得标致，是真也不？”得贵生于礼法之家，一味老实，遂答道：“标致是真。”又问道：“大娘也有时到门前看街么？”得贵摇手道：“从来不曾出中门，莫说看街，罪过，罪过！”一日得贵正买办素斋的东西，支助撞见，又问道：“你家买许多素口为甚么？”得贵道：“家主十周年，做法事要用。”支助道：“几时？”得贵道：“明日起，三昼夜，正好辛苦哩！”支助听在肚里，想道：“既追荐丈夫，他必然出来拈香，我且去偷看看，什么样嘴脸？真像个孤孀也不？”

却说次日，丘大胜请到七众僧人，都是有戒行的，在堂中排设佛像，鸣铙击鼓，诵经礼忏，甚是志诚。丘大胜勤勤拜佛。邵氏出来拈香，昼夜各只一次，拈过香，就进去了。支助趁这道场热闹，几遍混进去看，再不见邵氏出来。又问得贵，方知日间只昼食拈香一遍。支助到第三日，约莫昼食时分，又趑进去，闪在子傍边隐着。见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，站在佛前吹打乐器，宣和佛号香火道人在道场上手忙脚乱的添香换烛。本家止有得贵，只好往来答应，那有工夫照管外边。就是丘大胜同着几个亲戚，也都呆看和尚吹打，那个来稽查他。少顷，邵氏出来拈香，被支助看得仔细。常言：“若要俏，添重孝。”缟素妆束，加倍清雅。分明是：广寒仙子月中出，姑射神人雪里来。

支助一见，遍体酥麻了，回家想念不已。是夜，道场完满，众僧直至天明方散。邵氏依旧不出中堂了。支助无计可施，想道：“得贵小厮老实，我且用心下钓子。”其时五月端五日，

支助拉得贵回家，吃雄黄酒。得贵道：“我不会吃酒，红了脸时，怕主母嗔骂！”支助道：“不吃酒，且吃只粽子。”得贵跟支助家去，支助教浑家剥了一盘粽子，一碟糖，一碗肉，一碗鲜鱼，两双箸，两个酒杯，放在桌上。支助把酒壶便筛。得贵道：“我说过不吃酒，莫筛罢！”支助道：“吃杯雄黄酒应时应令，我这酒淡，不妨事！”得贵被央不过，只得吃了。支助道：“后生家莫吃单杯，须吃个成双。”得贵推辞不得，又吃了一杯。支助自吃了一回，夹七夹八说了些街坊上的闲话，又斟一杯劝得贵，得贵道：“醉得脸都红了，如今真个不吃了。”支助道：“脸左右红了，多坐一时回去，打甚么紧？只吃这一杯罢，我再劝你了。”得贵前后共吃了三杯酒。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严，何曾尝酒的滋味，今日三杯落肚，便觉昏醉。支助乘其酒兴，低低说道：“得贵哥！我有句闲话问你。”得贵道：“有甚话尽说。”支助道：“你主母孀居已久，想必风情亦动。倘得个汉子同眠同睡，可不喜欢？从来寡妇都牵挂着男子，只是难得相会。你引我去试他一试何如？若得成事，重重谢你。”得贵道：“说甚么话！亏你不怕罪过！我主母极是正气，闺门整肃，日间男子不许入中门，夜间同使婢持灯照顾四下，各门锁讫，然后去睡。便要引你进去，何处藏身？地上使婢不离身畔，闲话也说不得一句，你却恁地乱讲！”支助道：“既如此，你的房门可来照么？”得贵道：“怎么不来照？”支助道：“得贵哥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得贵道：“十七岁了。”支助道：“男子十六岁精通，你如今十七岁，难道不想妇人？”得贵道：“便想也没用处。”支助道：“放着家里这般标致的，早暮在眼前，好不动兴！”得贵道：“说也不该，他是主母，动不动非打则骂，见了他，好不怕哩！亏你还

敢说取笑的话。”支助道：“你既不肯引我去，我教导你一个法儿，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？”得贵摇手道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！我也没有这样胆！”支助道：“你莫管做得做不得，教你个法儿，且去试他一试。若得上手，莫忘我今日之恩。”得贵一来乘着酒兴，二来年纪也是当时了，被支助说得心痒。便问道：“你且说如何去试他？”支助道：“你夜睡之时，莫关了房门，由他开着，如今五月，天气正热，你却赤身仰卧，把那话儿弄得硬硬的，待他来照门时，你只推做睡着了。他若看见，必然动情。一次两次，定然打熬不过，上门就你。”得贵道：“倘不来如何？”支助道：“拼得这事不成，也不好嗔责你，有益无损。”得贵道：“依了老哥的言语，果然成事，不敢忘报。”须臾酒醒，得贵别了，是夜依计而行。正是：商成灯下瞒天计，拨转闺中匪石心。

论来邵氏家法甚严，那得贵长成十七岁，嫌疑之际，也该就打发出去，另换个年幼的小厮答应，岂不尽善。只为得贵从小走使服的，且又粗蠢又老实。邵氏自己立心清正，不想到别的情节上去，所以因循下来。却说是夜，邵氏同婢秀姑点灯出来照门，见得贵赤身仰卧，骂：“这狗奴才，门也不关，赤条条睡着，是甚么模样？”叫秀姑与他扯上房门。若是邵氏有主意，天明后叫得贵来，说他夜里懒惰放肆，骂一场，打一顿，得贵也就不敢了。他久旷之人，却似眼见希奇物，寿增一纪，绝不作声。得贵胆大了，到夜来，依前如此。邵氏同婢又去照门，看见又骂道：“这狗才一发不成人了，被也不盖！”叫秀姑替他把卧单扯上，莫惊醒他。此时便有些动情，奈有秀姑在傍碍眼。到第三日，得贵出外撞见了支助，支助就问他曾用计否？得贵老实，就将两夜光景都叙了。支助道：“他叫丫头替

你盖被，又教莫惊醒你，便有爱你之意，今夜决有好处。”其夜得贵依原开门，假睡而待。邵氏有意，遂不叫秀姑跟随。自己持灯来照，径到得贵床前，看见得贵赤身仰卧，那话儿如枪一般。禁不住春心荡漾，欲火如焚。自解去小衣，爬上床去。还只怕惊醒了得贵，悄悄地跨在身上，从上而压下。得贵忽然抱住，翻身转来，与之云雨。一个久疏乐事，一个初试欢情。一个认着故物肯轻抛，一个尝了甜头难遽放。一个饥不择食，岂嫌小厮粗丑；一个狎恩恃爱，那怕主母威严。分明恶草藤萝，也共名花登架去。可惜清心冰雪，化为春水向东流。十年清白已成虚，一夕垢污难再洗。事毕，邵氏问得贵道：“我苦守十年，一旦失身于你，此亦前生冤债，你须谨口，莫泄于人，我自有看你之处。”得贵道：“主母分付，怎敢不依！”

自此夜为始，每夜邵氏以看门为由，必与得贵取乐而后入。又恐秀姑知觉，到放个空，教得贵连秀姑奸骗了。邵氏故意欲责秀姑，却教秀姑引进得贵以塞其口。彼此河同水密，各不相瞒，得贵感支助教导之恩，时常与邵氏讨东讨西，将来奉与支助。支助指望得贵引进，得贵怕主母嗔怪，不敢开口。支助几遍讨信，得贵只是延捱下去。过了三五个月，邵氏与得贵如夫妇无异。也是数该败露，邵氏当初做了六年亲，不曾生育如今才得三五月，不觉便胸高腹大，有了身孕。恐人知觉不便，将银与得贵教他悄悄地赎贴坠胎的药来，打下私胎，免得日后出丑。得贵一来是个老实人，不晓得坠胎是甚么药；二来自得支助指教，以为恩人，凡事直言无隐。今日这件私房关目，也去与他商议。那支助是个棍徒，见得贵不肯引进自家，心中正在忿恨，却好有这个机会，便是生意上门。心生一计，哄得贵道：“这药只有我一个相识人家最效，我替你赎去！”乃往药铺中赎了

固胎散四服，与得贵带回，邵氏将此药做四次吃了，腹中未见动静。叫得贵再往别处赎取好药。得贵又来问支助：“前药如何不效？”支助道：“打胎只是一次，若一次打不下，再不能打了。况这药，只此一家最高，今打不下，必是胎受坚固若再用狼虎药去打，恐伤大人之命。”得贵将此言对邵氏说了，邵氏信以为然。

到十月将满，支助料是分娩之期，去寻得贵说道：“我要合补药，必用一血孩子。你主母今当临月，生下孩子，必然不养，或男或女，可将来送我。你亏我处多，把这一件谢我，亦是不费之惠，只瞒过主母便是。”得贵应允。过了数日，果生一男，邵氏将男溺死，用蒲包裹来，教得贵密地把去埋了。得贵答应晓得，却不去埋，背地悄悄送与支助。支助将死孩收讫，一把扯住得贵，喝道：“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，家主已死多年，当家寡妇，这孩子从何而得？今番我去出首。”得贵慌忙掩住他口，说道：“我把你做恩人，每事与你商议，今日何反面无情？”支助变着脸道：“干得好事！你强奸主母，罪该凌迟，难道叫句恩人就罢了？既知恩当报恩，你作成得我什么事？你今若要我不开口，可问主母讨一百两银子与我，我便隐恶而扬善；若然没有，决不干休！见有血孩作证，你自到官司去辨，连你主母做不得人。我在家等你回话，你快去快来！”急得得贵眼泪汪汪，回家料瞒不过，只得把这话对邵氏说了。邵氏埋怨道：“此是何等东西，却把做礼物送人！坑死了我也！”说罢，流泪起来。得贵道：“若是别人，我也不把与他，因他是我的恩人，所以不好推托。”邵氏道：“他是你什么恩人？”得贵道：“当初我赤身仰卧，都是他教我的方法来调引你，没有他时，怎得你我今日恩爱？”他说要血孩合补药，我好不奉他？

谁知他不怀好意！”邵氏道：“你做的事，忒不即溜。当初是我一念之差，堕在这光棍术中，今已悔之无及。若不将银买转孩子，他必然出首，那时难以换回。”只得取出四十两银子，教得贵拿去与那光棍赎取血孩，背地埋藏，以绝祸根。得贵老实，将四十两银子，双手递与支助，说道：“只有这些，你可将血孩还我罢！”支助得了银子，贪心不足，思想：“此妇美貌，又且囊中有物。借此机会，倘得捱身入马，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，岂不美哉！”乃向得贵道：“我说要银子，是取笑话。你当真送来，我只得接受了。那血孩我已埋讣。你可在主母前引荐我与他相处，倘若见允，我替他持家，无人敢欺负他，可不两全其美？不然，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。限你五日内回话。”得贵出于无奈，只得回家述与邵氏。邵氏大怒道：“听那光棍放屁，不要理他！”得贵遂不敢再说。

却说支助将血孩用石灰腌了，仍放蒲包之内，藏于隐处。等了五日，不见得贵回话。又捱了五日，共是十日。料得产妇也健旺了，乃往丘家门首，伺候得贵出来，问道：“所言之事济否？”得贵摇头道：“不济，不济！”支助更不问第二句，望门内直闯进去，得贵不敢拦阻，到走往街口远远的打听消息。邵氏见有人走进中堂，骂道：“人家内外各别，你何人，突入吾室？”支助道：“小人姓支，名助，是得贵哥的恩人。”邵氏心中已知，便道：“你要寻得贵，在外边去，此非你歇脚之所！”支助道：“小人久慕大娘，有如饥渴。小人纵不才，料不在得贵哥之下，大娘何必峻拒？”邵氏听见话不投机，转身便走。支助赶上，双手抱住，说道：“你的私孩，现在我处，若不从我，我就首官。”邵氏忿怒无极，只恨摆脱不开，乃以好言哄之，道：“日里怕人知觉，到夜时，我叫得贵来接你。”

支助道：“亲口许下，切莫失信！”放开了手，走几步，又回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怕你失信！”一直出外去了。气得邵氏半晌无言，珠泪纷纷而坠。推转房门，独坐凳子上，左思右想，只是自家不是。当初不肯改嫁，要做上流之人；如今出乖露丑，有何颜见诸亲之面？又想道：“日前曾对众发誓：‘我若事二姓，更二夫，不是刀下亡，便是绳上死。’我今拚这性命，谢我亡夫于九泉之下，却不干净！”秀姑见主母啼哭，不敢上前解劝。守住中门，专等得贵回来。得贵在街上望见支助去了，方才回家。见秀姑问：“大娘呢？”秀姑指道：“在里面。”得贵推开房门看主母。

却说邵氏取床头解手刀一把，欲要自刎，担手不起。哭了一回，把刀放在桌上。在腰间解下八尺长的汗巾，打成结儿，悬于梁上，要把颈子套进结去，心下展转凄惨，禁不住呜呜咽咽的啼哭。忽见得贵推门而进，抖然触起他一点念头：“当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，来作弄我，害了我一生名节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就这点念头起处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。提起解手刀，望得贵当头就劈。那刀如风之快，恼怒中，气力倍加，把得贵头脑劈做两界，血流满地，登时呜呼了。邵氏着了忙，便引颈受套，两脚蹬开凳子，做一个秋千把戏：地下新添冤恨鬼，人间少了俏孤孀。常言：“赌近盗，淫近杀。”今日只为一个“淫”字，害了两条性命。

且说秀姑平昔惯了，但是得贵进房，怕有别事，就远远闪开。今番半晌不见则声，心中疑惑。去张望时，只见上吊一个，下横一个，吓得秀姑软做一团。按定了胆，把房门款上，急跑到叔公丘大胜家中报信。丘大胜大惊，转报邵氏父母，同到丘家，关上大门，将秀姑盘问致死缘由。元来秀姑不认得支助，

连血孩诈去银子四十两的事，都是瞒着秀姑的。以此秀姑只将邵氏得贵平昔奸情叙了一遍。“今日不知何故两个都死了？”三番四复问他，只如此说。邵公、邵母听说奸情的话，满面羞惭，自回去了，不管其事，丘大胜只得带秀姑到县里出首知县验了二尸，一名得贵，刀劈死的；一名邵氏，缢死的。审问了秀姑口辞。知县道：“邵氏与得贵奸情是的，主仆之分已废。必是得贵言语触犯，邵氏不忿，一时失手，误伤人命，情慌自缢，更无别情。”责令丘大胜殓殮，秀姑知情，问杖官卖。

再说支助自那日调戏不遂回家，还想赴夜来之约。听说弄死了两条人命，吓了一大跳，好几时不敢出门。一日早起，偶然检着了石灰腌的血孩，连蒲包拿去抛在江里。遇着一个相识叫做包九，在仪真闸上当夫头，问道：“支大哥，你抛的是甚么东西？”支助道：“腌几块牛肉，包好了，要带出去吃的，不期臭了。九哥，你两日没甚事，到我家吃三杯。”包九道：“今日忙些个，苏州府况钟老爷驰驿复任，即刻船到，在此趱夫哩！”支助道：“即如此，改日再会。”支助自去了。

却说况钟原是吏员出身，礼部尚书胡濙荐为苏州府太守，在任一年，百姓呼为“况青天”。因丁忧回籍，圣旨夺情起用，特赐驰驿赴任。船至仪真闸口，况爷在舱中看书，忽闻小儿啼声，出自江中，想必溺死之儿，差人看来，回报：“没有。”如此两度。况爷又闻啼声，问众人皆云不闻。况爷口称怪事，推窗亲看，只见一个小小蒲包，浮于水面。况爷叫水手捞起，打开看了，回复：“是一个小孩子。”况爷问：“活的？死的？”水手道：“石灰腌过的，像死得久了。”况爷想道：“死的如何会啼？况且死孩子，抛掉就罢了，何必灰腌，必有缘故。”叫水手，把这死孩连蒲包放在船头上：“如有人晓得来历，

密密报我，我有重赏。”水手奉钧旨，拿出船头。恰好夫头包九看见小蒲包，认得是支助抛下的，“他说是臭牛肉，如何却是个死孩？”遂进舱禀况爷：“小人不晓得这小孩子的来历，却认得抛那小孩子在江里这个人，叫做支助。”况爷道：“有了人，就有来历了。”一面差人密拿支助，一面请仪真知县到察院中同问这节公事。

况爷带了这死孩，坐了察院，待得知县来时，支助也拿到了。况爷上坐，知县坐于左手之傍。况爷因这仪真不是自己属县，不敢自专，让本县推问。那知县见况公是奉过敕书的，又且为人古怪，怎敢僭越。推逊了多时，况爷只得开言，叫：“支助，你这石灰腌的小孩子，是哪里来的？”支助正要抵赖，却被包九在傍指实了。只得转口道：“小的见这脏东西在路傍不便，将来抛向江里，其实不知来历。”况爷问包九：“你看见他在路傍捡的么？”包九道：“他抛下江里，小的方才看见。问他什么东西，他说是臭牛肉。”况爷大怒道：“既假说臭牛肉，必有瞒人之意！”喝教手下选大毛板，先打二十再问。况爷的板子利害，二十板抵四十板还有馀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支助只是不招。况爷喝教夹起来。况爷的夹棍也利害，第一遍，支助还熬过；第二遍就熬不得了，招道：“这死孩是邵寡妇的。寡妇与家童得贵有奸，养下这私胎来。得贵央小的替他埋藏，被狗子爬了出来，故此小的将来抛在江里。”况爷见他言词不一。又问：“你肯替他埋藏必然与他家通情。”支助道：“小的并不通情，只是平日与得贵相熟。”况爷道：“他埋藏只要朽烂，如何把石灰腌着？”支助支吾不来，只得磕头道：“青天爷爷，这石灰其实是小的腌的。小的知邵寡妇家殷实，欲留这死孩去需索他几两银子。不期邵氏与得贵都死

了。小的不遂其愿，故此抛在江里。”况爷道：“那妇人与小厮果然死了么？”知县在傍边起身打一躬，答应道：“死了，是知县亲验过了。”况爷道：“如何便会死？”知县道：“那小厮是刀劈死的，妇人是自缢的。知县也曾细详，他两个奸情已久，主仆之分久废。必是小厮言语触犯，那妇人一时不忿，提刀劈去，误伤其命，情慌自缢，别无他说。”况爷肚里踌躇：“他两个既然奸密，就是语言小伤，怎下此毒手！早间死孩儿啼哭，必有缘故。”遂问道：“那邵氏家还有别人么？”知县道：“还有个使女，叫做秀姑，官卖去了。”况爷道：“官卖，一定就在本地。烦贵县差人提来一审，便知端的。”知县忙差快手去了。

不多时，秀姑拿到，所言与知县相同。况爷踌躇了半晌，走下公座，指着支助，问秀姑道：“你可认得这个人？”秀姑仔细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小妇人不识他姓名，曾认得他嘴脸。”况爷道：“是了，他和得贵相熟，必然曾同得贵到你家来。你可实说，若半句含糊，便上拶！”秀姑道：“平日间实不曾见他上门，只是结末来，他突入中堂，调戏主母，被主母赶去。随后得贵方来，主母正在房中啼哭，得贵进房，不多时两个就都死了！”况爷喝骂支助：“光棍！你不曾与得贵通情，如何敢突入中堂？这两条人命，都因你起！”叫手下：“再与我夹起来。”支助被夹昏了，不由自家做主，从头至尾，如何教导得贵哄诱主母，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诈他银子，如何挟制得贵要他引入同奸，如何闯入内室抱住求奸，被他如何哄脱了，备细说了一遍：“后来死的情由，其实不知。”况爷道：“这是真情了。”放了夹，叫书吏取了口词明白。知县在傍，自知才力不及，惶恐无地。

况爷提笔，竟判审单：“审得支助，奸棍也。始窥寡妇之色，辄起邪心；既乘弱仆之愚，巧行诱语。开门裸卧，尽出其谋；固胎取孩，悉堕其术。求奸未能，转而求利；求利未厌，仍欲求奸。在邵氏一念之差，盗铃尚思掩耳；乃支助几番之诈，探篋加以逾墙。以恨助之心恨贵，恩变为仇；于杀贵之后自杀，死有馀愧。主仆既死勿论，秀婢已杖何言。惟是恶魁，尚逃法网。包九无心而遇，腌孩有故而啼，天若使之，罪难容矣！宜坐致死之律，兼追所诈之赃。”况爷念了审单，连支助亦甘心服罪。况爷将此事申文上司，无不夸奖大才，万民传颂，以为包龙图复出，不是过也。这一家小说，又题做：《况太守断死孩儿》。有诗为证：

俏邵娘见欲心乱，蠢得贵福过灾生；
支赤棍奸谋似鬼，况青夭折狱如神。

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

富贵还将智力求，仲尼年少合封侯。
时人不解苍天意，空使身心半夜愁。

话说汉帝时，西川成都府，有个官人，姓栾，名巴，少好道术，官至郎中，授得豫章太守，择日上任。不则一日，到得半路，远近接见，到了豫章，交割牌印已毕。元来豫章城内有座庙，唤做庐山庙。好座庙，但见：苍松偃盖，古桧蟠龙侵云碧瓦鳞鳞，映日朱门赫赫。巍峨形势，控万里之澄江；生杀威灵，总一方之祸福。新建庙牌镌古篆，两行庭树种宫槐。这座庙甚灵，有神能于帐中共人说话，空中饮酒掷杯。豫章一郡人，尽来祈求福德，能使江湖分风举帆，如此灵应。这栾太守到郡，往诸庙拈香。次至庐山庙，庙祝参见，太守道：“我闻此庙有神最灵，能对人言，我欲见之集福。”太守拈香下拜道：“栾巴初到此郡，特来拈香，望乞圣慈，明彰感应。”问之数次，不听得帐内则声。太守焦躁道：“我能行天心正法，此必是鬼，见我害怕，故不敢则声！”向前招起帐幔，打一看时，可煞作怪，那神道塑像都不见了。这神道是个作怪的物事，被栾太守来看，故不敢出来。太守道：“庙鬼诈为天官，损害百姓。”即时教手下人把庙来拆毁了。太守又恐怕此鬼游行天下，所在

血食，诳惑良民，不当稳便，乃推问山川社稷，求鬼踪迹。

却说此鬼走至齐郡，化为书生，风姿绝世，才辨无双，齐郡太守却以女妻之。栾太守知其所在，即上章解去印绶，直至齐郡，相见太守，往捕其鬼。太守召其女婿出来，只是不出。栾太守曰：“贤婿非人也，是阴鬼诈为天官，在豫章城内被我追捕甚急，故走来此处。今欲出之甚易。”乃请笔砚书成一道符，向空中一吹，一似有人接去的。那一道符，径入太守女儿房中。且说书生在房里觑着浑家道：“我去必死！”那书生口衔着符，走至栾太守面前。栾太守打一喝：“老鬼何不现形！”那书生即变为一老狸，叩头乞命。栾太守道：“你不合损害良民，依天条律令处斩。”喝一声，但见刀下，狸头坠地。遂乃平静。

说话的说这栾太守断妖则甚？今日一个官人，只因上任，平白地惹出一件跷蹊作怪底事来，险些坏了性命。却说大宋宣和年间，有个官人姓赵，名再理，东京人氏，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。这广里怎见得好？”有诗道：

“苏木沉香劈作柴，荔枝圆眼绕篱栽。
船通异国人交易，水接他邦客往来。
地暖三冬无积雪，天和四季有花开。
广南一境真堪美，琥珀王车玳瑁阶。”

当下辞别了母亲、妻子，带着几个仆从迤迤登程。非止一日，到得本县，众官相贺。第一日谒庙行香，第二日交割牌印，第三日打断公事。只见：冬冬牙鼓响，公吏两边排。阎王生死案，东岳摄魂台。知县恰才坐衙，忽然打一喷涕，厅上阶

下众人也打喷嚏。客将覆判县郎中：“非敢学郎中打喷嚏。离县九里有座庙，唤做皂角林大王庙。庙前有两株皂角树，多年结成皂角，无人敢动，蛀成末子。往时官府到任，未理公事，先去拈香。今日判县郎中不曾拈香，大王灵圣，一陈风吹皂角末到此，众人闻了皂角末，都打喷嚏。”知县道：“作怪！”即往大王庙烧香。

到得庙前，离鞍下马，庙祝接到殿上，拈香拜毕。知县揭起帐幔，看神道怎生结束：

戴顶簇金蛾帽子，着百花战袍，系蓝田碧玉带，抹绿绣花靴，脸子是一个骷髅，去骷髅眼里生出两只手来，左手提着方天戟，右手结印。

知县大惊，问庙官：“春秋祭赛何物？”庙官覆知县：“春间赛七岁花男，秋间赛个女儿。都是地方敛钱，预先买贫户人家儿女。临祭时将来背剪在柱上，剖腹取心，劝大王一杯。”知县大怒，教左右执下庙官送狱勘罪：“下官初授一任，为民父母，岂可枉害人性命！”即时教从人打那泥神，点火把庙烧做白地。一行人簇拥知县上马。只听得喝道：“大王来！大王来！”问左右是甚大王。客将覆告：“是皂角林大王。”知县看时，红纱引道，闹装银鞍马上坐着一个鬼王，眼如漆丸，嘴尖数寸，妆束如庙中所见。知县叫取弓箭来，一箭射去，昏天闭日，霹雳交加，射百道金光，大风起飞砂走石，不见了皂角林大王。人从扶策知县归到县衙。明日依旧判断公事，众父老下状要与皂角林大王重修庙宇，知县焦躁，把众父老赶出来。说这广州有数般瘴气：欲说岭南景，闻知便大忧：巨象成群走，

巴蛇捉对游。鸬鸟藏枯木，含沙隐渡头。野猿啼叫处，惹起故乡愁。赵知县自从烧了皂角林大王庙，更无些个事。在任治得路不拾遗，犬不夜吠，丰稔年熟。

时光似箭，不觉三年。新官上任，赵知县带了人从归东京。在路行了几日，离那广州新会县有二千馀里。来到座馆驿，唤做峰头驿，知县入那馆驿安歇，仆从唱了下宿喏。到明朝，天色已晓，赵知县开眼看时，衣服箱笼都不见。叫人从时，没有人应。叫管驿子，也不应。知县披了被起来，开放阁门看时，不见一人一骑，馆驿前后并没一人。慌忙出那馆驿门外看时：经年无客过，尽日有云收。思量：“从人都到那里去了？莫是被强寇劫掠？”披着被，飞也似下那峰头驿，行了数里，没一个人家。赵知县长叹一声，自思量道：“休，休！生作湘江岸上人，死作路途中之鬼。”远远地见一座草舍，知县道：“惭愧！”行到草舍，见一个老丈，便道：“老丈拜揖，救赵再理性命则个！”那老儿见知县披着被，便道：“官人如何恁的打扮？”知县道：“老丈，再理是广州新会县知县，来到这峰头驿安歇。到晓，人从、行李都不见！”老儿道：“却不作怪！”也亏那老儿便教知县入来，取些旧衣服换了，安排酒饭请他。住了五六日，又措置盘费撙掇知县回东京去。

知县谢了出门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归去那对门茶坊里，叫点茶婆婆：“认得我？”婆婆道：“官人失望。”赵再理道：“我便是对门赵知县，归到峰头驿安歇，到晓起来，人从、担仗都不见一个。罪过村间一老儿与我衣服盘费。不止一日，来到这里。”婆婆道：“官人错了！对门赵知县归来两个月了。”赵再理道：“先归的是假，我是真的。”婆婆道：“那得有两个知县？”再理道：“相烦婆婆叫我妈妈过

来。”婆婆仔细看时，果然和先前归来的不差分毫。只得走过去，只见赵知县在家坐地，婆婆道了万福，却和外面一般的。入到里面，见了妈妈，道：“外面又有一个知县归来。”妈妈道：“休要胡说！我只有一个儿子，那得有两个知县来！”婆婆道：“且去看一看。”走到对门，赵再理道：“妈妈认得儿？”妈妈道：“汉子休胡说！我只有一个儿子，那得两个？”赵再理道：“儿是真的。儿归到峰头驿，睡了一夜。到晓，人从、行李都不见了。如此这般，来到这里。”看的人扞牙肩叠背，拥约不开。赵再理捧着娘不肯放。点茶的婆婆道：“生知县时须有个瘢痕隐记。”妈妈道：“生那时，脊背下有一搭红记。”脱下衣裳，果然有一搭红记。看的人发一声喊：“先归的是假的！”

却说对门赵知县问门前为甚乱嚷？院子道：“门前又一个知县归来。”赵知县道：“甚人敢恁的无状！我已归来了，如何又一个赵知县？”出门，看的人都四散走开。知县道：“妈妈，这汉是甚人？如何扯住我的娘无状！”娘道：“我儿身上有红记，是真的。”赵知县也脱下衣裳，众人大喊一声，看那脊背上，也有一搭红记。众人道：“作怪！”赵知县送赵再理去开封府，正直大尹升堂。那先回的赵知县，公然冠带入府，与大尹分宾而坐，谈是说非，大尹先自信了。反将赵再理喝骂，几番便要用刑拷打。赵再理理直气壮，不免将峰头驿安歇事情，高声抗辨。大尹再三不决，猛省思量：“有告札文凭是真的。”便问赵再理：“你是真的，告札文凭在那里？”赵再理道：“在峰头驿都不见了。”大尹台旨，教客将请假的赵知县来。太守问：“判县郎中，可有告札文字在何处？”知县道：“有！令人去妈妈处取来呈上。”大尹叫：“赵再理，你既是真的，

如何官告文凭，却在他处？”再理道：“告大尹，只因在峰头驿失去了。却问他几年及第？试官是兀谁？当年做甚题目？因何授得新会县知县？”大尹思量道：“也是。”问那假的赵知县，一一对答，如赵再理所言，并无差误。大尹一发决断不下。那假的赵知县归家，把金珠送与推款司。自古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推司接了假的知县金珠，开封府断配真的出境直到兖州奉符县，两个防送公人，带着衣包雨伞，押送上路。

不则一日，行了三四百里路。地名青岩山脚下，前后都没有人家。公人对赵再理道：“官人，商量句话。你到牢城营里，也是担土挑水，作塌杀你，不如就这里寻个自尽。非甘我二人之罪，正是上命差遣，盖不由己。我两个去本地官司讨得回文。你便早死，我们也得早早回京。”赵再理听说，叫苦连天：“罢，罢！死去阴司告状理会！”当时颤做一团，闭着眼等候棍子落下。公人手里把着棍子，口里念道：“善去阴司，好归地府。”恰才举棍要打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：“防送公人不得下手！”吓得公人放下棍子，看时，见一个六七岁孩儿，裹着光纱帽、绿襴衫、玉束带、甜鞋净袜，来到目前。公人问是谁？说道：“我非是人。”吓得两个公人，喏喏连声。便道：“他是真的赵知县，却如何打杀他？我与你一笏银，好看承他到奉符县。若坏了他性命，教你两个都回去不得。”一阵风，不见了小儿。二人便对赵知县道：“莫怪，不知道是真的！若得回东京，切莫题名！”迤迤来到奉符县牢城营，端公交割了。公人说上项事，端公便安排书院，请那赵知县教两个孩儿读书，不教他重难差役。然虽如此，坐过公堂的人，却教他做这勾当，好生愁闷，难过日子。

不觉捱了一年。时遇春初，往后花园闲步散闷，见花柳生

芽，百禽鸣舞。思想为官一场，功名已付之度外。奈何骨肉分离，母子夫妻，俱不相认，不知前生作何罪业，受此恶报！糊口于此，终无出头之日，凄然堕下泪来。猛见一所池子，思量：“不如就池里投水而死，早去阴司地府告理他。”叹了口气，觑着池里一跳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不得投水！”回头看时，只见个光纱帽、绿襦衫、玉束带孩儿道：“知县，婆婆教你三月三日上东峰东岳左廊下，见九子母娘娘，与你一件物事，上东京报仇。”赵知县拜谢道：“尊神，如今在东京假赵某的是甚人？”孩儿道：“是广州皂角林大王。”说罢，一阵风不见了。

巴不得到三月三日，辞了端公，往东峰东岱岳烧香。上得岳庙，望那左廊下，见九子母娘娘，拜祝再三。转出庙后，有人叫：“赵知县。”回头看时，见一个孩儿，挽着三个角儿，棋子布背心，道：“婆婆叫你。”随那小儿，行半里田地看时，金钉朱户，碧瓦雕梁，望见殿上坐着一个婆婆，眉分两道雪，髻挽一窝丝，有三四个孩儿，叫：“恩人来了。”——如何叫赵知县是恩人？他在广州做知县时，一年便救了两个小厮，三年便救几人性命，因此叫做恩人。知县在阶下拜求。婆婆便请知县上殿来：“且坐，安排酒来。”数杯酒，婆婆道：“见今在燕京夺你家室的是皂角林大王，官事如何断决得？我念你有救童男童女之功，却用救你。”便叫第三个孩儿：“你取将那件物事。”孩儿手里托着黄帕，包着一个盒儿。婆婆去头上拔一只金钗，分付知县道：“你去那山脚下一所大池边头，一株大树，把金钗去那树上敲三敲，那水面上定有夜叉出来。你说是九子母娘娘差来，便带你到九宫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内，便可往东京坏那皂角林大王。”知县拜谢婆婆，便下东峰东岱

岳来。到山脚下，寻见池子边大树，用金钗去敲三敲。一阵风起，只见水面上一个夜叉出来，问：“是甚人？”便道：“奉九子母娘娘命，来见龙君。”夜叉便入去，不多时，复出来，叫知县闭目，只听得风雨之声。夜叉叫开眼，看时：霭霭祥云笼殿宇，依依薄雾罩回廊。夜叉教知县把那盒子来，知县便解开黄袱，把那盒子与夜叉。夜叉揭开盒盖，去那殿角头叫恶物过来，只见一件东西，似龙无角，似虎有鳞，入于盒内。把盒盖定，把黄袱包了，付与知县牢收，直到东京去坏皂角林大王。夜叉依旧教他闭目，引出水中。

知县离了东峰东岱岳，到奉符县。一路上自思量：“要去问牢城营端公还是不去好？我是配来的罪人，定不肯放我去，留住便坏了我的事，不如一径取路。”过了奉符县，趁金水银堤汴河船，直到东京开封府前，大声叫屈：“我是真的赵知县，却配我到兖州奉符县。如今占住我浑家的不是人，是广州新会县皂角林大王！”众人都拥将来看。便有做公的捉入府来，驱到厅前阶下，大尹问道：“配去的罪人，辄敢道我打断不明？”赵知县告大尹：“再理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，第一日打断公事，忽然打一个喷嚏，厅上厅下人都打喷嚏。客将禀覆；‘离县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庙，庙前有两株皂角树，多年蛀成末，无人敢动。判县郎中不曾拈香，所以大王显灵，吹皂角末来打喷嚏。’再理即时备马往庙拈香，见神道形容怪异，眼里伸出两只手来。问庙祝春秋祭赛何物。覆道：‘春赛祭七岁花男，秋赛祭一童女，背绑那将军柱上，剖腹取心供养。’再理即时将庙官送狱究罪，焚烧了庙宇神像。回来路上，又见喝：‘大王来！’红纱照道，再理又射一箭，次后无事。捻指三年任满，到半路馆驿安歇。到天明起来，三十余人从者不见一人。上至

头巾，下至衣服，并不见，只得披着被走乡中。亏一个老儿赠我衣服盘费，得到东京，不想大尹将再理断配去奉符县。因上东峰东岱岳，遇九子母娘娘，得其一物，在盒子中，能坏得皂角林大王。若请那假知县来，坏他不得，甘罪无辞。”大尹道：“你且开盒子先看一看，是甚物件。”再理告大尹：“看不得！揭开后，坏人性命。”大尹教押过一边。即时请将假知县来，到厅坐下。大尹道：“有人在此告判县郎中非人，乃是广州新会县皂角林大王。”假知县听说，面皮通红，问道：“是谁说的？”大尹道：“那真赵知县上东峰东岱岳，遇九子母娘娘所说。”假知县大惊，仓皇欲走。那真的赵知县在阶下，也不等大尹台旨，解开黄袱，揭开盒子，只见风雨便下，伸手不见掌。须臾，云散风定，就厅上不见了假的知县。大尹吓得战做一团，只得将此事奏知道君皇帝，降了三个圣旨：第一，开封府问官追官勒停；第二，赵知县认了母子，仍旧补官；第三，广州一境不许供养神道。

赵知县到家，母亲、妻子号啕大哭。“怎知我儿却是真的！”叫那三十余人从问时，覆道：“驿中五更前后，教备马起行，怎知是假的！”众人都来贺喜。问盒中是何物，便坏得皂角林大王。赵知县道：“下官亦不认得是何物。若不是九子母娘娘，满门被这皂角林大王所坏。须往东峰东岱岳烧香拜谢则个！”即便拣日，带了妈妈、浑家、仆从，上汴河船，直到兖州奉符县，谢了端公。那端公晓得是真赵知县，奉承不迭。住了三两日，上东峰东岱岳来，入得庙门，径来左廊下谢那九子母娘娘。烧罢香，拜谢出门，妈妈和浑家先下山去，赵知县带两个仆人往山后闲行。见怪石上坐一个婆婆，颜如莹玉，叫一声：“赵再理，你好喜也！”赵知县上前认时，便是九子母娘

娘，赵知县即时拜谢。娘娘道：“早来祈祷之事，吾已都知。盒子中物，乃是东峰东岱岳一个狐狸精。皂角林大王，乃是阴鼠精，非狸不能捕鼠。知县不防到御前奏上，宣扬道力。”道罢，一阵风不见了。赵知县骇然大惊。下山来，对妈妈、浑家说知，感谢不尽。直到东京，奏知道君皇帝。此时道教方当盛行，降一道圣旨，逢州遇县，都盖九子母娘娘神庙，至今庙宇犹有存者。诗云：

世情宜假不宜真，信假疑真害正人。
若是世人能辨假，真人不用诉明神。

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

春浓花艳佳人胆，月黑风高壮士心。
讲论只凭三寸舌，秤评天下浅和深。

话说山东襄阳府，唐时唤做山南东道。这襄阳府城中，一个员外，姓万，人叫做万员外。这个员外，排行第三，人叫做万三官人。在襄阳府市心里住，一壁开着乾茶铺，一壁开着茶坊。家里一个茶博士，姓陶，小名叫做铁僧，自从小时候着角儿，便在万员外家中掉盏子，养得长成二十馀岁，是个家生孩儿。当日茶市罢，万员外在布帘底下，张见陶铁僧这厮拿四十五见钱在手里。万员外道：“且看如何？”元来茶博士市语，唤做“走州府”，且如道市语说：“今日走到馀杭县”，这钱，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钱，馀杭是四十五里；若说一声“走到平江府”，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。若还信脚走到“西川成都府”，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！万员外望见了，且道：“看这厮如何？”只见陶铁僧拿了四五十钱，鹰觑鹑望，看布帘里面，约莫没人见，把那见钱怀中便揣。万员外慢腾腾地掀开布帘出来，柜身里凳子上坐地，见陶铁僧舒手去怀里摸一摸，唤做“自搜”，腰间解下衣带，取下布袱，两只手提住布袱角，向空一抖，拍着肚皮和腰，意思间分说，教万员外看道，我不曾偷你钱。万

员外叫过陶铁僧来问道：“方才我见你拏四五十钱在手里，望这布帘里一望了，便掂了。你实对我说，钱却不计利害。见你解了布袋，空中抖一抖，真个瞒得我好！你这钱藏在那里？说与我，我到饶你；若不说，送你去官司。”陶铁僧又大拇指不离方寸地道：“告员外，实不敢相瞒，是有四五十钱，安在一个去处。”那厮指道：“安在挂着底浪荡灯铁片儿上。”万员外把凳子站起脚上去，果然是一垛儿安着四五十钱。万员外复身再来凳上坐，叫这陶铁僧来问道：“你在我家里几年？”陶铁僧道：“从小里随先老底便在员外宅里掉茶盏抹托子，自从老底死后，罪过员外收留，养得大，却也有十四五年。”万员外道：“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，十日五百，一个月一贯五百，一年十八贯，十五来年，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。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，你且闲休！”当下发遣了陶铁僧。这陶铁僧辞了万员外，收拾了被包，离了万员外茶坊里。

这陶铁僧小后生家，寻常和罗槌不曾收拾得一个，包裹里有得些个钱物，没十日都使尽了。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，这陶铁僧没经纪，无讨饭吃处。当时正是秋间天色，古人有一首诗道：“柄柄菱荷枯，叶叶梧桐坠。细雨洒霏微，催促寒天气。蛩吟败草根，雁落平沙地。不是路途人，怎知这滋味。”一阵价起底是秋风，一阵价下的是秋雨。陶铁僧当初只道是除了万员外不要到我，别处也有经纪处。却不知吃这万员外都分付了行院，没讨饭吃处。那厮身上两件衣裳，身绢底衣服，渐渐底都曹破了，黄草衣裳，渐渐底卷将来。曾记得建康府中二官人有一词儿，名唤做《鹧鸪天》：

“黄草秋深最不宜，肩穿袖破使人悲，领单色旧席先卷，

怎奈金风早晚吹。

才挂体，皱双眉，出门羞赧见相知。邻家女子低声问，
觅与奴糊隔帛儿。”

陶铁僧看着身上黄草布衫，卷将来风飕飕地起，便再来周行老家中来。心下自道：“万员外忒恁地毒害！便做我拿了你三五十钱，你只不使我便了，那个猫儿不偷食？直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教不使我，致令我而今没讨饭吃处。这一秋一冬，却是怎地计结？做甚么是得？”正恁地思量，则见一个男女来行老家中道：“行老，我问你借一条匾担。”那周行老便问道：“你借匾担做甚么？”那个哥哥道：“万三员外女儿万秀娘，死了夫婿，今日归来。我问你借匾担去挑笼仗则个！”陶铁僧自道：“我若还不被赶了，今日我定是同去搬担，也有百十钱撰。”当时越思量越烦恼，转恨这万员外。陶铁僧道：“我如今且出城去，看这万员外女儿归，怕路上见他，告这小娘子则个！怕劝得他爹爹，再去求得这经纪也好。”陶铁僧拽开脚出这门去，相次到五里头，独自行。身上又不齐不整，一步懒了一步。正恁地行，只听得后面一个人叫道：“铁僧，我叫你！”回头看那叫底人时，却是：人材凛凛，掀翻地轴鬼魔王；容貌堂堂，撼动天关夜叉将。陶铁僧唱喏道：“大官人叫铁僧做甚么？”大官人道：“我几遍在你茶坊里吃茶，都不见你。”铁僧道：“上覆大官人，这万员外不近道理，赶了铁僧多日。则恁地赶了铁僧，兀自来利害，如今直分付一襄阳府开茶坊行院，教不得与铁僧经纪。大官人看铁僧身上衣裳都破了，一阵秋风起，饭也不知在何处吃，不是今秋饿死，定是今冬冻死！”那大官人问道：“你如今却那里去？”铁僧道：“今日听得

说，万员外底女儿万秀娘死了夫婿，带着一个房卧，也有数万贯钱物，到晚归来，欲待拦住万小娘子，告他则个！”大官人听得道是：“入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”大官人说：“大丈夫，告他做甚么？把似告他，何似自告。”自便把指头指一个去处，叫铁僧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随我来。”

两个离了五里头大路，入这小路上来，见一个小小地庄舍寂静去处。这座庄：前临剪径道，背靠杀人冈。远看黑气冷森森，近视令人心胆丧。料应不是孟尝家，只会杀人并放火。大官人见庄门闭着，不去敲那门，就地上捉一块砖儿，撒放屋上。顷刻之间，听得里面掣玷抽掇，开放门，一个大汉出来。看这个人，兜腮卷口，面上刺着六个大字。这汉不知怎地，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。出来与大官人厮叫了，指着陶铁僧问道：“这个是谁人？”大官人道：“他今日看得外婆家报与我，是好一拳买卖。”三个都入来大字焦吉家中。大官人腰里把些碎银子，教焦吉买些酒和肉来共吃。陶铁僧吃了，便去打听消息，回来报说道：“好教大官人得知，如今笼仗什物，有二十来担，都搬入城去了。只有万员外的女儿万秀娘，与他万小员外，一个当直，唤做周吉，一担细软头面金银钱物笼子，共三个人，两匹马，到黄昏前后，到这五里头，要赶门入去。”大官人听得说，三人把三条朴刀，叫：“铁僧随我来。”去五里头林子前等候。

果是黄昏左右，万小员外和那万秀娘，当直周吉，两个使马的，共五个人，待要入城去。行到五里头，见一所林子，但见：远观似突兀云头，近看似倒悬雨脚。影摇千尺龙蛇动，声撼半天风雨寒。那五个人方才到林子前，只听得林子内大喊一声，叫道：“紫金山三百个好汉且未消出来，恐怕唬了小员外

共小娘子！”三个好汉，三条朴刀，唬得五个人顶门上荡了三魂，脚板下走了七魄，两个使马的都走了，只留下万秀娘、万小员外、当直周吉三人。大汉道：“不坏你性命，只多留下买路钱！”万小员外教周吉把与他，周吉取一锭二十五两银子把与这大汉。那焦吉见了道：“这厮，却不叵耐你！我们却只直你一锭银子！”拿起手中朴刀，看着周吉，要下手了。那万小员外和万秀娘道：“如壮士要时，都把去不妨！”大字焦吉担着笼子，都待入这林子去，只听得万小员外叫一声道：“铁僧，却是你来劫我！”唬得焦吉放了担子道：“却不利害，若放他们去，明日襄阳府下状，捉铁僧一个去，我两个怎的计结？”都赶来看着小员外，手起刀举，道声：“着！”看小员外时：身如柳絮飘，命似藉丝将断。大字焦吉一下朴刀杀了万小员外和那当直周吉，拖这两个死尸入林子里面去，担了笼仗，陶铁僧牵了小员外底马，大官人牵了万秀娘底马。万秀娘道：“告壮士，饶我性命则个！”当夜都来焦吉庄上来。连夜敲开酒店门，买些个酒，买些个食吃了。打开笼仗里金银细软头面物事，做三分，陶铁僧分了一分，焦吉分了一分，大官人也分了一分。这大官人道：“物事都分了，万秀娘却是我要，待把来做个札寨夫人。”当下只留这万秀娘在焦吉庄上。万秀娘离不得是把个甜言美语，啜持过来。

在焦吉庄上不则一日，这大官人无过是出路时抢金劫银，在家时饮酒食肉。一日大醉，正是：

三杯竹叶穿心过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

万秀娘问道：“你今日也说大官人，明日也说大官人，你如今

必竟是我底丈夫，犬马尚分毛色，为人岂无姓名，敢问大官人姓甚名谁？”大官人乘着酒兴，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来道：“是。我是襄阳府上一个好汉，不认得时，我说与你道，教你顶门上走了三魂，脚板下荡散七魄。”掀起两只腿上间朱刺着的文字，道：“这个便是我姓名，我便唤做十条龙苗忠，我却说与你。”原来是壁间犹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听得，说道：“你看我哥哥苗大官人，却没事说与他姓名做甚么？”走入来道：“哥哥，你只好推了这牛子休！”元来强人市语唤杀人做“推牛子”。焦吉便要教这十条龙苗忠杀了万秀娘，唤做：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；斩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发。苗忠那里肯听焦吉说，便向焦吉道：“钱物平分，我只有这一件偏倍得你们些子，你却恁地吃不得，要来害他。我也不过只要他做个札寨夫人，又且何妨。”焦吉道：“异日却为这妇女变做个利害，却又不坏了我。”

忽一日，等得苗忠转脚出门去，焦吉道：“我几回说与我这哥哥，教他推了这牛子，左右不肯。把似你今日不肯，明日又不肯，不如我与手下推了这牛子，免致后患。”那焦吉怀里和鞘揠着一把尖长靶短，背厚刃薄八字尖刀，走入那房里来。万秀娘正在房里坐地，只见焦吉掣那尖刀执在手中，左手摔住万秀娘，右手提起那刀，方欲下手。只见一个人从后面把他腕子一捉，捉住焦吉道：“你却真个要来坏他，也不看我面！”焦吉回头看时，便是十条龙苗忠。那苗忠道：“只消叫他离了你这庄里便了，何须只管要坏他。”当时焦吉见他恁地说，放下了。当日天色晚了。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。佳人秉烛归房，江上渔翁罢钓。萤火点开青草面，蟾光穿破碧云头。到一更前后，苗忠道：“小娘子，这里不是安顿你去处，你须见他们行

坐时只要坏你。”万秀娘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如今怎地好！”苗忠道：“容易事。”便背了万秀娘，夜里走了一夜，天色渐渐晓，到一所庄院。苗忠放那万秀娘在地上，敲那庄门，里面应道：“便来。”不移时，一个庄客来。苗忠道：“报与庄主，说道苗大官人在门前。”庄客入去报了庄主。那庄中一个官人出来，怎地打扮？且看那官人：背系带砖项头巾，着斗花青罗袍子，腰系袜头裆裤，脚穿时样丝鞋。两个相揖罢，将这万秀娘同来草堂上，三人分宾主坐定。苗忠道：“相烦哥哥，甚不合寄这个人在庄上则个！”官人道：“留在此间不妨。”苗忠向那人同吃了几碗酒，吃些个早饭，苗忠掉了自去。那官人请那万秀娘来书院里，说与万秀娘道：“你更知得一事么？十条龙苗大官人把你卖在我家中了。”万秀娘听得道，簌簌地两行泪下。有一首《鹧鸪天》，道是：

“碎似真珠颗颗停，清如秋露脸边倾。洒时点尽湘江竹，感处曾摧数里城。思薄幸，忆多情，玉纤弹处暗销魂。有时看了鲛绡上，无限新痕压旧痕。”

万秀娘哭了，口中不说，心下寻思道：“苗忠底贼！你劫了我钱物，杀了我哥哥，又杀了当直周吉，奸骗了我身己，划地把我来卖了！教我如何活得。”则好过了数日。

当夜，天昏地惨，月色无光，各自都去睡了，万秀娘移步出那脚子门，来后花园里，仰面观天祷告道：“我这爹爹万员外，想是你寻常不近道理，而今教我受这折罚，有今日之事。苗忠底贼！你劫了我钱物，杀了我哥哥，杀了我当直周吉，骗了我身己。又将我卖在这里！”就身上解下抹胸，看着一株大

桑树上，掉将过去道：“哥哥员外阴灵不远，当直周吉，你们在鬼门关下相等我。生为襄阳府人，死为襄阳府鬼！”欲待把那颈项伸在抹胸里自吊，忽然黑地里隐隐见假山子背后一个大汉，手里把着一条朴刀，走出来指着万秀娘道：“不得做声，我都听得你说底话。你如今休寻死处，我救你出去，不知如何？”

万秀娘道：“恁地时可知道好！敢问壮士姓氏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姓尹，名宗，我家中有八十岁底老母，我寻常孝顺，人都叫做孝义尹宗。当初来这里，指望偷些个物事，卖来养这八十岁底老娘，今日却限撞着你。也是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’，救你出去，却无他事，不得慌！”把这万秀娘一肩肩到园墙根底，用力打一耸，万秀娘骑着墙头，尹宗把朴刀一点，跳过墙去，接这万秀娘下去。一背背了，方才待行，则见黑地里把一条笔头枪看得清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向尹宗前心便擢将来，圪折地一声响。这汉是园墙外面巡逻底，见一个大汉，把条朴刀，跳过墙来，背着一个妇女，一笔头枪擢将来。黑地里尹宗侧身躲过，一枪擢在墙上，正摇索那枪头不出。尹宗背了万秀娘，提着朴刀，拽开脚步便走。

相次走到尹宗家中，尹宗在路上说与万秀娘道：“我娘却是怕人，不容物，你到我家中，实把这件事说与我娘道。”万秀娘听得道：“好！”巴得到家中，尹宗的娘听得道：“儿子归来。”那婆婆开放门，便着手来接这儿子，将为道儿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喜欢，则见儿子背着一个妇女。婆婆不问事由，拿起一条柱杖，看着尹宗落夹背便打，也打了三四柱杖，道：“我教你去偷些个物事来养我老，你却没事背这妇女归来则甚？”那尹宗吃了三四柱杖，未敢说与娘道。万秀娘见那婆婆打了儿子，肚里便怕。尹宗却放下万秀娘，教他参拜了婆婆，把

那前面话对着婆婆说了一遍，道谢尹宗“救妾性命”。婆婆道：“何不早说。”尹宗便问娘道：“我如今送他归去，不知如何？”婆婆问道：“你而今怎地送他归去？”尹宗道：“路上一似姊妹，解房时便说是哥哥、妹妹。”婆婆道：“且待我来教你。”即时走入房里，却取出一件物事。婆婆提出一领千补百衲旧红衲背心，披在万秀娘身上，指了尹宗道：“你见我这件衲背心，便似见娘一般，路上且不得胡乱生事，淫污这妇女。”万秀娘辞了婆婆。尹宗脊背上背着万秀娘，迤迤取路，待要奔这襄阳府路上来。

当日天色晚，见一所客店，姊妹两人解了房，讨些饭吃了。万秀娘在客店内床上睡，尹宗在床面前打铺。夜至三更前后，万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，肚里思量道：“荷得尹宗救我，便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一般。只好嫁与他，共做个夫妻谢他。”万秀娘移步下床，款款地摇觉尹宗道：“哥哥，有三二句话与哥哥说。妾荷得哥哥相救，别无答谢，有少事拜覆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尹宗见说，拿起朴刀在手，道：“你不可胡乱。”万秀娘心里道：“我若到家中，正嫁与他。尹宗定不肯胡乱做些个。”得这尹宗却是大孝之人，依娘言语，不肯胡行。万秀娘见他焦躁，便转了话道：“哥哥，若到襄阳府，怕你不须见我爹爹、妈妈。”尹宗道：“只是恁地时不妨。来日到襄阳府城中；我自回，你自归去。”到得来日，尹宗背着万秀娘走，相将到襄阳府，则有得五七里田地。正是：

遥望楼头城不远，顺风听得管弦声。看看望见襄阳府，平白地下一阵雨：云生东北，雾涌西南。须臾倒瓮倾盆，顷刻悬河注海。这阵雨下了不住，却又没处躲避。尹宗背着万秀娘，落路来见一个庄舍，要去这庄里躲雨，只因来这庄里，教两人

变做：青云有路，翻为苦楚之人；白骨无坟，变作失乡之鬼。

这尹宗分明是推着一车子没兴骨头，入那千万丈琉璃井里。这庄却是大字焦吉家里。万秀娘见了焦吉那庄，目睁口痴，罔知所措。焦吉见了万秀娘，又不敢问，正恁地踌躇，则见一个人吃得八分来醉，提着一条朴刀从外来。万秀娘道：“哥哥，兀底便是劫了我底十条龙苗忠！”尹宗听得道，提手中朴刀，奔那苗忠。当时苗忠一条朴刀来迎这尹宗，元来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：第一是苗忠醉了；第二是苗忠没心，尹宗有心；第三是苗忠是贼人心虚。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，提着朴刀便走。尹宗把一条朴刀赶将来，走了一里田地，苗忠却遇着一堵墙，跳将过去。尹宗只顾赶将来，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条朴刀，却在后面，把那尹宗坏了性命。果谓是：螳螂正是遭黄雀，岂解堤防挟弹人。那尹宗一个，怎抵当得两人。不多时，前面焦吉，后面苗忠，两个回来。苗忠放下手里朴刀，右手换一把尖长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，左手摔住万秀娘胸前衣裳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！却不是叵耐你，几乎教我吃这大汉坏了性命，你且吃取我几刀！”正是：

故将挫玉摧花手，来折江梅第一枝。

那万秀娘见苗忠刀举，生一个急计，一只手托住苗忠腕子道：“且住，你好没见识，你情知道我不识这个大汉姓甚名谁，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样人，不问事由，背着我去，恰好走到这里，我便认得这里是焦吉庄上，故意叫他行这路，特地来寻你。如今你倒坏了我，却不是错了。”苗忠道：“你也说得是。”把那刀来入了鞘，却来啜醋万秀娘道：“我争些个错坏了你！”正恁地说，则见万秀娘左手摔住苗忠，右手打一个漏风掌，打得苗忠耳门上似起一个霹雳。那苗忠睁开眉下眼，咬碎口中

牙！那苗忠怒起来，却见万秀娘说道：“苗忠底贼，我家中有八十岁底老娘，你共焦吉坏了我性命，你也好休！”道罢，僻然倒地。苗忠方省得是这尹宗附体在秀娘身上，即时扶起来，救到苏醒，当下却没甚话说。

却说这万员外，打听得儿子万小员外和那当直周吉，被人杀了，两个死尸在城外五里头林子，更劫了一万馀贯家财，万秀娘不知下落。去襄阳府城里下状，出一千贯赏钱，捉杀人劫贼，那里便捉得。万员外自备一千贯，过了几个月，没捉人处。州府赏钱，和万员外赏钱，共添做三千贯，明示榜文，要捉这贼，则是没捉处。当日万员外邻舍，一个公公，七十馀岁，养得一个儿子，小名叫做合哥。大伯道：“合哥，你只管躲懒，没个长进，今日也好去上行些个‘山亭儿’来卖。合哥挑着两个土袋，掂着二三百钱，来焦吉庄里，问焦吉上行些个‘山亭儿’，拣几个物事，唤做：山亭儿、庵儿、宝塔儿、石桥儿、屏风儿、人物儿，买了几件了。合哥道：“更把几件好样式底‘山亭儿’卖与我。”大字焦吉道：“你自去屋角头窗子外面自拣几个。”当时合哥移步来窗子外面，正在那里拣“山亭儿。”则听得窗子里面一个人，低低地叫道：“合哥。”那合哥听得：“这人好似万员外底女儿声音。”合哥道：“谁叫我？”应声道：“是万秀娘叫。”那合哥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如何在这里？”万秀娘说：“一言难尽，我被陶铁僧领他们劫我在这里，相烦你归去，说与我爹爹、妈妈，教去下状，差人来捉这大字焦吉，十条龙苗忠，和那陶铁僧。如今与你一个执照归去。”就身上解下一个刺绣香囊，从那窗窟窿子掉出，自入去。合哥接得，贴腰掂着，还了焦吉“山亭儿”钱，挑着担子便行。焦吉道：“你这厮在窗子边和甚么人说话？”唬得合哥一似：

分开八面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合哥放下“山亭儿”担子，看着焦吉道：“你见甚么，便说我和兀谁说话？”焦吉探那窗子里面，真个没谁。担起担子便走，一向不歇脚，直入城来，把一担“山亭儿”，和担一时尽都把来倾在河里，掉臂挥拳归来。

爷见他空手归来，问道：“‘山亭儿’在那里？”合哥应道：“倾在河里了。”问道：“担子呢？”应道：“擗在河里。”“匾担呢？”应道：“擗在河里。”大伯焦躁起来道：“打杀这厮！你是甚意思？”合哥道：“三千贯赏钱劈面地来。”大伯道：“是如何？”合哥道：“我见万员外女儿万秀娘在一个去处。”大伯道：“你不得胡说，他在那里？”合哥就怀里取出那刺绣香囊，教把看了，同去万员外家里。万员外见说，看了香囊，叫出他这妈妈来，看见了刺绣香囊，认得真个是秀娘手迹，举家都哭起来。万员外道：“且未消得哭。”即时同合哥来州里下状。官司见说，即特差兵二十余人，各人尽带着器械，前去缉捉这场公事。当时叫这合哥引着一行人，取苗忠庄上去，即时就公厅上责了限状，唱罢喏，迤迤登程而去。真个是：

个个威雄似虎，人人猛烈如龙。雨具麻鞋，行缠搭膊。手中杖牛头钯，拨互叉，鼠尾刀，画皮弓，柳叶箭。在路上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才过杏花村，又经芳草渡。好似皂雕追紫燕，浑如饿虎赶黄羊。

其时合哥一行到得苗忠庄上，分付教众缉捕人：“且休来，待我先去探问。”多时不见合哥儿回来，那众人商议道：“想必是那苗忠知得这事，将身躲了。”合哥回来，与众人低低道：“作一计引他，他便出来。”离不得那苗忠庄前庄后，打

一观看，不见踪由。众做公底人道：“是那苗忠每常间见这合哥儿来家中，如父母看待，这番却是如何？”别商量一计，先教差一人去，用火烧了那苗忠庄，便知苗忠躲在那里。苗忠一见土兵烧起那庄子，便提着一把朴刀，向西便走。做公底一发赶将来，正是：

有似皂雕追困雁，浑如雪鹞打寒鸠。

那十条龙苗忠慌忙走去，到一个林子前，苗忠入这林子内去，方才走得十馀步，则见一个大汉，浑身血污，手里搦着一把朴刀，在林子里等他，便是那吃他坏了性命底孝义尹宗在这里相遇。所谓是：劝君莫要作冤仇，狭路相逢难躲避。

苗忠认得尹宗了，欲待行，被他拦住路，正恁地进退不得。后面做公底赶上，将一条绳子，缚了苗忠，并大字焦吉、茶博士陶铁僧，解在襄阳府来，押下司理院，捆绑吊拷，一一勘正，三人各自招伏了。同日将大字焦吉、十条龙苗忠、茶博士陶铁僧，押赴市曹，照条处斩。合哥便请了那三千贯赏钱。万员外要报答孝义尹宗，差人迎他母亲到家奉养。又去官中下状用钱，就襄阳府城外五里头，为这尹宗起立一座庙宇。直到如今，襄阳府城外五头孝义庙，便是这尹宗底，至今古迹尚存，香烟不断。话名只唤做：《山亭儿》，亦名《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》。后人评得好：万员外刻深招祸，陶铁僧穷极行凶，生报仇秀娘坚忍，死为神孝义尹宗。

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

眼意心期卒未休，暗中终拟约登楼。
光阴负我难相偶，情绪牵人不自由。
遥夜定怜香蔽膝，闷时应弄玉搔头；
樱桃花谢梨花发，肠断青春两处愁。

右诗单说着“情色”二字。此二字，乃一体一用也。故色绚于目，情感于心，情色相生，心目相视。虽亘古迄今，仁人君子，弗能忘之。晋人有云：“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慧远曰：“情色觉如磁石，遇针不觉合为一处；无情之物尚尔，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？”

如今只管说这“情色”二字则甚？且说个临淮武公业，于咸通中，任河南府功曹参军。爱妾曰非烟，姓步氏，容止纤丽，弱不胜绮罗。善秦声，好诗弄笔。公业甚嬖之。比邻乃天水赵氏第也，亦衣纓之族。其子赵象，端秀有文学。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，而神气俱丧，废食思之。遂厚赂公业之阍人，以情相告，阍有难色。后为赂所动，令妻伺非烟闲处，具言象意。非烟闻之，但含笑不答。阍媪尽以语象，象发狂心荡，不知所如。乃取薛涛笺，题一绝于上。诗曰：

“绿暗红稀起暝烟，独将幽恨小庭前。
沉沉良夜与谁语？星隔银河月半天。”

写讫，密缄之，祈闾媪达于非烟。非烟读毕，吁嗟良久，向媪而言曰：“我亦曾窥见赵郎，大好才貌。今生薄福，不得当之。尝嫌武生粗悍，非青云器也。”乃复酬篇，写于金凤笺。诗曰：

“画檐春燕须知宿，兰浦双鸳肯独飞。
长恨桃源诸女伴，待闲花里送郎归。”

封付闾媪，令遗象。象后缄，喜曰：“吾事谐矣！”但静坐焚香，时时虔祷以候。

越数日，将夕，闾媪促步而至，笑且拜曰：“赵郎愿见神仙否？”象惊，连问之。传非烟语曰：“功曹今夜府直，可谓良时。妾家后庭，即君之前垣也。若不渝约好，专望来仪，方可候晤。”语罢，既曛黑，象乘梯而登，非烟已置重榻于下。既下，见非烟艳妆盛服，迎入室中，相携就寝，尽缱绻之意焉。及晓，象执非烟手曰：“接倾城之貌，挹希世之人。已担幽明，永奉欢狎。”言讫欬，潜归。兹后不盈旬日，常得一期于后庭矣。展幽彻之恩，罄宿昔之情，以为鬼鸟不知，人神相助。如是者周岁。无何，非烟数以细故撻其女奴，奴衔之，乘间尽以告公业。公业曰：“汝慎勿扬声，我当自察之！”后至堂直日，乃密陈状请假。迨夜，如常入直，遂潜伏里门。俟暮鼓既作，蹑足而回，循墙至后庭。见非烟方倚户微吟，象则据垣斜睇。公业不胜其忿，挺前欲擒象，象觉跳出，公业持之，得其

半襦。乃入室，呼非烟诘之。非烟色动，不以实告。公业愈怒，缚之林柱，鞭挞血流。非烟但云：“生则相亲，死亦无恨。”遂饮杯水而绝。象乃变服易名，远窜于江湖间，稍避其锋焉。可怜雨散云消，花残月缺。

且如赵象知机识务，离脱虎口，免遭毒手，可谓善悔过者也。于今又有个不识窍的小二哥，也与个妇人私通，日日贪欢，朝朝迷恋，后惹出一场祸来，尸横刀下，命赴阴间。致母不得侍，妻不得顾，子号寒于严冬，女啼饥于永昼。静而思之，着何来由！况这妇人不害了你一条性命了？真个：蛾眉本是婵娟刃，杀尽风流世上人。

说话的，你道这妇人住居何处？姓甚名谁？元来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落乡村中，一个姓蒋的生的女儿，小字淑真。生得甚是标致，脸衬桃花，比桃花不红不白；眉分柳叶，如柳叶犹细犹弯。自小聪明，从来机巧。善描龙而刺凤，能剪雪以裁云。心中只是好些风月，又饮得几杯酒。年已及笄，父母议亲，东也不成，西也不就。每兴凿穴之私，常感伤春之病。自恨芳年不偶，郁郁不乐。垂帘不卷，羞杀紫燕双飞；高阁慵凭，厌听黄莺并语。未知此女几时得偶素愿？因成商调《醋葫芦》小令十篇，系于事后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。奉劳歌伴，先听格律，后听芜词：“湛秋波两剪明，露金莲三寸小。弄春风杨柳细身腰，比红儿态度应更娇。他生得诸般齐妙，纵司空见惯也魂消！”

况这蒋家女儿，如此容貌，如此伶俐，缘何豪门巨族，王孙公子，文士富商，不行求聘？却这女儿心性有些跷蹊，描眉画眼，傅粉施朱。梳个纵鬓头儿，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，乔模乔样。或倚槛凝神，或临街献笑，因此闾里皆鄙之。所以迁延岁月，顿失光阴，不觉二十馀岁。隔邻有一儿子，名叫阿巧，

未曾出幼，常来女家嬉戏，不料此女已动不正之心有日矣。况阿巧不甚长成，父母不以为怪，遂得通家往来无间。一日，女父母他适，阿巧偶来，其女相诱入室，强合焉。忽闻扣户声急，阿巧惊遁而去，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。且此女欲心如炽，久渴此事，自从情窦一开，不能自己。阿巧回家，惊气冲心而殒。女闻其死，哀痛弥极，但不敢形诸颜颊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锁修眉恨尚存，痛知人心已亡。霎时间云雨散巫阳，自别来几日行坐想。空撇下一天情况，则除是梦里见才郎。”

这女儿自因阿巧死后，心中好生不快活，自思量道：“皆由我之过，送了他青春一命。”日逐蹀躞不下。倏尔又是一个月来。女儿晨起梳妆，父母偶然视听，其女颜色精神，语言恍惚，老儿因谓妈妈曰：“莫非淑真做出来了？”殊不知其女春色飘零，蝶粉蜂黄都退了；韶华狼藉，花心柳眼已开残。妈妈、老儿互相埋怨了一会，只怕亲戚耻笑，“常言道：‘女大不中留。’留在家中，却如私盐包儿，脱手方可。不然，直待事发，弄出丑来，不好看！”那妈妈和老儿说罢，央王嫂嫂作媒，“将高就低，添长补短，发落了罢！”一日，王嫂嫂来说，嫁与近村李二郎为妻。且李二郎是个农庄之人，又四十多岁，只图美貌，不计其他。过门之后，两个颇说得着。瞬息间十有馀年，李二郎被他彻夜盘弄，衰惫了。年将五十之上，此心已灰。奈何此妇正在妙龄，酷好不厌，仍与夫家西宾有事。李二郎一见，病发身故。这妇人眼见断送两人性命了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结婚缘十数年，动春情三四番。萧墙祸起片时间，到如今反为难上难。把一对凤鸾惊散，倚阑干无语泪偷弹。”

那李大郎斥退西宾，择日葬弟之柩。这妇人不免守孝三年。其家已知其非，着人防闲。本妇自揣于心，亦不敢妄为矣。朝

夕之间，受了多少的熬煎，或饱一顿，或缺一餐，家人都不理他了。将及一年之上，李大郎自思留此无益，不若逐回，庶免辱门败户。遂唤原媒眼同，将妇罄身赶回。本妇如鸟出笼，似鱼漏网，其馀物饰，亦不计较。本妇抵家，父母只得收留，那有好气待他，如同使婢，妇亦甘心忍受。一日有个张二官过门，因见本妇，心甚悦之，挽人说合，求为继室。女父母允诺，恨不推将出去。且张二官是个行商，多在外，少在内，不曾打听得备细。设下盒盘羊酒，涓吉成亲。这妇人不去则罢，这一去，好似：猪羊奔屠宰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是夜，画烛摇光，粉香喷雾。绮罗筵上，依旧两个新人；锦绣衾中，各出一般旧物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喜今宵月再圆，赏名园花正芳。笑吟吟携手上牙床，恣交欢恍然入醉乡。不觉的浑身通畅，把断弦重续两情偿。”

他两个自花烛之后，日则并肩而坐，夜则叠股而眠，如鱼藉水，似漆投胶。一个全不念前夫之恩爱，一个那曾题亡室之音容。妇羨夫之殷富，夫怜妇之丰仪。两个过活了一月。一日，张二官人早起，分付虞候收拾行李，要往德清取帐。这妇人怎生割舍得他去。张二官人不免起身，这妇人簌簌垂下泪来。张二官道：“我你既为夫妇，不须如此。”各道保重而别。别去又过了半月光景，这妇人是久旷之人，既成佳配，未尽畅怀，又值孤守岑寂，好生难遣，觉身子困倦，步至门首闲望。对门店中一后生，约三十已上年纪，资质丰粹，举止闲雅。遂问随侍阿瞒，阿瞒道：“此店乃朱秉中开的，此人和气，人称他为朱小二哥。”妇人问罢，夜饭也不吃，上楼睡了。楼外乃是官河，舟船歌泊之处。将及二更，忽闻梢人嘲歌声隐约，侧耳而听，其歌云：“二十去了廿一来，不做私情也是呆。有朝一日

花容退，双手招郎郎不来。”妇人自此复萌觊觎之心，往往倚门独立，朱秉中时来调戏。彼此相慕，目成眉语，但不能一叙款曲为恨也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美温温颜面肥，光油油鬓发长。他半生花酒肆颠狂，对人前扯拽都是谎。全无有风云气象，一味里窃玉与偷香。”

这妇人羡慕朱秉中不已，只是不得凑巧。一日，张二官讨帐回家，夫妇相见了，叙此间阔的话。本妇似有不悦之意，只是勉强奉承，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。张二官在家又住了一个月之上。正值仲冬天气，收买了杂货赶节，赁船装载到彼，发卖之间，不甚称意，把货都賒与人上了，旧帐又讨不上手。俄然逼岁，不得归家过年，预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，不题。且说朱秉中因见其夫不在，乘机去这妇人家贺节。留饮了三五杯，意欲做些暗昧之时。奈何往来之人，应接不暇，取便约在灯宵相会，秉中领教而去。捻指间又届十三日试灯之夕，于是户户鸣锣击鼓，家家品竹弹丝。游人队队踏歌声，仕女翩翩垂舞袖。鳌山彩结，崑峨百尺矗晴空；凤篆香浓，缥缈千层笼绮陌。闲庭内外，溶溶宝烛光辉；杰阁高低，烁烁华灯照耀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奏箫韶一派鸣，绽池莲万朵开。看六街三市闹挨挨，笑声高满城春似海。期人在灯前相待，几回价又恐燕莺猜。”

其夜秉中侵早的更衣着靴，只在街上往来。本妇也在门首抛声炫俏，两个相见暗喜，准定目下成事。不期伊母因往观灯，就便探女。女扃户邀入参见，不免留宿。秉中等至夜分，闷闷归卧。次夜如前。正遇本妇，怪问如何爽约。挨身相就，止做得个吕字儿而散。少间，具酒奉母，母见其无情无绪，向女言曰：“汝如今迁于乔木，只宜守分，也与父母争一口气。”岂知本妇已约秉中等了二夜了，可不是鬼门上占卦。平旦，买两

盒饼馐，雇顶轿儿，送母回了。薄晚，秉中张个眼慢，钻进妇家，就便上楼。本妇灯也不看，解衣相抱，曲尽于飞。然本妇相接数人，或老或少，那能造其奥处？自经此合，身酥骨软，飘飘然其滋味不可胜言也。且朱秉中日常在花柳丛中打交，深谙十要之术，那十要？一要滥于撒漫，二要不算工夫，三要甜言美语，四要软款温柔，五要乜斜缠帐，六要施逞枪法，七要妆聋做哑，八要择友同行，九要穿着新鲜，十要一团和气。若狐媚之人，缺一不可行也。再说秉中已回，张二官又到。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，田下之心，要好只除相见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报黄昏角数声，助凄凉泪几行。论深情海角未为长，难捉摸这般心内痒。不能勾相偎相傍，恶思量萦损九回肠。”

这妇人自庆前夕欢娱，直至佳境，又约秉中晚些相会，要连歇几十夜。谁知张二官家来，心中纳闷，就害起病来。头疼腹痛，骨热身寒。张二官望回家，将息取乐，因见本妇身子不快，倒戴了一个愁帽。遂请医调治，倩巫烧献，药必亲尝，衣不解带，反受辛苦，不似在外了。且说秉中思想，行坐不安，托故去望张二官，称道：“小弟久疏趋侍，昨闻荣回，今特拜谒。奉请明午于蓬舍，少具鸡酒，聊与兄长洗尘，幸勿他却！”翌日，张二官赴席，秉中出妻女奉劝，大醉扶归。已后还了席，往往来来。本妇但闻秉中在座，说也有，笑也有，病也无。倘或不来，就呻吟叫唤，邻里厌闻。张二官指望便好，谁知日渐沉重。本妇病中，但瞑目，就见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偕来索命，势渐狞恶。本妇惧怕，难以实告，惟向张二官道：“你可替我求问：‘几时脱体？’”如言径往洞虚先生卦肆，卜下卦来。判道：“此病大分不好，有横死老幼阳人死命为祸，非今生乃宿世之冤。今夜就可办备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，用鬼宿度

河之次，向西铺设，苦苦哀求，庶有少救。不然，决不好也。”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揶揄来苦怨咱，朦胧着便见他。病恹恹害的眼儿花，瘦身躯怎禁没乱杀！则说不和我干休罢，几时节离了两冤家！”

张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间，本妇在床，又见阿巧和李二郎击手言曰：“我辈已诉于天，着来取命。你央后夫张二官再四恳求，意甚虔恪。我辈且容你至五五之间，待同你一会之人，却假弓长之手，与你相见。”言讫，然不见了。本妇当夜似觉精爽些个，后看看复旧。张二官喜甚，不题。却见秉中旦夕亲近，馈送迭至，意颇疑之，尤未为信。一日，张二官入城催讨货物，回家进门，正见本妇与秉中执手联坐。张二官倒退扬声，秉中迎出相揖。他两个亦不知其见也。张二官当时见他殷勤，已自生疑七八分了，今日撞个满怀，凑成十分。张二官自思量道：“他两个若犯在我手里，教他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遂往德清去做买卖。到了德清，已是五月初一日。安顿了行李在店中，上街买一口刀，悬挂腰间。至初四日连夜奔回，匿于他处，不在话下。再题本妇渴欲一见，终日去接秉中。秉中也有些病在家里，延至初五日，阿瞒又来请赴鸳鸯会，秉中勉强赴之。楼上已筵张水陆矣，盛两盂煎石首，贮二器炒山鸡，酒泛菖蒲，糖烧角黍。其余肴馔蔬果，未暇尽录。两个遂相轰饮，亦不顾其他也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绿溶溶酒满斟，红焰焰烛半烧。正中庭花月影儿交，直吃得玉山时自倒。他两个贪欢贪笑，不提防门外有人瞧！”

两个正饮间，秉中自觉耳热眼跳，心惊肉战，欠身求退。本妇怒曰：“怪见终日请你不来，你何轻贱我之甚！你道你有老婆，我便是无老公的？你殊不知我做鸳鸯会的主意。夫此二

鸟，飞鸣宿食，镇常相守，尔我生不成双，死作一对。”昔有韩凭妻美，郡王欲夺之，夫妻皆自杀。王恨，两冢瘞之，后冢上生连理树，上有鸳鸯，悲鸣飞去。此两个要效鸳鸯比翼交颈，不料便成语讖。况本妇甫能挣扎得病好，就便荒淫无度，正是：偷鸡猫儿性不改，养汉婆娘死不休。

再说张二官提刀在手，潜步至门，梯树窃听。见他两个戏谑歌呼，历历在耳，气得按捺不下，打一砖去。本妇就吹灭了灯，声也不则了。连打了三块，本妇教秉中先睡：“我去看看便来！”阿瞒持烛先行，开了大门，并无人迹。本妇叫道：“今日是个端阳佳节，那家不吃几杯雄黄酒？”正要骂间，张二官跳将下来，喝道：“泼贱！你和甚人夤夜吃酒？”本妇吓得战做一团，只说：“不不不！”张二官乃曰：“你同我上楼一看，如无便罢，慌做甚么？”本妇又见阿巧、李二郎一齐都来，自分必死，延颈待尽。秉中赤条条惊下床来，匍匐口称：“死罪，死罪！情愿将家私并女奉报，哀怜小弟母老妻娇，子幼女弱！”张二官那里准他，则见刀过处，一对人头落地，两腔鲜血冲天。正是：

当时不解恩成怨，今日方知色是空。

当初本妇卧病，已闻阿巧、李二郎言道：“五五之间，待同你一会之人，假弓长之手，再与相见。”果至五月五日，被张二官杀死。“一会之人”，乃秉中也。祸福未至，鬼神必先知之，可不惧欤！故知士矜才则德薄，女炫色则情放。若能如执盈，如临深，则为端士淑女矣，岂不美哉！惟愿率土之民，夫妇和柔，琴瑟谐协；有过则改之，未萌则戒之；敦崇风教，未

为晚也。在座看官，漫听这一本《鸳鸯刎颈会》。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：“见抛砖意暗猜，入门来魂已惊。举青锋过处丧多情，到今朝你心还未省！送了他三条性命，果冤冤相报有神明。”又调《南乡子》一阕，词曰：

“春老怨啼鹃，玉损香消事可怜。一对风流伤白刃，冤冤，惆怅劳魂赴九泉。

抵死苦留连，想是前生有业缘。景色依然人已散，天天，千古多情月自圆。”

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

欲学为仙说与贤，长生不死是虚传。
少贪色欲身康健，心不瞞人便是仙。

说这四句诗，单说一个官人，二十年灯窗用心，苦志勤学，谁知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连举不第，没分做官，有分做仙去。这大宋第三帝主，乃是真宗皇帝。景德四年秋八月中，这个官人水乡为活，捕鱼为生。捕鱼有四般：攀罾者仰，鸣榔者闹，垂钓者静，撒网者舞。这个官人在一座州，谓之江州，军号定江军。去这江州东门，谓之九江门；外一条江，随地呼为浔阳江。万里长江水似倾，东连大海若雷鸣。一江护国清冷水，不请衣粮百万兵。这官人于八月十四夜，解放渔船，用棹竿掉开，至江中，水光月色，上下相照。这官人用手拿起网来，就江心一撒，连撒三网，一鳞不获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刘本道，刘本道，大丈夫不进取光显，何故捕鱼而堕志？”那官人吃一惊，连名道姓，叫得好亲。收了网，四下看时，不见一人。再将网起来撒，又有人叫。四顾又不见人。似此三番，当夜不曾捕鱼，使船傍岸。到明日十五夜，再使船到江心，又有人连名道姓，叫刘本道。本道焦躁，放下网听时，是后面有人叫。使船到后看时，其声从芦苇中出。及至寻入芦苇之中，并无一人，却不

作怪！使出江心举网再撒，约莫网重，收网起来看时，本道又惊又喜，打得一尾赤梢金色鲤鱼，约长五尺。本道道谢天地，来日将入城去卖，有三五日粮食。将船傍岸，缆住鲤鱼，放在船板底下，活水养着。待欲将身入舱内解衣睡，觉肚中又饥又渴。看船中时，别无止饥止渴的物。怎的好？番来覆去，思量去那江岸上，有个开村酒店张大公家，买些酒吃才好。就船中取一个盛酒的葫芦上岸来，左肋下挟着棹竿，右手提着葫芦，乘着月色，沿江而走。肚里思量：知他张大公睡也未睡？未睡时，叫开门，沽些酒吃。睡了时，只得忍饥渴睡一夜。迤迤行来，约离船边半里多路，见一簇人家，这里便是张大公家。到他门前，打一望，里面有灯也无，但见张大公家有灯。怎见得，有只词名《西江月》，单咏着这灯花：“零落不因春雨，吹残岂藉东风。结成一朵自然红，费尽工夫怎种。”

有焰难藏粉蝶，生花不惹游蜂。更阑人静画堂中，曾伴玉人春梦。”本道见张大公家有灯，叫道：“我来问公公沽些酒吃，公公睡了便休；未睡时，可沽些与我。”张大公道：“老汉未睡。”开了门，问刘官人讨了葫芦，问了升数，入去盛将出来道：“酒便有，却是冷酒。”本道说与公公：“今夜无钱，来日卖了鱼，却把钱来还。”张大公道：“妨甚事。”

张大公关了门，本道挟着棹竿，提着葫芦，一面行，肚中又饥，顾不得冷酒，一面吃，就路上也吃了二停。到得船边，月明下，见一个人球头光纱帽，宽袖绿罗袍，身材不满三尺，觑着本道掩面大哭道：“吾之子孙，被汝获尽！”本道见了大惊，江边无这般人，莫非是鬼！放下葫芦，将手中棹竿去打。叫声：“着！”打一看时，火光迸散，豁刺刺地一声响。本道凝睛看时，不是有分为仙，险些做个江边失路鬼，波内横亡人。

有诗为证：

“高人多慕神仙好，几时身在蓬莱岛。
由来仙境在人心，清歌试听《渔家傲》。”

此理渔人知得少，不经指示谁能晓。君欲求鱼何处非，鹊桥有路通仙道。”当下本道看时，不见了球头光纱帽，宽袖绿罗袍，身不满三尺的人。却不作怪！到这缆船岸边，却待下船去，本道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去江岸边不见了船。“不知甚人偷了我的船去？”看那江对岸，万籁无声；下江一带，又无甚船只。今夜却是那里去歇息？思量：“这船无人偷我的，多时捕鱼不曾失了船，今日却不见了，这船不是下江人偷去，还是上江人偷我的！”

本道不来下江寻船，将葫芦中酒吃尽了，葫芦撇在江岸，沿那岸走。从二更走至三更，那里见有船。思量：“今夜何处去好？”走来走去，不知路径。走到一座庄院前，放下棹竿，打一望，只见庄里停着灯。本道进退无门，欲待叫，这庄上素不相识；欲待不叫，又无栖止处。只得叫道：“有人么？念本道是打鱼的，因失了船，寻来到此。夜深无住宿处，万望庄主暂借庄上告宿一宵。”只听得庄内有人应道：“来也！官人少待。”却是女人声息。那女娘开放庄门，本道低头作揖，女娘答礼相邀道：“官人请进，且过一宵了去。”本道谢了，挟着棹竿，随那女娘入去。女娘把庄门掩上，引至草堂坐地，问过了姓名，殷勤后齿道：“敢怕官人肚饥，安排些酒食与官人充饥，未知何如？”本道道：“谢娘子，胡乱安顿一个去处，教过得一夜，深谢相留！”女娘道：“不妨，有歇卧处，……”说犹未了，

只听得外面有人声唤：“阿耶！阿耶！我不撩拨你，却打了我！这人不到别处去，定走来我庄上借宿。”这人唤开门，本道吃一惊：“告娘子，外面声唤的是何人？”女娘道：“是我哥哥。”本道且走入一壁厢黑地里立着看时，女娘移身去开门，与哥哥叫声万福。那人叫唤：“阿耶！阿耶！妹妹关上门，随我入来。”女娘将庄门掩了，请哥哥到草堂坐地。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，叫声苦：“我这性命须休！”正是猪羊入屠宰之家，一脚脚来寻死路。有诗为证：

撇了先妻娶晚妻，晚妻终不恋前儿。

先妻却在晚妻丧，盖为冤家没尽期。

本道看草堂上那个人，便是球头光纱帽，宽袖绿罗袍，身子不满三尺的人。“我曾打他一棹竿，去那江里死了，我却如何到他庄上借宿？”本道顾不得那女子，挟着棹竿，偷出庄门，奔下江而走。

却说庄上那个人声唤，看着女子道：“妹妹安排乳香一块，暖一碗热酒来与我吃，且定我脊背上疼。”即时，女子安排与哥哥吃。问道：“哥哥做甚么唤？”哥哥道：“好教你得知，我又不撩拨他。我在江边立地，见那厮沽酒回来，我掩面大哭道：‘吾之子孙，尽被汝获之。’那厮将手中棹竿打一下，被我变一道火光走入水里去。那厮上岸去了，我却把他的打鱼船摄过。那厮四下里没寻处，迤迤沿江岸走来。我想他不走别处去，只好来我庄上借宿。妹妹，他曾来借宿也不？”妹妹道：“却是兀谁？”哥哥说：“是刘本道，他是打鱼人。”女娘心中暗想：“原来这位官人，是打我哥哥的，不免与他遮饰则个。”

遂答应道：“他曾来庄上借宿，我不曾留他，他自去了。哥哥辛苦了，且安排哥哥睡。”

却说刘本道沿着江岸，荒荒走去，从三更起仿佛至五更，走得腿脚酸疼。明月下，见一块大石头，放下棹竿，方才歇不多时，只听得有人走得荒速，高声大叫：“刘本道休走，我来赶你！”本道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！“莫是那汉赶来，报那一棹竿的冤仇？”把起棹竿立地，等候他来。无移时渐近看时，见那女娘身穿白衣，手捧着一个包裹走至面前道：“官人，你却走了。后面寻不见你，我安排哥哥睡了，随后赶来。你不得疑惑，我即非鬼，亦非魅，我乃是人。你看我衣裳有缝，月下有影，一声高似一声。我特地赶你来。”本道见了，放下棹竿，问：“娘子连夜赶来，不知有何事？”女娘问：“官人有妻也无？有妻为妾，无妻嫁你。包裹中尽有馀资，勾你受用。官人是肯也不？”本道思量，恁般一个好女娘，又提着一包衣饰金珠，这也是求之不得的，觑着女娘道：“多谢，本道自来未有妻子。”将那棹竿撇下江中，同女娘行至天晓，入江州来。本道叫女娘做妻，女娘问道：“丈夫，我两个何处安身是好？”本道应道：“放心，我自寻个去处。”走入城中，见一人家门首，挂着一面牌，看时，写着“顾一郎店”。本道向前问道：“那个是顾一郎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便是。”本道道：“小生和家间爹爹说不上，赶我夫妻两口出来，无处安歇。问一郎讨间小房，权住三五日。亲戚相劝，回心转意时，便归去，却得相谢。”顾一郎道：“小娘子在那里？”本道叫：“妻子来相见则个。”顾一郎见他夫妻两个，引来店中，去南首第三间房，开放房门，讨了钥匙。本道看时，好喜欢。当日打火做饭吃了，将些金珠变卖来，买些箱笼被卧衣服。在这店中约过半年，本

道看着妻子道：“今日使，明日使，金山也有使尽时。”女娘大笑道：“休忧！”去箱子内取出一物，教丈夫看：“我两个尽过得一世。”正是：

休道男儿无志气，妇人犹且辨贤愚。

当下女娘却取出一个天圆地方卦盘来。本道见了，问妻子缘何会他。女娘道：“我爹爹在日，曾任江州刺史，姓齐名文叔。奴小字寿奴。不幸去任时，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风浪，爹妈从人俱亡。奴被官人打的那球头光纱帽，宽袖绿罗袍，身材不满三尺的人，救我在庄上，因此拜他做哥哥。如何官人不见了船，却是被他摄了。你来庄上借宿，他问我时，被我瞒过了，有心要与你做夫妻。你道我如何有这卦盘？我幼年曾在爹行学三件事：第一写字读书，第二书符咒水，第三算命起课。我今日却用着这卦盘，可同顾一郎出去寻个浮铺，算命起课，尽可度日。”本道谢道：“全仗我妻贤达。”当下把些钱，同顾一郎去南瓦子内，寻得卦铺，买些纸墨笔砚，挂了牌儿。拣个吉日，去开卦肆，取名为“白衣女士”。顾一郎相伴他夫妻两人坐地，半日先回。当日不发市，明日也不发市，到后日午后，又不发市。女娘觑着丈夫道：“一连三日不发市，你理会得么？必有人冲撞我。你去看有甚事，来对我说。”

本道起身，去瓦左、瓦右都看过，无甚事。走出瓦子来，大街上但见一伙人围着。本道走来人丛外打一看时，只见一个先生，把着一个药瓢在手，开科道：“五里亭亭一小峰，自知南北与西东。世间多少迷途客，不指还归大道中。看官听说：贫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。贫道有三件事，离了皖公山，走来江

州。在席一呵好事君子，听贫道说：第一件，贫道在山修行一十三年，炼得一炉好丹，将来救人；第二件，来寻一物；第三件，贫道救你江州一城人。”众人听说皆惊。先生正说未了，大笑道：“众多君子未曾买我的药，却先见了这一物。你道在何处？”觑着人丛外头用手一招道：“后生，你且入来。”本道看那先生，先生道：“你来！我和你说。”吓得本道慌随先生入来。先生拍着手：“你来救得江州一城人！贫道见那一物了。在那里？这后生便是。”众人吃惊，如何这后生却是一物？先生道：“且听我说。那后生，你眉中生黑气，有阴祟缠扰。你实对我说。”本道将前项见女娘的话，都一一说知。先生道：“众人在此，这一物，便是那女子。贫道救你！”去地上黄袱里，取出一道符，把与本道：“你如今回去，先到房中，推醉了去睡。女娘到晚归来，睡至三更，将这符安在他身上，便见他本来面目。”本道听那先生说了，也不去卦肆里，归到店中，开房门，推醉去睡。

却说女娘不见本道来，到晚，自收了卦铺。归来焦躁，问顾一郎道：“丈夫归也未？”顾一郎道：“官人及早的醉了，入房里睡。”女娘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入房来，见了本道，大喝一声，本道吃了一惊。女娘发话道：“好没道理！日多时夫妻，有甚亏负你，去信人斗叠我两人不和！我教你去看有甚人冲撞卦铺，教我三日不发市；你却信乞道人言语，推醉睡了，把一道符教安在我身上，看我本来面目。我是齐刺史女儿，难道是鬼祟？去信恁般没来头的话，要来害我！你好好把出这符来，和你做夫妻。不把出来时，目前相别！”本道怀中取出符来付与女娘，安排晚饭吃了。睡一夜，明早起来吃了早饭，却待出门，女娘道：“且住，我今日不开卦铺，和你寻

那乞道人，问他是何道理，却把符来，唆我夫妻不和；二则去看我与他斗法！”两个行到大街上，本道引至南瓦子前，见一伙人围住先生。先生正说得高兴，被女娘分开人丛，喝声：“乞道人，你自是野外乞丐，却把一道符斗叠我夫妻不和。你教安在我身上，见我本来面目。”女娘拍着手道：“我乃前任刺史齐安抚女儿，你们都是认得我爹爹的，辄敢道我是鬼祟！你有法，就众人面前赢了我；我有法，赢了你。”先生见了，大怒，提起剑来，觑着女子头便斫，看的人只道先生坏了女娘。只见先生一剑斫去，女娘把手一指，众人都发声喊，皆惊呆了。有诗为证：

昨夜东风起太虚，丹炉无火酒杯疏。
男儿未遂平生志，时复挑灯玩古书。

女娘把手一指，叫声：“着！”只见先生剑不能下，手不能举。女娘道：“我夫妻两个无事，把一道符与他奈何我，却奈何我不得！今日有何理说？”先生但言：“告娘子，恕贫道！贫道一时见不到，激恼娘子，望乞恕饶！”众人都笑，齐来劝女娘，女娘道：“看众人面，饶了你这乞道人。”女娘念念有词，那剑即时下地，众皆大笑。先生分开人丛走了，一呵人尚未散。先生复回来，莫是奈何那女娘？却是来取剑，先生去了。

自后女子在卦铺里，从早至晚，挨挤不开，算命发课，书符咒水，没工夫得吃点心，因此出名。忽一日，见一个人，引着一乘轿子，来请小娘子道：“小人是江州赵安抚老爷的家人，今有小衙内患病，日久不痊。奉台旨，请教小娘子乘轿就行。”

女娘分付了丈夫，教回店里去。女子上轿来，见赵安抚，引入花园，见小衙内在亭子上，自言自语，口里酒香喷鼻。一行人在花园角门边，看白衣女士作法，念咒毕，起一阵大风。来无形影去不知，吹开吹谢总由伊。无端暗度花枝上，偷得清香送与谁。风过处，见一黄衣女子，怒容可掬，叱喝：“何人敢来奈何我！”见了白衣女士，深深下拜道：“原来是妹妹！”白衣女士道：“甚的姐姐从空而下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妹妹，你如何来这里？”白衣女士道：“奉赵安抚请来救小衙内，坏那邪祟。”女子不听得，万事俱休，听了时，睁目切齿道：“你丈夫不能救，何况救外人！”一阵风不见了黄衣女子。白衣女士就花园内救了小衙内，赵安抚礼物相酬谢了，教人送来顾一郎店中。

到得店里，把钱赏与来人，发落他去。问顾一郎，丈夫可在房里，顾一郎道：“好教小娘子得知，走一个黄衣女子入房，挟了官人，托起天窗，望西南上去了！”白衣女士道：“不妨！”即喝声：“起！”就地上踏一片云，起去赶那黄衣女子，仿佛赶上，大叫：“还我丈夫来！”黄衣女子看见赶来，叫声：“落！”放下刘本道，却与白衣女士斗法，本道顾不得妻子，只顾自走。走至一寺前，力乏了，见一僧在门首立地。本道问：“吾师，借上房歇脚片时则个。”僧言：“今日好忙哩！有一施主来寺中斋僧。”正说间，只见数担柴，数桶酱，数担米，更有香烛纸札，并斋衬钱；远望凉伞下一人，便见那球头光纱帽，宽袖绿罗袍，身材不满三尺的人。本道见了，落荒便走。被那施主赶上，一把捉住道：“你便是打我一棹竿的人！今番落于吾手，我正要取你的心肝，来做下酒！”本道正在危急，却得白衣女士赶来寺前。见了那人，叫道：“哥哥莫

怪！他是我丈夫……”说犹未毕，黄衣女子也来了，对那人高叫道：“哥哥，莫听他，那里是他真丈夫？既是打哥哥的，姊妹们都是仇人了。”一扯一拽，四个搅做一团，正争不开。只见寺中走出一个老人来，大喝一声：“畜生不得无礼！”叫：“变！”黄衣女子变做一只黄鹿；绿袍的人，变做绿毛灵龟；白衣女子，变做一只白鹤。老人乃是寿星，骑白鹤上升，本道也跨上黄鹿，跟随寿星，灵龟导引，上升霄汉。

那刘本道原是延寿司掌书记的一位仙官，因好与鹤鹿龟三物顽耍，懒惰正事，故此谪下凡世为贫儒。谪限完满，南极寿星引归天上。那一座寺，唤做寿星寺，见在江州浔阳江上，古迹犹存。诗云：

原是仙官不染尘，飘然鹤鹿可为邻。
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多少人。

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

春到人间景色新，桃红李白柳条青。
香车宝马闲来往，引却东风入禁城。
酩酊酒，豁吟情，顿教忘却利和名。
豪来试说当年事，犹记旌阳伏水精。

粤自混沌初辟，民物始生，中间有三个大圣人，为三教之祖。三教是甚么教？一是儒家：乃孔夫子，删述《六经》，垂宪万世，为历代帝王之师，万世文章之祖，这是一教。一是释家：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，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华，丈六金身，能变能化，无大无不大，无通无不通，普度众生，号作天人师，这又是一教。一是道家：是太上老君，乃元气之祖，生天生地，生佛生仙，号铁师元炁上帝；他化身周历尘沙，也不可计数；至商汤王四十八年，又来出世，乘太阳日精，化为弹丸，流入玉女口中。玉女吞之，遂觉有孕，怀胎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，破胁而生。生下地时，须发就白，人呼为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树上，因指李为姓，名耳，字伯阳。后骑着青牛出函谷关。把关吏尹喜望见紫气，知是异人，求得《道德真经》共五千言，传留于世。老子入流沙修炼成仙，今居太清仙境，称为道德天尊，这又是一

教。

那三教之中，惟老君为道祖，居于太清仙境，彩云缭绕，瑞气氤氲。一日是寿诞之辰，群三十三天天宫，交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等处，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列位神仙，千千万万，或跨彩鸾，或骑白鹤，或驭赤龙，或驾丹凤，皆飘飘然乘云而至。次第朝贺，献上寿词，稽道作礼。词名《水龙吟》：“红云紫盖葳蕤，仙宫浑是阳春候。玄鹤来时，青牛过处，彩云依旧。寿诞宏开，喜《道德》五千言，流传万古不朽。

况是天上仙筵，献珍果人间未有；巨枣如瓜，与着万岁冰桃，千年碧藕。比乾坤永劫无休，举沧海为真仙寿。”

彼时老君见群臣赞贺，大展仙颜，即设宴相待。酒至半酣，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：“众仙长知南赡部洲江西省之事乎？江西分野，旧属豫章。其地四百年后，当有蛟蜃为妖，无人降伏，千百里之地，必化成中洋之海也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已知之。江西四百年后，有地名曰西山，龙盘虎踞，水绕山环，当出异人，姓许，名逊，可为群仙领袖，殄灭妖邪。今必须一仙下凡，择世人德行浑全者，传以道法，使他日许逊降生，有传授渊源耳。”斗中一仙，乃孝悌王，姓卫，名弘康，字伯冲，出曰：“某观下凡有兰期者，素行不疚，兼有仙风道骨，可传以妙道。更令付此道与女真谌母，谌母付此道于许逊。口口相承，心心相契，使他日真仙有所传授，江西不至沉没，诸仙以为何如？”老君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众仙即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，通明殿下，将此事奏闻玉帝。玉帝允奏，即命直殿仙官，将神书玉旨付与孝悌王领讫。孝悌王辞别众仙，蹶起祥云，顷刻之间，到阎浮世界来了。

却说前汉有一人姓兰，名期，字子约，本贯兖州曲阜县高

平乡九原里人氏。历年二百，鹤发童颜，率其家百馀口，精修孝行，以善化人，与物无忤。时人不敢呼其名，尽称为兰公。彼时儿童谣云：“兰公兰公，上与天通，赤龙下迎，名列斗中。”人知其必仙也。一日，兰公凭几而坐，忽有一人，头戴逍遥巾，身披道袍，脚穿云履，手中拿一个鱼鼓简板儿，潇潇洒洒，徐步而来。兰公观其有仙家道气，慌忙下阶迎接，分宾坐定。茶毕，遂问：“仙翁高姓贵名？”答曰：“吾乃斗中之仙，孝悌王是也。自上清下降，遨游人间，久闻先生精修孝行，故此相访。”兰公闻言，即低头拜曰：“贫老凡骨，勉修孝行，止可淑一身，不能率四海，有何功德，感动仙灵！”孝悌王遂以手扶起兰公，曰：“居！吾语汝孝悌之旨。”兰公欠身起，曰：“愿听指教！”孝悌王曰：“始炁为大 道于日中，是为‘孝仙王’。元炁为至道于月中，是为‘孝道明王’。玄炁为孝道于斗中，是为‘孝悌王’。夫孝至于天，日月为之明；孝至于地，万物为之生；孝至于民，王道为之成。是故舜文至孝，凤凰来翔。姜诗王祥，得鱼奉母。即此论之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孝道所至，异类皆应。先生修养三世，行满功成，当得元炁于月中，而为孝道明王。四百年后，晋代有一真仙许逊出世，传吾孝道之宗，是为众仙之长，得始炁于日中，而为孝仙王也。”自是孝悌王，悉将仙家妙诀，及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，并上清灵章、飞步斩邪之法，一一传授与兰公。又嘱道：“此道不可轻传，惟丹阳黄堂者，有一女真谌母，德性纯全，汝可传之，可令谌母传授与晋代学仙童子许逊，许逊复传吴猛诸徒，则渊源有自，超凡入圣者，不患无门矣！”孝悌王言罢，足起祥云，冲霄而去！兰公拜而送之。自此以后，将金符铁券秘诀逐一参悟，遂择地修炼仙丹。其法云：

黑铅天之精，白金地之髓。黑隐水中阳，白有火之炁。黑白往来蟠，阴阳归正位。二物俱含性，丹经号同类。黑以白为天，白以黑为地。阴阳混沌时，朵朵金莲翠。宝月满丹田，霞光照灵慧。休闭通天窍，莫泄混元气。精奇口诀功，火候文武意。凡中养圣孙，万般只此贵。一日生一男，男男各有配。

兰公炼丹已成，举家服之，老者发白反黑，少者辟谷无饥，远近闻之，皆知其必飞升上清也。时有火龙者，系洋子江中孽畜，神通广大，知得兰公成道，法教流传，后来子孙必遭歼灭。乃率领鼋帅、虾兵、蟹将，统领党类，一齐奔出潮头，将兰公宅上团团转住，喊杀连天。兰公听得，不知灾从何来，开门一看，好惊人哩！但见：一片黑烟，万团烈火。却是红孩儿身中四十八万毛孔，一齐进出；又是华光将手里三十六块金砖，一并烧挥。咸阳遇之，烽焰三月不绝；昆山遇之，玉石一旦俱焚。疑年少周郎赤壁鏖战，似智谋诸葛博望烧屯。那火，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地火，也不是人火，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雷公霹雳火，却是那洋子江中一个火龙吐出来的。惊得兰公家人，叫苦不迭。兰公知是火龙为害，问曰：“你这孽畜无故火攻我家，却待怎的？”孽龙道：“我只问你取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并灵章等事。你若献我，万事皆休，不然，烧得你一门尽绝！”兰公曰：“金丹宝鉴等乃斗中孝悌王所授，我怎肯胡乱与你？”只是那火光中，闪出一员鼋帅，形容古怪，背负团牌，扬威耀武。兰公睁仙眼一看，原来是个鼋鼉，却不在意下。又有那虾兵乱跳，蟹将横行，一个个身披甲冑，手执钢叉。兰公又举仙眼一看，原来都是虾蟹之属，转不着意了。遂剪下一个中指甲来，约有三寸多长，呵了一口仙气，念动真言，化作个三尺宝

剑。有歌为证：非钢非铁体质坚，化成宝剑光凛然。不须锻炼洪炉烟，棱棱杀气欺龙泉。光芒颜色如霜雪，见者咨嗟叹奇绝。琉璃宝匣吐莲花，查镂金环生明月。此剑神仙流金精，干将莫邪难比伦。闪闪烁烁青蛇子，重重片片绿龟鳞，腾出寒光逼星斗，响声一似苍龙吼。今朝挥向烈炎中，不识蛟螭敢当否？兰公将所化宝剑望空掷起，那剑刮喇喇，就似翻身样子一般，飞入火焰之中，左一冲右一击，左一挑右一剔，左一砍右一劈，那些孽怪如何当抵得住！只见鼋帅遇着缩头缩脑，负一面团牌急走，他却走在那里？直走在峡江口深岩里躲避，至今尚不敢出头哩。那虾兵遇着，拖着两个钢叉连跳连跳，他却走在那里？直走在洛阳桥下石缝子里面藏身，至今腰也不敢伸哩。那蟹将遇着，虽有全身坚甲，不能济事，也拖着两钢叉横走直走，他须有八只脚儿更走不动，却被“扑菴松”宝剑一劈，分为两半。你看他腹中不红不白不黄不黑，似脓却不是脓，似血却不是血，遍地上滚将出来，真是个：

但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

那火龙自知兰公法大，难以当抵，叹曰：“‘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’我后来子孙，福来由他去享，祸来由他去当，我管他则甚？”遂奔入洋子江中，万丈深潭底藏身去了。自是兰公举家数十口拔宅升天，玉帝封兰公为孝明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金陵丹阳郡，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字曰婴。潜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几百年岁。乡人累世见之，齿发不衰，皆以谶母呼之。一日偶过市上，见一小儿伏地悲哭，问其来历，说：“父母避乱而来，弃之于此。”谶母怜其孤苦，遂收归抚育。

渐已长成，教他读书，聪明出众，天文地理，无所不通。有东邻耆老，欲以女娶之，谌母问儿允否。儿告曰：“儿非浮世之人，乃月中孝道明王，领斗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传道与母。今此化身为儿，度脱我母，何必更议婚姻。但可高建仙坛，传付此道，使我母飞升上清也。”谌母闻得此言，且惊且喜，遂于黄堂建立坛宇，大阐孝悌王之教。谌母已得修真之诀，于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灵章，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，悉传与谌母。谌母乃为孝明王曰：“论昔日恩情，我为母，君为子；论今日传授，君为师，我为徒。”遂欲下拜。孝明王曰：“只论子母，莫论师徒。”乃不受其拜，惟嘱之曰：“此道宜深秘，不可轻泄！后世晋代有二人学仙，一名许逊，一名吴猛，二人皆名登仙籍，惟许逊得传此道。按《玉皇玄谱》仙籍品秩，吴猛位居元郡御史，许逊位居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太史，总领仙部，是为众仙之长。老母可将此道传与许逊，又着许逊传与吴猛，庶品秩不紊矣！”明王言罢，拜辞老母，飞腾太空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出入无车只驾云，尘凡自是不同群。

明王恐绝仙家术，告戒叮咛度后人。

却说汉灵帝时，十常侍用事，忠良党锢，谗谄横行，毒流四海，万民嗟怨。那怨气感动了上苍，降下两场大灾，久雨之后，又是久旱。那雨整整的下了五个月，直落得江湖满目，厨灶无烟。及至水退了，又经年不雨。莫说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木也干枯了。可怜那一时的百姓，吃早膳先愁晚膳，缝夏衣便作冬衣。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贼，地无荒草树无皮。壮者散于四

方，老者死于沟壑。时许都有一人，姓许，名琰，字汝玉，乃颖阳许田之后为人慈仁，深明医道，擢太医院医官。感饥荒之岁，乃罄其家资，置丸药数百斛，名曰“救饥丹”，散与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，可饱四十馀日。饥民赖以不死者甚众。至献帝初平年间，黄巾贼起，天下大乱，许都又遭大荒，斗米千钱，人人菜色，个个鹄形。时许琰已故，其子许肃，家尚丰盈，将自己仓谷尽数周给各乡，遂挈家避乱江南，择居豫章之南昌。有监察神将许氏世代积善，奏知玉帝：“若不厚报，无以劝善！”玉帝准奏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，将《玄谱》仙籍品秩，逐一查检，看有何仙轮当下世。仙官检看毕，奏曰：“晋代江南，当出一孽龙精，扰害良民，生养蛟党繁盛。今轮系玉洞天仙降世，传受女真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斩灭蛟党以除民害。”玉帝闻奏，即降旨，宣取玉洞天仙，令他身变金凤，口衔宝珠，下降许肃家投胎。有诗为证：

御殿亲传玉帝书，祥云蔼蔼凤衔珠。
试看凡子生仙种，积善之家庆有馀。

却说吴赤乌二年三月，许肃妻何氏，夜得一梦。梦见一只金凤飞降庭前，口内衔珠，坠在何氏掌中，何氏喜而玩之，含于口中，不觉溜下肚子去了，因而有孕。许肃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：喜的是年过三十无嗣，今幸有孕；惧的是何氏自来不曾生育，恐临产艰难。那广润门有个占卦先生，混名“鬼推”，决断如神。不免去问他个吉凶，或男或女，看他如何？许肃整顿衣帽，竟望广润门来。只见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断，断了又占，拨不开的人头，移不动脚步。许员外站得个腿儿酸麻，

还轮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声：“鬼推先生！”那先生听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说是个旧相识，连忙的说道：“请进，请进！”许员外把两只手排开了众人，方才挨得进去。相见礼毕，许员外道：“小人许肃敬来问个六甲，生男生女，或吉或凶？请先生指教。”那先生就添上一炷香，唱上一个诺，口念四句：“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灵；吉凶含万象，切莫顺人情！”通陈了姓名意旨，把铜钱掷了六掷，占得个“地天泰”卦。先生道：“恭喜，好一个男喜！”遂批上几句云：“福德临身旺，青龙把世持；秋风生桂子，坐草却无虞。”许员外闻言甚喜，收了卦书，遂将几十文钱谢了先生。回去对浑家说了，何氏心亦少稳。

光阴似箭，忽到八月十五中秋，其夜天朗气清，现出一轮明月，皎洁无翳。许员外与何氏玩赏，贪看了一会，不觉二更将尽，三鼓初传。忽然月华散彩，半空中仙音嘹亮，何氏只一阵腹痛，产下个孩儿，异香满室，红光照人。真个是：五色云中呈鸾鸾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

次早邻居都来贺喜。所生即真君也，形端骨秀，颖悟过人，年甫三岁，即知礼让。父母乃取名逊，字敬之。年十岁，从师读书，一目十行俱下，作文写字，不教自会，世俗无有能为之师者。真君遂弃书不读，慕修养学仙之法，却没有师传，心常切切。忽一日，有一人姓胡，名云，字子元，自幼与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，别真君日久，特来相访。真君倒屣趋迎，握手话旧。子元见真君谈吐间有驰慕神仙之意，乃曰：“老兄少年高才，乃欲为云外客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惶愧，自思百年旦暮，欲求出世之方，恨未得明师指示！”子元曰：“兄言正合我意，往者因访道友云阳詹日危先生，言及西宁州有一人，姓吴，名猛，

字世云，曾举孝廉，仕吴为洛阳令。后弃职而归，得传异人丁义神方，日以修炼为事。又闻南海太守鲍靓有道德，往师事之，得其秘法。回至豫章，江中风涛大作，乃取所执白羽扇画水成路，徐行而渡，渡毕，路复为水。观者大骇，于是道术盛行，弟子相从者甚众。区区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远离。兄若不惜劳若，可往师之。”真君闻言，大喜曰：“多谢指教！”真君待子元别去，即拜辞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宁，寻访吴君，有诗赞曰：无影无形仙路难，未经师授莫跻攀；胡君幸赐吹嘘力，打破玄元第一关。

话说真君一念投师，辞不得路途辛若。不一日得到吴君之门，写一个门生拜帖，央道童通报。吴君看是“豫章门生许逊”大惊曰：“此人乃有道之士！”即出门迎接。此时吴君年九十一岁，真君年四十一岁，真君不敢当客礼，口称：“仙丈，愿受业于门下。”吴君曰：“小老粗通道术，焉能为人之师？但先生此来，当尽剖露，岂敢自私，料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”自此每称真君为“许先生”，敬如宾友，真君亦尊吴君而不敢自居。一日二人坐清虚堂，共谈神仙之事。真君问曰：“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。吾见有壮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致？”吴君曰：“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气相合，阴承阳生，气随胎化。三百日形圆灵光，人体与母分离。五千日气足，是为十五童男，此时阴中阳半，可以比东日之光。过此以往，不知修养则走失元阳，耗散真气。气弱则有病老死苦之患。”真君曰：“病老死苦，将何却之？”吴君曰：“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升天耳。”真君曰：“人死为鬼，道成为仙，仙中升天者，何也？”吴君曰：“纯阴而无阳者，鬼也；纯阳而无阴者，仙也；阴阳相离者，人也。惟

人可以为仙，可以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”真君曰：“何谓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”吴君曰：“法有三成者，小成、中成、大成；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谓鬼仙者，少年不修，恣情纵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阴灵不散，成精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离于鬼也。所谓人仙者，修真之士，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功。绝五味者，岂知有六气？忘七情者，岂知有十戒？行嗽咽者，晒吐纳之为错；著采补者，笑清静以为愚。采阴取妇人之气者，与缩金龟者不同。盖阳食女子之乳者，与炼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止是于大道中得一法一术成功，但能安乐延寿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离于人也。所谓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止小成之法，识坎离之交配，悟龙虎之飞腾，炼成丹药得以长生住世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离于地也。所谓神仙者，以地仙厌居尘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铅添汞，金精炼顶，玉液还丹，五气朝元，三阳聚顶，功满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阴尽阳纯，身外有身，脱质升仙，超凡入圣，谢绝尘世，以归三岛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离于神也。所谓天仙者，以神仙厌居三岛，得大成之法，内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间有行，功行满足，授天书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离于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炼丹为急。吾有《洞仙歌》二十二首，君宜谨记之：‘丹之始，无上元君授圣主。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炼身冲举。’‘丹之祖，生育三才运今古。隐在鄱湖山泽间，志士采来作丹母。’‘丹之父，晓来飞上扶桑树。万道霞光照太虚，调和兔髓可烹煮。’‘丹之母，金晶莹洁夜三五。乌兔搏掇不终朝，炼成大药世无比。’‘丹之胎，乌肝兔髓毓真胚。一水三汞三砂质，四五三成明自来。’‘丹之兆，三日结胎方入妙。万丈红光贯斗牛，五音

六律随时奏。’‘丹之质，红紫光明人莫识。元自虚无黍米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’‘丹之灵，十月脱胎丹始成。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换形骨身长生。’‘丹之圣，九年炼成五霞鼎。药力加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’‘丹之室，上弦七兮下弦八，中虚一吋号明堂，产出灵苗成金液。’‘丹之釜，垣廓坛炉须坚固。内外护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产盘古。’‘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岛。上安垣廓护金炉，立炼龙膏并虎脑。’‘丹之火，一日时辰十二个。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进退莫太过。’‘丹之水，器凭胜负斯为美。不潮不滥致中和，滋产灵苗吐金蕊。’‘丹之威，红光耿耿冲紫薇。七星灿灿三台烂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’‘丹之窍，天地人兮各有奥。紫薇岳渎及明君，三界精灵皈至道。’‘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。青红赤白黄居中，摄瑞招祥神自在。’‘丹之用，真土真铅与真汞。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凭水火静中动。’‘丹之融，阴阳配合在雌雄。龙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’‘丹之理，龙膏虎髓灵无比。二家交媾仗黄精，屯蒙进退全终始。’‘丹之瑞，小无其内大无外。放弥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来黍珠内。’‘丹之完，玉皇捧禄要天缘。等闲岂许凡人泄，万劫之中始一传。’”真君曰：“多谢指迷。敢问仙丈，五仙之中，已造到何仙地位？”吴君曰：“小老山野愚蒙，功行殊欠，不过得小成之功，而为地仙耳。若于神仙天仙，虽知门路，无力可攀。”遂将烧炼秘诀，并白云符书，悉传与真君。

真君顿首拜谢，相辞而归，回至家中，厌居闹市，欲寻名山胜地，以为栖身之所。闻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，名璞，字景纯，明阴阳风水之道，遨游江湖。真君敬访之。璞一日早起，见鸦从东南而鸣，遂占一课，断曰：“今日午时，当有一仙客

许姓者，到我家中，欲问择居之事。”至日中，家童果报客至。璞慌忙出迎，礼罢，分宾而坐。璞问曰：“先生非许姓，为卜居而来乎？”真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璞曰：“某今早卜卦如此，未知然否？”真君曰：“诚然。”因自叙姓名，并道卜居之意。璞曰：“先生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非尘中人物富贵之地，不足居先生，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昔吕洞宾居庐山而成仙，鬼谷子居云梦而得道，今或无此吉地么？”璞曰：“有！但当遍历耳。”于是命童仆收拾行囊，与真君同游江南诸郡，采访名山。一日行至庐山，璞曰：“此山嵯峨雄壮，湖水还东，紫云盖顶，累代产升仙之士。但山形属土，先生姓许，羽音属水，水土相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。”又行至饶州鄱阳，地名傍湖，璞曰：“此傍湖富贵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”真君曰：“此地气乘风散，安得拟大富贵耶？”璞曰：“相地之法，道眼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凭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势；法眼者，执天星河图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。吉凶富贵之地，天地所秘，神物所护，苟非其人，见而不见。俗云：‘福地留与福人来’，正谓此也。”真君曰：“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记，以为他日之验？”郭璞乃题诗一首为记，云：“行尽江南数百州，惟有傍湖出石牛。雁鹅夜夜鸣更鼓，鱼鳖朝朝拜冕旒。离龙隐隐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艮流。后代福人来遇此，富贵绵绵八百秋。”

许郭二人离了鄱阳，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，有一人姓王，名朔，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。见许郭二人登山采地，料必异人，遂迎至其家，询姓名已毕，朔留二人宿于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感其殷勤，乃告之曰：“子相貌非凡，可传吾术。”遂密授修炼仙方。郭璞曰：“此居山水秀丽，宜为道院，以作养真之

地。”王朔从其言，遂盖起道院，真君援笔大书“迎仙院”三字，以作牌额。王朔感戴不胜，二人相辞而去。遂行至洪都西山，地名金田，则见：

嵯嵯峨峨的山势，突突兀兀的峰峦活活泼泼的青龙，端端正正的白虎圆圆净净的护沙，湾湾环环的朝水。山上有苍苍郁郁的虬髯美松，山下翠翠青青的凤尾修竹，山前有软软柔柔的龙须嫩草，山后有古古怪怪的鹿角枯樟。也曾闻华华采采的鸾吟，也曾闻昂昂藏藏的鹤唳，也曾闻咆哮咆哮的虎啸，也曾闻呦呦诜诜的鹿鸣。这山呵！比浙之天台更生得奇奇绝绝，比闽之武夷更生得岌岌巍巍，比池之九华更生得迤迤邐邐，比蜀之峨眉更生得秀秀丽丽，比楚之武当更生得尖尖圆圆，比陕之终南更生得巧巧妙妙，比鲁之泰山更生得蜿蜒蜿蜒，比广之罗浮更生得苍苍奕奕。真个是天下无双胜境，江西第一名山。万古精英此处藏，分明是个神仙宅。

却说郭璞先生，行到山麓之下，前观后察，左顾右盼，遂将罗经下针，审了方向，抚掌大笑曰：“璞相地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妙！若求富贵，则有起歇；如欲栖隐，大合仙格。观其冈阜厚圆，位坐深邃，三峰壁立，四环云拱，内外勾锁，无不合宜。大凡相地兼相其人，观君表里正与地符。且西山属金，以五音论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属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长生之局，舍此无他往也。但不知此地谁人为主？”傍有一樵夫指曰：“此地乃金长者之业。”真君曰：“既称长者，必是善人。”二人径造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欢若平生。金公问曰：“二位仙客，从何而至？”郭璞曰：“小子姓郭，名璞，略晓阴阳之术。因此位道友姓许，名逊，欲求栖隐之地，偶采宝庄，正合仙格，欲置一舍，以为修炼之所，不知尊翁肯慨诺否？”金公曰：

“第恐此地偏小，不足以处许君，如不弃，并寒庄薄地数亩悉当相赠。”真君曰：“愿订价多少？惟命是从。”金公曰：“大丈夫一言，万金不易，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”乃与真君索大钱一文，中破之，自收其半，一半付还真君。真君叩头拜谢，三人分别而去。于是真君辞了郭璞，择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，凡数十口，徙于西山，筑室而居焉。金公后封为地主真官。金氏之宅，即今玉隆万寿宫是也。

却说真君日以修炼为事，炼就金丹，用之可以点石为金，服之可以却老延年。于是周济贫乏，德义彰播。时晋武帝西平蜀，东取吴，天下一统，建元太康。从吏部尚书山涛之奏，诏各郡保举孝廉贤能之士。豫章郡太守范甯，见真君孝养二亲，雍睦乡里，轻财利物，即保举真君为孝廉。武帝遣使臣束帛赍诏，取真君为蜀郡旌阳县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远离，上表辞职。武帝不允，命本郡守催迫上任。捱至次年，真君不得已辞别父母妻子，只得起程。真君有二姊，长姊事南昌盱君，夫早丧，遗下一子盱烈，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虑其姊孀居无倚，遂筑室于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于是母子得闻妙道。真君临行，谓姊曰：“吾父母年迈，妻子尚不知世务，贤姊当代弟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隐客相过者，可以礼貌相待。汝子盱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风，使与我同往任所。”盱母曰：“贤弟好去为官，家下一应事体为姊的担当，不劳远念！……”言未毕，忽有一少年上堂，长揖言曰：“吾与盱烈哥哥，皆外甥也，何独与盱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？”真君视其人，乃次姊之子，复姓钟离，名嘉，字公阳，新建县象牙山西里人也。父母俱早丧，自幼依于真君。为人气象恢弘，德性温雅，至是欲与真君同行，真君许之。于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，从此以立。真君

又呼其妻周夫人告之曰：“我本无心功名，奈朝廷屡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二亲老迈，汝当朝夕侍奉，调护寒暑，克尽汝子妇之道！且儿女少幼，须不时教训，勤以治家，俭以节用，此是汝当然事也。”周夫人答曰：“谨领教！”言毕，拜别而行，不在话下。

话说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饥荒，民贫不能纳租。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责甚严，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石为金，暗使人埋于县衙后圃，一旦拘集贫民未纳租者，尽至阶下，真君问曰：“朝廷粮税，汝等缘何不纳？”贫民告曰：“输纳国税，乃理之常，岂敢不遵。奈因饥荒，不能纳尔。”真君曰：“既如此，吾罚汝等在于县衙后圃，开凿池塘，以作工数，倘有所得，即来完纳。”民皆大喜，即往后圃开凿池塘，遂皆拾得黄金，都来完纳，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邻郡闻风者，皆来依附，遂至户口增益。按《一统志》旌阳县属汉州，真君飞升后，改为德阳，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。其地赖真君点金，故至今尚富，这话休题。那时民间又患瘟疫，死者无数，真君符咒所及，即时痊愈。又怜他郡病民，乃插竹为标，置于四境溪上，焚符其中，使病者就而饮之，无不痊愈。其老幼妇女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归家饮之，亦复安痊。郡人有诗赞曰：百里桑麻知善政，万家烟井沐仁风。明悬藻鉴秋阳暴，清逼冰壶夜月溶。符置江滨驱痼病，金埋县圃起民穷。真君德泽于今在，庙祀巍巍报厥功。

却说成都府有一人，姓陈，名勋，字孝举。因举孝廉，官居益州别驾。闻真君传授吴猛道法，今治旌阳，恩及百姓，遂来拜谒，愿投案下，充为书吏，使朝夕得领玄教。真君见其人，气清色润，遂付以吏职。既而见勋有道骨，乃引勋居门下为弟子，看守药炉。又有一人姓周，名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也。乃

吴都督周瑜之后，游巴蜀云台山，粗得汉天师驱精斩邪之法。至是闻真君深得仙道，特至旌阳县投拜真君为师，愿垂教训。真君纳之，职掌雷坛。二人自是得闻仙道之妙。真君任旌阳既久，弟子渐众，每因公馀无事，与众弟子讲论道法。

却说晋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强横，浊乱中原，那五胡？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，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先是汉魏以来，收服夷狄，诸胡多居塞内。太子洗马江统劝武帝徙于边地，免后日夷狄乱华之祸，武帝不听。至是果然侵乱晋朝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贾后横恣，杀戮大臣。真君乃谓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遂解官东归，百姓闻知，扳辕卧辙而留，泣声震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谓其民曰：“吾非肯舍汝而去，奈今天下不久大乱，吾是以为保身之计。尔等子民，各务生业！”百姓不忍，送至百里之外，或数百里，又有送至家中，不肯回者。真君至家，拜见父母妻子，合家相庆，喜不自胜。即于宅东空地结茅为屋，状如营垒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从真君之姓，故号许氏营。

却说真君之妻周夫人对真君言：“女姑年长，当择佳配。”真君曰：“吾久思在心矣。”遍观众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黄，名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也。乃御史中丞黄辅之子。其人忠信纯笃，有受道之器。真君遂令弟子周广作媒，仁览稟于父母，择吉备礼，在真君宅上成婚。满月后，稟于真君同仙姑归家省亲。仙姑克尽妇道，仁览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复拜辞父母，敬从真君求仙学道。

却说吴真君猛时年一百二十馀岁矣，闻知真君解绶归家，自西安来相访。真君整衣出迎，坐定叙阔，命筑室于宅西以居

之。一日忽大风暴作，吴君即书一符，掷于屋上，须臾见有一青鸟衔去，其风顿息。真君问曰：“此风主何吉凶？”吴君曰：“南湖有一舟经过，忽遇此风，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，吾以此止之。”不数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带，头戴幅巾，进门与二君施礼曰：“姓彭，名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也。自少举孝廉，官至晋朝尚书左丞。因见天下将乱，托疾辞职，闻许先生施行德惠，参悟仙机，特来拜投为师。昨过南湖，偶遇狂风大作，舟几覆，吾乃呼天号救，俄有一青鸟飞来，其风顿息。今日得拜仙颜，实乃万幸！”真君即以吴君书符之事告之，彭抗拜谢不胜，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见真君一子未婚，愿将女胜娘为配，真君从之。自后待彭抗以宾礼，尽以神仙秘术付之。东明子有诗云：

“二品高官职匪轻，一朝抛却拜仙庭；
不因懿戚情相厚，彭老安能得上升？”

此时真君传得吴猛道术，犹未传谶母飞步斩邪之法。有太白金星奏闻玉帝：“南昌郡孽龙将为民害，今有许逊原系玉洞真仙降世，应在此人收伏，望差天使赍赐斩妖神剑，付与许逊，助斩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”玉帝闻奏，即宣女童二人将神剑二口，赍至地名柏林，献于许逊，宣上帝之命，教他斩魅除妖，济民救世。真君拜而受之，回顾女童，已飞升云端矣。后人诗叹曰：坚金烈火炼将成，削铁吹毛耀日明。玉女捧来离紫府，江湖从此水流腥。

且说江南有一妖物，号曰“孽龙”。初生人世，为聪明才子，姓张，名酷。因乘船渡江，偶值大风，其船遂覆。张酷溺

于水中，彼时得附一木板，随水漂流，泊于沙滩之上。肚中正饿，忽见明珠一颗，取而吞之。那珠不是别的珠，乃是那火龙生下的卵。吞了这珠却不饿了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，过了一月有馀，脱胎换骨，遍身尽生鳞甲，止有一个头，还是人头。其后这个畜生，只好在水中戏耍，或跳入三级巨浪，看鱼龙变化；或撞在万丈深潭，看虾鳖潜游。不想火龙见了，就认得是他儿子，嘘了一口气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来，即能千变万化，于是呼风作雨，握雾撩云。喜则化人形而淫人间之女子，怒则变精怪而兴陆地之波涛。或坏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船，取人金珠，为人间大患。诞有六子，数十年间，生息蕃盛，约有千馀。兼之族类蛟党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数郡滚出一个大中海。

一日，真君炼丹于艾城之山，有蛟党辄兴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钉于石壁，今钉蛟石犹在。又挥起宝剑，将一蛟斩讫。不想那孽龙知道杀了他的党类，一呼百集，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团儿。孽龙道：“许逊恁般可恶，欲诛吾党，不报此仇，生亦枉然！”内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龙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说道：“不消费心，等我们去，把那许逊抓将来，碎尸万段，以泄其恨。”孽龙道：“闻得许逊传授了吴猛的法术，甚有本事，还要个有力量的去才好。”内有一长蛇精说道：“哥哥，等我去来。”孽龙道：“贤弟到去得。”于是长蛇精带了百十个蛟党，一齐冲奔许氏之宅，一字阵儿摆开，叫道：“许逊敢与我比势么？”真君见是一伙蛟党，仗剑在手问云：“你这些孽畜，有基本事，敢与我相比？”长蛇精道：“你听我说：鳞甲棱层气势雄，神通会上显神通。开喉一旦能吞象，

伏气三年便化龙。巨口张时偏作雾，高头昂处便呼风。身長九万人知否，绕遍昆仑第一峰。”

长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扬威，众蛟党一齐踊跃，声声口口说道：“你不该杀了我家人，定不与你干休！”真君曰：“只怕你这些孽畜逃不过我手中宝剑。”那长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阵大风，又只见：视之无影，听之有声，噫大块之怒号，传万窍之跳叫。一任他乒乓磅磅，栗栗烈烈，撼天阙，摇地轴，九天仙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白白，红红黄黄，翻大海，搅长江，四海龙王同缩颈。雷轰轰，电闪闪，飞的是沙，走的是石，直恁的满眼尘霾春起早；云惨惨，雾腾腾，折也乔林，不也古木，说甚么前村灯火夜眠迟。忽喇喇前呼后叫，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龙楼凤阁，也教他万瓦齐飞；吉都都横冲直撞，乱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难道是一毛不拔。纵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谓其乘之而浪破千层；虽列子之泠然，吾未见其御之而旬有五日。正是：

万里尘沙阴晦暝，几家门户响敲推！
多情折尽章台柳，底事掀开社屋茅？
真个好一阵大风也！

真君按剑在手，叱曰：“风伯等神，好将此风息了！”须臾之间，那风寂然不动。谁知那些孽怪，又弄出一番大雨来，则见：石燕飞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云中泻下，就似倾盆；忽喇的空里注来，岂因救旱。逼逼剥剥，打过那园林焦叶，东一片，西一片，翠色阑珊；淋淋筛筛，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，下一瓣，红妆零乱。沟面洪盈，倏忽间漂去高凤庭前麦；檐头

长溜，须臾里洗却周武郊外兵。这不是鞭将蜥蜴，碧天上祈祷下的甘霖；这却是驱起鲸鲵，沧海中喷将来的唾沫。正是：

茅屋人家烟火冷，梨花庭院梦魂惊；
渠添浊水通鱼入，地秀苍苔滞鹤行。

真个好一阵大雨也！

真君又按剑叱曰：“雨师等神，好将此雨止了！”那雨一霎时间半点儿也没了。真君乃大显法力，奔往长蛇精阵中，将两口宝剑挥起，把长蛇精挥为两段。那伙蛟党，见斩了蛇精，各自逃生，真君赶上，一概诛灭。径往群蛟之所，寻取孽龙。那孽龙闻得斩了蛇精，伤了许多党类，心里那肯干休。就呼集一党蛟精，约有千百之众，人多口多，骂着真君；“骚道，野道，你不合这等上门欺负人！”于是呼风的呼风，唤雨的唤雨，作雾的作雾，兴云的兴云，攫烟的攫烟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齐奔向前来。真君将两口宝剑，左砍右斫，那蛟党多了，怎生收伏得尽。况真君此时未传得谶母飞腾之法，只是个陆地神仙。那孽龙到会变化，冲上云霄，就变成一个大鹰儿。真个：爪似铜钉快利，嘴似铁钻坚刚。展开双翅欲飞扬，好似大鹏模样。云里叫时声大，林端立处头昂。纷纷鸟雀尽潜藏，那个飞禽敢挡！只见那鹰儿在半空展翅，忽喇地扑将下来，到把真君脸上搥了一下，搥得血流满面。真君忙挥剑斩时，那鹰又飞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没奈何，只得转回家中。那些蛟党见伤得性命多了，亦各收阵回自去。

却说真君见孽龙神通广大，敬来吴君处相访，求其破蛟之策。吴君曰：“孽龙久为民害，小老素有翦除之心。但恨道法

未高，莫能取胜。汝今既擒蛟党，孽龙必然忿怒，愈加残害，江南休矣。”真君曰：“如此奈何？”吴君曰：“我近日闻得镇江府丹阳县，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谌母，深通道术，吾与汝同往师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后除此妖物，未为晚也。”真君闻言大喜，遂整行囊与吴君共往黄堂，谒见谌母。谌母曰：“二公何人？到此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弟子许逊、吴猛，今因江南有一孽龙精，大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灭，奈法术殊欠。久闻尊母道传无极，法演先天，径来恳求，望指示仙诀，实乃平生之至愿也！”言讫，拜伏于地。谌母曰：“二公请起，听吾言之。君等乃夙稟奇骨，名在天府。昔者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山东曲阜县兰公之家，谓兰公曰：‘后世晋代当出一神仙，姓许，名逊，传吾至道，是为众仙之长。’遂留下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，并飞步斩邪之法，传与兰公。复令兰公传我，兰公又使我收掌，以待汝等，积有四百余年矣。子今既来，吾当传授于汝。”于是选择吉日，依科设仪付出铜符铁券、金丹宝鉴，并正一斩邪之法、三五飞腾之术，及诸灵章秘诀，并各样符，悉以传诸许君。今净明法五雷法之类，皆谌母所传也。谌母又谓吴君曰：“君昔者以神方为许君之师，今孝悌王之道，唯许君得传，汝当退而反师之也。”真君传道已毕，将欲辞归，心是暗想：“今幸得闻谌母之教，每岁必当谒拜，以尽弟子之礼。”此意未形于言，谌母已先知矣，乃对真君曰：“我今还帝乡，子不必再来谒也。”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而掷，其茅随风飘然。谌母谓真君曰：“子于所居之南数十里，看香茆落于何处，其处立吾庙宇，每岁逢秋，一至吾庙足矣！”谌母言罢，空中忽有龙车凤辇来迎，谌母即凌空而去。其时吴、许二君望空拜送，即还本部。遂往寻飞茆之迹，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觅得香茆，

已丛生茂盛，二君遂于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黄堂名之。令匠人塑谯母宝像，严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，必往朝谒。即今崇真观是也，朝谒之礼犹在。真君亦于黄堂立坛，悉依谯母之言，将此道法传授吴君。吴君反拜真君为师。自此二人始有飞腾变化之术。回至小江，寓客店，主人宋氏见方外高人，不索酒钱，厚具相待，二君感其恭敬，遂求笔墨画一松树于其壁上而去。自二君去后，其松青郁如生，风动则其枝摇摇，月来则其彩淡淡，露下则其色湿湿，往来观者，日以千计。去则皆留钱谢之，宋氏遂至巨富。后江涨堤溃，店屋俱漂，惟松壁不坏。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，心甚怒。又闻吴君同真君住黄堂学法，于是命蛟党行入吴君所居地方，残害生民，为灾降祸。真君回至西宁，闻蛟孽腥风袭人，责备社伯：“汝为一县鬼神之主，如何纵容他为害？”社伯答曰：“妖物神通广大，非小神能制。”再三谢罪。忽孽龙精见真君至，统集蛟党，涌起十数丈水头。那水波涛泛涨，怎见得好狠？只听得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道路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泠泠如漱玉，滚滚似鸣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涡圆。低低凸凸随流荡，大势弥漫上下连。

真君见了这等大水，恐损坏了居民屋宇田禾，急将手中宝剑，望空书符一道，叫道：“水伯，急急收水！”水伯收得水迟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“常言泼水难收，且从容些！”真君欲责水伯，水伯大惧，须臾间将水收了，依旧是平洋陆地。真君提着宝剑径斩孽龙，那孽龙变作一个巡海夜叉，持枪相迎，这一场好杀：

真君剑砍，妖怪枪迎；剑砍霜光喷烈火，枪迎锐气迸愁云。

一个是洋子江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个扬威耀武欺天律，这一个御暴除灾转法轮。真仙使法身驱雾，魔怪争强浪滚尘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洪都百万民。

那些蛟党见孽龙与真君正杀得英雄，一齐前来助战。忽然弄出一阵怪砂来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只见：

似雾如烟初散漫，纷纷蔼蔼下天涯白茫茫到处难开眼，昏昏暗暗飞时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采药的仙童不见家；细细轻飘如麦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世间朦胧山顶暗，长空迷没太阳遮；不比尘嚣随骏马，难言轻软衬香车；此沙本是无情物，登时刮得眼生花。

此时飞沙大作，那蛟党一齐呐喊，真君呵了仙气一口，化作一阵雄风，将沙刮转。吴君在高阜之上，观看妖孽，更有许大神通；于是运取掌心蛮雷，望空打去。虽风运之掌上，震之云间，魑魍置置可畏，轰轰划划初闻。烧起谢仙之火烈，推转阿香之车轮。音赫赫，就似撞八荒之鼓，音闻天地；声惶惶，又如放九边之炮，响振军屯。使刘先主失了双箸，教蔡元中绕遍孤坟。闻之不及掩耳，当之谁不销魂！真个天仙手上威灵振，蛟魅胸中心胆倾。

那些群孽，闻得这个法雷，惊天动地之声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更见那真君两口宝剑，寒光闪闪，杀气腾腾，孽龙当抵不住，就收了夜叉之形，不知变了个甚么物件，潜踪遁走。真君乃舍了孽龙，追杀蛟党，蛟党四散逃去。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见。路逢三老人侍立，真君问曰：“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踪迹，汝三老曾见否？”老人指曰：“敢伏在前桥之下？”真君闻言，遂至桥侧，仗剑叱之，蛟党大惊，奔入大江，藏于深渊。真君乃即书符数道，敕遣符使驱之。蛟孽不

能藏隐，乃从上流奔出，真君挥剑斩之，江水俱红，此二蛟皆孽龙子也。今鄂渚有三圣王庙，桥名伏龙桥，渊名龙窝，斩蛟处名上龙口。

真君复回至西宁，怒社伯不能称职，乃以铜锁贯其祠门，禁止民间不许祭享。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，居民祭祀者亦少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人姓毛，兄弟三人，即指引真君桥下斩蛟者。今封叶佑侯，血食甚盛。真君见吴君曰：“孽龙潜逃，蛟党奔散，吾欲遍寻踪迹，一并诛之。”吴君曰：“君自金陵远回，令椿萱大人，且须问省。吾谅此蛟孽，有师尊在，岂能复恣猖狂，待徐徐除之！”于是二君回过丰城县杪针洞。真君曰：“后此洞必有蛟螭出入，吾当镇之。”遂取大杉木一根，书符其上以为楔，至今其楔不朽。又过奉新县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积水不竭。真君曰：“此溪乃蛟龙所藏之处。”遂举神剑劈破溪傍巨石，书符镇之，今镇蛟石犹在。又过新建县，地名叹早湖，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党奴隶，散入田中，噍人之血。真君恶之，遂将药一粒，投于湖中，其蛭永绝。今名药湖。复归郡城，转西山之宅。回见父母，一家具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屡败孽龙，仙法愈显，德著人间，名传海内。时天下求为弟子者不下千数，真君却之不可得，乃削炭化为美妇数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寝处。次早验之，未被炭妇污染者得十人而已。先受业者六人：陈勋，字孝举，成都人。周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。黄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，真君之婿。彭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，其女配真君之子。盱烈，字道微，南昌人，真君外甥。钟离嘉，字公阳，新建人，真君外甥。后相从者四人：曾亨，字典国，泗水人。骨秀神慧，孙登见而异之，及潜心学道，

游于江南，居豫章之丰城真阳观，闻真君道法，投于门下。时荷，字道阳，巨鹿人。少出家，居东海沐阳院奉仙观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遇神人授以胎息导引之术，颇能辟谷，亦能役使鬼神。慕真君之名，徒步踵门，愿充弟子。甘战，字伯武，丰城人。性喜修真，不求闻达，径从真君学道。施岑，字太玉，沛郡人。其父施朔仕吴，因移居于九江赤乌县。岑状貌雄杰，勇健多力，时闻真君斩蛟立功，喜而从之。真君使与甘战各持神剑，常侍左右。这弟子十人，不被炭妇染污。真君嘉之，凡周游江湖，诛蛟斩蛇，时刻相从，即异时上升诸徒也。其馀被炭妇所污者，往往自愧而去。今炭妇市犹在。真君谓施岑、盱烈曰：“目今妖孽为害，变化百端，无所定向。汝二人可向鄱阳湖中追而寻之。”施盱欣然领命，仗剑而去。夜至鄱阳湖中，登石台之上望之，今饶河口有眺台，俗呼为钓台，非也，此盖施盱眺望妖蜃出没之所耳。其时但见一物隐隐如蛇，昂头摆尾，横亘数十里。施岑曰：“妖物今在此乎？”即拔剑挥之，斩其腰。至次日天明视之，乃蜈蚣山也。至今其山断腰，仙迹犹在。施岑谓盱烈曰：“黑夜吾认此山，以为妖物，今误矣，与汝尚当尽力追寻！”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杀败，更伤了二子，并许多族类，咬牙嚼齿，以恨真君。聚集众族类商议，欲往小姑潭求老龙报仇。众蛟党曰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孽龙乃奔入小姑潭深底。那潭不知有几许深，谚云：“大姑阔万丈，小姑深万丈。”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龙到万丈潭底，只见水泛泛漫天，浪层层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虽是个中流砥柱，江下面有一所老龙潭，却似个不朽龙宫。那龙宫盖的碧磷磷鸳鸯瓦，围的光闪闪孔雀屏，垂的疏朗朗翡翠帘，摆的弯环环虎皮椅。只见老龙坐在虎椅之上，龙女侍在堂下，

龙兵绕在宫前，夜叉立在门边，龙子龙孙列在阶上。真是个江心渺渺无双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说那老龙出处，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，骑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贪毒，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堕尊者。尊者养他在钵盂里，养了千百年，他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来，就吃了张果老的驴，伤了周穆王的八骏。朱漫淫心怀不忿，学就个屠龙之法，要下手着他，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后园之中橘子里面。那两个着棋的老儿想他做龙脯，他又走到葛陂中来，撞着费长房打一棒，他就忍着疼奔走华阳洞去。那晓得吴淖的斧子又利害些，当头一劈，受了老大的亏苦，头脑子虽不曾破，却失了项下这一颗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因此上拜了小姑娘娘，求得这所万丈深潭，盖造个龙宫，恁般齐整。

却说那孽龙奔入龙宫之内，投拜老龙，哭哭啼啼，告诉前情。说道许逊斩了他的儿子，伤了他的族类，苦苦还要擒他。言罢，放声大哭，那龙宫大小，那一个不泪下。老龙曰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许逊既这等可恶，待我拿来与你复仇！”孽龙曰：“许逊传了谌母飞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斩邪之剑，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老龙曰：“他纵有飞步之法，飞我老龙不过；他纵有斩邪之剑，斩我老龙不得！”于是即变作个天神模样，三头六臂，黑脸獠牙，则见身穿着重重铁甲，手提着利利钢叉。头戴着金盔，闪闪耀红霞，身跨着奔奔腾腾的骏马。雄纠纠英风直奋，威凛凛杀气横加。一心心要与人报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那老龙打扮得这个模样，巡江夜叉、守宫将卒，人人喝采，个个称奇，道：“好一个壮束！”孽龙亦摇身一变，也变作天神模样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则见：面乌乌赵玄坛般黑，身挺挺邓天王般长；手持张翼德丈八长枪，就好似斗口灵官的形状；口吐出葛仙真君腾腾火焰，

头放着华光菩萨的闪闪豪光威风凛凛貌堂堂，不比前番模样。那孽龙打扮出来，龙宫之内，可知人人喝采，个个夸奇。两个龙妖一齐打个旋风，奔上岸来。老龙居左，孽龙居右，蛟党列成阵势，准备真君到来迎敌。不在话下。

施岑与盱烈从高阜上一望见那妖气弥天，他两个少年英勇，也不管他势头来得大，也不管他党类来得多，就掣手中宝剑跳下高阜来，与那些妖怪大杀一场。施盱二人，虽传得真君妙诀，终是寡不敌众，三合之中，当抵不住，败阵而走。老龙与孽龙随后赶杀，施岑大败，回见真君，具说前事。真君大怒，遂提着两口宝剑，命甘战、时荷二人同去助阵，驾一朵祥云，径奔老龙列阵之所。那孽龙见了，自古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”，就提那长枪，径来枪着真君，老龙亦举起钢叉径来叉着真君。好一个真君，展开法力，就两口宝剑，左遮右隔，只见这一边挥宝剑，对一枝长枪，倍增杀气；那一边挥宝剑，架一管钢叉，顿长精神。这一边砍将去，就似那吕梁泻下的狂澜，如何当抵？那一边斫将去，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块，怎样支撑？这一边施高强武艺，杀一个鹞入鸦群那一边显凛烈威风，杀一个虎奔羊穴。这一边用一个风扫残红的法子，杀得他落花片片坠红泥；那一边使一个浪滚陆地的势儿，杀得他尘土茫茫归大海。真个是拨开覆地翻天手，要斩兴波作浪邪。

二龙与真君混战，未分胜败，忽翻身腾在半空，却要呼风唤雨，飞砂走石，来捉真君。此时真君已会腾云驾雾，遂赶上二龙，又在半空中杀了多时，后落下平地又战。那些蛟党，见真君法大，二龙渐渐当抵不住，一齐掩杀过来。时荷、甘战二人，乃各执利剑，亦杀入阵中。你看那师徒们横冲直撞，那些妖孽怎生抵敌得住？那老龙力气不加，三头中被真君伤了一头，六臂中被真君断

了一臂，遂化阵清风去了。孽龙见老龙败阵，心中慌张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阵清风望西而去。其余蛟党，各自逃散。有化作螽斯，在麦陇上蹦蹦剥剥跳的；有化作青蝇，在棘树上嘈嘈杂杂闹的；有化作蚯蚓，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扰扰嚷嚷采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云霄里轻轻款款飞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声，不做气，躲在田傍下的。彼时真君追赶妖孽，走在田傍上经过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傍踹开。只见一道妖气，迸将出来。真君急忙看时，只见一个土狗子躲在那里。真君将剑一挥，砍成两截，原来是孽龙第五子也。后人诗叹曰：自笑蛟精不见机，苦同仙子两相持；今朝挥起无情剑，又斩亲生第五儿。

却说真君斩了孽龙第五子，急忙追寻孽龙，不见踪影。遂与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吴君谓真君曰：“目今蛟党还盛，未曾诛灭，孽龙有此等助威添势，岂肯罢休！莫若先除了他的党类，使他势孤力弱，一举可擒，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谓也。”真君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即同施岑、甘战、盱陈勋、烈、钟离嘉群弟子随己出外追斩蛟党。犹恐孽龙精溃其郡城，留吴君、彭抗在家镇之。于是真君同群弟子，或登高山，或往穷谷，或经深潭，或诣长桥，或历大湖等处，寻取蛟党灭之。

真君一日至新吴地方，忽见一蛟，变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没此处人民。嘘气一口，涨水一尺，嘘气二口，长水二尺。真君大怒，挥剑欲斩之。那蛟孽见了真君，魂不附体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镇蛟之文以禁之，其文曰：

“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终劫始，先地先天。无量法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无遗，白日升仙。神剑落地，符法升天。妖邪丧胆，鬼精逃潜。”其潭至今名曰镇龙潭，石碑犹存。

一日，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闻有巨蛇据山为穴，吐气成云，

长有数里，人畜在气中者，即被吞吸。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，大为民害。施岑登北岭之高而望之，见其毒气涨天，乃叹曰：“斯民何罪，而久遭其害也？”遂稟真君，欲往诛之。真君曰：“吾闻此畜，妖气最毒，搪突其气者，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须待时而往。”良久，俄有一赤乌飞过，真君曰：“可矣。”言赤乌报时，天神至，地神临，可以诛妖。后于其地立观，名候时观，又号赤乌观。且说那时真君引群弟子前至蛇所，其蛇奋然跃出深穴，举首高数十丈，眼若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鳞似金钱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气，则见：冥冥濛濛，比蚩尤迷敌的大雾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规污人的飞尘。飞去飞来，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滚上滚下，又似那泰山岩里吐出的顽云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峰峦岭岫；长空之上，隐藏了日月星辰。弥弥漫漫，涨将开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，当着了十无一生。正是妖蛇吐气三千丈，千里犹闻一阵腥。

真君呼一口仙风，吹散其气。率弟子各挥宝剑，乡人摩旗擂鼓，呐喊振天相助。妖蛇全无惧色，奔将过来，真君运起法雷，劈头打去，兼用神剑一指，蛇乃却步。施岑、甘战二人，奋勇飞步纵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踹其尾，真君先以剑劈破其颡，陈勋再引剑当中腰斩之，蛇腹遂尔裂开。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长有数丈，施岑欲斩之，真君曰：“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见天日，犹不曾加害于民，不可诛之。”遂叱曰：“畜生好去，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！”小蛇惧怯，奔行六七里，闻鼓噪之声，犹反听而顾其母。此地今为蛇子港。群弟子再请追而戮之，真君曰：“既放其生而又追戮之，是心无惻隐也。”蛇子遂得入江。今有庙在新建吴城，甚是灵感。宋真宗敕封“灵顺昭应安济惠泽王”，俗呼曰小龙王庙是也。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，今号积骨洲。真君入海昏，经行之处，皆留坛靖，凡有六处。通候时之地为

七，一曰进化靖，二曰节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华表靖，五曰紫阳靖，六曰霍阳靖，七曰列真靖，其势布若星斗之状，盖以镇压其后也。其七靖今皆为宫观，或为寺院。巨蟒既诛，妖血污剑，于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试其锋，今新建有磨剑池，试剑石犹在。真君谓诸徒曰：“蛟党除之莫尽，更有孽龙精通灵不测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伺隙溃我郡城，恐吴、彭二人莫能慑服，莫若弃此而归。”施岑是个勇士，谓曰：“此处妖孽甚多，再寻几日，杀几个回去却好！”真君曰：“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党又聚作一处，可速归除之！”于是悉离海昏而行。海昏乡人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生祠，四时享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孽龙精果然深恨真君，乘其远出，欲将豫章郡滚成一片海，以报前仇。遂聚集败残蛟党，尚有七八百馀。孽龙曰：“昨夜月离于毕，今夜酉时，主天阴晦，风雨大作，我与尔等，趁此机会，把豫章郡一滚而沉，有何不可？”此时正是午牌时分，吴君猛与彭君抗恰从西山高处，举目一望，只见妖气漫天，乃曰：“许师往外诛妖，不想妖气尽聚于此……”言未毕，忽见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，来见吴君说：“孽龙又聚了八百馀蛟党，欲搅翻江西一郡，变作沧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时分风雨大作之时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，闻得此信，皆来小神庙中，叩头磕脑，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却好，若沉了时节，正是‘泥菩萨落水，自身难保’，还保得别人？伏望尊仙怎生区处！”吴君听说此事，到吃了一大惊，遂与彭君急忙下了山头。吴君谓彭君曰：“尔且仗剑一口，驱使神兵，先往江前、江后寻逻！”彭君去了，吴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坛，取过一个五雷的令牌，仗了一口七星的宝剑，注上一碗五龙吐的净水，念了几句“乾罗恒那九龙破秽真君”的神咒，捏了一个三台的真诀，步了一个

八卦的神罡。乃飞符一道，径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宫太阳帝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阳帝君把这个日轮儿缓缓的沉下，却将酉时翻作午时，就要如鲁阳挥以长戈，即返三舍，虞公指以短剑，却转几分的日子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月值功曹，送至月宫太阴星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阴星君把这个月轮儿缓缓的移上，却将亥时翻作酉时，就要如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，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风伯处投下，叫那风伯今晚将大风息了，一气不要吹嘘，万窍不要怒叫，切不可过江掇起龙头浪，拂地吹开马足尘就树撮将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时值功曹，送至雨师处投下，叫那雨师今晚收了雨脚，休得要点点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淋漓漓洗开苔藓颓山黑雾倾浓墨，倒海冲风泻急湍势似阳侯夸溟海，声如项羽战章邯。又飞符一道，差那律令大神，径到雷神处投下，叫那雷神今晚将五雷藏着，休得要驱起那号令，放出那霹雳，轰轰烈烈，使一鸣山岳震，再鼓禹门开响激天关转，身从地穴来。又飞符一道，差着急脚大神，送至云师处投下，叫他今晚卷起云头，切不可氤氲氤氲，遮掩天地渺渺漠漠，蒙蔽江山。使重重翼凤飞层汉，叠叠从龙出远波太行游子思亲切，巫峡襄王入梦多。吴君遣符已毕，又差那社伯等神，火速报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，慑伏群妖，毋得迟误。吴君调拨已毕，遂亲自仗剑，镇压群蛟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只等待日轮下去，月光上来的酉牌时分，就呼风唤雨，驱云使雷，把这豫章一郡滚沉。不想长望短望，日头只在天上照耀，叫他下去，那日头就相似缚下一条绳子，再也不下去。孽龙又招那月轮上来，这月轮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，再也不上来。孽龙怒起，也不管酉时不酉时，就命取蛟党，大家呼着风来。谁

知那风伯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空中叫道：“孽龙！你如今学这等歪，却要放风，我那个听你！”孽龙呼风不得，就去叫雷神打雷。谁知那雷神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下儿不响。孽龙道：“雷公，雷公！我往日唤你，少可有千百声，今日半点声气不做，敢害哑了？”雷神道：“我到不害哑，只是你今日害颠。”孽龙见雷公不响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叫声：“云师快兴云来！”那云师遵了吴君的符命，把那千岩万壑之云，只卷之退藏于密，那肯放之弥于六合。只见玉宇无尘，天清气朗，那云师还在半空中唱一个“万里长江收暮云”耍子哩。孽龙见云师不肯兴云，且去问雨师讨雨。谁知那雨师亦遵了吴君的符命，莫说是千点万点洒将下来，就是半点儿也是没有的。

孽龙精望日日不沉，招月月不上，呼风风不至，唤雨雨不来，驱雷雷不响，使云云不兴。直激得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遂谓众蛟党曰：“我不要风、云、雷、雨，一小小豫章郡终不然滚不成海？”遂耸开鳞甲，翻身一转，把那江西章江门外，就沉了数十馀丈。吴君看见，即忙飞起手中宝剑，驾起足下祥云，直取孽龙。孽龙与吴君厮战，彭君亦飞剑助敌，在江西城外大杀一场。孽龙招取党类，一涌而至，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，扑头扑脑乱了；在下的变成滚滚的长蛇，遍足乱绕。孽龙更变作个金刚菩萨，长又长，大又大，手执金戈，与吴君彭君混战。好一个吴君！又好一个彭君！上杀个雪花盖顶，战住狂蜂；下杀个枯树盘根，战住长蛇。中杀个鹞子翻身，抵住孽龙。自未时杀起，杀近黄昏。忽真君同着诸弟子到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许逊在此！孽畜敢肆害么？”诸蛟皆有惧色。孽龙见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报前仇。乃谓群蛟曰：“今日遭此大难，我与尔等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！”诸蛟踊跃言曰：“父子兄弟，当拼命一战，胜则同生，败则同死！”遂与孽

龙精力战真君，怎见得利害：愁云蔽日，杀气漫空，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仙子无边法力，妖精许大神通。一个万丈潭中孽怪，舞着金戈；

一个九重天上真仙，飞将宝剑。一个棱棱层层甲鳞竦动，一个变化化手段高强。一个呵一口妖气，雾涨云迷一个吹一口仙风，天清气朗。一个领蛟子蛟孙战真仙，恰好似八十万曹兵鏖赤壁，一个同仙徒仙弟收妖孽，却好似二十八汉将闹昆阳。一个翻江流，搅海水，重重叠叠涌波涛；一个撼乾枢，摇坤轴，烈烈轰轰运霹雳。一个要为族类报了冤仇，一个要为生民除将祸害。正是：两边齐角力，一样显神机；到头分胜败，毕竟有雄雌！

却说孽龙精奋死来战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，以绝祸根。那些蛟党终是心中惧怯，真君的弟子们，各持宝剑，或斩了一两个的，或斩了三四个的，或斩了五六六个的，喷出腥血，一片通红。周广一剑，又将孽龙的第二子斩了。其馀蛟党一个个变化走去，只有孽龙与真君独战，回头一看，蛟党无一人在身旁，也只得跳上云端，化一阵黑风而走。真君急追赶时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众弟子回归。真君谓吴猛曰：“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数百万生灵，尽葬于波涛中矣！”吴君曰：“全仗尊师杀退蛟孽，不然，弟子亦危也。”

却说孽龙屡败，除杀死族类外，六子之中，已杀去四子。众蛟党恐真君诛己，心怏怏不安，尽皆变去。止有三蛟未变，三蛟者：二蛟系孽龙子，一蛟系孽龙孙，藏于新建洲渚之中。其馀各变形为人，散于各郡城市镇中，逃避灾难。一日，有真君弟子曾亨入于城市，见二少年，状貌殊异，鞠躬长揖，向曾亨问曰：“公非许君高门乎？”曾亨曰：“然。”既而问少年曰：“君是何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仆家居长安，累世崇善。远闻许公深有道术，

诛邪斩妖，必仗神剑，愿闻此神剑，有何功用？”曾亨曰：“吾师神剑，功用甚大，指天天开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则失度，指江河则逆流。万邪不敢当其锋，千妖莫能撓其锐。出匣时，霜寒雪凛耀光处，鬼哭神愁，乃天赐之至宝也！”少年曰：“世间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当贤师神剑，而不为其所伤？”曾亨戏谓之曰：“吾师神剑，惟不伤冬瓜、葫芦二物耳，其余他物皆不能当也。”少年闻言，遂告辞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变也。蛟精一闻冬瓜、葫芦之言，尽说与党类知悉。真君一日以神剑授弟子施岑、甘战，令其遍寻蛟党诛之。蛟党以甘、施二人寻追甚紧，遂皆化为葫芦、冬瓜，泛满江中。真君登秀峰之巅，运神光一望，乃呼施岑、甘战谓曰：“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芦、冬瓜，乃蛟精馀党也，汝二人可履水内斩之！”于是施岑、甘战飞步水上，举剑望葫芦乱砍。那冬瓜、葫芦乃是轻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恼之间，忽有过往大仙在虚空中观看，遂令社伯之神，变为一八哥鸟儿，在施岑、甘战头上叫曰：“下剔上，下剔上。”施岑大悟，即举剑自下剔上，满江蛟党，约有七百馀性命，连根带蔓，悉无噍类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变为红滚滚波涛。止有三蛟未及变形者，因而获免。真君见蛟党尽诛，遂封那八哥鸟儿头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儿头上，皆有一冠。真君斩尽蛟党，后人诗叹曰：神剑棱棱辟万邪，碧波江上砍葫瓜。孽龙党类思翻海，不觉江心杀自家。

且说孽龙精所生六子，已诛其四。蛟党千馀，俱被真君诛灭。止有第三子，与第六子，并有一长孙藏于新建县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。及闻真君尽诛其蛟类，乃大哭曰：“吾父未知下落，今吾等兄弟六人，传有子孙六七百，并其族类，共计千馀。今皆被许逊剿灭，止留我兄弟二人，并一侄在此。吾知许逊道法高

妙，岂肯容我叔侄们性命？不如前往福建等处，逃躲残生，再作区处。”正欲起行，忽见真君同弟子甘战、施岑卒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见一道妖气冲天而起，乃指与甘、施二人曰：“此处有蛟党未灭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绝其根！”真君遂与甘、施二人，飞步而行，蹑踪追至半路，施岑飞剑斩去一尾。追至福建延平府，地名茶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于深潭之中。真君召乡人谓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于此潭，吾今将竹一根，插于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镇压之，不许残害生民。汝等居民，勿得砍去！”言毕，即将竹插之，嘱曰：“此竹若罢，许汝再生此竹若茂，不许再出！”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则复生一笋，成竹替换复茂，今号为“许真君竹”。至今其竹一根在。往来舟船，有商人见其蛟者，其蛟无尾。更有一蛟被真君与甘、施二人，赶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。有一寺名怀玉寺，其寺有一长老，法名全善禅师，在法堂诵经，忽见一少年走入寺中，哀告曰：“吾乃孽龙之子，今被许逊剿灭全家，追赶至此，望贤师怜悯，救我一命，后当重报！”长老曰：“吾闻豫章许逊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，何处可躲？”少年曰：“长老慈悲为念，若肯救拔小人，小人当化作粟米一粒藏于贤师掌中，待许逊到寺，贤师只合掌诵经，方保无事。”长老允诺，少年即化为粟米一粒，入于长老掌中躲讫。真君与甘战、施岑二人，赶入寺中，谓长老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赶一蛟精至此，今在何处？可令他出来见我！”长老也不答应，只管合掌拱手，口念真经。真君不知藏在长老掌中，遍寻不见，遂往寺外前后各处寻之，并不见踪迹。施岑曰：“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处寻赶！”

却说蛟精以真君去寺已远，乃复化为少年，拜谢长老曰：

“深蒙贤师活命之恩，无可报答，望贤师分付寺中，着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钟擂鼓，容我报答一二。”长老依言，分付师兄师弟，徒子徒孙等讫。及至三日，只见寺中前后狂风顿起，冷气飕飕，土木自动。长老大惊，谓僧众曰：“吾观孽龙之子，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动钟鼓。今止三日，风景异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语哄我，若不动钟鼓，莫承望他报恩，此寺反遭其害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于是即令僧众撞起那东楼上华钟，那钟儿响了一百单八声，荣荣汪汪，正是梵王宫里鲸声吼，商客舟中夜半闻。又打起那西楼上画鼓，那鼓儿响了一个三起三煞，叮叮咚咚，正是俨若雷鸣云汉上，恍疑鼙吼海涛中。那蛟精闻得钟鼓之声，吃了一惊，即转身又化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来见长老言曰：“吾前日分付寺中，七日勿动钟鼓，意欲将寺门外前后高山峻岭，滚成万亩良田，报答我师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止将高山上略荡得平些，滚有泉出，未及如数，而吾师即动钟鼓，其故何也？”长老以狂风顿起，山动地动为对。那少年不胜叹息。长老乃令人往寺外前后观之，但见高峻之处，皆荡得坦平，滚滚泉流不竭。至今怀玉寺中，不止千顷平坦良田，盖亦蛟精报恩所致。

却说真君离了寺门，遍寻不见蛟精，乃复回高处望之，只见妖气依原还在寺中。乃与甘、施二人，又来寺中寻觅。其蛟精知真君复来，即先化为一僧，拜辞长老言曰：“吾族中有众千馀，皆被许逊诛灭，兄弟六人，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，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”言毕垂泪而别。真君果复至寺中，只见妖气出外，遂乃蹑迹追至建阳，地名叶墩。遥见一僧，知是蛟精所变。乃令甘、施二弟子，追赶至近，甘施意欲斩之，真君连忙喝住曰：“不可，此物虽是害人，今化为僧，

量必改恶迁善。”遂叱曰：“孽畜，我今赦汝前去，汝务要从善修行，勿害生民！吾有谿语，分付与汝，劳心记着：‘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’”分付已毕，遂纵之而去。甘战叱曰：“孽畜，我师父饶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。”施岑亦叱曰：“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师父谿语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。”那僧含羞乱窜而去。脱离了叶墩地方，来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，其僧乃问曰：“此处是何地方？”牧童答曰：“此处地方贵湖，前面一山，名曰仰山。”僧闻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“适间承真君分付：‘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’今到此处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！”遂憩于路旁水田之间。其中间泉水，四时不竭，此地名龙窟，后乃名离龙窟。龙僧即于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禅师。遂建一寺，名仰山寺，其寺当时乏水，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乱指，皆有泉出。其寺田粮亦广，至今犹在。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，名曰：真君观，遥与仰山相对，以镇压之。其观至今犹存。

却说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龙第一子之子，孽龙之长孙也。此蛟直走至福州南台躲避，潜其踪迹。真君命甘、施二弟子，遍处寻索，乃自立于一石上，垂纶把钓，忽觉钓丝若有人扯住一般，真君乃站在石上，用力一扯，石遂裂开。石至今犹在，因名为钓龙石。只见扯起一个大螺，约有二三丈高大，螺中有一女子现出，真君曰：“汝妖也！”那女子双膝跪地告曰：“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。闻尊师传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。故乘螺舟特来相叩。”真君乃指以高盖山，可为修炼之所，且曰：“此山有苦参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将其药投于井中，日饮其水，久则自可成仙。”遂命女子复入螺中，用巽风一口，吹螺舟浮于水面，直到高盖山下。女子乘螺于此，其螺化为大

石，至今犹在。遂登山采取苦参甘草等药，日于井中投之，饮其井泉，后女子果成仙而去。至今其乡有病者，汲井泉饮之，其病可愈。却说施岑、甘战回见真君，言蛟精无有寻处。真君登高山绝顶以望，见妖气一道，隐隐在福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，乃谓弟子曰：“蛟精已入在井中矣！”遂至其寺中，用铁佛一座，置于井上压之。其铁佛至今犹在。真君收伏三蛟已毕，遂同甘战、施岑复回豫章，再寻孽龙诛之。后人诗叹曰：迢迢千里到南闽，寻觅蛟精驾雾云。到年留名留异迹，今人万古仰真君。

却说孽龙既不能滚沉豫章，其族党变为瓜、葫，一概被真君所灭。所生六子，斩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孙，犹未知下落。越思越恼，只得又奔往洋子江中，见了火龙父亲，哭诉其事。火龙曰：“四百年前，孝悌明王传法与兰公，却使兰公传法与谡母，谡母传法与许逊。吾知许逊一生，汝等有此难久矣！故我当时就令了鼋帅，统领虾兵蟹将，要问他追了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之文。谁知那兰公将我等杀败。我彼时少年精壮，也奈何兰公不得，今日有许多年纪，筋力憔悴，还奈得许逊何！这凭你自去。”孽龙叹曰：“今有人说，父不顾子的世界，果然，果然！”火龙骂曰：“畜生，我满眼的孙子，今日被你不长进，败得一个也没了，还来怨我父亲！”遂打将孽龙出来。

孽龙见父亲不与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声大哭。惊动了南海龙王敖钦第三位太子。彼时太子领龙王钧旨，同巡江夜叉全身披挂，手执钢刀，正在此巡逻长江。认得是火龙的儿子，即忙问曰：“你在此哭甚事？”孽龙道：“吾族党千馀，皆被许逊诛灭，父亲又不与我作主，我今累累然若丧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。”太子曰：“自古道：‘家无全犯。’许逊怎么就杀了

你家许多人？他敢欺我水府无人么？老兄且宽心，待我显个手段，擒他报取冤仇！”孽龙道：“许逊传了谶母飞步之法，仙女所赐宝剑，其实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太子曰：“我龙宫有一铁杵，叫做如意杵；有一铁棍，叫做如意棍。这个杵这个棍，欲其大，就有屋桷般大；欲其小，只如金针般小；欲其长，就有三四丈长；欲其短，只是一两寸短，因此名为如意。此皆父王的宝贝，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万万的妖怪。只有这如意杵儿，未曾使用，今带在我的身边。试把来与许逊弄一弄，他若当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”孽龙问道：“这杵是那一代铸的？”太子道：“这杵是乾坤开辟之时，有一个盘古王，凿了那昆仑山几片棱层石，架了一座的红炉；砍了广寒宫一株娑婆树，烧了许多的黑炭；取了须弥山几万斤的生铁；用了太阳宫三昧的真火；叫了那炼石的女娲，炼了七七四十九个日头。却命着雨师洒雨，风伯煽风，太乙护炉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炼得这个杵儿。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，且此杵有些妙处，抛在半空之中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更会变化哩！”孽龙问曰：“如今那铁杵放在那里？”太子即从耳朵中拿将出来，向风中幌一幌，就有屋桷般大幌两幌，就有竹竿般长。孽龙大喜曰：“这样东西，要长就长，要大则大，那许逊有些法力，尚可当抵一二。徒弟们皆是后学之辈，禁得几杵？”夜叉见太子欲与孽龙报仇，乃谏曰：“爷爷没有钧旨，太子怎敢擅用军器？恐爷爷知道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子曰：“吾主意已定，你肯辅我，便同去；如不肯辅我，任你先转南海去罢！”夜叉不肯相助自去了。那太子杀奔豫章，要拿许逊，与孽龙报仇。却怎生打扮，则见：重叠叠“鳖甲”坚固，整齐齐“海带”飞斜。身骑着“海马”号三花，好一似

“天门冬”将军披挂。走起了磊磊落落“滑石”，飞将来漠漠漠漠“辰砂”。索儿绞的是“天麻”，要把“威灵仙”拿下。

却说真君同着弟子甘战、施岑等各仗宝剑，正要去寻捉孽龙，忽见龙王三太子叫曰：“许逊，许逊！你怎么这等狠心，把孽龙家千百余人一概诛戮！你敢小觑我龙宫么？我今日与你赌赛一阵，才晓得我的本事。”真君慧眼一看，认得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“你父亲掌管南海，素称本分，今日怎的出你们不肖儿子？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后悔！”太子道：“你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；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孽龙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岂肯容你这等欺负！”于是举起钢刀，就望真君一砍。真君亦举起宝剑来迎，两个大杀一场。则见：

一个是九天中神仙领袖，一个是四海内龙子班头。一个的道法精通，却会吞云吸雾；一个的武艺惯熟，偏能掣电驱雷。一个呼谡母为了师傅，最大神通，一个叫龙王做了父亲，尽高声价。一个飞宝剑，前挑后剔，光光闪闪，就如那大寒陆地凛严霜；一个抛铁杵，直撞横冲，乒乒乓乓，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。真是棋逢敌手，终朝胜负难分；却原来阵遇对头，两下高低未辨。

真君与那太子刀抵剑，剑对刀，自己牌时分，战至午时，不分胜败。施岑谓众道友曰：“此龙子本事尽高，恐师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齐掩杀！”那太子见真君弟子一齐助战，遂在耳朵中，取出那根铁杵来，幌了两三幌，望空抛起，好一个铁杵！一变作十，十变作百，百变作千，千变作万，半天之中，就如那纷纷柳絮颠狂舞，滚滚蜻蜓上下飞。满空撞得乒乓响，恰是潘丞相公子打擂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们，才把那脑上的杵儿撇开，忽一杵在脑后一打；才把那脑后的杵儿架住，忽

一杵在心窝一笃才把心窝的杵儿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锥。那些弟子们怕了那杵，都败阵而走。好一个真君，果有法术，果有神通，将宝剑望东一指，杵从东落；望西一指，杵从西开；望南一指，杵从南坠；望北一指，杵从北散。真君虽有这等法力，争奈千千万万之杵，一杵去了，一杵又来，却未能取胜。忽观世音菩萨空中闻得此事，乃曰：“敖钦龙王十分仁厚，生出这个不肖儿子，助了蛟精。我若不去收了他如意杵宝贝，许逊纵有法力，无如之何。”于是驾起祥云，在半空之中，解下身上罗带，做成一个圈套儿丢将起来，把那千千万万之杵尽皆套去。那太子见有人套去他的宝贝，心下慌张，败阵而走。孽龙接见，问曰：“太子与许逊征战得大胜否？”太子曰：“我战许逊正在取胜之际，不想有一妇人使一个圈套，把我那宝贝套去了。我今没处讨得！”孽龙曰：“套宝贝者，非是别人，乃是观世音菩萨……”言未毕，真君赶至，孽龙望见，即化一阵黑风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着手中钢刀，再来交战。此是败兵之将，英勇不加，两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剑架开钢刀，却将右手一剑来斩太子。忽有人背后叫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真君举眼一看，见是观音，遂停住宝剑。观音曰：“此子是敖钦龙王的第三子，今无故辅助孽龙，本该死罪。奈他父亲素是仁厚，今我在此，若斩了此子，龙王又说我不救他，体面上不好看。”真君方才罢手。

却说那巡江夜叉回转龙宫，将太子助孽龙之事，一一禀知龙王。龙王顿足骂曰：“这畜生恁的不肖！”彼时东海龙王龙顺、西海龙王敖广、北海龙王敖润同聚彼处。亦曰：“这畜生今日去战许逊，就如那葛伯与汤为仇；辅助孽龙就如那崇侯助纣为虐，容不得他！”敖钦曰：“这样儿子要他则甚！”遂取

过一口利剑，敕旨一道，令夜叉将去叫太子自刎而亡。夜叉领了敕旨，赍了宝剑，径来见着三太子。太子闻知其故，唬得魂不着体，遂跪下观音叫道：“善菩萨！没奈何，到我父王处保过这次！”观音道：“只怕你父亲难饶你死罪，你不如到蛇盘谷中鹰愁涧躲避，三百年后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罚你变做个骡子，径往天竺国驮经过来，那时将功赎罪，我对你父亲说过，或可留你。”太子眼泪汪汪，拜辞观世音，往鹰愁涧而去。观音复将所收铁杵付与夜叉，教夜叉交付与龙王去讫。真君亦辞了观音回转豫章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观音菩萨，别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，孽龙在途中投拜，欲求与真君讲和，后当改过前非，不敢为害，言辞甚哀。观音见其言语恳切，乃转豫章，来见真君。真君问曰：“大圣到此，复有何见谕？”观音曰：“吾此一来，别无甚事，孽龙欲与君讲和，今后改恶迁善，不知君允否？”真君曰：“他既要讲和，限他一夜滚百条河，以鸡鸣为止若有一条不成，吾亦不许！”观音辞真君而去。弟子吴猛谏曰：“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许之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岂不知，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时，动辄淹浸，吾欲其开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实心与之和也。吾今分付杜伯，阻挠其功，勿使足百条之数，则其罪难免，亦不失信于观音矣！”却说孽龙接见观音，问其所以。观音将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说与。孽龙大喜，是夜用尽神通，连滚连滚，恰至四更，杜伯扣计其数，已滚九十九条。杜伯心荒，乃假作鸡鸣，引动众鸡皆鸣，孽龙闻得大惊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广躲避去讫。真君至天明，查记河数，止欠一条，鸡声尽鸣，乃知是杜伯所假也。遂令弟子计功受赏。真君急寻孽龙之时，已不知其所在。后来遂于河口立

县，即今之南康湖口县是焉。

却说孽龙遁在黄州府黄冈县地方，变作个少年的先生求馆。时有一老者姓史，名仁，家颇饶裕，有孙子十余人，正欲延师开馆。孽龙至其家，自称：“豫章曾良，闻君家有馆，特来领教。”史老见其人品清高，礼貌恭敬，心窃喜之，不知其学问何如，遂谓曰：“敝乡旧俗，但先生初来者，或考之以文，或试之以对，然后启帐。卑老有一对，欲领尊教何如？”孽龙曰：“愿闻。”史老曰：“曾先生腰间加四点，鲁邦贤士。”孽龙曰：“我就把令孙为对。”遂答曰：“史小子头上着一横，吏部天官。”史老见先生对得好，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先生高才遂养，奈寒舍学俸微少，未可轻屈。”孽龙道：“小子借寓读书，何必计利。”史老遂择日启馆，叫诸孙具贽见之仪，行了拜礼，遂就门下受业。孽龙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读书说经，明明白白，诸生大有进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以孽龙自滚河以后，遍寻不见，遂同甘战、施岑二人，径到湖广地面寻觅踪迹。忽望妖气在黄冈县乡下姓史的人家，乃与二弟子径往其处。至一馆中，知是孽龙在此，变作先生，教训生徒。真君乃问其学生曰：“先生那里去了？”学生答云：“先生洗浴去了。”真君曰：“在那里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在涧中。”真君曰：“这样十一月天气，还用冷水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先生是个体厚之人，不论寒天热天，常要水中去浸一浸。若浸得久时，还有两三个时辰才回来。”真君乃与弟子坐在馆中，等他回时，就下手拿着。忽举头一看，见柱壁上有对联云：“赵氏孤儿，切齿不忘屠岸贾；伍员烈士，鞭尸犹恨楚平王。”又壁上题有诗句云：“自叹年来运不齐，子孙零落却无遗。心怀东海波澜阔，气压西江草树低。怨处咬牙思

旧恨，豪来挥笔记新诗。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八尺躯。”

真君看诗对已毕，大惊，谓弟子曰：“此诗此对，皆是复仇之诗！若此孽不除，终成大患。汝等务宜勉力擒之。”言未毕，忽史老来馆中，看孙子功书。时盛冬天气，史老身上披领羊裘，头上戴顶暖帽，徐徐而来。及见真君丰姿异常，连忙施礼，问曰：“先生从何而来？”真君曰：“小生乃豫章人，特来访友。”史老谓孙子曰：“客在此，何不通报？”遂邀真君与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毕，史老问真君姓名，真君曰：“小生姓许名逊，此二徒，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战。”史老曰：“闻得许君者，法术甚妙，诛灭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”真君曰：“然。”史老遂下拜。真君以其年老，连忙答礼。史老问曰：“仙驾临此，欲何为？”真君曰：“尊府教令孙者，乃孽龙精也，变形于此，吾寻踪觅迹，特来擒之。”史老大惊曰：“怪道这个先生无问寒天暑天，日从涧中洗浴。浴水之处，往时浅浅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”真君曰：“老翁有缘，幸遇小生相救。不然今日是个屋舍，后日是个江河，君家且葬鱼腹矣！”史老曰：“此蛟精怎的拿他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千变万化，他若提防于我，擒之不易。幸今或未觉，纵要变时，必资水力。可令公家凡水缸水桶洗脸盆，及碗盏之类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变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”史老分付已毕，孽龙正洗浴回馆，真君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走那里去？”孽龙大惊，却待寻水而变，遍处无水，惟砚池中有一点馀水未倾，遂从里面变化而去，竟不知其踪迹。后人诗叹曰：堪叹蛟精玄上玄，墨池变化至今传。当时若肯心归正，却有金书取上天。

史老见真君赶去孽龙，甚是感谢，乃留真君住了数日，极其款曲。真君曰：“此处孽龙居久，恐有沉没之患，汝可取杉

木一片过来，吾书符一道，打入地中，庶可以镇压之！”真君镇符已毕。感史老相待殷勤，更取出灵丹一粒，点石一片，化为黄金，约有三三百两，相谢史老而去。施岑曰：“孽龙今不知遁在何处，可从此湖广上下，遍处寻觅诛之。”真君曰：“或此孽龙我等在此，又往豫章，欲沉郡城土地，未可知也。莫若且回家中，觅其踪迹，如果不在，再往外获之未晚。”于是师弟们一路回归。

却说孽龙精砚池变去，又化为美少男子，逃往长沙府。闻知刺史贾玉家生有一女，极有姿色，怎见得：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，齿如瓠犀，手如柔荑。脸衬桃花瓣，鬟堆金凤丝。秋波湛湛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妖媚姿。说甚么汉苑王嫱，说甚么吴宫西施，说甚么赵家飞燕，说甚么杨家贵妃。柳腰微摆鸣金，莲步轻移动玉肢。月里嫦娥难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！孽龙遂来结拜刺史贾玉，贾玉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小人姓慎，名郎，金陵人氏。自幼颇通经典，不意名途淹滞，莫能上达，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。因往广南贩货，得明珠数斛，民家无处作用，特来献与使君，伏望笑留。”贾使君曰：“此宝乃先生心力所求，况汝我萍水相逢，岂敢受此厚赐。”再三推拒，慎郎献之甚切，使君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数日，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，丰姿美丽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能，弓矢干戈，般般惯熟，遂欲以女妻之。慎郎鞠躬致谢，复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，悉皆称赞慎郎之德。使君乃择吉日，将其女与慎郎成亲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慎郎在贾府成婚以后，岁遇春夏之时，则告禀使君，托言出游江湖，经商买卖。至秋冬之时，则重载船只而归，皆是奇珍异宝。使君大喜曰：“吾得佳婿矣！”盖不知其为蛟精

也。所得资财宝货，皆因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抢人财宝，装载而归。慎郎入赘年，复生三子。一日慎郎寻思起来，不胜忿怒曰：“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孙族类，一千馀众，皆被许逊灭绝破我巢穴，使我无容身之地。虽然潜居此地，其实怨恨难消。今既岁久，谅许逊不复知有我也。我今欲回豫章，大兴洪水，溃没城郡，仍灭取许逊之族，报复前仇，方消此恨！”言罢，来见使君。使君问曰：“贤婿有何话说？”慎郎曰：“方今春风和暖，正宜出外经商，特来拜辞岳父而去。家中妻子，望岳丈看顾。”使君曰：“贤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忧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图返棹。”言罢，分别而去。

时晋永嘉七年，真君与其徒甘战、施岑周览城邑，遍寻蛟孽，三年间，杳无踪迹，已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这孽龙自来送死。忽一日，道童来报，有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伟，来谒真君。真君命入，问曰：“先生何处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小生姓慎，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闻贤公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慑伏孽龙之功，海内少二，寰中寡双，小生特来过访，欲遂识荆之愿，别无他意。”真君曰：“孽精未除，徒负虚名，可愧，可愧！”真君言罢，其少年告辞而出，真君送而别之。甘、施二弟子曰：“适间少年，是何人也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龙也，今来相见，探我虚实耳！”甘施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真君曰：“吾观其人妖气尚在，腥风袭人，是以知之。”甘施曰：“既如此，即当擒而诛之，何故又纵之使去也？”真君曰：“吾四次擒拿，皆被变化而去，今佯为不知，使彼不甚提防，庶可随便擒之耳！”施岑乃问曰：“此时不知逃躲何处？吾二人愿往杀之！”真君举慧眼一照，乃曰：“今在江浒，化为一黄牛，卧于郡城沙碛之上。我今化为一黑牛，与之相斗，汝二人可提

宝剑，潜往窥之。候其力倦，即拔剑而挥之，蛟必可诛也！”言罢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跃而去，真个：四蹄坚固如山虎，两角峥嵘似海龙；今向沙边相抵触，神仙变化果无穷。真君化成黑牛，早到沙碛之上，即与黄牛相斗。恰斗有两个时辰，甘、施二人，蹑迹而至，正见二牛相斗。黄牛力倦之际，施岑用剑一挥，正中黄牛左股。甘战亦挥起宝剑斩及一角，黄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今马当相对，有黄牛洲，此角日后成精，常变牛出来，害取客商船只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谓甘、施曰：“孽龙既入井中，谅巢穴在此。吾遣符使吏兵导我前进，汝二人可随我之后，蹑其踪迹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杀之，以绝后患！”言罢，真君乃跳入井。施、甘二人，亦跳入井中。符使护引真君前进，只见那个井，其口上虽是狭的，到了下面，别是一个乾坤。这边有一个孔，透着那一个孔那边有一个洞，透着那一个洞。就似杭州城二十四条花柳巷，巷巷相穿；又似龙窟港三十六条大湾，湾湾相见。常人说道井中之蛙，所见甚小，盖未曾到这个所在，见着许大世界。真君随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见有一样物件，不长不短，圆圆的相似个擂槌模样，甘战拾起看时，乃是一车辖。问于真君曰：“此井中怎的有此车辖？”真君道：“昔前汉有一人，姓陈，名遵，每大会宾客，辄闭了门，取车辖投于井中，虽有急事，不得去。必饮罢，才捞取车辖还人。后有一车辖，再捞不起，原来水荡在此处来了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个四方四角，新新鲜鲜的物件，施岑检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印匣儿。问于真君，真君曰：“昔后汉有宦官张让劫迁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将传国玉玺投之井中，再无人知觉。后洛阳城南骊宫井有五色气一道直冲上天，孙坚认得是宝贝的瑞气，遂命人浚井，就得了这

一颗玉玺。玺便得去，却把这个匣儿遗在这里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物件，光闪闪，白净净，嘴湾湾，腹大大的，甘战却拾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银瓶。甘战又问于真君，真君曰：“曾闻有一女子吟云：‘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；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丝绳绝。’想这个银瓶，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断了绳子，故流落在此。”符使禀曰：“孽龙多久遁去，真仙须急忙追赶，途路之上，且不要讲古。”真君于是命弟子趑步而行，只见水族之中，见了的，唬得魂不附体，鲑鱼儿只把口张，团鱼儿只把颈缩，虾子儿只顾拱腰，鲫鱼儿只顾摇尾，真君都置之不问。却说那符使引真君再转一湾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穷水尽处，看看在长沙府贾玉井中而出。真君曰：“今得其巢穴矣！”遂辞了符使回去，自来抓寻。

却说孽龙精既出其井，仍变为慎郎，入于贾使君府中。使君见其身体狼狈，举家大惊，问其缘故。慎郎答曰：“今去颇获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贼盗，资财尽劫。又被杀伤左股，疼痛难忍！”使君看其刀痕，不胜隐痛，令家僮请求医士疗治。真君乃扮作一医士，命甘、施二人，扮作两个徒弟跟随。这医士呵：道明贤圣，药辨君臣。遇病时，深识着望闻问切；下药处，精知个功巧圣神。戴唐巾，披道服，飘飘扬扬；摇羽扇，背葫芦，潇潇洒洒。诊寸关尺三部脉，辨邪审痼，奚烦三折肱。疗上中下三等人，起死回生，只是一举手。真个是东晋之时，重生了春秋扁鹊；却原来西江之地，再出着上古神农。万古共称医国手，一腔都是活人心。

却说真君扮了医士，贾府僮仆见了，相请而去，进了使君宅上，相见礼毕。使君曰：“吾婿在外经商，被盗贼杀伤左额左股，先生有何妙药，可以治之？容某重谢。”真君曰：“宝

剑所伤，吾有妙法，手到即愈。”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来医治。当时蛟精卧于房中，问僮仆曰：“医士只一人么？”僮仆曰：“兼有两个徒弟。”蛟精却疑是真君，不敢轻出。其妻贾氏催促之，曰：“医人在堂，你何故不出？”慎郎曰：“你不晓事，医得我好也是这个医士，医得不好也是这个医士。”贾氏竟不知所以。使君见慎郎不出，亲自入房召之，真君乃随使君之后，直至房中厉声叱曰：“孽畜再敢走么？”孽龙计穷势迫，遂变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，活活擒之。又以法水喷其三子，悉变为小蛟，真君拔剑并诛之。贾玉之女，此时亦欲变幻，施岑活活擒住。使君大惊！真君曰：“慎郎者，乃孽龙之精，今变作人形，拜尔为岳丈。吾乃豫章许逊，追寻至此擒之。尔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剑！”贾使君乃与其妻跪于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“吾女被蛟精所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怜而赦之！”真君遂给取神符与贾女服之，故得不变。真君谓使君曰：“蛟精所居之处，其下即水。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。可速徙居他处，毋自蹈祸。”使君举家惊惶，遂急忙迁居高处。原住其地，不数日果陷为渊潭，深不可测，今长沙府昭潭是也。

施岑却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，欲挥剑斩之，真君曰：“此孽杀之甚易，擒之最难。我想江西系是浮地，下面皆为蛟穴。城南一井其深无底，此井与江水同消长，莫若锁此畜回归，吾以铁树镇之井中，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，使后世倘有蛟精见此畜遭厥磨难，或有警惕，不敢为害！”甘战曰：“善！”遂锁了孽龙，径回豫章。于是驱使神兵，铸铁为树，置之郡城南井中。下用铁索钩锁，镇其地脉，牢系孽龙于树，且祝之曰：“铁树开花，其妖若兴，吾当复出。铁树居正，其妖永除，

水妖屏迹，城邑无虞。”

又留记云：

“铁树镇洪州，万年永不休！天下大乱，此处无忧。天下大旱，此处薄收。”

又元朝吴全节有诗云：

“八索纵横维地脉，一泓消长定江流；
豫章胜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亿万秋。”

真君又铸铁为符，镇于鄱阳湖中。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，今留一剑在焉。又立府靖于峇峩山顶，皆所以镇压后患也。

真君既擒妖孽，功满乾坤。时晋明帝太宁二年，大将军王敦，字处仲，出守武昌，举兵内向，次洞庭湖。真君与吴君同往说之，盖欲止敦而存晋室也。是时郭景纯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会。景纯谓真君曰：“公斩馘蛟精，功行圆满；况曩时西山之地，灵气锤完，公不日当上升矣！”真君感谢。一日景纯同真君、吴君来谒王敦，敦见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设宴款待。酒至半酣，敦问曰：“我昨宵得一梦，梦见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真君曰：“木上破天，乃未字也，公未可妄动！”吴君曰：“吾师之言，灼有先见，公谨识之！”王敦闻二君言，心甚不悦。乃令郭璞卜之，璞曰：“此数用克体，将军此行，干事不成也。”王敦不悦曰：“我之寿有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将军若举大事，祸将不久；若遂还武昌，则寿未可量。”王敦怒曰：“汝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我寿尽在今日。”

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斩之。真君与吴君举怀掷起，化为白鹤一双，飞绕梁栋之上，王敦举眼看鹤，已失二君所在。且说郭璞既死，家人备办衣衾、棺槨，殓毕，越三日，市人见璞衣冠俨然，与亲友相见如故。王敦知之不信，令开棺视之，果无尸骸，始知璞脱质升仙也。自后王敦行兵果败，遂还武昌而死，卒有支解之刑，盖不听三君之谏，以至于此。

再说吴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游山水。既而欲买舟上豫章，打头风不息，舟中人曰：“当此仲夏，南风浩荡，舟船难进奈何？”真君曰：“我代汝等驾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开眼窥视！”吴君乃立于船头，真君亲自把船，遂召黑龙二尾，挟舟而行。经池阳之地，以先天无极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以辟水怪，今有印纹。舟渐渐凌空而起，须臾，过庐山之巅，至云霄峰，二君欲观洞府景致，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声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窥之，忽然舍舟于层峦之上，折桅于深涧之下，今号铁船峰，其下有断石，即其桅也。真君谓舟人曰：“汝等不听吾言，以至如此，今将何所归乎？”舟人悬拜，愿求济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饵灵药，遂得辟谷不饥，尽隐于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龙，回至豫章，遂就旧时隐居，终日与诸弟子讲究真诠，乃作《思仙之歌》云：“天运循环兮，疾如飞，人生世间兮，欲何为？争名夺利兮，徒丘墟，风月滋味兮，有谁知？不如且进黄金卮，一饮一唱日沉西。丹砂养就玉龙池，小口世界宽无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痴，酩酊一笑天地齐。”又作《八宝垂训》曰：“忠孝廉谨，宽裕容忍。忠则不欺，孝则不悖，廉而罔贪，谨而勿失；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。宽则得众，裕然有馀，容而翕受，忍则安舒；接人以礼，怨咎涤除。凡我弟子，动静勤笃，念兹在兹，当守其独！有丧厥心，三官

考戮。”

却说天地水府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及太白金星，因言真君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今除荡妖孽，惠及生灵，德厚功高。其弟子吴猛等，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推荐，以至天庭。商议具表，奏闻玉帝。玉帝准奏，乃授许逊九天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大使之职，封孝先王。远祖祖父，各有职位。先差九天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诏一道，谕知许逊，预示飞升之期，以昭善报。采访二仙捧诏下界，时晋孝武宁康二年，甲戌，真君时年一百三十六岁。八月朔旦，见云仗自天而下，导从者甚众，降于庭中。真君迎接拜讫，二仙曰：“奉玉皇敕命，赐子宝诏，子可备香花灯烛，整顿衣冠，俯伏阶下，以听宣读！”诏曰：“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：卿在多劫之前，积修至道，勤苦悉备。天经地纬，悉已深通；万法千门，罔不师历。救灾拔难，除害荡妖，功济生灵，名高玉籍。众真推荐，宜有甄升，可受九州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大使、孝先王之职。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各一事。期以八月十五午时，拔宅上升。诏书到日，信诏奉行。”

读罢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阶受诏毕，乃揖二仙上坐，问其姓名。一仙曰：“余乃崔子文、段丘仲，俱授九天采访使之职。”真君曰：“愚蒙有何德能，感动天帝，更劳二仙下降？”二仙曰：“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满。昨者群真保奏，升入仙班，相迎在迹，先命某等捧诏谕知。”言毕，遂乘龙车而去。真君既得天书之后，门弟子吴猛等，与乡中耆老，及诸亲眷，皆知行期已近，朝夕会饮，以叙别情。真君谓众人曰：“欲达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而后立其功。吾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豫章之境，五陵之内，当出地仙八百余人。其师出于豫章，大阐吾教。以吾坛前松树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，忽生沙洲掩过井

口者，是其时也。” 后人有言：“龙沙会合，真仙必出。” 按龙沙在章江西岸畔，与郡城相对，事见《龙沙记》。潘清逸有《望龙沙》五言诗云：

“五陵无限人，密视松沙记；
龙沙虽未合，气象已虚异。
昔时云浪游，半作桑麻地；
地形带江转，山势若连契。”

是时八月望日，大营斋会，遍召里人，及诸亲友，并门弟子，长少毕集。至日中，遥闻音乐之声，祥云缭绕，渐至会所。羽盖龙车，仙童彩女，官将吏兵，前后拥护。前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又至，真君拜迎。二仙复宣诏曰：“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：功行圆满，已仰潜山司命官，传金丹于下界，返子身于上天。及家口厨宅，一并拔之上升。着令天丁力士与流金火铃，照辟中间，无或散漫。仍封远祖许由，玉虚仆射；又封曾祖许琰，太微兵卫大夫，曾祖母太微夫人；其父许肃，封中岳仙官，母张氏封中岳夫人。钦此钦遵，诏至奉行！”真君再拜受诏毕。崔子文曰：“公门下弟子虽众，惟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等外，黄仁览与其父，盱烈与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当从行。馀者自有升举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”言罢，揖真君上了龙车，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。里人及门下弟子，不与上升者，不舍真君之德，攀辕卧辙，号泣振天，愿相随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“仙凡有路可通，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济民，何患无报耶！”真君族孙许简哀告曰：“仙翁拔宅冲升，后世无所考验，可留下一物，以为他日之记。”真君遂留下修行钟一口，并一石

函，谓之曰：“世变时迁，此即为陈迹矣！”真君有一仆名许大者，与其妻市米于西岭，闻真君飞升，即奔驰而归。行忙车覆，遗其米于地上，米皆复生，今有覆米冈、生米镇犹在。比至哀泣，求其从行。真君以彼无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术，夫妇皆隐于西山。仙仗既举，屋宇鸡犬皆上升，惟鼠不洁，天兵推下地来。一跌肠出，其鼠遂拖肠不死。后人或有见之者，皆为瑞应。又坠下药臼一口，碾穀一轮，又坠下鸡笼一只，于宅之东南十里。又许氏仙姑，坠下金钗一股，今有许氏坠钗洲犹在。时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诗叹美云：慈仁共羨许旌阳，惠泽生民耿不忘；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阳功阴德感苍苍。

仙驾飞空渐远，望之不可见，惟见祥云彩霞，弥漫上谷百里之内，异香芬馥。忽有红锦帷一幅飞来，旋绕故地之上。却说真君仙驾经过袁州府宜春县栖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下告王朔，具以玉皇诏命，因来相别。王朔举家瞻拜，告曰：“朔蒙尊师所授道法，遵奉已久，乞带从行！”真君曰：“子仙骨未充，止可延年得寿而已，难以带汝同行。”乃取香茆一根掷下，令二童子授与王朔，教之曰：“此茆味异，可栽植于此地，久服长生。甘能养肉，辛能养节，苦能养气，咸能养骨，滑能养肤，酸能养筋，宜调和美酒饮之，必见功效。”言讫而别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即将此茆栽植，取来调和酒味服之，寿三百岁而终。今临江府玉虚观即其地也，仙茆至今犹在。真君飞升之后，里人与其族孙许简，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，写于竹简之上，载之巨筒，令人探取，以决休咎。其修行钟、药穀、药臼、石函等事，并宝藏于祠。后改为观，因空中有红锦帷飞来旋绕，故名曰游帷观。

真君既至天庭，玉帝升殿，崔子文、段丘钟二仙引真君与

弟子等听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见，真君扬塵拜舞，俯伏金阶下，上表奏曰：“臣许逊庸才劣质，虽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，盖亦赖众弟子十一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止有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、黄仁览、盱烈六人，已蒙圣恩超升天界。更有吴猛、施岑、甘战、锺离嘉、彭抗五人，未蒙拔擢，诚为缺典。望乞一视同仁，宣至天庭，同归至道。”玉帝见奏，即传玉旨差周广为使，赍传诏旨，令吴猛等五人同日上升。周广即拜辞玉帝，赍诏下宣，是时乃晋宁康二年，九月初一日也。吴猛时年一百八十六岁，见真君上升，已不与从，心曲怏怏。正与施岑、甘战、锺离嘉、彭抗四道友同归西宁，聚义修炼。只见周广赍诏自天而下，众相见毕，动问其下界之故。周广曰：“吾师朝见玉帝，奏上帝，诸位仙友多助仙功，未得上升，恳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广赍诏旨令五君上升，同归至道。”五人听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车，白昼冲升。今有吴仙村吴仙观，是其飞升之处。然真君所从游者三千余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吴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领弟子朝见玉帝毕，玉帝各授以仙职，遂率群弟子拜谒太师祖孝悌明王卫弘、师祖孝明王兰公、师傅谌母已毕，又谢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。真君又荐举故人许都胡云、云阳詹日危二人，皆有道之士，玉帝皆封真人之号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自升仙后，屡显神通。隋炀帝无道，烧毁佛祠，乃将游帷观废毁。唐高宗永淳年间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。至宋太宗仁宗皆赐御书，真宗时赐改游帷观曰玉隆宫。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疾，面生恶疮。昼寝恍然一梦，见东华门有一道士，戴九华冠，披绛章服，左右童子，持剑导前，来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间道士，因问曰：“卿是何人？”道士对曰：“吾为许旌阳，权掌九天司职。上帝诏往西瞿耶国按察，

经由故国，知主上患疾，特来顾之。”帝曰：“朕患毒疮，诸药不能愈，卿有药否？”道士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，如绿豆子大，呵气抹于徽宗疮上，遂揖而去。且曰：“吾洪都西山弊舍，久已零落，乞望圣眼一瞻为幸！”帝豁然而寤，觉满面清凉，以手摩之，疮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将图经考之，见洪州西山有许旌阳遗迹，诏造许真君行宫，改修玉隆宫，仍添“万寿”二字。塑真君新像，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。许真君所遗之物，皆有神护守，不可触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树，其荣瘁常兆本宫盛衰，翦叶煮汤，诸病可愈。井中铁树，唐严撰作洪州牧，心内不信，令人掘发，俄然天变，忽有迅雷烈风，江波泛溢，城郭震动。撰惧，叩头悔谢，久之而后止。又强取修行钟，置之僧寺，击之声哑如土木。撰坐寐，见神人叱责，醒觉，而送钟还宫。又碾轮、药臼，州牧徐登令取至府观之，犹未及观，遂乃飞去还宫。又石函，唐朝张善安窃据洪州，强凿开其盖，内册朱书数字云：“五百年后强贼张善安开凿之。”善安看毕，恐惧，遂磨洗其字，终不泯灭。因藏其盖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间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毁宫殿。俄而水自楹桷喷出，火不能烧，虏酋大惊，乃彻兵而去。皇明列圣，元加寅奉，敕赐重修宫殿，真君屡出护国行医。正德戊寅年间，宁府阴谋不轨，亲诣其宫，真君降箕笔云：“三三两两两三三，杀尽江南一檐耽；荷叶败时黄菊绽，大明依旧镇江山。”后来果败。诸灵验不可尽述。后人诗云：

金书玉检不能留，八字遗言可力求；
试看真君功行满，三千弱水自通舟。